

怒斬神龍（市井英雄故事之四）馬行空・新著

市井奇俠齊燕歌，仗義協助一位患難好友抗拒一個神秘帮會的併吞，歷兇險、冒生死。豈料……事情却急轉直下，演變成官場之爭……

$4.00

1151

編者話 馬行空今期爲我們撰寫巨型小說——市井奇俠齊燕歌故事：「怒斬神龍」。這是一部既緊張又刺激的鬥智鬥力武俠巨著，內容描述奇俠齊燕歌協助他的一位好友抗拒一個神秘幫會的併吞，歷盡艱險，飽受欺凌，事情一直處於厄境，最後終於演變成官場之爭，揭發了一個驚人的大陰謀！欲知眞相，請閱本文。

＊＊　　＊＊　　＊＊

爲了徇讀者們的要求，我們在近幾期裡，除了將固定的各長短中篇巨著刋出外，並選刋一些國際秘聞、科技武器、世界獵奇等等珍聞見識，內容豐富，包羅萬有，趣味雋永。除了介紹日新月異的犀利科技武器外，並對目前世界緊張局勢、戰雲密佈的中東國家所發生的驚人事件有所報導，敬請垂注

＊＊　　＊＊　　＊＊

慕容美的中篇「無名鎭」今期已恢復刋出，這個故事曾脫稿一段時期，今番刋出，更見精彩。

下期巨型小說是龍乘風以另一最新構思筆法撰作的獵刀奇俠故事「劍自東來」。龍乘風的作品，素受讀者喜愛，是篇也不例外，下期請拭目一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5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怒斬神龍

井奇俠齊燕歌故事

馬行空・文
黃耀基・圖

夜探英雄會

火彈脫重圍

天色沉沉。

英雄會大堂內，却燈火通明，光如白晝。

堂上正中端坐一人，相貌威嚴，年約六十開外，正是英雄會會主—司徒簪纓！

右手坐着的，正是七義帮帮主——季義軒。

英雄會六路香主則站在左手邊，其中就有二路香主孟鳴。

堂上各人，個個臉上皆露出笑容，狀極欣喜。

也難怪他們欣喜。

就在短短一天不到的時間，他們已成功地摧毀了青衣堂，擊殺了青衣堂二堂主吳艮，生擒了三堂主嚴敬，雖然走漏了堂主秦杰，揚州齊燕歌，但總算拔去了這根眼中釘。

如今嚴敬在手，不怕秦杰不乖乖地就範。

× × ×

「帮主，秦杰走脫，總是心頭之患，倒要想個辦法，將他誘出來，解決了他，免留後患。」季義軒眉頭微皺，拿眼望着司徒簪纓。

哈哈一笑，司徒簪纓斂容道：「副帮主，你所見極是，秦杰一日不除，始終是本帮之患。」

頓一頓續道：「收拾他還不算太難，現在最扎手的一個人是——」

季義軒脫口道：「齊燕歌？」

司徒簪纓點點頭答道：「不錯，正是他！」

季義軒聳眉道：「是的，這小子確是扎手。」

接又道：「聽說此人不過是揚州一市井無賴，十年前曾在京師混過，想不到却是個不露相的高人，此人既與秦杰携手，倒不可不防！」

司徒簪纓嘿嘿笑道：「這小子確實有兩下子，不過，憑他一人之力，怎樣也成不了氣候，以本帮之實力，豈是他一人撼搖得了！」

接將話鋒一轉。「孟香主，可查到秦杰的下落，及齊燕歌的行踪？」

孟鳴上前一步垂手道：「回稟帮主，秦杰與齊燕歌像突然消失了般，屬下派出的人手，搜遍了每一個角落，也查探不到他們的下落。」

司徒簪纓臉色一沉。「難道他們會飛上天不成？孟香主，你務必要在三日之內，查探出他們的下落！」

孟鳴趕緊應道：「是！是！」

「帮主，那兩個小子會不會躲在城外，或已遠走他方？」

司徒簪纓不加思索地道：「肯定不會！以秦杰的脾性，他斷不會就此認輸，也不甘心認輸，再說，他也斷不會丢下嚴敬不管，他不是這種人，所以老夫說他一定還在城內，藏匿起來，伺機反撲！」

「但以他現在的實力，如何與本帮對抗？哼！簡直是自尋死路！」季義軒冷笑連連。

「老弟，別低估了秦杰這人，特別是齊燕歌，他能够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躍起江湖，斷不是浪得虛名之輩，明着不能與本帮對抗，他們大可以暗着來，那就防不勝防了！」司徒簪纓臉露担憂之色。

季義軒不以爲然地道：「帮主，他們若暗着幹，咱們也可以，怕他怎的！」

司徒簪纓目中精光一閃。「老弟，這一點，不是你我可以指揮得了……」

接似有所覺，住口不語。

季義軒亦是臉色微微一變，露出不安之色。

× × ×

齊燕歌偷偷溜出那間匿居的綢緞莊，藉着夜色的掩護掠上牆頭，展開身法，如一抹淡烟般，直向英雄會掠去。

此刻，他就伏在英雄會大堂一角伸出的屋簷上。

堂內司徒簪纓、季義軒等人的說話，他聽得一清二楚。

他這次偷偷溜出來，沒有告訴秦杰，原是想一個人到英雄會打探一下，看能不能將嚴敬救出，現在探悉了司徒簪纓準備用嚴敬來脅迫秦杰現身，不禁大爲焦慮，更加想將嚴敬救出。

無奈，竊聽了這樣久，仍然探聽不到嚴敬被關在哪裏，這令到他心急不已。

目前，英雄會與七義帮聯手，烏金堂已烟消雲散，青衣堂亦無形中被瓦解，司徒簪纓與季義軒可說已控制了京城的所有地盤，勢力伸展到每一個角落，明着手已不可能，只有暗中與他們對抗。

齊燕歌探悉目前的形勢，所以他不敢亂來。

若想暗中將嚴敬救走，必須探查到囚禁嚴敬的地方，可惜白費了半晚時間，仍然探查不到。

齊燕歌已準備離去，免得秦杰不知他行踪而担憂，但大堂內的司徒簪纓這時又再說話了。

「馮香主，囚禁嚴敬的石牢，是否加派了人手，嚴密看守？」

大堂上站在孟鳴下手的一個中年漢子上前一步回道：「屬下已遵照帮主的吩咐，安排了人手，日夜嚴加防守。」

司徒簪纓滿意地點點頭：「很好。」

那姓馮的香主退回行列中。

齊燕歌在屋簷上聽得一清二楚，不禁暗喜，目光從簷側斜窺入堂內，深深地望了那剛退回行列中的馮香主一眼，將他的衣着身材容貌記在腦中。

雖然仍探聽不到囚禁嚴敬的地方，只



要等一會暗中跟蹤這個負責看守嚴敬的馮香主，就不難發覺那石牢的所在地。

× × ×

司徒簪纓終於站起來，向屬下交待了幾句，退入堂後。

季義軒亦跟着退入去。

正副帮主的身形才消失，那幾名香主立刻步下大堂，各自散去。

齊燕歌伏在簷上，雙眼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那位馮香主的身上。

那位馮香主走下大堂，立刻偕同兩名屬下，匆匆走向右邊的一條甬道。

齊燕歌伏在簷上不動，目光緊盯着快步行走的馮香主。

直到堂前的人走個清光，他才像夜貓子般，輕捷地縱掠到右邊的一棵樹梢上，接長身一掠，飛掠兩丈過外，飄落地上，躡在馮香主三人身後，跟蹤下去。

× × ×

穿過一個跨院，繞過幾道暗哨，齊燕歌跟踪那馮香主來到一座小院落的牆外，伏在黑暗處，不敢貿然潛進去。

因爲，他發現這座小院守衞森嚴。

單是院門口，就有八名漢子守衞在左右兩邊暗處，若不是他們現身與馮香主對答，齊燕歌一時間也很難發現他們。

單是這一點，就令齊燕歌不得不加了小心。

硬闖，必然會驚動英雄會內的所有人，那時，別說救嚴敬了，只怕他自己能否脫身，也大有問題。

更嚴重的是，不但救不了嚴敬，反而會打草驚蛇，再想救嚴敬，只怕比登天還難。

正面不能潛入，那只好另想辦法。

鼠伏蛇行在牆影樹蔭下，齊燕歌潛行繞到小院的左邊，伏在一叢花盆後的地上，運聚目力察看院牆四周是否伏有暗哨。

終於讓他發現了斜對着他，貼着院牆的一叢花草下，伏着兩團黑影。

要不是伏着的兩團黑影之一動了動，他還發現不到那是兩個人。

再窺察了一會，確定了附近三數丈內沒有其它的暗哨，他決定解決了這兩名暗哨，從這裏潛進院內。

× × ×

只用了兩顆石子，齊燕歌就解決了那兩名伏在花草叢下的暗哨。

那兩個暗哨可說死得不明不白，只聽到兩下輕微的破空聲響，就莫名其妙地咽了氣。

齊燕歌本不想殺死他們，但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別無選擇，萬一他們發出叫聲，那就白費功夫了，所以他發出的兩顆石子，是對着黑影的頂部射出的。

他猜估得果然無錯，兩顆石子分別擊在兩名暗哨的腦門上，深入腦袋，登時了賬。

齊燕歌絕不猶豫，像夜貓子般從花盆後竄出，縱掠到牆下，貼牆伏在地上，傾聽了一會，聽不到牆內有任何聲息，遂壁虎般游上牆頭，露出半截腦袋瓜子，目光閃電一樣向院內掃掠。

院內黑沉沉，靜悄悄，不見一絲人影，亦不聞半點聲響，連一星半點燈火也不見，黑沉靜悄得像一座墳墓。

齊燕歌瞧得沒來由地心跳了一下，隱隱覺得其內隱藏着無限兇險。

但他絕不會退縮。

咬咬牙，雙手一按牆頭，身形一縱，人已翻落牆內，貼牆滑落地上。

院內依然毫無動靜。

吸了口氣，齊燕歌身形一伏，鼠行向左手方三丈過外的一幢屋子。

那知道，他才鼠行不到一丈，奇變立生——

原本黑忽忽，沉靜靜的院內，驀然間燈光大亮，照得通院雪亮，就算是一隻螞蟻，也無所遁形，何況是一個人！

亮光一現，使得齊燕歌不得不瞇起雙眼，這剎那他心頭大震，知道踩落預先佈置好的陷阱中。

他還未挺起身，側背後已傳來一陣得意的呵呵笑聲：「齊燕歌還是秦杰？」

齊燕歌不用擰身側首看，從聲音也知道發出笑聲的是司徒簪纓！

縱身挺站起來，雙眼掃視一下院內的情形。

這時由於燈火通明，院內的景物一目了然。

院內人倒不多，包括那位馮香主，二十人不到，全部一排站在他原本要潛過去，一探究竟的一座低矮而堅固的石屋前，除了那位馮香主，其餘皆手執弓箭，對準了他，作勢欲射。

至於那石屋是否囚禁了嚴敬，單看那陣勢，齊燕歌猜估九成是！

這院子方圓大約十丈，四面牆頭上站滿了穿紅衣，手執火把的漢子，其中一半手執弓箭。

側轉身，齊燕歌一眼就看到站在院門前的司徒簪纓及季義軒，身後兩旁，站了十多名得力手下。

齊燕歌冷冷地直視着司徒簪纓。「咱們又見面了！」

司徒簪纓冷冷一笑，得意地道：「齊燕歌，想不到是你！上次被你走脫，今次你再也走不了！」

齊燕歌沉着地道：「你以爲你困得住我？」

「那你不妨試試！」司徒簪纓惡毒地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悶聲不响，心裏却意念飛閃，忖度着眼前的形勢！

「齊燕歌，你以爲你有三頭六臂，竟敢隻身犯險，不將咱們放在眼內！」季義軒鐵青着臉，「嚴敬就囚在那間石牢內，有本事你就去救他出來！」

「齊兄弟！你快走！」季義軒的語聲還未歇，石屋那面突然傳來嚴敬焦急的大叫聲。

齊燕歌心頭一震，急回首循聲望去，石屋側面的一個窗洞內，現出嚴敬的臉龐，正自急切地望着自己。

齊燕歌心頭一熱，脫口呼叫道：「嚴兄弟——」

嚴敬憔悴的臉上盡是情急之色，一迭聲叫：「齊兄弟，你快走，別上那老賊的當，別理我，快走！」

齊燕歌亦知道此刻身陷險境，自己能否脫身，還在未知之數，但要他眼看着嚴敬被囚在這裏，而不救他，一走了之，他萬萬做不到，他不是貪生怕死的人，他是個重情義，輕生死的人，此刻，就算明知不可爲，他已立定了主意，誓要將嚴敬救出。

司徒簪纓像吃定了他。

「齊燕歌，你現在已踏入地獄之門，識時務的，本帮主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齊燕歌冷冷一笑。「說來聽聽。」

司徒簪纓道：「聽着！只要你答應今後不與本帮爲難，並說出秦杰的藏匿地點，立刻放你走！」

齊燕歌靜靜聽他說完，像在考慮着是否答應的樣子，沉思着，沒有立刻答話。

司徒簪纓季義軒四道目光投注在齊燕歌身上，注意着他的反應。

這剎那，院子內靜得落針可聞。

就連嚴敬，也停止了嚷叫，緊張地瞪望着齊燕歌。

足有一盞茶時份，衆人才見齊燕歌眼眸轉了轉。

側轉頭，齊燕歌笑對司徒簪纓道：「我已考慮清楚……」

倏地，身形一動，反彈斜射向守在石屋前的馮香主及其手下！

司徒簪纓季義軒以及在場所有人，正自留意着齊燕歌的答覆，萬料不到齊燕歌會突然發難，每個人皆有措手不及的感覺，只不過驚怔錯愕了那麼一霎那，齊燕歌身形已如激矢流星般彈到馮香主的身前！

馮香主的念頭還未轉過來，反應也還未產生，驚愕之下，已爲齊燕歌伸臂探抓，一把扣在左肩上！

待到他有所反應，可惜已動不了，肩井穴被扣，半邊身痠麻脫力，口一張，發出「啊」的一聲驚叫。

這一剎那的變化實在太快太意外，連司徒簪纓季義軒這樣的高手也來不及阻截，眼睜睜看着齊燕歌一擊得手！

怒吼一聲，司徒簪纓威厲地大喝：「飯桶，統統都是飯桶！還不快放箭！」

一聽見放箭兩個字，被齊燕歌制住的馮香主立刻驚得臉色煞白，雙脚虛軟，嘶聲哀叫：「帮主，求你饒屬下一命，不要放箭！」

這時，守在石屋前的十幾名漢子由於距離太遠，弓箭失去了效力，各自棄弓拔刀在手，撲向齊燕歌。

恰在這時，守在四面牆上的弓箭手一聽帮主令下，哪個敢違令？管他那麼多，向着齊燕歌發箭射去！

十幾名撲上來攻擊齊燕歌的漢子，這下可慘了，大半做了擋箭牌，慘叫聲中，倒下了一大半！

餘下來的，保命要緊，那還顧得了攻擊齊燕歌，各自舞刀閃避箭矢。

雖然大部份箭矢皆射在那些倒運的漢子身上，但仍有一小半射向齊燕歌。

齊燕歌本可以用手上的馮香主來做擋箭牌，心念一動，改變了主意，覷準射來的箭矢，手中量天尺一圈一劃，烏芒暴現中，叮叮連响，射來箭矢盡皆折墮落地！

在窗洞內看了這一幕自己人殺自己人的活劇的嚴敬，不禁樂得拍掌哈哈大笑起來。

司徒簪纓與季義軒却被氣得渾身發抖鐵青着臉，恨不得將所有手下殺個清光。

「停手！」司徒簪纓狂吼一聲，制止了弓箭手繼續射箭。

那些弓箭手眼見射死了自己人，早已心驚，放箭的速度也慢下來，聞令忙不迭停止放箭。

而被齊燕歌扣住肩頭的馮香主，早已嚇得白着一張臉，渾身顫抖着，自信必死，閉上了眼睛不敢看。

耳聽箭矢嗤嗤破空之聲，他在這剎那，懊悔之意陡生，後悔自己加入了英雄會，對司徒簪纓，亦隨着產生了恨意。

破空聲停歇，他睜開眼睛一看，意外地發現自己沒有中箭死去，不禁感激地朝齊燕歌看了一眼。

齊燕歌看在眼內，有了主意。

箭矢一停，齊燕歌抓住這時機，挾着馮香主，一個箭步掠到那間石屋門前。

幾名箭下餘生的漢子撲前欲阻止他，被他尺砸脚踢，擊退他們，貼身站在石屋門邊牆上。

這一來，他就不會再四面受敵，起碼不用顧慮背後射來的箭矢。

放下挾着的馮香主，齊燕歌喘了一口氣，瞪視着作勢欲撲上來的幾名刀手。

那幾名漢子被他一瞪，沒由來地心生寒意，脚步一窒不敢再上。

齊燕歌這時一面打量形勢，一面低聲對被他制住的馮香主說：「你現在有何感想？司徒簪纓這樣對你，你若還執迷不悟，下一次箭射來我只好用你作擋箭牌！」

馮香主聽得渾身一抖，低聲急道：「齊大俠，剛才那一刻已令我看清了司徒簪纓的狠毒，也令我心寒了，剛才若不是你護着我，我早已做了箭下之鬼，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就交給你吧！」

齊燕歌大喜道：「你的一條命仍是你的，你能够覺悟過來，我爲你感到高興，只要我不死我一定帶你活着離開這裏！」

說完放開了扣在馮香主肩頭的五指。

姓馮的活動了一下身體，對齊燕歌道：「齊大俠，咱們先將嚴堂主救出來。」

齊燕歌驚喜地道：「你有開鐵門的鎖匙？」

馮香主點點頭，伸手在懷中一摸，掏出一條大鐵匙，遞給齊燕歌。

齊燕歌接過，看了看，遞回給馮香主。「你去開門，我爲你看着。」

這時，不知怎的，司徒簪纓、季義軒竟然眼睜睜看着齊燕歌與馮香主的舉動，按兵不動，沒有下令對齊燕歌發動新的攻擊，亦不阻止齊燕歌與嚴敬。

這種反常的舉動，實在大悖常理。

——雖然死傷了十多人，但人手依然充足，無理由看着齊燕歌動手救嚴敬，而不加理會阻止。

同時，姓馮的香主明顯地反叛了他們，絕無理由一點反應也沒有，這樣對於屬下帮衆是有很大影响的。

到底他們在攪什麼鬼？

這一點，恐怕只有司徒簪纓與季義軒才知了。

齊燕歌將這一切看在眼內，心頭一動，亦產生了懷疑。

不過懷疑歸懷疑，救人要緊，也不能顧慮這樣多了，暗自加了小心。

姓馮的香主很輕易就打開了石牢鐵門

的大鎖，接將鐵門推開。「齊大俠，快進去救嚴二堂主出來。」

姓馮的香主沒有進去，就站在門邊。

齊燕歌身處險地，自然處處留心，既然對司徒簪纓的按兵不動起了疑，怎會貿然進去，萬一是個陷阱……

「馮兄，還是勞煩你進去將人救出來，我守在外面，比較好一點。」齊燕歌這樣說不是對姓馮的起了疑，而是怕他進去後，司徒簪纓猝然對姓馮的發動攻擊，姓馮的身手有限，抵擋不了，到時，他不但救不了嚴敬，只怕會與嚴敬一樣，成了甕中鼈。

姓馮的大概也認為由他進石牢比較安全，遂點點頭，一閃身進入。

齊燕歌橫身擋在門口，持尺戒備着。

好奇怪，司徒簪纓季義軒仍然沒有採取行動，沉着臉看着姓馮的進去。

不過，臉上却起了輕微的變化。

這一點，逃不過齊燕歌明銳的雙眼。

齊燕歌心頭一動——

很可能石牢內另有乾坤！

他此念才起，驀聞背後石牢內發出轟的一聲暴響，接傳出姓馮的一聲慘叫。

齊燕歌聽得心神一震，疾轉身一腳踢向那扇厚重的鐵門。

恰在這時，司徒簪纓倏地猛喝一聲：

「放——」

三面牆上，早已搭箭拉弓，蓄勢待發的弓箭手，立時「崩」的一聲，將箭射出去。

剎那，數十枝激矢作扇面形勁射向正背轉身的齊燕歌！

司徒簪纓這一手很陰毒！

齊燕歌一腳將鐵門踢開，背後破空之聲如羣蜂之進襲，心中一慄，顧不了察看姓馮的發生了什麼事，霍然一矮身，腳根一旋，量天尺環身繞匝，幻起千重烏芒，護住全身。

他這一矮身，無形中將自己的目標縮細了，差不多有大半箭矢破空自他頭頂射過，射在鐵門上發出噹噹的脆響聲，射在牆上的則噗噗作響，有的則射向牢內。餘下的，皆被他的量天尺全部撥擋落地。

齊燕歌不等第二輪箭到，斜身一縱，身形掩在半開的鐵門後。

他的身形才掩在鐵門後，一陣勁銳的箭雨又射到，却一枝也射不到他身上，鐵門做了他的最佳擋箭牌。

而他的人，亦已進入了石牢內。

不過他却不敢深入，只站在鐵門後，恐防內裏還有陷阱。

箭矢擊在鐵門上，噹噹聲中，趁這空隙，他偷眼一瞥石牢內裏，不禁倒吸了口氣。

距鐵門一丈不到處，一道刀閘也似的鐵柵橫亙在當中，每條鐵枝皆有兒臂般粗細，落地的一頭鋒銳如槍尖刀刃，姓馮的香主大概走避不及，被兩根鐵條「釘」在地上，腹穿腰斷，腸臟流了一地，死得慘酷極了。

而就算姓馮的能够避過那鐵柵腰斬之厄，亦必定被困在鐵柵之內，那一樣都是死！因為，不論你功力如何深厚，兵刃如何鋒利，也無法拗斷斬開這道鐵柵，換句話說，遲早都是死！

而鐵柵後面，還有一道石牆，石牆的一角，有一道鐵門，被一把大鐵鎖鎖住，想來，嚴敬必是被關在那之內，因為鐵柵內空空如也，除了姓馮的屍體，不見嚴敬的人影。

齊燕歌想到剛才進來的是自己，就算不被鐵柵閘死，也必被困在裏面，不由打了個寒顫。

× × ×

這一陣箭雨過後，傳來司徒簪纓的喝叫聲：「齊燕歌，你已走投無路！若再頑抗，你將會死得很慘！」

齊燕歌這時知道絕不可能將嚴敬救出去。目前當務之急，就是突圍而出，保存自己，協助秦杰對抗司徒簪纓，否則，以秦杰一人之力，遲早會被司徒簪纓吞掉。

從鐵門邊探出頭往外窺望，司徒簪纓季義軒不知何時，已率領手下帮衆，圍迫到距石牢不足三丈處，弓滿弦，刀出鞘，圍了個水洩不通！

齊燕歌從來未曾陷在這樣險絕的境地，一時之間眞不知如何是好，怎樣才能脫身！

硬衝出去，就算不被箭雨所傷，也必被司徒簪纓季義軒所阻截，何況還有數十名手下，這機會很微，若死守在這裏，困也將自己困死，萬一來個火攻，後果更加不敢想像，一時間，齊燕歌心亂如麻，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齊燕歌，別執迷不悟了，剛才你命大，進去的不是你，相信你已看到姓馮的下場吧？乖乖的束手受縛吧！」司徒簪纓在外面大聲喝叫。

「齊燕歌，秦杰已完了，他再無能力與咱們對抗，你還帮着他幹嗎？」季義軒進行招降。「以你的身手，若答應加入本帮，保證你前途無量，本帮勢力現已遍佈京城，正是大有作為，你還年青，難道不想創一番事業，名傳武林？」

齊燕歌對於兩人的說話，充耳不聞，在動着腦筋，看如何才能突圍而出。

「齊燕歌，別不識好歹，再不束手棄械出來，莫怪咱們心狠手辣，將石牢夷為平地！」司徒簪纓語聲兇厲。

齊燕歌仍是充耳不聞，在動着腦筋，倏地，他像想到了什麼，伸手入懷一摸，不禁釋然而喜。

接伸手入懷，摸出一枚黑忽忽，鵝卵般大小的圓球。

別小看了這枚黑忽忽的圓球，這可是威力至巨的一種火器，名稱神火彈，是神火教秘製的一種火彈。

至於這枚已在江湖武林中烟消瓦解的神火教之神火彈，怎會落在他手上，說出來很簡單，那是他那出身於神火教，後來脫離了神火教的妻子——如意在他離開泰山腳下的小鎮時，交給他的。

他當時也不怎樣在意，揣在懷中，趕到京城後，發生了一連串事故，令到他早就忘了這枚神火彈的存在。

但在此時此地，有了這顆神火彈，那就不同了，他可以藉着這顆神火彈，炸開一個缺口，突圍而出。

他本來不想多所殺傷的，但在目前的處境，已不到他選擇，除非他願意變成死人永遠留在這裏，否則，說不得只好大開

殺戒了。

這時外面又傳來司徒簪纓的喝叫聲。

「齊燕歌，你裝聾扮啞也拖延不了多少時候，再不答話，老夫就下令進攻了！」

望一眼手中的神火彈，齊燕歌忽然有了主意。

將神火彈藏在掌中，然後拉開鐵門，背負雙手，從容閃身從鐵門後走出石牢，朗聲道：「司徒簪纓，別逼人太甚，齊某出來了。」

司徒簪纓季義軒乍見齊燕歌行出來，不自禁退了一步，同時叱道：「站住！」

齊燕歌非但沒有停下來，反而向兩人逼近。

司徒簪纓再退一步，手一揮，兩面的刀手立刻湧撲向齊燕歌！

齊燕歌亦就在這時，負在背後的雙手猝然向前一揚！

一顆黑忽忽的物件，在明亮的燈光照射下，份外觸目地劃空閃過，投擲向司徒簪纓季義軒。

司徒簪纓季義軒乍見一物飛來，弄不清是何物件，急忙飄身急退，同時各出一掌，擊向那物件！

「轟」然巨響聲中，火光暴閃，硝烟瀰漫，慘叫聲連續響起，現場一片混亂。

齊燕歌焉肯放過這脫身的機會，身形斜縱而起，掠向側面牆頭。

這時，院子內像打翻了一鍋粥，數十名紅衣漢子被那一聲巨響震得無不驚惶走避，那裏還顧及其它？

就連司徒簪纓季義軒，亦被那聲巨響震得心頭大震，若不是兩人見機得早，及時飛退，及發出一股掌力，阻逼那圓球射向他們！不被炸個粉身碎骨才怪！

饒是這樣，他們的衣服亦被暴射的火光沾着，燃燒起來，頭臉也被硝烟沾污，黑一塊白一塊，倒地急滾，狼狽至極！

至於那些紅衣漢子，首當其衝的可就慘了，莫不被炸翻在地，肢離破碎，一地血肉。

其餘的漢子，莫不魂飛魄散，抱頭竄避不迭，有的嚇得雙腿發軟，癱在地上，鴕鳥一樣抱頭翹屁股。

齊燕歌人在空中，足下一點，點在一個倉惶走避的紅衣漢子肩頭上，藉勢往前再一縱掠，飛燕般掠到牆頭上，身形接一翻，消失在牆外夜色中。

司徒簪纓季義軒恰在這時一躍挺站起，一眼瞥見齊燕哥的身形翻落牆外，顧不得察看身上的火頭是否熄滅，季義軒怒喝一聲，頓足一躍，長身射向業已翻落牆外的齊燕歌。

却被司徒簪纓一把抓着手臂，射起的身形硬被拉下來。「老弟，算了。」

季義軒身形落地，髮亂衣破，臉上焦黑一片，模樣極為狼狽，睜着一雙兇光亂閃的眼睛！獰聲道：「眞不甘心就這樣被他走脫了！」

司徒簪纓的情形比季義軒好不了多少，吐口氣，陰森森地道：「算了吧，老弟你未必追得到他，錯過這一次，下次他就沒有這樣幸運了！」

目光一掃院子地上，臉肉搐了搐，有點心驚地道：「這小子不知那裏得來的火器？這樣厲害！」

這時，硝烟已散，地上血肉狼藉，僥倖受傷未死的，發出陣陣痛楚的吟呻聲。

司徒簪纓一皺眉頭，暴喝道：「還不快動手清理！」

那些不死不傷，神情呆木的紅衣漢子，被這一喝，才從呆怔中回過神來，立刻動手清理地上死傷的同伴。

「司徒老匹夫，剛才炸你不死，算你命大，哈哈，俺瞧你現在的樣子，十足一隻老烏龜！」嚴敬在窟洞內看得一清二楚，樂得哈哈大笑不止。

司徒簪纓被嚴敬笑罵得目中兇光連閃，身形簌簌顫動，強吸一口氣，壓下心中湧冒起的一股羞怒之氣！

季義軒却忍不住了，厲聲道：「嚴敬，待老夫將你的舌頭割下來，看你還能不能笑！」

話未說完，身形一動，像一陣風般撲向石牢。

又是司徒簪纓及時將他一把拉住。「老弟，你怎麼了，這樣沉不住氣，怎幹大事？」

季義軒氣呼呼地一摔袖，沒有再衝上前，一瞪眼却兇厲萬分地瞪視着嚴敬。

嚴敬絲毫不懼，仍是大笑不止。「季老賊，你兇什麼。有種的就來將俺的舌頭割下來，哈哈哈……」

季義軒怒瞪着眼，氣息咻咻，一頭亂髮聳立飛揚。

司徒簪纓吐口氣，仰眼望一下天色，接道：「折騰了半夜！老弟，進去梳洗安歇吧。」

接轉身對一名漢子道：「韓香主，這裏一切由你負責！」

那漢子應喏一聲，立刻指揮手下，重新將這座院子的防衛佈置一番。

司徒簪纓已自轉身退出這院子。

季義軒自然隨後跟着。

× × ×

齊燕歌一路急奔。

驀地，身形一煞，急奔的身形停下來，雙眼閃閃生光，朝前面打量。

天色雖然沉黑，他明銳的目光依然看到，前面丈多二丈處，一字橫排，站着三名黑衣人。

這三名黑衣人黑巾幪面，差點與夜色溶為一體，齊燕歌若不是目光明銳，差點發覺不到這三名幽靈一樣擋路而立的黑衣人。

吸口氣，調息一下呼吸，齊燕歌平靜地盯視着三名幪面黑衣人，冷冷地道：「三位擋路而立，是何意思？」

三名黑衣人紋絲不動，好一會，當中那名幪面人才語聲幽沉地道：「閣下就是齊燕歌？」

齊燕歌冷哼一聲道：「閣下何必多此一問！」

當中幪面人道：「好個齊燕歌，閣下果然名不虛傳！」

齊燕歌淡淡道：「閣下別費話，有話快說！」

靜默了一下，當中幪面人才道：「齊燕歌，你是個聰明人，難道要我說明？」

旁邊的兩名幪面人一直沒有作聲，看來，當中幪面人是三人中之地位較高的一個。

齊燕歌自一見這三位幪面人，就猜到他們可能是那神秘帮會中人。

腦中意念一轉，齊燕歌故作不明白地道：「齊某不會未卜先知，閣下不說明，齊某如何明白。」

當中幪面人目中精光一閃，道：「好，那就對你說個明白！」

齊燕歌沒有出聲，靜等他說下去。

當中黑衣人接說下去：「你若不想死，立刻離開京城，不要多管閑事，否則……哼！」

齊燕歌故意問：「否則怎樣？」

當中黑衣人目中兇光一閃，怒聲道：「你將死在這裏！」

齊燕歌哈哈笑了一聲：「閣下好蠻，我連你們是什麼人也不知道，爲何要聽你們的？」

「只要你知道咱們的手段就够了！」當中幪面人陰森森地說：「徐仙姿你大概認識吧？」

一聽到這個名字，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一個少女艷麗的臉龐，齊燕歌心情沉重地默然不語，點點頭。

「那丫頭就是咱們的人，亦是被咱們殺死的！」當中幪面人語聲森冷無比，「你應該清楚咱們爲何要殺她！」

齊燕歌當然清楚。

——那少女徐仙姿是因爲愛上了他，而不惜背叛了所屬的神秘帮會，才會遭到自己人的伏殺。

想到那淒然死在他懷中的徐仙姿，齊燕歌心中一陣絞痛。

「閣下應該考慮清楚，有所決定了吧！」當中幪面人逼問。

齊燕歌却不答反問：「在未作出決定之前，我可否向閣下請問幾個問題？」

當中幪面人目光一轉。「你問吧。」

「閣下所屬的帮會，可否將名稱見告？」齊燕歌提出第一個問題。

「時候未到，恕不能奉告。」幪面人一口回絕。

「閣下所屬的組織，是否策劃這次摧毀青衣堂的幕後主腦？」齊燕歌一針見血地提出。

幪面人冷沉地道：「本不想答你，既然你已提出，足見你已對這個問題有所了解。」

頓一頓，續道：「好，我答覆你，不錯，本帮確是幕後策劃指揮一切！」

齊燕歌接口問：「那司徒簪纓，季義軒，及死去的烏金堂主杜仲，都被你們收買了？」

「不要說得那樣難聽，他們識時務，投效本帮。」幪面人沉沉一笑，「現在你應該明白，本帮勢力雄厚，青衣堂秦杰妄想以微薄的力量，抗拒本帮，那是自取滅亡！」

齊燕歌心頭一緊，急問：「你們目的何在？」

幪面人哈哈一笑。「當然是志在獨吞京城這塊肥肉，進而壯大本帮勢力，創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齊燕歌不以爲然地道：「弱肉强食，以血腥手段來擴展自己的勢力，這豈不是强盜手段！」

幪面人仰天狂笑了好一會，才道：「說得好，試問天下間那一樣不是弱肉强食？那一個不恃勢凌人，天道尚且如此，何況是人！」

齊燕歌被幪面人這似是而非的話，弄得一時無言以對，只好閉口不言。

幪面人兩道冷厲的目光「釘」在齊燕歌臉上。「閒話休說，閣下該答覆了。」

齊燕歌不加思索，斷然道：「齊某生來骨頭硬，這就是我的答覆！」

幪面人目中兇光連閃。「那你是不答應離開京城，助秦杰與本帮對抗了？」

齊燕歌沉毅地點點頭，道：「義無反顧！」

「好！」幪面人厲叫一聲：「好個不識死活的齊燕歌！」

接一揮手：「殺！」

這一聲「殺」森厲刺耳，震人心魄！

× × ×

齊燕歌既然立定了主意，當然早已暗中作了戒備。

像兩段木頭一樣站着，自始至終沒有一絲一毫動靜，站在當中幪面人兩旁的兩名幪面人，在當中幪面人「殺」聲出口的霎那，身形一幌雙雙自左右撲向齊燕歌！

這兩人雖然不言不動時像段木頭，但動的時候，却快捷無比，勢道凌厲，比眨眼還快，已撲到齊燕歌身前，白光一閃，也不見兩人拔劍，兩柄尖椎也似的長劍，已毒蛇般刺向齊燕歌左胸右脅。

齊燕歌不知兩人功力深淺，沒有接他們這一招，肩一幌，向後飄退。

兩名幪面人悶聲不響，身形一展，追刺齊燕歌！

招式不變，似是左胸右脅！

一退之後，齊燕歌不再退，身形反而向前疾進，身形一偏，烏芒暴現，叮叮兩聲脆響中，他的身形已如游魚般自兩名黑衣人之間揉閃而過！

兩名黑衣人手中劍眼看就要刺在齊燕歌身上，勁道一加，長劍全力向前刺出，那知劍尖堪堪刺中齊燕歌身體時，齊燕歌的身形滑溜如魚，只那麼怪異地一擰一偏，已從他們的劍尖之間滑過，手中劍自然刺了個空！

兩名幪面人心頭一懍，疾忙反臂迴劍，但覺手腕一麻，已被齊燕歌量天尺敲在劍身上，劍勢自然一窒！

這一窒，齊燕歌的身形已從兩人之間閃過！

兩人這一驚非同小可，同時悶叫一聲，身形疾往前衝！

——他們這時已顧不了攻擊齊燕歌，但求避過齊燕歌自背後發出的攻擊。

閃到兩人身後的齊燕歌當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來不及旋身，以第一時間，右尺左掌，擊劈向兩名幪面人的背心！

右面幪面人比較幸運，由於他已向前疾衝，齊燕歌的量天尺只劃破了他背上的皮肉，衣裂血迸，痛得他悶叫出聲。

左邊的那名幪面人却沒有那樣幸運，齊燕歌那一拳雖然未能擊實在他背心上，但强勁無儔的掌力却猛然撞擊在他背心上，撞擊他疾衝的身形如激矢般離地向前飛射，「哇」地噴出一口鮮血，足足飛出三丈過外，才墜摔在地上，一團牛屎般癱在地上，動也不動！

要知道齊燕歌這一掌聚了足有八成功力，那幪面人如何禁受得起，不死才怪！

齊燕歌之一動手就動了殺機，是想速戰速決，脫身爲妙，故此他才驟下殺手。

那名尺下餘生的幪面人雖然背後劇痛難當，却悍不畏死，一個怪蟒翻身，長劍順勢撩向齊燕歌腰背。

齊燕歌一個旋風轉，量天尺一沉，剛好截住長劍！

接一脚飛起，踹向那幪面人的小腹！

幪面人急退。

齊燕歌反手一揚，一道烏芒脫手閃電般射向幪面人胸窩！

幪面人怪叫一聲，長劍疾迴，撥擋那道激矢般射到的烏芒！

噹一响，齊燕歌脫手擲出的量天尺被幪面人長劍擊得去勢一偏，嗖地自幪面人身側射過。

幪面人還未緩過一口氣，驀地眼前一暗，心知不妙，正欲有所動作，已來不及，但聞噗地一响，淩空掠至的齊燕歌已一掌印在他心窩上！

接身形一翻，越過那幪面人頭頂，探臂一抄，剛好抄住了擲出的量天尺。

身形斜飄落地，那名幪面人亦自緩緩軟倒在地，掩面黑巾下有一縷血淌流下。

齊燕歌看也不看那幪面人，目光一閃，掃向那名沒有出手的幪面人。

掃視之下，他不由怔住了。

那裏還有那幪面人的影踪！

那幪面人竟不顧同伴的死活，悄悄地溜了！

幪面人這悄沒聲地溜走，令到齊燕歌大惑不解。

要說他震懾於回來的黑衣人之被齊燕歌擊斃，嚇破了胆，怕死溜走，那絕沒有可能，單看那後死的幪面人受傷後，明知不敵，還與他拚命這一點，就證明他們都是悍不畏死的人，齊燕歌實在不明白這幪面人爲何不聲不响溜走了。

但現在不是探討這問題的時候，還是趕快回去才是，所以他怔了怔之後，本想上前揭開地上兩名幪面人臉上的黑巾，看看他們的眞面目，接一想，看到了又如何，肯定認不出他們的身份，也就不必多此一舉了。

不過，從剛才交手的過程，他感到這兩名幪面人身手不弱，足可以列入高手之林。

由是，他對這神秘帮會，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 × ×

秦杰在室內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不時拿眼瞟向門外。

好令他失望的，門外那有齊燕歌的影子。

他從天還未亮，醒來發覺齊燕歌不在，就急得想上吊，幾次想不顧一切，跑出去找尋齊燕歌，但終於忍住了，他不是不敢出去，大不了一死了之，而是他身負重任，若他死了，那麼，青衣堂就算徹底毁了，拜把兄弟——青衣堂二堂主關艮的仇也報不了。還有，被英雄會捉去的三弟——三堂主嚴敬也肯定活不了，死去的弟兄也白死了，不，他決不能死，只要他一日不死，青衣堂就存在一日，司徒簪纓他們妄想獨霸京城的野心就不能如願，所以他不能死！

但齊燕歌却不聲不响地失了踪，而他目前需要齊燕歌的助力，若齊燕歌有個三長兩短，他的力量就更微弱單薄，變了孤掌難鳴。

所以，他一直爲齊燕歌的安危担心萬分，可說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這時候，天已大亮，而齊燕歌依然未見回來。

驀地，他來回走動的身形停下來，微側着頭，似在傾聽着什麼。

終於，他的臉上露出欣喜的笑意。

笑意才露，門口已現出一人。

「齊兄弟！」秦杰早已從步聲聽出是齊燕歌回來了，但仍忍不住心頭的激動，撲上前，一把緊緊握住齊燕歌的雙手。

齊燕歌臉上微露疲倦之色，反握着秦杰的手，語帶歉意地道：「秦大哥，小弟回來了。」

秦杰朗笑一聲，拉着齊燕歌走向窗下椅前，將齊燕歌按坐在椅上。「齊兄弟，你一定很累了，快坐下來歇歇。」

齊燕歌確實是疲累，坐下後，對秦杰道：「秦大哥，小弟昨晚潛入英雄會，差一點沒有陷在裏面！」

秦杰聽得吃了一驚，急問：「經過如何？」

齊燕歌吁口氣。「小弟本想潛入英雄會，暗中救出嚴兄弟，可是找到了囚禁他的地方，也見到了他，却束手無策，未能將他救出！」

接着將這晚在英雄會的遭遇說給秦杰聽。

秦杰聽得臉上動容不已，聽到齊燕歌藉着神火彈才突圍而出，不禁鬆了口氣。

「好陰毒的老匹夫，幸虧老弟你機智，不然，陷在那石牢內，只怕愚兄也無能爲力。將你與嚴三弟救出。」

接又問：「齊兄弟，離開英雄會後，一定還有別的遭遇吧？」

齊燕歌點點頭：「半路上，遇到了三個攔路的幪面黑人！」

秦杰吃驚地問道：「是否神秘帮會中人？」

「不錯！」齊燕歌接着說道：「他們要我立刻離開京城，撒手不管這裏的一切事。」

秦杰深爲了解地道：「齊兄弟一定拒絕了他們的要求。」

齊燕歌點點頭。

「那你們一定動過手了。」

「秦大哥說對了。」齊燕歌吁口氣，「兩個死在我手上，一個却溜走了。」

又將三個幪面人與他說的話及動手經過，一一說給秦杰聽。

秦杰聽得心驚不已，失聲道：「這樣說來，英雄會的司徒簪纓，七義帮的季義軒，只不過是他們提出來的一着棋子，好可怕的神秘帮會！」

齊燕歌亦是神色沉重地說道：「形勢對咱們極之不利，單是司徒簪纓季義軒這兩股明擺着的力量，以咱們現在的力量，就抗衡不了，遑論那實力龐大的神秘帮會了。」

秦杰臉色極之難看，澀聲道：「然則

，豈不是完了?」

齊燕歌雙眉飛揚，昂然道：「秦大哥，千萬別灰心喪氣，小弟不過將敵我的情勢說出來，咱們心裏有數，行事時就有把握得多，不會蠻幹胡來。」

秦杰這才寬容道：「齊兄弟，以咱們現在的情形，應該如何做?」

齊燕歌沉思一下，抬頭道：「咱們力量這樣薄弱，明着幹無異以卵擊石，那只好暗着幹，希望能夠削弱他們的力量，那時候才可以與他們對着幹!」

秦杰一拍後腦，喜道：「這主意很好，就依你的意思去幹!」

接又斂容道：「齊兄弟，咱們如何幹呢?」

齊燕歌握拳道：「俗語謂箭射出頭鳥，咱們第一個目標，當然是先解決掉司徒簪纓及季義軒，到那時，那神秘帮會不出頭也不行了。」

秦杰目光大亮，激聲道：「果然好主意，齊兄弟，幾時着手幹?」

齊燕歌淡淡道：「欲速則不達，這事要覷準機會才幹，務要一擊中的，出不得半點差錯，咱們再不能有損失了。」

秦杰深表同意地道：「說得是，不過……三弟落在他們手上……」

齊燕歌忙道：「秦大哥，這一點暫時不用担心，只要咱們一日不死，他們就不敢對嚴兄弟怎樣，倒是有一事不能不先想個妥善的辦法。」

秦杰急聲問：「齊兄弟，什麼事?」

齊燕歌眉頭打結道：「萬一他們真的用嚴兄弟來脅迫你向他們屈服，那就大傷腦筋了。」

秦杰焦急地道：「這……這確是很難應付……」

邊說邊來回踱起步來。

齊燕歌眼眸一轉，對秦杰道：「秦大哥，先別理會這件事，到時見機而行好了，目前最重要的是，將失散的人手秘密召集起來，伺機而動!」

秦杰停下來。「愚兄這就去吩咐他們，四出找尋失散的弟兄!」

齊燕歌在秦杰出門的一剎那，叮嚀一句：「秦大哥，吩咐他們務必小心在意，別露了行藏。」

秦杰揮揮手道：「齊兄弟，快歇會兒吧，愚兄理會得。」

× × ×

翠香園座落在城郊西面，是一座環境幽雅，景緻別具一格的園林式飯館。

這座翠香園則座落在京城西郊，但生意却好得了不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不開門的日子，每日門庭若市，車馬如龍，光顧的多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

若是普通百姓，尋常讀書人，不是不能光顧，而是不敢光顧。

因爲，他們負担不起。

單是在翠香園喝一盅茶，就要紋銀成兩!

若是一桌酒席，若你身上沒有一百兩銀子，那你休想去光顧了。

當然，翠香園取價這樣貴，它的服務及質量各方面，當然是第一流的，否則，又怎會賓至如歸。

正所謂豪門一席酒，窮人三年糧，從翠香園的取價，就知道所言不謬了。

季義軒不是達官貴人，亦不是富商巨賈，只是一名帮會的首領，但他一樣去翠香園。

——每月去三次。

他雖然不是達官貴人富商巨賈，但他有錢，所以他一樣可以去翠香園。

翠香園本就是花錢的地方，只要你有錢，花得起，就算你是個乞丐，一樣可以在翠香園大吃大喝一番。

季義軒有的是錢，且花得起，當然可以到翠香園。

× × ×

今日初五。

天晴。

季義軒晌午未到，就來到了翠香園，坐在荷香閣內。

在他未來前，他已派出手下，將翠香園內外察看過一遍，凡有可疑人物，盡皆被驅趕離開。

然後，他才帶着八名近衛，簇擁着入翠香園。

他在荷香閣內還未坐下，已有六名近衛分佈在閣軒的門口及四面窗下。

剩下的兩名，時刻不離地在他身邊三尺遠處站着。

這樣嚴密的防守，就連一只蒼蠅飛過，也逃不過八名近衛的監視，何況是人。

季義軒之所以這樣小心謹慎，是因爲青衣堂雖毀，但首腦人物秦杰却依然未能除去，匿居起來，加上一個近期在江湖中名聲大噪的齊燕歌，怎能不小心謹慎呢?

萬一被其襲擊，那就危險了。

季義軒以前不怕死，但現在却怕得要命。

因爲他現在身份不同了。

以前，他只是京城四個帮會中的其中一帮之主，現在可不同了，是雄霸整個京城的唯一帮會的副帮主，雖然頭上還有主子，但，身份畢竟比以前高了很多。

一個人的名與利越大越多，必然就變得越怕死，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所以，季義軒越來越怕死，也無可厚非。

× × ×

每逢初五、十五、二十五這三天，都是季義軒來翠香園享受一番的日子。

今天是初五，所以他來翠香園。

季義軒才坐下來，正欲伸手揭開茶盅蓋，不知怎的，他感到有點不對勁。

望望軒外的一池荷花，荷葉亭亭如蓋，在風中曳動，像煞了款擺柳腰的少女，令人看得神怡心悅。

往日，季義軒很欣賞這一池青荷，但今天，連他也說不出，心情爲何忽然之間這樣差劣，提不起往日那份心情，欣賞眼前碧綠的青荷。

他起身欲走。

但就在這時，他一眼瞥向左邊的一道敞窗，臉色倏地變了。

原來站在窗外守衛的一名近衛已不見了。

他目光急掃向右邊敞窗。

這一看，他不但臉色變了，手腳剎那間冰涼一遍。

右邊敞窗外，另一名近衛也不見了。

這是絕無可能的事，剛才還明明看見他們站在窗外，怎會忽然不見了呢。

吸口氣，季義軒鎮定心神，低聲對身後左邊的一名近衛說：「張忠，出去看看，小心點。」

張忠這時也發現左右敞窗的兩個同伴不見了。知道事態嚴重，忙不迭低應一聲，向外走去。

但他才轉身，却像見到鬼怪般，白天那來的鬼怪!整個人驚愕得呆住了。

閣軒門外，正有一名身材挺拔，相貌俊朗，身穿一襲黑色長衣，束髮如冠的年青人，神態從容走進來。

而守在軒門兩旁的兩名近衛，却木頭一樣站着，沒有阻止那年青人進來。

只不過一霎眼間，那年青人進入軒內，來到他身前，衝着他露齒一笑。

張忠被這年青人的一笑，神智才回復過來，右手快捷地搭向腰間，同時叱喝一聲：「大胆，竟敢擅自闖進來!」

他這一聲喝雖然氣勢兇兇，但他心裏却在發毛。

可不是嗎?門外兩名同伴若不是着了道兒，怎會眼睜睜看着眼前這黑衣青年進來而不聞不問，不加阻止。還有，左右敞窗外的同伴，決不會無緣無故離開崗位不見了，除非他們想死!否則，光天白日下，若不是被人放倒，斷不會忽然不見了。

從這之上，他倏然驚覺到，另兩名守在前面左右窗外的同伴，必也出了事故。

想到這，他不但心頭發毛，簡直是全身如墮冰窟，遍體冰寒了。

那黑衣青年衝着他如春日陽光般一笑。「我身上有的是錢，爲何不可以闖進來呢?」

這時，季義軒早被步聲與張忠的叱喝聲驚動，猛旋身，恰好與黑衣青年打了個照面。

當他一眼看到那年青人時，臉上的表情變得複雜了，驚、怒、駭、詫，揉合在他臉上，口一張，脫口驚呼出聲：「齊燕歌!」

黑衫青年正是如假包換的齊燕歌!

淡淡一笑，齊燕歌踏前一步。「季義軒，想不到咱們在這裏遇上了。」

季義軒不自禁退了一步。

張忠與另一名近衛一聽眼前青年就是齊燕歌，俱不由神情大震，各自向後退了一步。

季義軒曾經兩次見識過齊燕歌的身手，亦領教過神火彈的威力，心中猶有餘悸，在此時此地遇見他，怎不驚駭萬分。

——他眞怕齊燕歌在此時此地賞他一顆神火彈。

那，他就斷沒有上次那樣幸運，只怕不死，也會脫層皮!

好明顯，齊燕歌在此時此地找上他，肯定早有預謀，志在必得，不然，怎會這樣充滿自信?

季義軒是條老狐狸，他表面雖驚慌駭怕，心裏却不斷打着主意，看如何才能逃過這次厄運。

從齊燕歌能夠從容進入閣軒這一點來看，他守衛在外面的六名近衛，必定已被齊燕歌擺平，不然，齊燕歌斷不會如入無人之境。

「齊燕歌，你找上這裏，一定花了不少功夫的吧?」季義軒口裏在說着，腳下却微向後移。

同時，向張忠打個眼色。

張忠是他的心腹近衛，自然意會，橫跨一步，擋在季義軒身前。

齊燕歌對於兩人的舉動毫不理會，明銳的目光越過張忠投注在季義軒身上，悠然道：「欲擒猛虎，必先做好一切準備功夫，這還用說!」

季義軒臉色一變再變，疾聲道：「那你是吃定我了?」

齊燕歌漫不經心地道：「當然!」

季義軒一顆心不由往下沉，手足發冷，强自鎮定道：「齊燕歌，你好狂!」

接語聲一弱，問：「外面的人都給你放倒了?」

齊燕歌露齒一笑。「你以爲呢?」

季義軒臉肉扭了扭，默然不語。

齊燕歌却語聲如利箭般發出：「你守衞在外面的人若不是遭到意外，我又怎能從容走進來，見到你這位排場十足的副帮主?」

季義軒倒吸一口氣。「他們死了?」

齊燕歌搖頭道：「沒有這樣嚴重，不過動彈不得，帮不了你的忙。」

季義軒眼珠一轉，故作驚人之語。「你不怕我暗中另外安排了人手?」

齊燕歌哂笑道：「若果你另外安排了人手，恐怕現在亦與你在外面的六名近衞遭到同一命運。」

季義軒吸口氣，再也忍不住了，色厲內荏地呼喝道：「齊燕歌，別以爲我怕了你，你未必殺得了我!」

齊燕歌輕蔑地道：「瞧你那兇樣，只不過是裝出來的，殺不殺得了你，你心中有數!」

季義軒被齊燕歌道破了虛實，禁不住心生寒意，退了一步，眼珠亂轉，忽然口氣一軟：「齊燕歌，咱們是否可以談談條件?」

齊燕歌聞言一怔，隨即不感興趣地道：「有什麼好說的?」

季義軒奸笑道：「嚴敬怎樣?」

齊燕歌左眉一跳，漫聲道：「你想怎樣?」

季義軒嘿嘿笑道：「只要你今次放我一馬，我用信譽保證，把嚴敬放走。」

齊燕歌盯着季義軒看了好一會，才冷冷道：「你以爲我會信你?」

季義軒急急道：「我絕不會騙你，這一點請你放心。」

齊燕歌莞爾一笑。「我相信你又怎樣?難道你有權力將嚴敬放出來?」

季義軒一挺胸。「我是堂堂一帮之副帮主，我要放嚴敬，誰人敢阻止我?司徒帮主也不能!」

齊燕歌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倒相信，問題是，你別忘了，你與司徒簪纓只不過是別人擺出來的兩顆棋子，被背後策劃的人操縱擺佈!」

頓一頓續道：「所以，你就算有心想放嚴敬，只怕也作不了主!」

季義軒被說得臉上陣紅陣白，而實情亦確是如此，他雖然擺出來的身份是控制京城所有地盤的一統帮副帮主，實則，他

的身份比以前的七義帮帮主還不如，處處受人擺佈控制，絲毫作不得主！

「怎樣，我一點沒有說錯吧？」齊燕歌逼視着他。

季義軒吶吶了一會，才不自然地道：「齊燕歌，別逼人太甚。」

凜然一笑，齊燕歌激聲道：「對你這種人，絕不能留有餘地！」

季義軒這時已知道再說也是白費，齊燕歌絕不會放過他，一咬牙，雙目兇光閃閃，厲聲道：「齊燕歌，我與你拚了！」

人隨聲動，不過不是撲向齊燕歌，而是仰身倒縱向軒外荷池。

與此同時，張忠與另一名近衞像與他有默契般，雙雙搶撲向前，截擊齊燕歌。

冷哼一聲，齊燕歌對於搶撲攔截他的張忠及另一名近衞，視如不見，身形斜縱而起，追掠向已竄出軒外的季義軒！

那知張忠與另一名近衞像不要命般，雙雙縱身而起，一柄短戟及一條金絲軟鞭齊往齊燕歌身上招呼！

齊燕歌身形在空，眼見兩股兵器向他招呼到，身形在空中翻閃，平空升高七八尺，兩股兵器在他身上擊了個空！

接身形一展，長身射向軒外！

季義軒却已倒竄出軒，正落向池中一葉圓荷上！

張忠及另一名侍衞見一招落空，疾忙旋轉身形，同時叱喝一聲，短戟脫手擲向齊燕歌背心，足下一蹬，縱掠向前，欲阻齊燕歌之去勢。

另一名近衞則呼地脫手甩擲出軟鞭，軟鞭在空中如靈蛇舒捲盤舞，電閃一樣纏擊捲套向齊燕歌頸脖！

齊燕歌聽聲知警，兩道勁銳的尖風襲臨背後，再不擋格是不行了。

當時顧不了追掠季義軒，腰腹一曲，身形沉折，頭上呼嘯聲中，那條纏擊捲套向他頸脖的金絲軟鞭，掠空而過。

在腰腹一曲的同時，手中量天尺迴臂返手敲在那枝短戟身上，噹一聲，短戟去勢一頓，折墮落地。

而齊燕歌的身形，亦不得不沉墮向地上。

脚尖才沾地，背後風聲又响，好個齊燕歌，身形如陀螺一轉，旋移出三尺過外，堪堪避過身後追撲到的張忠劈向他後腦的一掌。

嗖地一聲，張忠已自齊燕歌身旁掠過，落在欄前，阻住了齊燕歌的去路。

另一名近衞已長身掠到，並排站在張忠身邊。

兩人在欄前佈起了一道人牆，欲掩護季義軒逃逸。

× × ×

季義軒這時已提氣踏足於池中一葉圓荷上，正自向對岸飛縱。

這時，他與齊燕歌之間的距離，足有六七丈。就算齊燕歌身形再快，也未必能追得上他，何况，還有兩名近衞佈起的人牆。

還有一丈不到的距離，季義軒縱掠到對岸池邊，那時，就可從容離去。

而齊燕歌這時却站着不動，一點沒有追截的意思，含着一絲莫測高深的笑意，望着季義軒縱掠如飛的身形。

張忠與另一名近衞見齊燕歌忽然好整以暇的樣子，不禁疑惑地瞧着齊燕歌，弄不明白他何以會不再追截季義軒，任由他離去。

兩人見齊燕歌不動，他們也不敢動，畢竟他們可不想死。

——他們深知不是齊燕歌的對手，一動手，九死一生。

就這刹那間，季義軒已一縱身，如蜻蜓般落足在池岸邊一葉圓荷之上。

齊燕歌依舊沒有動，臉上依舊露出那抹笑容。

不知怎的，張忠兩人瞧着，却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顫，一絲不解之意，湧襲上心頭。

但兩人却不敢動，甚至連扭頭看看也不敢。

季義軒却敢！

就站在那葉圓荷上，季義軒大概是聽不到背後齊燕歌追掠過來的掠空聲，遂放心大胆地停下來扭頭察看。

他看見齊燕歌果然沒有追來，被他的兩名近衞攔截在軒欄前，遂寬心大放地乾脆擰轉身。

× × ×

齊燕歌臉上那抹莫測高深的笑容更濃，目中却盡是憐憫之色，望着停身在荷葉上的季義軒。

可惜季義軒却看不到齊燕歌的眼色。

因爲距離太遠的緣故。

但張忠與那各近衞却看到。

但他們却看不出齊燕歌眼色中包含的含意。

他們只在拚命地猜測齊燕歌爲何會放棄了追殺季義軒的原因。

可惜他們猜不出，不然，他們一定會催促季義軒盡速離去，不要停下來。

季義軒這時可得意了。

呵呵一笑，季義軒嘲笑地道：「齊燕歌，你現在還敢誇口說殺得了我嗎？」

齊燕歌眼中憐憫之色更濃，嘻嘻一笑道：「季義軒，你死定了。」

季義軒得意地道：「牛皮人人會吹，齊燕歌，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休想殺得了我。」

齊燕歌忽然仰天長笑起來。

「你已經是個死人，又何須我出手殺你。」

就在齊燕歌仰天長笑的時候，季義軒眞的變成了一個死人。

季義軒是個活生生的人，當然不會無緣無故的忽然死去。

他是被人殺死的。

殺他的人當然不是齊燕歌。

而是另有其人。

而這人正從荷池水中冒竄起。

這人穿一身油綢水靠，水花灑滴中，人已站在岸上，赫然是青衣堂主秦杰。

而站在荷葉上的季義軒，驀地發出一聲慘厲長叫，葉梗一折，噗通聲中，激起一天水花，落入池水中。

從他兩股間流出的殷殷鮮血，眨眼染紅了大半池池水。

濺滴在荷葉上的血珠，如瑪瑙珠般滾動着。

張忠與那名近衞在季義軒發出慘叫聲中，才驚悟到齊燕歌之所以不追趕季義軒，原來另有伏兵，不禁心胆俱寒地齊皆轉頭望向發出慘叫聲的季義軒。

他們却看不到季義軒——季義軒已墮落池水中，只看到激濺起老高的一天水花，及站在岸邊的秦杰。

他們當然認識秦杰。

兩人同時驚呼出聲。

但却不敢動，臉如死灰，驚怖地睜着雙眼，望望齊燕歌，又望望秦杰。

× × ×

齊燕歌之所以不追擊季義軒，原來是早有安排，所以他不怕季義軒逃得了。

在季義軒未來翠香園，並派人來察看之前，秦杰就已經悄悄潛進園中，因爲查清楚了季義軒今天會「駕」臨荷香閣，按照事先與齊燕歌安排好的，潛落在荷池水中，匿伏伺機擊殺季義軒。

他們這次行動是志在必得。

秦杰潛落荷池中，亭亭如蓋的荷葉恰好成了個最佳的掩護物，他的頭只要不露出荷葉之上，不用潛入水底，也不怕會被發現。

故此，他人在水中荷葉下，透過葉縫，監視着季義軒的一舉一動。

季義軒停身在岸邊的一葉圓荷上，秦杰則早已在水中葉下恭候着，齊燕歌的長笑聲正好掩蓋了，他從水中發出致命一擊弄出的輕微响聲。

待到季義軒驀然驚覺，秦杰特別帶備的分水刺已自刺穿荷葉，毒蛇般標刺入他兩股之間，捅入他體內。

季義軒立時像受驚的蚱蜢般，踩折了荷梗，發出一聲慘厲的痛叫，重重地墮跌落池中。

× × ×

季義軒的屍體已浮出池面。

張忠與那名近衞只看了一眼，雙腿一軟，同時跪跌在地上。

「不用慌，咱們不會殺你們，快走吧。」齊燕歌溫和地望着張忠兩人。

張忠兩人原以爲齊燕歌秦杰不會放過他們，聽齊燕歌說不殺他們，並叫他們快走，如逢大赦，喜出望外，忙不迭抖索索站身起來。一迭連聲地說道：「多謝齊大俠不殺之恩，此事永銘心中，以後必有以報！」

齊燕歌擺擺手道：「只要你們今後不與青衣堂作對，秦堂主就很滿意了。」

兩人忙道：「不會，不會，季義軒已死，咱們也不敢再回去了。」

「如此甚好，兩位請吧。」齊燕歌將手中量天尺插回腰間。

兩人感激地望了齊燕歌一眼，急步離去。

「慢着！」秦杰自荷池那面飛燕般掠入軒中。

張忠與那名近衞聞聲不由渾身一震，才現血色的臉上刷地蒼白一片，停步不敢再走。

身形落地，秦杰對兩人道：「兩位離去時，請順便將外面被點了穴道的同伴帶走。」

兩人一聽，不自覺長吐了口氣，忙忙應喏一聲，頭也不回，奔出閣軒。

齊燕歌秦杰含笑望着兩人身形消失在門外，才相視一笑。

「齊兄弟，季義軒已除。下一個該是司徒簪纓了吧？」

齊燕歌眼睛一亮，點頭道：「自然是他！」

秦杰朗朗一笑。「齊兄弟，你說司徒老匹夫在看到季義軒的屍體時，感受如何呢？」

齊燕歌軒眉一笑道：「當然是又驚又怕，又駭又抖，恨不得在地上挖個洞鑽下去！」

秦杰撫掌笑道：「那他不是自挖墳墓了？」

齊燕歌道：「他一早就自挖墳墓。」

兩人相視大笑不已。

傀儡相繼倒　神龍不露相

司徒簪纓獨自一人坐在內堂上，臉色陰沉得像天上的烏雲。

天上，烏雲濃如墨，暗沉沉的，一副天塌下來的樣子。

看樣子，這場風雨必定又狂又暴。

對於即將來臨的暴風雨，司徒簪纓恍如不覺，此刻，盤繞在他心中的，只是季義軒那浸得發白腫脹的屍身，及死相可怖的臉龐。

窗外一道閃電靈蛇般閃舞了一下，强光折射入堂內。像一把利刀般閃射在他身上。

像觸電般，司徒簪纓身子震了震，一絲不祥的意念掠過他的心頭。

他再也坐不下去，站起來，甩甩頭。

彷彿這一甩，就可以甩掉盤據在他腦海中那季義軒恐怖的臉孔及難看的屍身。

但，季義軒的死相却像在他腦中生了根般，揮之不去甩之不脫。

對於季義軒的死，他倒不重視。問題是從季義軒的死，令到他對自身安危，感到不再像以前那樣安全了。

對方既然殺得了季義軒，亦一樣可以殺得了他！

而季義軒的被殺，毫無疑問，是齊燕歌秦杰下的手！

原本，他對齊燕歌秦杰不大重視，認爲憑兩人及人數不多的手下，絕對不會對一統帮構成嚴重的威脅，以一統帮現在的聲勢及實力，誰人敢輕捋虎鬚？而秦杰齊燕歌已是驚弓之鳥，躲藏唯恐不及，怎敢妄動，對於擒殺秦杰齊燕歌，他認爲是遲早問事。

由於一統帮初組，基業初奠，很多事極需着手料理。所以他才沒有那樣着緊督令屬下追殺齊燕歌二人。想不到，這就出了亂子，予齊燕歌秦杰以可乘之機，令到副帮主季義軒被殺！

這件事，震動了全帮上下。

自然，也令他震驚不已。

他必須重新估計齊燕歌秦杰的潛在威脅！

也要爲自己的安全重新安排一下。

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想法子應付上頭對他的責難。

第一次，他生出後悔之心。

他後悔自己一時利慾薰心，受不住利誘威迫，接受了那神秘帮會的控制，好好

的一會之主不做，却做了別人的傀儡，表面上地位與權力比以前當英雄會之時大了很多了，實質上，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比以前還不如，因爲他已變成了一具木偶，處處受人指揮控制。

這正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

表面上，他是雄霸京城的一統帮帮主，實則，他事事作不了主，聽令於那神秘帮會的主腦人。

對於這個神秘帮會的主腦人，想起就心寒，對他恐懼萬分。

因爲，這神秘帮會首腦手段之殘酷，他已領教過。

烏金堂主杜仲，本來就比他早投靠了神秘帮會，但出了那一次錯，就被神秘帮會的首腦迫死了！

表面上，杜仲與烏金堂屬下近百名人手，是自伐而死的，只有司徒欝纓及季義軒知道，杜仲是被迫自殺而死的。不然會遭受到慘酷萬分的折磨，最終還是要死！

始終是死，何不揀一種痛快又少受痛苦的死法？

這就是杜仲與烏金堂上下一齊自殺的原因。

司徒欝纓想到這，一張臉更加陰沉。

× × ×

電光裂空，霹靂大震，醞釀了一個上午的暴雨，終於像江河倒瀉般傾盆而下。

風聲雨聲刹那充斥了天地間每一個角落。

耳聽風聲雨聲，眼看天地混濛一片，恍如鴻濛初升的樣子，司徒欝纓心中亦迷濛一片。

暴風雨一個勁地暴吹狂傾而下，彷彿要將地上的一切摧毀，萬物淹沒才罷休的樣子。

照說，這樣的天氣，應該是沒有人登門造訪才是。

而司徒欝纓亦不想這時候有人來騷擾他。

他很想一個人靜靜地思考一下關乎切身的問題。

可惜，却有一個不速之客挾着一陣風雨，闖進了帮中人不得擅進的後堂。

司徒欝纓乍見有人闖進來，剛想開口斥喝，但一眼看清了來人後，一臉慍怒之色霎那化作一臉惶恐之色，垂手惶然對着那挾風雨之威闖進來的人道：「屬下不知特使駕臨，有失迎迓，萬望恕罪。」

從暴風雨中闖進來的人，全身套在一件黑色長袍內，連頭上也罩着一個黑布套，只在雙眼處開了一兩個眼洞，與人一種神秘感。

這名司徒欝纓口稱的「特使」，雖然從暴風雨中闖進來，身上却一絲雨水也沒有沾上，單是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此人一身功力高深莫測。

黑衣幪面人身材很高，比司徒欝纓高了一個頭，雖然看不到此人的面貌，單是這高挺的身材，就與人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自然生出一種敬畏的自卑感。

司徒欝纓就有這種感覺。

幪面黑衣人目中威光如電，悶聲說道：「司徒堂主，本使來得突然，難怪你不知道，所謂不知者不罪，本使不會怪罪於你！」

司徒欝纓鬆了口氣，恭聲道：「特使請坐。」

幪面人「嗯」了一聲，大剌剌地坐在司徒欝纓剛才坐着的椅子上。

司徒欝纓就那樣站着。

幪面人坐了好一會仍不開口，司徒欝纓的心却十五十六，開始顯得不安起來。

但他不敢首先開口說話。

那幪面人終於說話了：「司徒堂主對你近來的表示很不滿意，你怎樣解釋？」

想不到司徒欝纓對外是一位堂堂大帮主，實則，只不過是神秘帮會內的一名堂主，地位比眼前這位特使還要低。

司徒欝纓一聽幪面人語氣不善，頓時嚇得連大氣也不敢喘，誠惶誠恐地道：「回特使，屬下盡忠職守，不敢稍有懈怠，請示下，屬下不知那一點做錯了。」

瞧他現在的樣子，哪像一個會跺跺脚震動四分之一京城的風雲人物。

重重哼了一聲，幪面人語聲沉悶地道：「若不是你對漏網的青衣堂秦杰及那位揚州市井出身的齊燕歌緝捕追殺不力，讓他們得以潛伏家中，伺機下手，季副堂主怎會被他們殺死？」

司徒欝纓嚇得額上沁出冷汗，惶聲道：「屬下知錯了，屬下該死，屬下立刻分派人手，盡速將秦杰齊燕歌擒殺，望特使替屬下開脫一二。」

幪面人大馬金刀般坐着，語聲沒有剛才那樣沉肅。「司徒堂主，望你好自爲之，帮主對季副堂主之死赫然震怒，對你的表現很不滿，這次本使爲你在帮主面前担待一二。下次……你應該知道沒有下次的了！」

司徒欝纓額上汗珠暴沁，心內却發寒，一迭聲道：「謝特使周全之恩，屬下銘感心中。」

幪面人颯聲站起來。「司徒堂主，帮主特叫我傳他口令，限你三天之內，拿秦杰的人頭去見他。」

司徒欝纓才放下的一顆心立刻又吊起，哀求道：「屬下一定盡全力去辦，不過，可否將限期延展？」

幪面人拂袖道：「帮主從來說一不二，你好自爲之，若三天後殺不了秦杰，小心你項上人頭！」

說完，不待司徒欝纓再說什麼。身形一起，穿窗而出一閃沒入風雨中。

司徒欝纓就那樣站着，整個人呆愕愕的，臉上似笑非笑，失却了往日的威猛之態。

外面，風依然暴虐地刮掠着大地；雨亦依然瀑布一樣傾注在地上，呼嘯的風聲與哇啦哇啦的雨聲交織成天地間唯一的交響曲。

司徒欝纓此刻却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見，眼前只有混濛一片。

× × ×

就像那幪面人闖進後堂一樣，暴風雨中，那幪面人走了不到一盞茶時分，驀地，又有一人挾着風雨之威，雷電一樣飄閃入堂內。

這人亦是一身黑衣，不過頭上却沒有套着一個黑布罩。

風吹雨打在身上，司徒欝纓終於從迷惘中清醒過來。乍一見這闖進來的黑衣人

，還以爲是那幪面特使去而復返，嚇得他忙惶恐地道：「特……」

一眼看清了來人，下面的話硬生生咽回肚子內，雙眼一瞪，就要發作。

這其間他臉上的表情變化，何其之大，恐怕世上很少人能有這樣大的變化。

他瞪眼剛要發作，但當看清楚了眼前黑衣人的容貌後，頓時兇威一斂，換了驚駭之色，人亦退了一步，驚叫道：「齊燕歌！」

這黑衫人束髮如冠，正是如假包換的齊燕歌。

好傢伙，齊燕歌莫不是吃了豹胆熊心，竟然孤身一人，深入重地，這可不是好玩的！

但瞧齊燕歌氣定神閑從容鎮定的樣子，確是胆色過人，似是有備而來。

而齊燕歌從風雨中闖進來，身上的黑衫亦與那幪面人一樣，滴水不沾，連頭上的髮冠亦絲毫不亂，足見他的一身修爲，比那幪面人只高不低。

司徒欝纓直到這時候，才深切地認識到眼前這俊朗的年青人懷有深不可測的武功。

最少，他不是齊燕歌之敵。

想到這一點，他不禁倒抽了口涼氣。

「司徒欝纓，想不到吧？」齊燕歌溫和一笑，「若不是風雨這樣大，闖到這裏找你，不被發現才怪！」

言下之意，他是藉着風雨的掩護，才能不被發現，順利闖入內堂的。

看來，齊燕歌是個很會利用天時地利的人。

司徒欝纓陰陰地道：「只怕你進得來，出不去！」

輕笑一聲，齊燕歌輕鬆地道：「這樣的風雨天，就算你叫嚷得比雷聲還大，只怕也會被風雨聲掩蓋了，傳不到外面，不信，你可以試試，看看你的手下是否聞聲趕來。」

臉色微變，司徒欝纓目光朝窗外看了一眼，閉口不言。

窗外，風雨狂暴令人心悸，灰濛濛一片，風雨聲從窗外傳進來，震人耳鼓，要不是雙方站得這樣近，很難以聽清楚對方的聲音。

齊燕歌目光一直不離司徒欝纓臉上，注視着他的變化，見他默不出聲，知他被「唬」住了，不會大聲呼喝，召來手下，遂放心大胆地說：「就算你能夠召來手下，這樣的風雨，正好掩護我從容離去。」

司徒欝纓終於忍不住，厲聲道：「你究竟意欲何爲？」

「你應該知道！」齊燕歌逼前一步，氣勢懾人地說：「季義軒之被殺，相信你很清楚是誰殺的！」

司徒欝纓神色駭然地退了一步，語聲乾澀地道：「你想殺老夫，老夫可不是季義軒！」

「不管怎樣，你今日死定！」齊燕歌語聲冷森森地說：「自作孽，不可活。」

司徒欝纓臉色一變再變，內心極爲恐懼，表面上却裝出兇巴巴的樣子，兇厲地道：「老夫倒要看看，你有何手段殺得了老夫！」

冷笑一聲，齊燕歌語聲如冰般寒冷。「請吧！」接着手一翻一揚，亮出了量天尺。

一尺在手，刹那，齊燕歌殺氣嚴霜，直逼司徒欝纓！

司徒欝纓雖然對齊燕歌有點怯懼，但當面臨生死時，爲了保全自己，他不得拚力一搏。

陰狠地哼了一聲，亦自拔出了腰間長劍。

刹那，殺氣充盈了堂內每一個角落。

風雨依舊肆虐着大地。

× × ×

對峙着的齊燕歌與司徒欝纓，幾乎是同時動了。

量天尺與長劍如電光乍閃般，飛快地纏貼交擊在一起，發出一連串清脆的交擊聲。

待到兩人貼近的身形乍然分開，兩人已互相攻擊了三十九尺劍。

兩人這一輪急攻，均沒有傾全力，就像運動員在比賽前的熱身運動。

一輪快攻後，齊燕歌依舊從容沉靜，司徒欝纓却緊張得握劍的手極輕微地抖動着。

這，當然逃不過齊燕歌明銳的目光。

「司徒欝纓，你已敗了。」

司徒欝纓聞言一怔，隨即明白齊燕歌的語意，吸口氣，艱澀地道：「齊燕歌，你果然厲害！」

「我若沒有把握殺你，又怎會冒險潛進來？」齊燕歌每一字皆像尖刀一樣刺在司徒欝纓的心上。「而你，亦當然不想死吧？」

司徒欝纓確實不想死，聞言不自禁道：「難道你肯放過老夫？」

齊燕歌點點頭：「只要你肯與咱們合作，我何必要殺你？」

司徒欝纓精神一振，急切地道：「不知要老夫如何做法？」

齊燕歌像是有備而來，不加思索地道：「只要你將所知的一切說出來。」

「不知指的是那一方面？」司徒欝纓又問。

「當然是背後策劃，主使擺佈你的那神秘帮會。」齊燕歌快人快語。

司徒欝纓聞言神情一震，順口道：「你怎知老夫背後另有主謀人？」

「這一點你不用知道，你若不是受人擺佈，我今天也不會放過你！」

司徒欝纓臉色變得極之難看，乾咳一聲，道：「你問吧，只要是老夫知道的，都會如實答你！」

齊燕歌想了想：「該神秘帮會怎樣稱呼？」

「神龍帮！」司徒欝纓答時，臉上閃現一抹畏懼的神色。

「主腦人是誰？」

司徒欝纓搖搖頭。「不知道。」

接着又補充道：「老夫從來沒有見過他。」

「那你們之間是如何聯系的？」齊燕歌不相信地問。

「一名特使。」司徒欝纓道：「那特使代表那位帮主，向老夫發號施令。」

「該帮的總壇所在地，相信你不會不知道吧？」

「好抱歉，仍是不知道。」司徒簪纓慘笑道：「老夫從沒有到過總壇，那位特使也沒有告訴老夫。」

「看來，他們對你不怎樣信任。」齊燕歌接問。「你在該帮的實際身份呢?」

司徒簪纓黯然道：「不過一名堂主而已。」

「嚴敬現在怎樣了?」齊燕歌話鋒一轉。

「仍在那石牢內。」司徒簪纓答。

「請你將他放出來。」齊燕歌說得客氣。

司徒簪纓爲難地遲疑答道：「這……這……」

倏地，一陣風雨自窗外吹撲進來。

而司徒簪纓却像着了凉般，打了個寒噤，說不下去了。

齊燕歌却毫不覺得冷。

但他的臉色却驀然一變。

原因是他發覺司徒簪纓有點不妥。

司徒簪纓確實不妥。

打了個寒噤後，他的一個身子像篩米般劇烈幌擺起來，臉上佈了一層黑氣，微張着咀，喉間發出一陣窒息般的痛苦聲响，一雙手亂抓向喉頭。

齊燕歌一看，就知道司徒簪纓中了淬毒暗器。

驚懍之下，急掠向司徒簪纓，恰好來得及扶住了往地上跌落的司徒簪纓。

司徒簪纓這刹那臉色黑漆如墨，齊燕歌目光落在他臉上，亦不禁心底泛寒，知道他死定了。

司徒簪纓這時雙手緊緊抓住喉頭，雙眼暴睜，却是白多於黑，胸膛急劇起伏。

齊燕歌扶住司徒簪纓，不知如何是好，因爲他對用毒這一點，認識不多，不知如何解救。

「司徒簪纓，你也知道背叛本帮的下場如何，你這樣做，是自尋死路!」

一陣風雨又穿窗吹洒入堂內。那陰森的語聲夾在風雨中，飄了進來。

齊燕歌聞聲立刻戒備地注視着窗外。

窗外灰濛濛一片，風雨依舊大作。那有一絲人影!

驀地，垂死的司徒簪纓身軀一挺，暴吼一聲，喉頭「喀勒」一陣碎响，身軀一軟，當場咽了氣。

齊燕歌見司徒簪纓已死，忙放下他的屍體，接一掠，撲向窗前。

又一陣風雨穿窗吹打進來，齊燕歌一偏身，風雨自他身側撲打在堂內地上，濕了一遍。

而水濕的地上，赫然插着幾枝黯藍的細針。

這種針約莫只有寸許長短，細如毛髮，若不是發出藍芒，很難發現得了。

齊燕歌閃身在牆後，一眼瞥見地上那幾根毒針，立時明白，司徒簪纓何以會猝然身中毒針而亡。而他與死去的司徒簪纓毫無所覺的原因了。

原來，那些細如牛毛的毒針是混在風雨中隨着刮進來的風雨，一齊穿窗射入來的。

當時風雨聲大作，加上毒針細如牛毛，發出的聲响自然極細微，被風雨聲一掩，自然令到兩人毫不驚覺了。

而伏在窗外，發出毒針射殺司徒簪纓的人，看來似乎是個陰狠角色，很會利用機會。

窗外風雨聲大作，齊燕歌貼在牆上，聽不出除了風雨聲外，還有其它的聲响。

要不是襲殺司徒簪纓的人仍伏在牆外，就是走了，齊燕歌却不敢肯定。

由於不敢肯定，所以他不敢亂動。

眼見司徒簪纓的死狀，齊燕歌亦生出一股寒意，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他不得不小心提防。

再看一眼倒地死去，死相恐怖的司徒簪纓。齊燕歌發現司徒簪纓雙手二指深深嵌入喉頭，一顆腦袋歪斜着，顯然他已將自己的頸脖勒斷。

好歹毒的淬毒暗器!

× × ×

風雨中，一條黑濛濛的影子急掠向石牢。

許是看守石牢的守衞見風雨太大，抵受不了，偷懶躲起來了，那條黑濛濛的影子亦然毫無攔阻地掠到囚禁嚴敬的石牢前，身形繞着石牢閃掠一匝，倏地不見了。

接着，石牢內傳出一聲吼叫，但瞬即被風雨聲所淹沒。

所以，沒有驚動到任何人，風雨依舊，天地亦混濛一遍。

× × ×

齊燕歌貼在牆上，足有一袋烟功夫。

他的忍耐力一向比別人强，所以他一向很少會衝動。

敵暗我明，必須小心謹慎，何況，對方還有極毒無比的淬毒暗器，一個不小心，就會像司徒簪纓一樣，伏屍地上。

齊燕歌由於被風雨聲所擾，耳目當然沒有平常那樣敏銳，所以，他一直不能確定對方是否仍伏在外面。

因此他一直耐心地貼在牆上不動。

但這樣乾耗下去也不是辦法。終於，他想到了一個辦法。

窗上掛着兩幅絲幔，齊燕歌手中量天尺一劃，割斷束着絲幔的繩子。絲幔垂展，立刻將敞開的窗口遮掩起來。

而齊燕歌立時伏身一竄，掠到一把椅子前，一抄接脫手擲出。

呼地一聲，椅子穿幔而出!

而齊燕歌的身形，亦自擲出椅子時，長身掠射向窗口!

椅子去勢一盡，墮落地上，發出一陣破碎聲。

而齊燕歌的身形亦如激矢般穿出了窗外。

由於他全身勁氣瀰佈，內炁在身外形成一道無形的護身罩網，那豆大的雨點竟然點滴沾不到他身上。

窗外，除了椅子墮地聲外，就只有呼嘯哇啦的風雨聲，除此之外，毫無其它聲响。

齊燕歌人在窗外立時如置身於霧海中，五尺之外，目不能視物。

身形落地，立刻蓄勢戒備，提防隨時可能發生的暗襲。

同時，一面運聚目力，透過雨幕，往四下察看。

這一察看，他才發覺自己上了當。

外面，除了密集的雨水之外，那有人影，要說有，就只得他自己。

愕了愕，身形一掠，齊燕歌重又穿窗躍回堂內。

打量了一眼伏屍地上的司徒簪纓，齊燕歌搖搖頭，嘆息一聲，接目光一抬，游目打量了一下內堂各處，身形一展，燕子穿簾般自窗口穿出。

× × ×

持續不停的風雨令到天地爲之失色。

齊燕歌身形自雨霧中顯現時，人巳在囚禁嚴敬的石牢外。

守衞石牢的一統帮衆，不知躲到了哪裏，齊燕歌一路沒有被人發現，當然就不會被人攔阻。

所以他很順利地自風雨中飛掠到石牢前。

石牢門緊閉，之上掛着一把大銅鎖。

這把大銅鎖又大又沉重，看得齊燕歌不由皺起了眉頭。

這把大銅鎖，連齊燕歌也沒有信心將之擊毀。

但就算毀得了大銅鎖，石牢內的機關又如何?

想起了上次欲救嚴敬，那背叛了司徒簪纓的馮姓香主進入石牢後，觸動牢內機關，被大鐵柵閘死的慘狀，齊燕歌依然記憶猶新。

對於機關消息，他雖畧有所知，但却可以說是個門外漢，之所以他這次來，亦沒有打算將嚴敬救走的主意。

明知不可爲而爲，他才不會這樣蠢。

他這次來，是想探悉一下嚴敬的情形，看他是否仍囚禁在石牢內。

繞着石牢轉了一圈，齊燕歌終於來到那開着一個比人頭還要小的窗洞前。

外面的風雨聲很大，所以聽不到石牢內的任何聲息。

齊燕歌吸口氣，自窗洞外湊上去，往石牢內察看。

同時輕呼：「嚴兄弟!嚴兄弟!」

石牢內沒有回應，但齊燕歌却一眼就看到躺在石牢地上的嚴敬。

不過，嚴敬躺着的姿勢很怪異，半側着身軀，手脚曲屈着，一隻手五指揑着自己的脖子，雙眼瞪得老大，不似是睡着。

齊燕歌入目之下，不禁失色，脫口驚呼：「嚴兄弟——!」

聲音大得怕人。

要是在平時，怕不巳驚動了這一統帮內的所有人!

但現在，風雨聲將他的叫聲掩蓋了。

而他傳入石牢內的聲音，在石牢內發出嗡嗡的迴响。

嚴敬絲毫反應也沒有。

由於石牢內很黯，齊燕歌初時看不清楚嚴敬的樣子及表情，習慣了之後，看清楚之下，驚得他心胆欲裂。

嚴敬的臉上，黑漆一片，恐怖怪異，令人望之生寒。

這種情形，與司徒簪纓的死法一般無異。

好明顯，亦是中了淬毒飛針而亡的!

那麼，嚴敬亦是死在殺死司徒簪纓的襲擊者手上。

但他爲何要殺死嚴敬呢?

司徒簪纓將那神秘的神龍帮秘密洩露給齊燕歌，那神秘的暗殺者殺死他還可說是爲了阻止司徒簪纓向齊燕歌洩露更多秘密，而殺之滅口，但，嚴敬巳是階下囚，隨時可將之殺死，如今却遽爾下手殺了他，可說是莫名所以。

齊燕歌望着死狀可怖的嚴敬，緊緊咬着下唇，壓抑着心中的悲痛與憤怒，齒嚙入肉，血出也不知覺。

從牢門仍然被那把大銅鎖牢牢鎖着，就不難猜到，那殺嚴敬的人，是從這窗洞中將毒針悄沒聲地射進去，而嚴敬當時可能眞的睡着了，遂在不知覺中中了毒針，毒發而亡。

這時，齊燕歌由於悲痛嚴敬之被殺，精神鬆懈，而護身內炁亦自然斂散，豆大而密集的雨水再無阻擋，無情地打在他身上。

而他却毫無所覺，落湯鷄一樣渾身濕淋淋的。

這時，若是有人在背後暗暗向他出手偷襲，他一定躲不過。

幸好，沒有人向他出手偷襲。

而那接連殺死司徒簪纓，嚴敬的兇手，大概也早就走了，不然，焉會錯過這擊殺齊燕歌的好機會。

× × ×

秦杰一看齊燕歌那渾身水濕淋漓，神色慘淡的樣子，就知道必是發生了事故。

「齊兄弟，你怎麼了，快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別着了凉。」

齊燕歌却站着不動，但身上的雨水流滴一地。

「秦大哥，嚴兄弟他……他死了!」齊燕歌悽然說出這壞消息。

秦杰一聽，恍如頭頂响了記焦雷，當場震得呆怔怔的，雙眼發直，好一會，才驚急悲痛地一把執着齊燕歌的手，搖撼着：「齊兄弟，這不是眞的吧?」

齊燕歌苦澀地道：「眞的，小弟親眼看見他死在石牢地上。」

秦杰這刹那如遭電殛般，雙眼睜瞪着，眉揚髮飛，神態好不怕人。

驀地，發出一聲雄獅般的咆哮聲：「司徒老匹夫，我與你拚了!」

雙手一鬆，自齊燕歌身前閃過，暴風一樣衝向門口。

他以爲嚴敬必是司徒簪纓所殺，所以，要去找司徒簪纓報仇!

齊燕歌旋身探臂一抓，將疾衝向門口的秦杰拉住。「秦兄，你這是幹什麼?」

秦杰一掙不脫，急得吼聲道：「齊兄弟，快放手，我一定要找司徒老匹夫拚個你死我活!」

齊燕歌嘆口氣道：「秦大哥，千萬別衝動，你且聽我說，司徒簪纓也被人殺死了!」

秦杰神情一震，反手一把抓住齊燕歌手臂，失聲道：「什麼?司徒那老匹夫死了?」

齊燕歌認眞地道：「小弟親眼看着他被殺死，焉會假的!」

秦杰瞪目問道：「那麼，是誰殺了三弟?」

齊燕歌舉手抹一把臉上的雨水。「小

弟看不到那人下手殺死嚴兄弟，所以不知道。」

秦杰一下子像洩了氣的皮球般，慘然道：「嚴三弟是怎樣死的？」

「中了一種淬有劇毒的毒針，毒發而死的！」齊燕歌不得不將嚴敬的死狀向秦杰詳細說了一遍。

秦杰聽得神情激動不已，目中淚光隱現。

「秦大哥，小弟發現，司徒簪纓亦是死在那種淬毒飛針之下的！」齊燕歌想到司徒簪纓的可怖死相，全身汗毛側豎，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秦杰聞言詫異地望着齊燕歌，剛欲開口動問，見他打了個寒噤，以為他真的着了涼，遂關切地道：「齊兄弟，快去換衣服才說。」

齊燕歌這時也感覺到渾身濕淋淋的很不好受，遂點頭，進房換衣。

× × ×

「齊兄弟，殺死司徒老匹夫的兇手，怎會又是殺死嚴三弟的兇手，這事實在令人不解。」秦杰望着換了一身乾凈衣裳，精神疲乏的齊燕歌。

「這一點，小弟也想不通。」齊燕歌語聲沉緩地將與司徒簪纓動手及交談的經過，說給秦杰聽。

秦杰聽得動容不已。「齊兄弟，這樣說來，司徒簪纓應該是被那個神秘的神龍幫中人暗殺死的，但為何又要殺死嚴三弟呢？」

齊燕歌想了想，苦笑道：「大概，那人在殺了司徒簪纓後，為了恐怕他將石牢的機關消息對我解說了，小弟可以從容救出嚴三弟，那人於是先下手，將嚴兄弟殺死！」

秦杰目中怒火燃燒，咬牙道：「好歹毒的手段！齊兄弟你說的也許有可能。」

一頓接道：「如今司徒簪纓、季義軒先後死亡，這神秘的神龍幫，總該出頭露面了吧？」

齊燕歌微笑道：「他們若不想放棄京城這塊肥肉，一定會出面維持這殘局，到時咱們就可以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了。」

「他們藏頭露尾，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秦杰目中怒火燃燒。

「這一點可以肯定！」齊燕歌頷首。「如此一來，明對明，咱們就不會吃暗虧了。」

「咱們現在應該怎樣做？」秦杰問。

「靜觀其變。」齊燕歌說：「同時，盡量召集人手。」

秦杰點頭，目露欣喜之色。「齊兄弟，這段日子以來，咱們已秘密召集了不少人手，足可以與他們正面對抗。」

「秦大哥，在未弄清楚他們的實力前，千萬不可與他們對着幹，最好，還是用老辦法，各個擊破，削弱他們的力量，待時機成熟，才與他們決一死戰！」

「還是齊兄弟你想得周到。」秦杰親切地望着齊燕歌。「愚兄經過這次變故，不知怎的，有點倦意，若不是為了替二弟三弟報此血仇，並為京城百姓着想，愚兄真的想從此退隱，過一些平靜的日子。」

秦杰嘆息一聲，臉上忽現倦容。

齊燕歌亦是嘆息一聲，道：「秦大哥，小弟何嘗不想，但你一入江湖，就是身不由己，再也不能自拔，放眼江湖，有那一位江湖人能够超然歸隱的，十居其九，還是被江湖風浪所淹，小弟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秦杰深有同感地道：「齊兄弟，給你這一說，愚兄不得不幹下去了。」

齊燕歌苦笑道：「話又不是這樣說，秦大哥你若真的下定決心退出江湖，相信亦沒有人可以阻攔你，問題是道義與責任令到你不能下這決心，試問，秦大哥你能忍心丟下與你出生入死，共患難的手足弟兄嗎？當然不能！」

秦杰堅決地道：「當然不能，愚兄平生崇尚的是道義與節操，最痛恨那些為惡的魅魑魍魎，說什麼愚兄也不會眼睜睜看着他們橫行無忌！」

齊燕歌忽然撫掌大笑道：「江湖武林中若全是像秦大哥你這樣的人，就不會仇殺紛紛，血腥遍地了！」

秦杰搖頭笑道：「不，齊兄弟你過獎愚兄了，若江湖上多幾個像齊兄弟你這樣尚義急難，一腔熱血的人，江湖就平靜得多了。」

齊燕歌忽然神色一正。「秦大哥，想來派出去探聽消息的弟兄，應該有消息回報了。」

他們此時仍匿居在那間綢緞莊中。

秦杰一拍大腿，猛省地道：「愚兄差點忘了，這就出去看看。」

說着離座往外行去。

齊燕歌亦站起來，跟着往外走。

秦杰才拉開房門，一名年約二十一二，樣子十分機靈的年青人，剛好快步來到門前。

秦杰一見，立刻道：「小李子，你回來了，可有消息？」

被稱作小李子的年青人立時站下來，垂手道：「回堂主，屬下打聽到一個很重要的消息。」

秦杰與齊燕歌俱皆臉容一動。

「進來坐下再說。」秦杰一手拉着小李子往房內走去。

齊燕歌秦杰分別坐下，小李子卻惶然道：「堂主，齊大俠，屬下站着說吧。」

秦杰一擺手。「小李子，這是什麼時候，學拘禮了，快坐下，好說話。」

小李子遲疑了一下，終於坐下。

小李子剛想開口，秦杰已心急地一迭聲道：「小李子，打聽到什麼消息？」

舔舔咀唇，小李子道：「回堂主，屬下打聽到，司徒簪纓的一統幫，由今日起，正式由一個叫神龍幫的幫會所接管，該幫會並派出大批人手，替代一統幫派駐京中各賭場，妓院及一切地頭上的手下，如今，神龍幫已全部控制了京城。」

小李子一口氣將探聽到的消息說了出來。

齊燕歌秦杰雖然早已在意料中，但乍聽之下，仍不免震動了一下。

他們想不到這一向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龍幫，行動這樣迅速，不過短短一天時間，就由暗到明，迅速控制了京城。

「小李子，可探聽到那位幫主是何許人？」齊燕歌對於這位神龍幫主，很感興趣。

「回齊大俠，這位神龍幫主很神秘，據說，除了幫中幾位職位僅次於幫主的見過他的真面目外，幫中上下人等，全都不知這位幫主的真正身份面目，見到的只是一位頭罩黃布罩的幫主。」小李子很流利地向兩人說。

秦杰道：「這位神龍幫主這樣神秘兮兮的，不願以真面目示人，必定是有其見不得人的隱衷。」

「他不願以真面目示人，咱們一定要將他的真面目揭開，這樣，或許對咱們有利。」齊燕歌微笑着。

「齊兄弟，咱們不能低估了這位神龍幫主，單看他一天之間就將京城控制了，其魄力與手段，皆常人難及，咱們倒要小心應付才是。」秦杰臉色很凝重。

「秦大哥，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這人能够令到烏金堂的杜仲，七義幫的季義軒，英雄會的司徒簪纓，甘心投効，拱手將其控制的地盤放棄，其人之厲害，可想而知，但他如今不得不由暗轉明，對咱們卻是大大有利，只要小心點，動點腦筋，小弟相信，不難將他們打垮！」齊燕歌滿有信心。

秦杰亦自豪氣勃發地道：「咱們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捱過來了，這個神龍幫，遲早要它露出龍頭！」

× × ×

一統幫（原本是英雄會）總壇，如今變作了神龍幫的總壇。

就在司徒簪纓伏屍的內堂，經過了一番佈置後，如今端坐着一位身穿黃緞錦袍，頭罩黃緞布罩的幪面人。

這人雖然面目不見，但從其巍然端坐的姿態看來，隱隱有一種懾人的氣勢透散出。

在幪面黃袍人端坐的虎皮大交椅兩旁，各坐着兩名黑袍人。

左邊兩名黑袍人年約四十許，俱生得威猛異常，單看這兩人的相貌，就與人一種不好相與的感覺。

右邊坐第一張椅子的，是一名身材特別高大的黑袍人，單看他的身材，有點像司徒簪纓臨死前所見的那名特使。

此人面目端正，一張臉白慘慘的，沒有一點血色，就像從地府鑽出來的白無常般，令人看了渾身不舒服。

坐在高大黑袍人下首的，是一名年約六十開外，鬢髮皆斑白，臉上卻連一絲皺紋也沒有的老者。

這五個人坐在大堂內，有一刹那的靜默。

重重地咳了一聲，黃袍幪面人一雙閃亮的目光從兩個眼洞中透射出，掃視了左右四名黑袍人一眼，語聲威嚴地道：「四位，事情發展到這地步，卻是始料所不及，想不到一個小小的青衣堂，費了咱們這麼多手脚，不但不能將其制服，反而本幫倒折損了不少人，令到本幫不得不從暗轉明，這對本幫來說，大是不利！」

四名黑袍人靜靜聽着黃袍人在說話，個個臉上木無表情，看不出四人對這番話的感受。

黃袍人話說完有好一會，四人一聲不出，氣氛顯得有點沉悶。

「四位，以本幫的實力，難道連一個小小的青衣堂也毀不了？」黃袍人再次開口，威嚴的語聲中帶着一絲不悅。

這一次，四位黑袍人有了反應，臉上神色各自微微一變。

「幫主，若單是一個小小的青衣堂，早已被本幫毀了，問題卻出現在那名揚州市井出身的齊燕歌身上，令到本幫一切計劃均受阻，此人不除，咱們的計劃將不能順利進行！」右手邊那位高大黑袍人微微欠身說。

「常副幫主，這姓齊的真這麼厲害？」黃袍人語氣有點不相信。

「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幫主當不會忘記花蝶堂主徐仙姿受不住他的誘惑而差點將本幫的秘密向其洩漏的事吧？」仍是那高大黑袍人在說話。

這人原來姓常，且還是副幫主。

黃袍人微帶怒意道：「那個丫頭死有餘辜，枉本座收養教育她一場，竟然背叛本幫！」

常副幫主又道：「若不是屬下及時將那丫頭殺死，只怕姓齊的早已直搗黃龍，本幫也沒有今天的局面。」

接一頓又道：「但這小子確實厲害，協助秦杰毀了烏金堂，杜仲畏罪自殺，本幫不得不將七義幫的季義軒，英雄會的司徒簪纓這兩顆棋子提出來，設下陷阱，卻被這小子橫裏殺出，救了秦杰，不然，秦杰早死了，而青衣堂亦冰消瓦解！」

「可恨！」黃袍人發出一聲悶哼。

其餘三名黑衣人臉上表情各異。

常副幫主繼續說下去：「這小子先是協助秦杰在翠香園伏殺了季義軒，繼之脅迫司徒簪纓洩露本幫秘密，放出嚴敬，幸好屬下忽然心血來潮，折返去窺察一下司徒簪纓的舉動，及時發覺了，迫得下手殺了這老匹夫，恐防姓齊的去解救嚴敬，先一步趕到石牢，發出毒針，將嚴敬亦收拾了，令他無功而退。」

這位心黑手辣的常副幫主，娓娓道來，臉上露出自得的神色。

聽他這一說，原來司徒簪纓與嚴敬，均是他殺的，而徐仙姿亦是他下的毒手。

他才說完，三位黑袍人沒有什麼表示，那位黃袍人卻語聲一沉，哈哈道：「常副幫主，你雖然做對了，但這樣一來，卻迫得本幫不得不提早暴露了！」

一頓接道：「莫忘記，韓琪那老匹夫一直沒有放鬆監視本幫的一切舉動，本幫這一暴露，這老匹夫必然猜到是本座在策劃主持一切，他若與青衣堂聯合起來對付咱們，本幫危矣！」

常副幫主臉上露出不安的神色。「幫主，屬下一時心急不及考慮，有欠周詳，請幫主恕罪！」

黃袍幪面人一擺手道：「常副幫主，這也怪不得你，因為你當時別無選擇。」

接一掃其餘三位黑袍人，嘆口氣道：「咱們與韓琪那老匹夫勢成水火，遲早難免一拚，這樣也好，看韓琪那老匹夫有何手段！」

常副幫主及三位黑袍人齊欠身抱拳道：「屬下等誓死效忠幫主！」

黃袍人發出滿意的笑聲，招招手道：「四位不用如此，本座早就知道四位忠心耿耿，若事成少不了四位的富貴榮華！」

四人再欠身抱拳說道：「多謝帮主栽培。」

黃袍人大笑三聲，才道：「目前當務之急，是除去秦杰齊燕歌，俾本帮能專心一意按照預先訂好的計劃，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韓琪那老傢伙鏟除！」

四名黑袍人齊聲道：「帮主明見，屬下等佩服。」

黃袍幪面人目中光芒大盛。「姜堂主，查探到秦杰齊燕歌的下落未？」

坐在左手下方的黑袍人欠身道：「回帮主，秦杰與那姓齊的行動很小心，屬下派出的人手，連日來在京城中各處四出查探，却探查不到兩人的下落，屬下懷疑兩人匿居在城外。」

「不會的！」黃袍人語氣一沉，「他們一定是匿藏在城中，不然，他們的行動怎會這樣迅速！」

左下首的姜堂主不敢反駁，只有連連稱是。

「姜堂主，此事不能再拖，希望你能盡速探查到他們的匿藏處！」黃袍人語聲很沉。

那位姜堂主心頭一震，慌不迭連聲稱是。

黃袍人套在布罩內的臉孔轉向右手坐在常副帮主下首的黑袍老者。「何護法，那老傢伙方面，近來有什麼動靜？」

黑袍老者何護法欠身道：「韓琪在三天前奉皇上之召，進宮審閱一批奏章，直到今天還未出宮，他的手下亦沒動靜。」

黃袍人沉吟了一會。「這老傢伙足智多謀，更得皇上寵信，行動上又小心謹愼，要弄倒他，還眞不容易。」

接冷笑一聲。「任他狡猾如狐，終有疏忽的一刻，何護法，吩咐監視老傢伙的人手，不得鬆懈，再加派人手，嚴密將其監視起來，將其一舉一動，隨時回報！」

何護法連聲稱：「是！」

黃袍人轉對常副帮主道：「常副帮主，本座不便在此久留，帮中一切事務，由你暫理，洪供奉會協助你。」

常副帮主欠身應喏一聲。

坐在左手第一張椅子的黑袍人亦欠身應喏。

黃袍人慢慢從虎皮大交椅上站起來，虎虎生威地轉身步入椅後帳幔低垂深處。

四名黑袍人起身相送。

× × ×

齊燕歌與秦杰接連幾天皆在深夜時份出動，各自帶着一批弟兄分別進行突襲，成功地襲殺了神龍帮在京中的幾處分舵。

這令到神龍帮上下爲之震動。

那位白無常一樣的常副帮主，赫然震怒不已，但却無可奈何，束手無策，因爲始終探查不到齊燕歌秦杰的匿藏處。

他只好嚴令負責探查齊燕歌秦杰下落的姜堂主，務必在三天之內，將齊燕歌秦杰的下落探查到。

那位姜堂主只好再加派人手，廣佈眼綫，並暗中懸賞，責令手下，日夜出動，探查兩人下落。

這一日，小李子照常出外打探神龍帮的動靜消息。

而齊燕歌秦杰，就是依據小李子打探到的消息，對神龍帮展開殲殺行動的。

小李子一向很機靈，這一次，又讓他打探到一個極重要的消息。

於是，他不着痕跡地一路急急趕回那間綢緞莊。

可惜，饒是他如何機警謹愼，依然被人暗中跟踪着，而不自知。

顯然，跟踪他的人，是個跟踪高手。

小李子裝作一名人客，進入生意興旺的綢緞莊，人不知鬼不覺地閃身溜進了後進。

他的擧動，絲毫沒有引起光顧綢緞莊的人客注意。

但，却被伏在斜對面一間飯莊內的跟踪者注意到了。

小李子此時站在齊燕歌秦杰面前。臉上神色凝重。

秦杰一看，就知道他又有收獲了。「小李子，又打探到什麼消息？」

小李子凝重道：「回堂主，屬下打探到一個消息，神龍帮將分佈在城中各處的分舵，全部派了人手，加强了戒備，看來，他們是怕了。」

「他們是怕了，但咱們的行動却困難了。」齊燕歌輕攏着雙眉。「看來，咱們今晚的行動要取消了。」

秦杰點點頭。「待他們放鬆了警覺，咱們再對他們展開突襲，令他們防不勝防，惶惶不可終日！」

「對，咱們就按兵不動，待他們鬆懈下來時，再動手！」齊燕歌握拳道。「連日來的行動，弟兄們也疲累了，正好讓他們休歇休歇，養精蓄銳。」

× × ×

神龍帮總壇內，後堂中，那位白無常一樣的常副帮主，相貌獰惡的洪供奉，黑鬚黑髮老者何護法，還有那位負責探查齊燕歌秦杰下落的姜堂主，齊集在一起。

四人分兩邊坐下。

當中那張虎皮大交椅，由於黃袍幪臉人不在，誰也不敢坐，當然空着。

那位副帮主臉上露出興奮之色。「洪供奉，何護法，姜堂主終於探查到齊燕歌秦杰的下落！」

洪供奉及何護法目中殺機畢露，急切地道：「副帮主，快請說。」

常副帮主掃一眼姜堂主。「姜堂主，還是由你來說吧。」

姓姜的欠身應了一聲，接說道：「秦杰與姓齊的原來就匿藏在一間名叫泰來號的綢緞莊內，這綢緞莊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任誰也不會懷疑到他們就匿藏其中，怪不得派出去的人手一直打探不到兩人的下落。」

「如何發現他們的？」洪供奉問。

「本堂派出的一名得力屬下，連日來皆發現一名年輕人在城中各處閒逛，初時還不在意，一連三天皆發現此人到處亂逛，遂動了疑，於是跟踪他，這小子很機警溜滑，但是，那名屬下却是跟踪高手，悄然跟踪在他後面，見他裝作人客，進入那間綢緞莊，乘人不覺，閃進了後面，一直不見出來，守候了足有個多時辰，後來暗中向人一打聽，得知那綢緞莊原是青衣堂轄下的產業，於是立刻趕回來回報，屬下一想，九成那秦杰齊燕歌就藏匿在那裏，於是稟知常副帮主。」那姓姜的口沫橫飛

，一口氣說完。

姓洪的聽完，稍作思索，道：「不管是不是姓秦的及姓齊的藏匿處，總之是個可疑的地方，必須立刻採取行動！」

說完拿眼望着姓常的。

姓常的眼珠一轉，決然道：「爲了不致讓兩人有逃脫的機會，咱們傾全力襲擊那間綢緞莊，他們在，正好一擧而殲之，若不在，也可將那間綢緞莊澈底摧毀，截斷了他們的消息聯絡，說不定，可從那些人口中，逼問出秦杰的下落！」

姓何的護法與姓姜的堂主皆連連點頭。「副帮主所見極是。」

姓洪的供奉亦頷首道：「然則，幾時動手？」

姓常的目中殺氣充盈。「爲了不致打草驚蛇，聞風逃遁，今晚二更時份動手，如何？」說完徵詢地望着姓洪的供奉。

看來，姓常的對這位供奉很敬重。

姓洪的想了想，道：「副帮主，這主意很好。」

姓常的立刻道：「今晚由本座及何護法率領帮中精銳份子，展開行動，煩請洪供奉留守總壇。」

夜襲綢緞莊　雙惡齊遭殃

夜闌人靜。

白晝時人來人往，熱鬧擁擠的大街，在此夜深時候，已然寂靜無人，只偶然傳來一兩聲遠處傳來的犬吠聲。

更鼓兩下過後，大街兩頭人影幢幢，如鬼魅般紛紛閃撲向泰來號綢緞莊。

這幢幢人影，行動皆迅捷輕靈，沒有弄出一點聲響。自然也不會警動兩邊店鋪內的人。

這羣鬼魅一樣的人影，很快便將泰來號綢緞莊包圍起來。

此刻，他們已慢慢向前掩進，將包圍圈縮小。

而泰來號綢緞莊，却毫無半點動靜。

危機已越逼越近！

在綢緞莊內的秦杰齊燕歌，依然未睡，在房內坐着說話。可惜，他們對逼近的危險却是毫無所覺。

他兩人雖然覺察不到，但伏在牆角暗影中的一名青衣堂弟兄，終於發現了那些越掩越近的黑影！

他立刻知道情況不妙。

於是，立刻發出警號！

並回身疾奔向一邊側門。

可惜，有三條人影已在他發出警號的剎那，立刻撲出來，剛好將他截住。

奔勢一窒，喝道：「什麼人？」

那三條人影却悶聲不響，手中兵器一齊往他身上招呼。

他急忙擧刀招架。

但冷不防腰背處挨了一腿，立脚不穩，往前踉蹌一步。

這一來，他封出的一刀就失了位。

寒光連閃中，他肩頭後背連挨兩刀，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叫，人亦往前撲倒。

那一聲慘叫，撕裂夜空，迴響不絕。

而這時，數十條人影已紛紛撲到了綢緞莊的牆前，不少已翻牆而入。

× × ×

那一聲警號驚動了還未就寢的齊燕歌與秦杰。

兩人聞聲知警，心中一懍，相顧一眼，疾向房門外衝去。

待到那名青衣堂弟兄發出慘叫，兩人已衝到院子中。

幾條人影，恰在這時翻牆而入。

齊燕歌秦杰也不打話，身形一展，迎向那幾條人影。長刀與鐵尺揮劈掃砸，那幾條人影脚才落地，還來不及招架，就已命喪當場！

齊燕歌與秦杰一出來就動手，因爲兩人都知道這翻牆而入的幾人，決不是自己人！

除了那名在綢緞莊外警戒的弟兄外，這裏就只得他們兩人與另外守在外面的三名弟兄，其餘的弟兄，他們爲了安全起見，及不惹人注意，全部藏匿在另一個隱密的地點。

另外三名在外面警戒的弟兄，雖然沒有發出警告的訊號，也沒有發出慘叫聲，但齊燕歌秦杰相信三人必定已遭殺害。

齊燕歌秦杰一擧擊殺六名翻牆而入的侵襲者，剛轉身牆外又有十多條人影翻牆躍入。

兩人這一次却沒有動，因爲他們清楚知道，憑兩人之力，決阻擋不了這些數目未明的襲擊者的湧入。

所以兩人乾脆靜觀其變。

三面牆上，不斷有人翻牆躍入，幌眼間，已有二十多人躍入牆內，散佈開來，將兩人包圍起來。

「砰嘭」聲中，前面綢緞莊傳來門板倒塌碎裂聲，接響起兩聲慘叫聲。

齊燕歌秦杰心頭一緊，知道留守在鋪中的兩名綢緞莊夥計被侵襲者殺害了。

兩人對侵襲者濫殺無辜，感到憤怒不已。

秦杰大吼一聲，手中長刀如電光乍閃，人刀合一，衝撲向剛從前面鋪間衝進來的幾條人影！

齊燕歌則是强自忍着，戒備地站着不動。

刀光連閃中，幾條衝撲出來的人影發出幾聲慘叫，一下子倒下了四個人。

剩下的一個，任他再兇悍，也被嚇得當場呆住了。

「殺——」秦杰手中長刀一揚，作勢欲劈！

那人被秦杰這一聲喝，喝得心胆俱裂，雙腿一軟，「噗」聲跪跌在地上。

秦杰不論心中如何憤怒，面對着這個毫不反抗的人，如何狠得下心下手，長刀在空中作勢虛劈一刀，倏然飛起一脚，將那人踢得如滾地葫蘆般，直滾向通往前面鋪間的門口。

倏地，那人翻滾的身形一停，接發出一聲慘厲的長叫！

那翻滾的人已如死狗般躺在地上動也不動，腦袋上被人一脚踏住！

這一脚，將那人的腦袋踏得黍裂偏平，血漿流濺。

秦杰不由一怔，目光順着那只脚往上瞧！

這一看，不禁令他倒抽了口涼氣。

一腳踏死那人的，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起碼有八尺高，穿一件黑袍，黯沉的夜色中，一張臉却白得發出死魚眼一樣的靈光，令人看了不覺心生寒意。

這張慘白的死魚一樣的臉，簡直不像一張人的臉。

要不是這人的臉上的一對眼睛發出懾人的寒光，秦杰還以爲看見了一條殭屍！

這殭屍一樣的人，當然就是神龍帮姓常的副帮主。

姓常的背後，一左一右，還站着兩名黑袍人。

一名黑髮黑鬚，年約六十多歲，另一名四十開外，相貌兇厲，當然就是姓何的護法及姓姜的堂主。

× × ×

這三人一現身，三面牆頭上同時亮起十多二十枝火把，將一個小院子照得亮晃晃的。

同時，三面牆頭上各有十名紅衣弓箭手張弓搭箭，對準了齊燕歌秦杰兩人，另各有二十名黑衣刀手，合共六十名，分佈在三面牆頭上。

連同翻入院子內的黑衣十多名刀手，神龍帮這一次竟然出動了上百人手！

這還不計死在齊燕歌量天尺及長刀之下的十一名黑衣刀手！

秦杰一見那名姓常的副帮主，退了一步，長刀一指，脫口道：「常無天，想不到是你！」

常無天仰天打了個哈哈：「秦杰，相信你也想不到本帮會探查到你們的藏匿處吧？」

所以他很放心。

相反，常無天却皺起了眉頭。

他巳對姓何的護法打了個眼色。

姓何的明白他的意思，點點頭，不着痕跡地移步上前。

但，這又如何逃得過齊燕歌的雙眼。

齊燕歌戒備着，若姓何的一有異動，他亦及時出手相助秦杰。

這時，纏鬥中的秦杰與姜武，招式越來越快，簡直只見刀光不見人，除了齊燕歌，常無天，及姓何的護法外，其餘的人皆看得眼花撩亂。

驀地，纏鬥中的兩人，刀勢突然一頓，刀光自然斂散。現出秦杰與姜武兩人的身形。

秦杰鬚髮飛揚，揚眉睜目，威態嚇人。一襲青衫却被劃開四五道口子，布條飄揚。

這常無天有個外號「白臉無常」。提起白臉無常常無天，江湖上不識其人的相信很少。此人是黑道上一個出了名心狠手辣的煞星，善使淬有劇毒的無常飛針，死在他這種淬毒無常飛針下的武林高手，不知凡幾，一年前，被關中夏侯世家的家主夏侯英豪率十八高手追殺，重創其人於泰山觀日峯，却被他負傷逃脫了。自此消聲匿跡，想不到却在這裏出現，並成爲神龍帮的副帮主！

「確實想不到！」秦杰目中冷芒閃動，「不過，你們這樣勞師動衆，未必討得了好去！」

常無天陰險笑道：「這一點很快便有分曉，今天，你與那姓齊的小子，插翅也飛不了！」

齊燕歌對於這位「白臉無常」常無天，毫不認識，聽秦杰一說，才知道此人的姓名。

當下踏前一步，冷冷道：「閣下想必就是神龍帮中人，未知怎樣稱呼？」

常無天傲然道：「現居本帮副帮主之職！」

接雙目厲芒閃射，盯在齊燕歌臉上：「你就是那姓齊的小子？」

齊燕歌毫不氣怒地道：「齊某名不見經傳，想不到堂堂一個副帮主，竟然如此關注，何幸如之！」

常無天切齒道：「小子，若不是你，本帮怎會弄到這個地步，今晚，教你死無葬身之地！」

齊燕歌冷冷一笑道：「你們這班藏頭露尾的鼠輩，終於現出原形了。」

反觀姜武，兇厲的臉容這時有若厲鬼，髮髻蓬亂，一身黑袍被割劃成縷縷布條，簡直衣不蔽體，氣息急促，握刀的手稍微有點顫。

常無天一見，立刻示意姓何的出手救助姜武。

齊燕歌未等姓何的有所行動，搶先一步，飄身掠前，橫身擋住姓何的去路。

姓何的護法不禁一窒。

就這霎那之間，驀然響起一聲霹靂巨喝。震得在場所有人皆禁不住心頭一跳！

霹靂巨喝聲中，秦杰手中長刀如雷霆驟發，雪亮的刀芒耀烈眩目，如電擊長空，颯聲飛臨姜武頭頂！

姜武猝然之下，被秦杰那聲如雷巨喝震得心神皆震，反應自然沒有平時那樣快

「副帮主，不用與他們多說，待屬下宰了這兩個小子！」姓姜的堂主氣勢兇兇地上前道。

常無天正想探察一下秦杰齊燕歌的身手，點點頭道：「姜堂主，小心一點。」

姓姜的答應一聲，大步上前，兇厲地對秦杰齊燕歌道：「你兩個哪一個先來受死？」

那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叫人受不了。

秦杰如何忍受得了，長刀一挺，烈聲道：「且待秦某先收拾你！」

齊燕歌對於秦杰的身手充滿信心，遂不與他爭着上，持尺戒備，爲他掠陣。

× × ×

秦杰長刀斜擧，身形挺立，氣勢懾人，凜聲道：「報上名來！」

姓姜的自身上取出一把緬鐵軟刀，嗆地抖得筆直，獰聲道：「神龍帮轄下紅黑堂主姜武！」

這姜武亦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外號「追風斬」，一手「追風奪命」刀法在武林中未逢敵手，是關外道上一名煞星，搖身一變，成了神龍帮一名堂主。

看來，這神龍帮是個藏汚納垢，專門招納江湖煞星巨兇的帮會。

這種帮會，決不會做出好事來。

秦杰在江湖上打滾了這樣久，當然聽聞過姜武的名頭，暗自加了小心。「爾不過是關外一名兇人，秦某今天就爲武林除害！」

說着，驀然逼前一步。

別小看這一步，最少，追風斬立時感受到從秦杰身上湧壓過來的大股煞氣！

捷，待到刀光臨頭，他才驚惶失措地欲閃身擧刀擋避！

那裏還來得及！

刀虹一閃，姜武擧起的緬鐵軟刀竟被秦杰那力劈華山的長刀劈爲兩截，長刀去勢依然迅如雷電，刷地將姜武自頂至踵，劈爲兩片。

姜武只來得及發出半聲慘叫，兩爿身體便噗地分開便倒，血湧腸流！

那死狀之慘，令到圍觀的神龍帮紅黑弓箭刀手莫不心驚胆顫，甚至發出叫聲。

就連白臉無常常無天，及姓何的護法，亦自變色動容！

齊燕歌亦不忍卒睹，偏身橫移一步！

秦杰刀劈姜武氣勢如虹，猶自挺刀屹立，雪亮的刀鋒血滴點點，那種威猛之勢，令人寒心。

心頭一懍，姜武微退半步，猛吼一聲，手中軟刀呼嘯一聲，帶起一溜晶芒，斜劈向秦杰胸腹！

秦杰哼一聲，橫移一步，猝然半旋身，手中的長刀如長虹乍展，截向姜武的軟刀！

「鏗」然激响中，兩刀交擊，濺出一蓬星火。

原來，兩人功力在伯仲之間，但由於姜武用的是軟刀，在硬碰之下，自然吃了點虧，身形被逼退半步！

這半步，立刻令到他陷入險境。

秦杰一刀逼退姜武，絕不讓他有喘息的餘地，刀勢再展，但見刀光雪亮，左劈右削，交織成一道刀網，狂攻姜武！

秦杰這一輪急攻，竟然一口氣左劈十六刀，右削十三刀，連攻二十九刀！

姜武原本亦以快刀見稱，想不到這半步之失，先機盡失，被秦杰逼得透不過氣來。

吼一聲，姜武咬牙還擊。

兩人俱是以快打快。

刹那，但見刀光閃耀中，一連串密集快速的交擊聲中。姜武連擋秦杰八十一刀，還擊五十四刀！

但姜武再被逼退一步！

明顯的，秦杰已佔了上風。

但姜武兇悍成性，依舊兇頑地與秦杰纏鬥在一起。

齊燕歌看着兩人動手，咀角泛起一抹笑意。

因爲，他估計秦杰在三十招之內，必然擊敗姜武。

白臉無常常無天究竟是生性兇暴之人，生平殺人無算，吸口氣，很快便將心神吸懾，厲笑一聲，目注秦杰道：「要不是你手中握着的是一把寶刀，只怕你沒有這樣輕易地殺死姜堂主！」

秦杰嘆聲道：「不管如何，他巳死在秦杰刀下，有種的，上來與秦某一搏！」

常無天哼了一聲，偏身一掠，從始洪的身旁掠過，嗖地躍到秦杰面前，手一探，多了一根無常棒！

這根無常棒遍體白色，兩指粗細，長有三尺，棒身有無數棱刺，棒尖削銳，是一種武林罕見的兵器。

秦杰目中精芒閃射，直視着常無天，凜聲道：「秦某領教！」

常無天嘿嘿一笑，倏地探臂刺出！棒尖直刺秦杰咽喉！

秦杰想不到他說動就動，差點來不及閃避，疾忙偏身一閃。

嗤地一聲，棒尖自他頸側掠過。

「殺！」秦杰吐氣開聲，刀芒乍閃，長刀反劈向常無天腰腹！

常無天身形一旋，橫旋出足有三尺過外，無常棒竟然當軟鞭使用，急抽而回。

這一下若被他抽中，秦杰不頸折內裂才怪！

秦杰心頭一懍，拗腰仰身，飛起一腳，踢向常無天執棒手腕。

常無天嘿地一聲，疾忙縮手收腕，左掌如刀，劈削向秦杰足踝！

秦杰腳踢半途，猝然力蹬而出，踹向常無天丹田。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常無天若不閃





四名黑袍人靜靜的聽着黃袍人說話。

避，雖可以一掌劈斷秦杰的足踝，而他亦勢必挨秦杰一脚不可！

常無天焉肯如此，身形一晃，閃退三尺！

秦杰亦一個倒翻，縱出五尺過外，挺身卓立。

「果然有兩下子！」常無天話未說完，身形欺進，無常棒一刺十七棒！

秦杰一聲：「來得好！」長刀在身前揮閃，連接常無天刺來十九棒！

接刀勢一展，「且看我的！」刀光縱橫飛舞，勢如狂風驟雨般，一連劈斬出三十三刀！

常無天悶哼一聲，身形急展，無常棒在身前佈起一道光幕。

珠串般的交擊聲急密响起。

秦杰三十三刀竟然被常無天盡皆封在外門！無法突破。

吼一聲，秦杰三十三刀之後，刀勢更急。

常無天黑袍翻飛，無常棒封、刺、擋、點、與秦杰拚搏起來。

兩人皆以快攻快。

刹那，刀光棒影交纏撞擊，分不出誰是誰！

× × ×

那一邊，齊燕歌亦與姓何的護法動起手來！

齊燕歌雖然不識姓何的護法，這姓何的却不是無名之輩！

這姓何的名洛，是河南棍王趙振邦的傳人，一根寒鐵棍盡得趙振邦眞傳。

齊燕歌與何洛甫一交手，立刻被迫得節節後退！

何洛一根寒鐵棍少說也有五十斤重，棍長七尺二寸，而齊燕歌的量天尺長不過二尺，重不過五斤，相比之下，實在差得離譜。

何洛一動手，寒鐵棍揮劈橫掃點砸，帶起陣陣勁風，聲勢端的驚人。

齊燕歌尺短，被他這一輪狂攻，欺不進去，又不便與他硬碰，只好一路閃移飄退，避其鋒銳。

仗着靈動巧妙的身法，齊燕歌有驚無險地躍竄飄閃於何洛的重重棍影中。

何洛表面上是佔盡了上風，連攻五十二招，却連齊燕歌的衣角也沾不到。

他不禁暗自心驚不已。

也才了解到，齊燕歌之身手，確是高深莫測。

但已騎在虎背上，他唯有撐下去，拚盡全力展開狂攻！

齊燕歌被他的攻勢迫得退後了七八尺遠。

但這並不表示齊燕歌不敵。

因爲齊燕歌至今還未出過一招。

何洛已狂攻一百零二招，額上已微現汗漬，氣也開始有點促。

他是越打越驚心，憑他過往的戰績，他從來與人交手，不超過一百招就將對手打敗，但現在……

他不敢想下去，唯有咬牙狂攻。

齊燕歌這時已退無可退，被逼到院角的一棵樹下。

站在牆角陰影下的一名黑衣刀手，以爲有機可乘，悄沒聲地提刀從樹側刺出，刺向齊燕歌背心。

但齊燕歌却像背後長了眼睛，就在刀尖臨背的刹那，猛一旋身，手中量天尺一沉，截敲在刀背上！

同時，人亦藉此一旋之勢，閃到了樹後！

齊燕歌一敲之力竟然大得驚人，鏗的一聲，那名刀手但覺手臂酸麻，虎口破裂，握刀不牢，長刀脫墜落地。

接後領一緊，已被齊燕歌一把抓提起，往身後一帶。

弓弦聲响中，那名刀手恰好擋住了射向齊燕歌背後的四枝勁矢！

那人做了齊燕歌的擋箭牌！

四支長箭射在體內，那名刀手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登時了賬。

那幾名放冷箭的弓箭手料不到齊燕歌反應如此快速，眼見本該射在齊燕歌背上的長箭，却全部射在自己同伴的身上，驚慌得怔呆了一下。

齊燕歌恰在這時迴臂一掄，將那名刀手的屍體擲向牆頭上的那幾名箭手。

那幾名弓箭手冷不提防，三名併排的弓箭手被砸中，痛呼聲中，被砸得滾下牆頭！

另幾名弓箭手慌不迭縮頭。

也就在齊燕歌轉到樹後的霎那，一直狂攻不已的何洛，正好一棍橫掃而出。

齊燕歌旋閃到樹後，那一棍自然擊不中他，却將那棵樹攔腰打折了！

「啪勒」一陣响聲中，那棵樹往側傾倒！

齊燕歌剛好一手將那屍體扔向牆頭，同時飛起一脚，踹蹬在那截傾側折倒的樹身上！

那截樹身被齊燕歌用脚踹蹬了一下，傾側之勢一頓，然後斜斜傾倒向正標前的姜武！

姜武但見樹身向他壓下，大驚失色，標前的身形不進反而往一旁躍開。

同時，一棍砸向那截樹身！

那截樹身被他一棍掃折，下半截樹身往一側傾倒，但枝椏樹葉茂密的上半截，却反折向他壓下！

這是姜武始料所不及的！

眼見黑壓壓的枝椏樹葉向他兜頭壓蓋下，姜武吸口氣，忙不迭揮動寒鐵棍，護住全身！

樹椏樹葉被他的寒鐵棍盤舞掃劈得樹折椏斷葉飛，漫天激射飄飛！

漫天葉飄枝飛中，齊燕歌覷準這機會，身形平射而出，激矢一樣射向姜武！

姜武耳被枝折葉落聲所擾，眼被漫天激射飄飛的枝椏樹葉所蔽，竟然察覺不到激射向他的齊燕歌！

待他發覺時，已太遲了！

齊燕歌已探臂出手，量天尺突入姜武的棍影，點砸在他的喉頭上。

一陣骨碎聲中，姜武所有的動作刹那停頓，大張着咀，雙眼睜得老大，呼嚕聲中，像透了風的風箱般，胸膛急劇起伏着，破碎的喉頭湧冒出大股大股鮮血，半聲也叫不出，倒地死去！

刹那，枝葉落滿了姜武一身。

齊燕歌剛抖落一頭一身碎枝殘葉，就聽到秦杰發出的一聲痛叫聲！

心中一驚，忙長身撲向發出痛叫的秦杰！

× × ×

秦杰初時還能與常無天戰個平手，一百三十一招之後，已漸落下風。

這常無天身手確實高，招式更是奇詭怪異，一根無常棒使得神出鬼沒，往往大出秦杰意料之外，令到秦杰手忙脚亂。

但秦杰竭力招架，不過却也越來越吃力！

秦杰是個硬骨頭的漢子，雖然明知不敵，依然苦撐着。

常無天看在眼內，無常棒攻勢更急，逼得秦杰簡直喘不過氣來。

「秦杰，看你還支撐得多久！」常無天一句話未說完，無常棒從不可能的角度，反臂斜刺向秦杰咽喉！

秦杰怪叫一聲，一刀急削他握棒的手腕。

常無天驀地轉臂一圈，無常棒竟然從秦杰的刀鋒下圈劃而起，一下子壓在秦杰的刀背上！

秦杰心頭一懍。

正想沉臂抽刀退身，常無天的無常棒却像毒蛇過樹般，貼着他的刀背向前一滑，嗤地刺向他的心胸！

這一招又快又狠又準！

秦杰刹那臉色大變！

這一刹若讓他刺中，必死無疑！

秦杰還不想死。

生死一髮間，疾忙偏身一閃！

「噗」一下輕响，常無天的無常棒刺擦着他胸前，刺入他肩頭！

而無常棒身上的棱刺，將秦杰胸衣割裂，皮破肉翻，割開一道血槽！

秦杰痛得渾身一抖，長刀擰翻，向上切削常無天的手臂！

常無天獰笑一聲，猝然飛起一脚，踹在秦杰的丹田上！

秦杰被踹得如斷綫風箏般向後飛退，自然，常無天刺入他肩頭的無常棒，亦自脫出，帶起一溜血雨！

秦杰痛得再也忍不住，發出了一聲痛叫。

常無天却不會就此放過秦杰，身形向前一縱，帶血的棒尖泛起一溜紅芒，追刺秦杰！

秦杰肩上被刺了個血洞，丹田被踹了一脚，痛得他直抽大氣，腹中血氣翻湧，差點沒有昏死過去，如何還能封擋閃避得了常無天勢疾如風的追刺！

秦杰自忖必死。

常無天已發出獰厲的笑聲。

常無天棒離秦杰心窩不到三寸！

常無天身形去勢更疾！

棒尖逼近秦杰心窩不到一寸！

秦杰連眼色也變了！

常無天目中殺機大盛！

驀地，常無天面色一變！

他驟然感覺到背後勁風襲體！

他若身形不變，無疑可以刺殺秦杰，但他也……

他不敢稍有猶豫，因爲他不想兩敗俱傷。

所以，他只好放棄刺殺秦杰的大好機會，自保要緊。

身形在空中一個側翻，接一脚蹬起。

一條人影自他脚板上鷹隼般斜掠而起，接一翻，流星隕墜般刷地落在地上，恰好擋住了常無天！

這人當然就是齊燕歌！

常無天的反應也不慢，側翻的身形一挺，嗖地挺站起，剛好面對齊燕歌！

剛才那一霎間好險，若不是齊燕歌及時趕到，此刻秦杰已是個死人！

但才脫險的秦杰立刻又陷入另一險境中。

秦杰逃過大難，鬆了口氣，身形墮跌落地，兩把長刀已然左右劈斬向他頭身！

偷襲他的正是兩名站在牆下的黑衣刀手。

原來秦杰這時離牆邊不到五尺。

那兩名刀手見秦杰已身受重傷，以爲有機可乘，揮刀撲前，劈斬秦杰。

秦杰摔跌在地上，眼前金星亂冒，猛覺銳風襲體，疾忙貼地一滾，同時長刀貼地橫掃。

避得了一刀，避不了第二刀，血光迸濺中，左肩背又中一刀。

但他貼地橫掃出的長刀，亦將一名刀手的足踝削斷了！

那名刀手雙足齊斷，痛得他整個人向上蹦跳起，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慘叫，橫摔在地上，亂滾一通，斷足上鮮血狂標，殺豬般大叫。

另一名刀手一招得手，正想再劈一刀，却被滾到身前的秦杰拚着全身之力，猛蹬起一脚。

這一脚從他兩腿之間蹬起，「啪」聲蹬在他的下胯上，下陰當塲爆裂。

這名刀手發出一聲撕裂夜空的慘烈慘叫，整個人像蚱蜢般跳起老高，屎尿齊出，褲襠濕了一大片，臭不可當，一頭栽倒在地上，動也不動！

那些站在牆頭上的弓箭手與刀手，眼見秦杰如此勇悍，同伴死傷之慘酷，俱皆心胆俱寒，噤若寒蟬，一個也不敢動。

而秦杰亦在這時傷重暈死過去！

× ×

齊燕歌聽聞身後有人發出慘叫聲，已警覺到秦杰遭到襲擊，幸好發出慘叫的不是秦杰，但也令他憂急不已。

秦杰已身受重傷，決支持不了多久，他必須立刻加以援手。

但面對着的常無天，却虎視眈眈，他若有疏忽，不難予常無天以可乘之機。

但他已顧不了這樣多。

足下一蹬，身形向後掠退。

他一動，常無天亦動，人棒合一，追刺齊燕歌咽喉！

齊燕歌雙眼緊盯着常無天追刺的棒尖，身形去勢更疾！

像背後長了眼睛般，齊燕歌的身形倏然一頓，停在暈死過去的秦杰身旁。

還來不及察看秦杰是生是死，常無天人棒已然刺到。

沾滿漬血的棒尖，在火光映照之下，發出妖怖的光暈，嗤地筆直刺向他咽喉。

齊燕歌竟然不閃不避，量天尺如擎天柱般尺頭貼着鼻尖一豎！

「叮」的一下激响，常無天的棒尖刺在尺身上。

無常棒去勢受阻，常無天的身形亦自一窒。

挺立不動的齊燕歌這時動了，量天尺猝然向下一壓，硬生生將常無天的無常棒壓得向下一沉。

左手食中二指如叉，疾插向常無天雙目。

常無天料不到齊燕歌行動這樣迅捷，無常棒被壓着抽不出，指風已然襲眼，心中一驚，疾忙擰身側首！

齊燕歌的兩指擦着他耳旁過，膚痛如割！

齊燕歌這時並不打算與他拚命，只想將他迫退好救起秦杰，所以他插空的二指反手一扣，抓向常無天頸後大脈。

常無天避過了齊燕歌插眼的兩指，正想反擊，後頸又在風生，嚇得他疾忙身形一沉，倒地打橫翻滾出去。

而他被壓着的無常棒，亦乘機抽回。

齊燕歌不再理會常無天，疾忙一矮身，伸臂一抄，將暈死過去的秦杰一把抱起，伸手一探鼻息，還好，氣息尚存。

不過，却血染青衫。

齊燕歌目光急掠，掃視了院子一眼，見三面牆上皆有弓箭手及刀手，若是他一個人，還有把握突圍而出，現在却要照顧一個受傷暈死過去的秦杰，那就未必闖得出去了。

當目光掃掠到通向前面鋪面的前進後門口時，他決定從那裏闖出去。

雖然那裏亦有弓箭手及手刀，但只要能衝進去，總比在院子中四面受敵，毫無遮蔽好得多。

他想到就做，身形一動，挾着秦杰，激矢一樣衝在那羣擋在後門口的弓箭手及刀手！

× × ×

常無天接連幾個翻滾，才一挺身躍起，無常棒一圈，護住全身要害，這才往齊燕歌站身的地方望去。

這一望，不由急怒交集。

齊燕歌已往那道門口衝去。

勞師動衆，出動了帮中上百名精銳份子，死了護法何洛，堂主姜武，若讓齊燕歌秦杰再走脫，他如何向帮主交待？

只怕他不但副帮主之位不保，連命也沒了！

「全力阻截，放箭！」常無天情急之下，厲喝一聲，追撲向齊燕歌！

齊燕歌這時已如猛虎般衝撲到那羣守在屋門口的神龍帮衆前。

那羣神龍帮衆幾曾見過如此勇猛的人，慌得手忙脚亂，弓箭亂响，也不管是否瞄準了才射，紛紛放箭不迭。

五名刀手亦心虛胆怯地吶喊一聲，持刀撲向齊燕歌。

嗤嗤聲中，弓箭手射出的箭大部份失了準頭，從齊燕歌兩旁射過，餘下的，被齊燕歌量天尺在身前圈舞一匝擋擊落地。

齊燕歌這時深知處境兇險，下手遂不容情，迎着撲上來的刀手，量天尺烏芒吐吞揮閃間，五名刀手揮起的長刀還未劈下，已有四個不聲不响地倒在地上，不是咽喉冒血，就是頭爆頸折。

剩下的一個，轉身就跑。

齊燕歌沒有向他下手，跟在他身後衝向那批弓箭手。

那批弓箭手剛好射出第二批箭。

他們怎也料不到死剩的那名刀手向他們這面逃奔，射出的箭如何收得回？個個無不大驚失色。

因爲，射向齊燕歌的箭，變作射向了那名刀手。

也是合該那名刀手該死，他轉身才奔出不過幾步，迎面激矢已破空射到，驚得他手舞足蹈，欲想撥落箭矢，但血肉之軀，如何能夠！

慘叫聲中，五六枝長箭射在他身上，箭頭透體而出，那股強勁的衝力撞擊得他身形向後連退，仰天摔在地上，睜着一雙充滿恐怖之光的眼睛。

齊燕歌藉着那名刀手的遮擋，得以避過鋒鏑，量天尺揮舞之下，撥落餘下的箭矢，縱身越過那名刀手的屍體，朗嘯一聲，已然衝近那近十名的弓箭手。

在這樣近的距離下，弓箭已失去其威力。

對齊燕歌不再構成威脅。

但左右後面牆上的弓箭手，依然對齊燕歌構成巨大的威脅。

就在齊燕歌衝近那批弓箭手的刹那，背後破空聲大作。

齊燕歌聞聲知警，衝前的身形猝然向前一撲，接一滾，量天尺貼地掃砸出。

那近十名弓箭手眼見齊燕歌像猛虎一樣衝撲到，莫不心胆俱裂，正欲棄弓四散逃避，齊燕歌却在此時身形撲伏在地。

近十名弓箭手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飛蝗般的箭矢已破空激射到，驚得他們魂飛魄散，張口發出連串驚呼慘叫。

近十名弓箭手無一倖免，皆死在自己人的箭下。

而齊燕歌亦在這時，挾抱着秦杰，橫掃了幾名弓箭手的足踝後，已滾到那近十名弓箭手的脚下。

中箭死去的弓箭手，紛紛倒地，其中那幾名踝足被掃折的弓箭手屍體，很自然地向前撲跌，剛好伏在齊燕歌的身上。

第一輪箭雨之後，第二輪箭雨已瞧清楚了目標，集中射向滾倒在地的齊燕歌。

這一來，那幾名中箭死去，撲伏在齊燕歌身上的弓箭手屍體，剛好替齊燕歌遮擋了那陣箭雨！

齊燕歌用身體護住秦杰，耳聽伏在身上的屍體「噗噗」中箭，不禁心驚不已。

在三面牆頭放箭的弓箭手，料不到齊燕歌這樣機警，用屍體佈起一道牆，避過箭雨穿體之厄！

他們皆弄不清楚齊燕歌是否中箭，是生是死，加上他們的副帮主常無天已衝撲到，自然停止了放箭。

也就在這刹間，伏在齊燕歌身上，像刺蝟一樣的幾具屍體，倏地飛彈起！

一條屍體，這時剛好飛向衝撲到的常無天。

常無天一掌擊向那具屍體。

那具屍體被他擊得斜飛出老遠。

而他的去勢亦窒了窒。

齊燕歌却在這時，一手挾抱着秦杰，箭一樣從地上躍起，竄入了門內。

常無天狂怒得暴吼一聲，一掌向門內擊去。

「砰」然聲中，夾着一陣碎响聲，剛竄入屋內，反手推掩上的一扇門板，被擊得碎裂激飛。

而齊燕歌早已挾抱着秦杰，閃避到門邊牆後。

這一來，弓箭已奈何他不得。

齊燕歌放下秦杰，略一察看，發現秦杰雖然受了很重的傷，一時倒沒有大碍，傷口已凝血，不再流，但還是越快醫治越妙。

齊燕歌重新挾抱起秦杰，毫不猶豫地縱掠向前面臨街的門口。

不知怎的，竟不見常無天衝進來。

齊燕歌已顧不及此，一心只想盡快突圍離開這險地。

他現在只希望前面街上沒有神龍帮的人圍守着。

但世事往往令人失望。

他才衝到門前，正想破門而出，驀地，兩扇緊閉的木門却「嘭」然巨响中，四分五裂！

齊燕歌疾忙退避。

大街上，白臉無常常無天面對破碎的大門口挺立，在他的身後，一字排開，站着數十名手執火把的黑衣漢子。

「齊燕歌，你現在無異甕中之鼈，除非你會地遁之術，否則，你與秦杰認命吧！」常無天臉有得色。

齊燕歌打量一眼門外大街上的情勢，知道硬闖是不行了，悶聲不出，返身衝向後面。

但還未衝到後門口，齊燕歌忙不迭退後。

後門口，已被一大堆破爛的桌椅堵塞住，一道道曳空的火蛇射向那些爛桌椅，刹那火頭四處冒起，將那些桌椅燃着，火勢一起，立刻蔓延竄冒，將整個後門口封死了！

顯然，那些破爛桌椅早已淋了桐油之類的易燃油料，不然，火勢不會蔓延得這樣快。

跟着，火勢如蛇般竄入屋內，立刻將那些布匹綢緞燃着。

齊燕歌眼見情形瞬息驟變，驚得心跳不已。

他不是爲自己感到担心，而是爲秦杰的安危感到担心！

他此時明知前面必然亦與後門一樣，被大火所封，但還抱着一絲希望，疾往前門衝去。

前面大門前，火光熊熊，火勢如洪水猛獸般往內撲，陣陣熱浪迫得齊燕歌閃退不迭，而濃烟亦嗆得他差點透不過氣！

大門外，傳來常無天得意的獰笑聲：「齊燕歌，現在你相信了吧？你就算脅生雙翅，也逃不了！」

齊燕歌不是輕易認命的人，他試着往前衝了幾次，但都被炙熱的氣流及兇猛的火勢逼退。

而火勢越燒越烈，要知道，這間綢緞莊內堆放的全部是布匹綢緞，最易燃燒，被火舌一舔，立刻着火燃燒！

這時屋內濃烟密佈，火舌亂竄，熱氣迫人，齊燕歌挾抱着昏迷的秦杰，已退到屋子中央，急得團團轉亂。

騰身躍起，撞破屋頂不是不行，但秦杰又怎樣，難道扔下他被火燒死？這，齊燕歌寧願活活被燒至死也不會這樣做。

齊燕歌已感到有點絕望了。

忽然，偏偏在這時，他想起了留在泰山脚下小鎮中，他的好友李大牛家中的妻子如意。

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怎會在這生死存亡關頭，想起了如意。

驀地，背上一陣灼痛。

忙收斂心神，扭頭向後望去。

背後，一個木架上的布匹，正着火燃燒，吞吐的火舌直撲他背後。

怪不得背後感到灼痛！

門外，又傳來常無天的狂笑聲：「齊燕歌，現在就是神仙降臨，也打救不了你了！」

齊燕歌一邊移動身形，閃避到處竄冒的火蛇！一面嗆咳不已！雙目被濃烟燻得差點睜不開，淚水直流。

他難受得恍如置身於一個火爐中。

他眞怕秦杰會被焗死。

火勢連屋頂的橫樑也蔓延了，「劈啪」作响。

齊燕歌空有一身本領！由於不願扔下秦杰，而被困在熊熊烈焰中。

看來，齊燕歌秦杰逃不過葬身火海之厄。就連齊燕歌，也感到絕望了。

他的褲脚衫角！已有火舌冒起。

齊燕歌顧此失彼！撲滅了衫角的，褲脚又着火，還要兼顧昏迷的秦杰，令他狼狽不堪！

齊燕歌自忖必死，停止了撲打身上的火苗，仰天嘆息一聲。

驀地，齊燕歌被濃烟薰得瞇成一條縫的雙眼倏然睜開，瞪望着屋頂。

屋頂上，一個瓦洞中！現出一張臉孔，正往下望！

齊燕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爲是被烟薰火焗，頭暈眼花產生的幻像。

眨眨眼，那張臉孔依然在，並向自己眨眼示意。

齊燕歌這才確信屋頂上瓦洞中現出的臉孔，是眞實的。

但他却對這臉孔陌生得緊！

那臉孔對他眨了幾眨眼後，立刻移開，接從洞中垂下一根繩索。

齊燕歌大喜若狂，雙眼緊緊盯着那根迅速垂落下來的繩索！

這一刹那，他緊張得渾忘了一切，連身上被火灼傷，炙痛難當，也差點感覺不到。他此刻就像一個遇溺掙扎的人突然發現一根浮木那樣緊張興奮，恨不得一下子抓住它。

那根繩索已垂到他眼前。

他忙一把緊緊抓住。

屋頂那個瓦洞內，又再露出那張臉孔，朝他點點頭。

接着，他就被迅速地提升起，越升越高，瞬即接近屋頂。

那個瓦洞周圍的瓦片立刻被人迅速揭開擴大，旁邊伸出一雙手，自他脅下將昏迷的秦杰接過，提上了洞口，而他亦被人自那洞口提上了屋頂。

他還未放開那根緊抓不放的繩索，有人已爲他撲打身上的火舌。

齊燕歌甫離那火爐一樣的屋中，被淸

襟的衣風一吹，長吸了一口清氣，腦袋一迷糊，竟然昏了過去。

陰謀已敗露　自戕了殘生

燦爛的陽光從敞開的窗口斜斜地射入房中，投射在床上躺着的齊燕歌身上。

剛睡醒的齊燕歌，感覺到臉上熱烘烘的，忍不住睜開了雙眼。

一陣刺目的亮光，令到他不得不趕緊閉上雙眼。

雙眼閉起，他才猛省起，自己怎會睡在這樣柔軟舒適的床上。

他明明記得，自己被人救出火海！但以後的，他就記不得了。

「這裏是什麼地方？」齊燕歌首先想到這個問題。

悚然一驚，猛地挺身坐起來。

但隨即痛得他忍不住呻吟一聲，仰身倒回床上。

他這才發覺到，身軀一動，身上有幾處地方刀割般痛。

他再次睜開雙眼。

這一次，雙眼不再感到那樣刺痛。

瞇起雙眼，他移目打量着置身的這間房間。

房間內佈置地很簡單，一床，一桌，四張椅子！牆上掛着幾張字畫，齊燕歌書香世家，幼受父教，一眼就看出那幾幅字畫是出自本朝一位名士之手筆。

他發覺這房間佈置雖然簡單，但却整齊潔淨，有點雅意。

而他更發覺，他躺着的這張床，床褥特別厚軟，怪不得躺着這樣舒服。

從敞開的窗口望出去，有幾棵竹樹，再過，是一棚薔薇花，葉綠花紅，映襯得份外明艷。

齊燕歌忍不住想挺起身，看個仔細。

但身軀才動，身上劇痛又起，他只得皺着眉頭躺着不動。

他也才想起，身上這樣痛，原來是被火灼傷了。

從身上的灼痛，他連帶發現，灼傷的地方不但被上藥包扎好，亦換了一件柔軟乾淨的衣服。

由這些發現，他不禁想到，救他的人到底是誰？

是善意還是另有企圖。

猛地，他差點從床上蹦跳起。

他是猛省起秦杰！

秦杰不在他眼前，未知生死如何，怎不令他悚然震驚！

正當他胡思亂想之際，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從窗外響起，接呀地一聲，閉着的房門被人推開。

齊燕歌立刻將目光移向門口。

門口光綫一黯，隨即一人跨過門檻而入。

齊燕歌立刻看清楚了進來的人。

那是個十五六歲的俏丫頭。

穿一身碎綠衣裳，眉目嬌俏，若不是一身丫環裝束，換過一套衣裳，十足十大家閨秀。

那俏丫頭才入房，雙眼立刻望向床上的齊燕歌。

一見齊燕歌正自張目望着她，毫無羞怯忸怩之色，一臉驚喜地蓮步細碎向前。

來到床前，巧笑倩兮地朝齊燕歌道：「齊公子，你終於醒了。」話中含着關切之意。

齊燕歌將目光稍微偏開，急道：「姑娘，我是否昏睡了很久？」

那少女接道：「一夜加上這半日。」

隨即又道：「齊公子，婢女名蘭兒，請叫婢子的名字吧！」

「姑娘，這裏是什麼地方？貴主人是誰？」齊燕歌迫不及待地連問兩個問題。

少女蘭兒抿咀笑道：「齊公子別心急，待會兒你自然知道，婢女這就去請老爺來！」

說完看了齊燕歌一眼，轉身盈盈走向門外，出門後隨手將門關上。

齊燕歌一直目送那少女蘭兒的身形在門外消失，才閉上了眼。

這位救他的人到底是何身份，爲何蘭兒不肯立刻告訴他這是什麼地方，主人是誰！這一連串問題，盤旋在他腦中。

直到一陣脚步聲傳來，才打斷了齊燕歌的思想。

他才睜開眼，門已被推開，當先走進一人，年約五十開外，相貌清癯，雙目生威，頷下留鬚，身穿一件花團花錦袍，皮膚白皙，一望而知，是個富貴中人。

這人舉止間有一種令人敬畏的威儀。

跟着在這富貴中年人身後進來的，是一名四十五六的軒昂中年人，雙目神光內蘊，齊燕歌一望就知此人是個武林高手。

走在最後面的，是少女蘭兒。

齊燕歌見他們進來，忙不迭想挺起身，表示禮貌。

但那神態威儀的錦袍人已搶步上前，含笑道：「齊公子，快別動，躺着吧！」

齊燕歌只好躺着不動。

那名軒昂的中年人立刻移來一張椅子！放在床前，請中年人坐下。

錦袍人坐下，面對齊燕歌。

「齊公子，你身上被火灼傷了不下六七處，只怕非三五天好不了，你安心在此靜養吧，老夫這裏很安全。」

齊燕歌心懸秦杰，脫口道：「在下的朋友怎樣？」

那錦袍人蹙眉道：「貴友的傷勢本就很重！加上烟薰火焗，救出時，已是奄奄一息。」

齊燕歌聽得一顆心差點從喉嚨跳出來，緊張地注視着錦袍人。

錦袍人眉頭一舒，接道：「幸虧貴友體魄强健，加上即時服食了老夫珍藏的玉靈丸，總算將他一命救回！如今已無大碍，正沉睡未醒。」

齊燕歌聽完，才寬慰地舒了口氣，對那錦袍人感激地道：「大恩不敢言謝，在下銘刻於心。」

錦袍人擺擺手笑道：「救你與貴友的可不是老夫，是紹年。」

說時指指站在他身側的軒昂中年人：「紹年，別老站着！快坐下。」

中年人對錦袍人很恭敬，謝了一聲，才將一張椅子移到床前坐下。

齊燕歌目注中年人感激地道：「原來是兄台援手相救，感激不盡，請教兄台尊姓大名。」

軒昂中年人抱拳淡笑道：「不敢，在下譚紹年。」

齊燕歌一聽驚喜地道：「閣下原來就是俠名滿京華的譚大俠，在下失敬了。」

譚紹年謙笑道：「若與齊燕歌公子你一比，譚某可就差得遠了！」

齊燕歌十年前在京城中混，就早已聽聞譚紹年的大名，對他仰慕得很，但可惜當時他仍是藉藉無名的小子，終日在市井中混，身份懸殊，始終無緣見到譚紹年一面。但對他的俠義行爲，敬佩得很。

這一次想不到見到了仰慕敬佩已久，且又是救了自己一命的人，齊燕歌激動得很。「譚大俠，十年前在下無緣一見，今日總算讓在下得償心願。」

「齊公子十年前在京中？」譚紹年目注齊燕歌。

齊燕歌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是，不過那時在下只是混跡於市井中的一名無名小子。」

譚紹年正容道：「齊公子，別妄自菲薄，古語有云，英雄莫問出處，又謂：奇俠多出於風塵。譚某早年亦在屠狗宰豬輩中打過滾。」

齊燕歌赧然道：「譚兄眞不愧是條頂地立地的大丈夫，磊落曠達，小弟敬佩萬分。」

錦袍人輕咳一聲，笑道：「兩位俱是一時瑜亮，快別說客氣話了。」

齊燕歌與譚紹年相視一笑。

「在下失禮，還未請教閣下貴姓大名。」齊燕歌有點惶愧地說。

錦袍人呵呵一笑：「老夫韓琪。」

齊燕歌一聽，怔怔地看着錦袍人，差點以爲自己聽錯了，眨眨眼，脫口道：「閣下就是當朝韓相爺。」

錦袍人含笑點頭。

譚紹年一旁接口道：「這裏就是韓相爺的府邸。」

齊燕歌想不到眼前人就是聲名赫赫，清廉嚴明，深受百姓擁戴的當朝宰相韓琪，立時惶恐地掙扎着要起身見禮。

韓琪却一把按住了他。「齊公子，這樣會牽動你身上的傷口，快躺着別動，拘禮什麼。」

齊燕歌惶聲道：「相爺太客氣了，小民生受不起，請呼小民名字吧！」

韓琪拈鬚笑道：「好，那麼老夫托大，叫你一聲燕歌。」

接說道：「想必你也感到肚餓了，老夫與紹年暫別，待你傷勢痊癒後，再作深談。」

轉頭對侍立在一旁的蘭兒吩咐道：「蘭兒，好好侍候齊公子進食。」

蘭兒襝衽嬌應一聲。

韓琪再次阻止了齊燕歌起身相送，偕譚紹年離開房間。

蘭兒上前將門關上，然後揭開帶來的食盆，捧出一碗八寶燕窩粥，侍候齊燕歌進食。

× × ×

齊燕歌身上被火灼傷的傷口，不到十日就結痂痊癒了。

其間，他曾由蘭兒帶領，探視過秦杰的傷勢。

秦杰這一次死不了，可說是奇跡。

足足二十日，秦杰在韓府中人的細心照料之下，傷勢愈合，可以下床走動。

這一天，兩人被請到韓琪的書房中。

書房中，除了韓琪，還有譚紹年。

韓琪的態度很隨和，絕沒有一點官架子，含笑招呼兩人坐下。

兩人落座。

「未知相爺相招，有何吩咐？」齊燕歌微微欠身道。

韓琪一笑，說道：「燕歌，你又客氣了。」

說得齊燕歌不好意思地笑起來。

「老夫這一次是有一事欲兩位相談。」韓琪目注齊燕歌秦杰。

秦杰欠身道：「相爺只管吩咐。」

韓琪搖頭一笑。「老夫都不客氣，兩位何須客氣。」

齊燕歌忙道：「那麼在下兩人斗胆不客氣了。」

「這才夠豪放！」韓琪語聲一正，「老夫請兩位來，是想與兩位談談神龍帮的事！」

「相爺日理萬機，爲國操勞，怎會理會江湖上的事？」秦杰脫口說出。

譚紹年從旁插口道：「照說，相爺是不會理會江湖上的事的，無奈這個神龍帮却不是一般的江湖帮會，牽涉到朝廷，所以相爺不得不插手。」

韓琪連連點頭。

齊燕歌想不到事情一下子變得這樣復雜，由帮會之爭，演變到朝政之爭，他不禁有點迷惘了。

「相爺，請教這是怎麼回事。」

韓琪語聲有點沉重地道：「兩位可知道眞正操縱神龍帮的人是誰？」

「不就是該帮帮主嗎？」秦杰一時聽不懂韓琪話中的意思。

「無錯是該帮帮主，但兩位清楚此人的身份嗎？」韓琪直視着兩人。

齊燕歌與秦杰面面相覷。

「請教相爺。」齊燕歌正想知道。

「說出來兩位可能不信，他就是當朝左丞相官達之！」

齊燕歌秦杰一聽，俱驚詫不已，這確實大出他們意外，一個權勢赫赫的左丞相，竟會是江湖上一個帮會的首腦人物，眞是聞所未聞！

但齊燕歌立刻想到，這位左丞相降尊紆貴做了一帮之主，必有目的及圖謀！

「相爺，在下確實想不到！」齊燕歌說。

「就連老夫也想不到！」韓琪接口道：「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紹年查得一清二楚。」

齊燕歌秦杰將目光移注在譚紹年的臉上。

譚紹年凝重地道：「當初我探查到後，也有點不相信，後來進一步探查，確實是他！」

「他以左丞相之尊，竟降尊紆貴，當上一帮之主，究竟有何目的？」秦杰喃喃出聲。

「目的就是要取代老夫的官位！」韓琪斷然，說道：「這事，紹年也查得一清二楚。」

齊燕歌秦杰乍聞此言，俱不禁吃了一

驚，不明所以地瞧着韓琪。

韓琪忽然嘆口氣。「紹年，你對他們說吧。」

譚紹年應了一聲，對兩人道：「官達之與相爺雖是同僚，但一直處於對立的地位，由於政見不同，所以，他一直視相爺爲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擠垮相爺，所幸當今太子聖明，不爲所惑，對相爺寵信有加，加上朝中百官擁戴，官達之狠子野心才不能得逞！」

一頓接道：「但他大權獨攬、把持朝政的野心一直不減，反而越來越猖狂，爲了達到其野心，竟然暗中組織了神龍帮，先是收買了烏金堂、七義帮、英雄會三個帮會，由於青衣堂秦堂主不受脅迫，阻撓了他併吞京城所有帮會，進而控制京城的野心。」

秦杰插口狠聲道：「原來一切所爲，皆是他在暗中主謀，這樣說來，殺害秦某二弟三弟的元兇，應該是他！」

譚紹年點點頭道：「秦兄說得一點不錯！」

頓一頓接道：「也幸虧秦兄你挺身反抗到底，並得齊兄之助，將他從暗處逼出來，不然，譚某也查不到是他。」

「老夫由於知道他一直對付老夫，所以一向皆很留意他的動靜，紹年就是負責監視他的。」韓琪向兩人解釋。

「相爺，他準備怎樣對付你？」齊燕歌忍不住問。

「官達之準備其勢力控制了京城之後，以江湖上卑下的手段，威嚇脅迫朝中百官上疏天子，扳倒相爺，那他就可以順理成章，取代相爺右丞相之職，獨攬大權，胡作非爲，那麼天下百姓就苦了。」譚紹年在韓琪的示意下，代其答話。

「秦某第一個不會讓他如願的！」秦杰衝動地怒聲嚷道。

齊燕歌却比較冷靜。「讓百官不受恐嚇脅逼呢？」

譚紹年答道：「相信朝中百官大多數不會像秦兄那樣不顧妻兒的安危，挺身抗拒到底的！」

「譚大俠是說，他計劃擄劫百官的家眷？」齊燕歌驚聲道。

「不錯！」譚紹年道：「這只是他的第一步計劃。若不成功，他會採取第二步計劃！」

秦杰急聲道：「第二步計劃如何？」

「暗殺相爺！」譚紹年一字一頓地說出！

每一個字皆如錘擊鐵，震撼着兩人的心弦。

反之，韓琪却相當平靜。

「好個匹夫！」秦杰憤然道：「爲了天下百姓，秦某這就去殺了他！」

齊燕歌冷靜地道：「秦大哥稍安毋燥，衝動不得！」

霍然站起的秦杰，只好不情不願地重新坐下。

韓琪嘉賞地看了齊燕歌一眼。

「相爺既巳知悉他的陰謀，想必有了對付之法？」齊燕歌試探着問。

「老夫正感爲難。」韓琪蹙眉道：「紹年雖然查悉了他的陰謀，但却沒有眞憑實據，很難入他的罪。況且，他亦未有行動……」

「若讓他按照計劃行動，只怕到時很難阻止他了！」秦杰情急地說道。

「這就是老夫感到爲難之處！」韓琪憂心忡忡地說：「老夫總不能學他那樣，用江湖手段對付他。」

秦杰大聲道：「相爺身居重位，身繫天下安危，百姓苦樂，自然有所顧慮，但咱們江湖人却不同，大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江湖手段對付他！」

齊燕歌臉色凝重，依然不出聲。

「相爺的意思，亦是想以江湖手段對付他，這樣，可以不驚動朝廷，弄致人心惶惶！」譚紹年望着兩人，嘆口氣道：「只是，憑譚某人之力不足以對付他們！」

秦杰快口快語地道：「相爺，譚兄，還有秦某與齊兄弟，及青衣堂死剩的一班、弟兄！」

譚紹年大喜道：「如得兩位相助，加上譚某暗中招募到的一些人手，足以對付他們！」

說完拿眼望着齊燕歌。

韓琪亦深望着齊燕歌。

齊燕歌不表示，是因爲他感到爲難。

說實在的，他不想牽涉入官場之爭中，一個弄不好，非但連命也賠上，還會累及妻兒。

況且，他只是個江湖人，實在不宜介入這政治漩渦中，這是江湖人的大忌！

但現在情形不同了，首先，他們在不明不白之下，巳間接捲入了這政治漩渦中，此刻巳是騎虎難下，就算他肯就此罷手，只怕神龍帮也不會放過他，殺之而後甘心。

而最重要的一點，這一場政爭，將牽涉到天下之安危，百姓之苦樂，正如秦杰所說，爲了天下百姓。他別無選擇，只好幹到底！

「齊兄弟，你怎麼了？」秦杰也察覺到齊燕歌神色有異。

齊燕歌這時巳想清楚，吁口氣，正容道：「相爺，在下與秦杰本是江湖人，實在不想牽涉入這兇險的政爭之中，無奈，此事巳勢成騎虎，撇開相爺救援之恩不說，爲了天下百姓，在下只好將這條命豁出來了！」

韓琪見齊燕歌一直不語，眞担心齊燕歌不答應相助，如今聽齊燕歌如此說，放心地吐了口氣。

「齊公子，秦壯士，老夫不怕對兩位直說，老夫並不戀棧這相位，兩位雖非官塲中人，當也聽說過位高勢危，樹大招風這兩句老話吧？」頓一頓，韓琪肅容說道：「其實老夫早就想急流勇退了，但爲了天下蒼生着想，以報答聖上知遇之恩，老夫才不顧一切，誓與官達之周旋下去，不讓他野心得逞！」

接又笑道：「兩位深明大義，令老夫好生敬佩！」

齊燕歌道：「相爺高風亮節，以天下蒼生爲重，在下不及相爺百之一二。」

韓琪擺擺手道：「齊公子太謙了，老夫從紹年口中，得悉齊公子俠義無雙，人中俊傑，老夫心儀久矣。」

齊燕歌忙道：「相爺過獎了，在下愧不敢當。」

接岔開話題道：「譚兄，未知怎樣對付神龍教？」

譚紹年想想道：「譚某意思，是想在官達之還未部署安排妥行動的詳細計劃及人手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對他們展開襲擊，令到他們措手不及，一舉殲之，未知齊公子意下如何？」

齊燕歌思想了一下，點點頭道：「譚兄這主意很好，這事越快解決越好，免令他們坐大，到時想解決他們就要大費手脚了！」

秦杰磨拳擦掌道：「幾時動手？」

齊燕歌拿眼望着譚紹年。

譚紹年想了想，才道：「待兩位完全康復，立刻動手！」

「秦某早巳經全好了。」秦杰握拳振臂。

三人被他的粗豪逗得不由笑起來。

秦杰不好意思地鬆拳放下衣袖。

「杰兄，在下與秦兄巳沒有大碍，行動越快越好，最好能在官達之在該帮總壇內的時候動手，那樣，可以令他露出原形，再也抵賴不了！」齊燕歌提議。

「齊公子想得很周到，」譚紹年道：「打探官達之行踪的事，譚某負責，這一次這條老狐狸再也狡脫不了！」

韓琪站起來道：「紹年，這件事就交給你與齊公子秦壯士辦，老夫還有點事要辦，你們在此商量着辦吧。」

齊燕歌與秦杰忙不迭起身相送。

韓琪朝兩人擺擺手，步出書房。

齊燕歌、秦杰、譚紹年待韓琪走後，才重新坐下，商議起來……

× × ×

大約是初更時份。

在神龍帮總壇內，後堂中，黃袍幪面人端在虎皮大交椅上，木然不動。

左右兩張椅子上，坐着副帮主白臉無常常無天，供奉洪賜福。

原本坐着護法何洛，堂主姜武的兩張椅子，都空了。

兩人巳在夜襲綢緞莊一役中，被秦杰齊燕歌殺死了！

白臉無常常無天與供奉洪賜福神色木然地坐着不言不動。

氣氛沉凝如冰。

良久，才見黃袍幪面人動了動，嘆息一聲：「常副帮主，洪供奉，看來咱們要改變計劃了！」

兩人聞言，同時抬眼道：「帮主有何高見？」

黃袍幪臉人咬牙切齒道：「好可恨的齊燕歌秦杰，將本座的一切計劃打亂了，哼，那夜竟然燒他們不死，若落在本座手上，不將他們剝皮剜心，碎屍萬段，難消心中之恨！」

一頓，雙目中兇光閃射，狺狺道：「將韓琪那老匹夫一刀斃了，免得夜長夢多！被他有所查覺，那時再下手殺他可就難了！」

「如何下手？」常無天興奮地欠身問道。

「明朝早朝時，兩位帶領帮中精銳，領先埋伏在韓琪府邸轉角的一條街道兩旁房屋上，待其行經街道中央時，將其堵在中央，亂箭齊發，兩位乘其從衞死傷慌亂之際，撲擊老夫匹乘坐的轎子，勢必一擊得手！這一次，絕不能再出差錯！」

常無天與洪賜福點頭不迭。

「事不宜遲，兩位立刻去召集人手，準備一下！」黃袍人說完站起來，看樣子想走了。

白臉無常與洪賜福忙起身相送。

才走了一步，黃袍幪面人回身對常無天道：「是否查到了救走那兩個小子的人麼？」

常無天吶吶道：「還未查到……」

黃袍幪面人一甩袖，正要發作，外面却驀然响起一聲短促的慘叫聲。

這一聲慘叫雖然短促，但在靜夜中响起，分外清楚。

黃袍幪面人與常無天洪賜福不禁臉上變色，吃驚地齊往外望。

那一聲慘叫，亦驚動了神龍帮總壇內守衞在各處的帮衆，呼喝聲及急促雜亂的脚步聲紛起，人影閃動不巳。

三人正想掠出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名黑衣漢子巳匆匆奔進來，垂手急聲道：「禀報帮主，總壇巳被包圍，請帮主定奪！」

黃袍幪面人身形一震，厲聲道：「來的是什麼人？」

黑衣漢子驚慌地道：「回帮主，屬下不清楚！」

「該死！」黃袍幪面人飛起一脚，將那黑衣漢子踢翻在地，急匆匆大步往外奔去！

常無天洪賜福左右相隨。

外面，喊殺聲，兵刃撞擊聲大作，燈光火把大亮。

× × ×

黃袍幪面人才衝到外面，脚下不由一窒！

常無天更是臉色大變。

洪賜福亦自渾身一震。

迎着黃袍人當面，三名不速之客挺身站着，擋住了去路。

當中一人，赫然是必欲殺之而後甘心的齊燕歌！

秦杰就站在齊燕歌左手面。

至於右邊的一位，當然就是譚紹年。

齊燕歌明銳的目光盯注在黃袍人幪着布罩的臉上，冷冷道：「閣下想必就是那位藏頭露尾，見不得人的神龍帮主了？」

黃袍幪面人悶聲不响，兩道凌厲的目光從頭罩眼洞中射出來，注定在齊燕歌臉上，悶聲道：「齊燕歌？」

齊燕歌點點頭道：「正是！」

「閣下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莫非作賊心虛？」譚紹年冷笑連聲。

黃袍幪面人一見譚紹年，身軀一震，悶哼聲中，微退一步，似是對譚紹年有所顧忌。

「閣下爲何不出聲？」譚紹年咄咄相逼，「是否怕譚某識破你的身份？」

黃袍幪面人悶聲不答話，目中兇光閃射。

「常無天，想不到吧？咱們又見面了。」秦杰握刀在手，盯視着常無天。

常無天獰聲道：「那晚燒不死你們，還敢前來送死？」

秦杰烈聲道：「虧你還是個人物，竟

用這樣卑劣的手段，今夜，你將再也不能爲惡！」

常無天嘿嘿一笑。「手下敗將，尚敢言勇！」

秦杰咬牙低吼一聲，持刀就要衝上。

齊燕歌却伸手攔住了他。「秦大哥，別急着動手，譚兄還有話說。」

秦杰怒視着常無天，收刀挺立。

這時，神龍帮總壇內，喊殺之聲大盛，齊燕歌三人帶來的人手，還與神龍帮衆展開激烈的拚殺！

由於神龍帮衆措手不及，一上來就被殺了多人，被對方氣勢所懾，一直處於下風！

看來，齊燕歌這面帶來的人手，不久將可以壓倒性的優勢，結束這場混戰。

那位黃袍幪面人顯然也深切了解到這一點，正悄沒聲地移步後退。

「閣下想走?恐怕太遲了！」譚紹年窺破了黃袍人的意圖，一言點破。

黃袍人身形一窒，脚下不再移動。

「譚紹年，你幾時也插上一脚的?」洪賜福突然開聲。

譚紹年一笑道：「從你們暗中創立神龍帮開始，譚某就開始對你們注意了！想不到吧?」

洪賜福悶哼一聲。「以譚大俠的身份，竟然也涉入江湖上的帮會之爭，豈不有失身份?」

譚紹年別有深意地笑道：「若只是江湖帮會之爭，譚某確實不會插手理會，不過……」倏地用手一指黃袍幪面人沉聲道：「此人却別有用心！譚某不能不管！」

黃袍幪面人被譚紹年一指，不自禁退了一步。

「閣下就算用布幪着面，譚某不用除去你的頭套，亦知道你是誰！」譚紹年越說越驚人。

其實，齊燕歌秦杰亦猜到這黃袍幪面人是誰！不過在未睹其廬山眞面目之前，不敢確定。

常無天洪賜福却聽得暗暗心驚不已。

那位黃袍人被譚紹年這一再以言相逼，再也站不下去了，倏地悶嘯一聲，長身射起，半空中一仰身，倒射向堂內！

黃袍人欲遁逃了！

齊燕歌等人焉肯讓其從容逃遁！

叱喝連聲中，三人身形電射而起，追截黃袍幪面人。

常無天洪賜福齊吼一聲，騰身而起，阻截齊燕歌三人。

但兩人又如何阻截得住三個人！

半空中「啪」聲沉响中，四條人影流星一樣瀉落地上，却有條人影電掣般凌空追射向業已射落內堂門口的黃袍幪面人！

× × ×

落在地上的四條人影，分別是齊燕歌秦杰，常無天洪賜福！

這時，混戰已接近尾聲，神龍帮帮衆倒下了一大片，喊殺聲亦已漸漸消沉。

這情形，齊燕歌秦杰早已看到。

而常無天洪賜福亦看到，知道大勢已去，再不走，就可能會永遠留在這裏。

所謂樹倒猢猻散，這時不走，更待何時?兩人打的主意不謀而合，身形落地時，各自向一側竄去！

齊燕歌秦杰焉會輕易讓兩人逃遁，再爲惡江湖?叱喝一聲，追截兩人！

秦杰剛才在空中與常無天拚了一掌，略佔了下風，落地時與常無天的距離很近。故此他很自然地追向常無天。

常無天既然有心逃遁，當然展盡身形，其速度快逾電閃星飛！

秦杰起步既慢了刹那，功力亦略遜於常無天，被常無天這一全力逃遁，如何追得上他，始終差那麼二丈左右追他不上。

秦杰痛恨他殺死了嚴敬，誓要爲嚴敬報仇。追掠之下，眼見距離逐漸拉遠，心知不可能追上他，情急之下，手中長刀脫手擲向常無天後心！

秦杰這一刀是運聚全身勁力擲出，長刀脫手，化作一溜白芒，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在空中一閃，已射到常無天背後！

常無天一心只想逃走，而秦杰擲出的長刀去勢實在太快了，待到常無天背後有異時，閃避已然不及。

刀光一閃，「噗」的一聲响，長刀射插入常無天的背心！

常無天去勢如流星的身形被長刀一插之力，撞擊得去勢更快！

長刀自背後插入，透胸而出，刀尖滴血！常無天張口發出一聲嚎叫！

這聲嚎叫如鬼嘯狠嗥，震動夜空！

而常無天於發出這聲嚎叫後，去勢勁疾的身形倏地一窒一幌，霍然將身軀擰轉！秦杰眼見一刀得手，與奮得他差點狂笑出聲，只一眨眼間，他已追近常無天身後不足一丈！

常無天却在這時驀然窒步回身！

常無天猙獰如惡鬼，他的臉容本就像無常殭屍，這一刻，更是恐怖得駭人！

連秦杰這樣大胆的人，乍見之下，亦爲之心驚不已！

一驚之下，身形自然慢下來！

而在這時，常無天張口噴出一股血箭，身形幌了幌，終於站不住，往前仆倒！

在他仆倒的刹那，袍袖微揚，有幾點在夜色中不易察覺的暗光射向秦杰！

秦杰由於被常無天的猙獰容貌所驚，分了心神，加上又被他一口血箭噴出，只顧着不要被他的血污了衣衫，所以疏忽了常無天的其他動作！

常無天仆伏在地上時，秦杰亦驟然感到身上有兩處像被蚊子叮了一下般微痛。

他立刻知道中了暗算。

接着，有一種痲癢的感覺向全身各處蔓延。心中大驚，暗叫不妙，立刻搶撲到倒地的常無天身前。

這一撲，令他感到頭暈目眩，手脚已有點不聽使喚。

秦杰知道自己生死繫於一髮之間，疾忙蹲下來，扳轉業已咽了氣的常無天軀體，伸手入他懷中，疾快地掏摸起來。

這時他已感到喉頭堵塞發大，有一種用手抓向喉頭的衝動！

因爲他呼吸已極其困難！

常無天的淬毒無常針，果然厲害！

也是秦杰命不該絕，恰在這時，讓他摸到一個玉瓶，急忙掏出來，艱難地將瓶中的粉末全部傾倒在口中。

粉末在口中溶化，順喉而下。

對症下藥，立起沉痾，總算秦杰幸運

，吃下去的正是無常毒針的解藥，立刻，毒性全解，呼吸暢順，不過人却暫時起不了身，他已昏暈過去。

× × ×

齊燕歌一個縱掠，人如天馬行空般，倏地從洪賜福頭上掠過，身形急瀉落地，剛好截住了他的去路！

原來洪賜福輕功不大高明，所以齊燕歌才能輕易越過他，截住他的去路！

洪賜福輕功不大高明，身手却不俗，反應也快，未待齊燕歌身形回轉，手中長劍已電疾刺向他背心。

齊燕歌似早已顧及洪賜福有此一着，落下的身形突然往前一傾！

但饒是如此，仍被洪賜福長劍劍鋒劃背而過，背後衣衫被割裂半尺左右，皮破血出！悶哼一聲，一個怪蟒翻身，齊燕歌量天尺疾點向洪賜福心坎大穴！

洪賜福見一招傷了齊燕歌，心中暗喜，忖道：「看來這小子也不過爾爾！」

那知此念才起，齊燕歌尺頭已疾點到，驚得他怪叫一聲，偏身打橫旋開！

齊燕歌焉容他閃避！

量天尺去勢一變，順着他旋開的方向敲砸而下！

洪賜福料不到齊燕歌身手這樣高明，反應這樣快捷，驚得他心胆俱裂，總算他夠狠，硬將左臂封擋齊燕歌敲砸向他心胸的尺頭！

斷一條手臂，總比斷送一命划算。

量天尺敲砸在洪賜福手臂上，發出難聽的骨碎聲。洪賜福痛得悶叫出聲，渾身抖了抖，身形疾旋，旋開足有丈外。

齊燕歌却沒有動，站着冷冷地望着驚魂稍定的洪賜福。

「洪賜福，念你在神龍帮中尚無大惡，你走吧！不過，若你不知悔改，繼續爲惡，若讓齊某遇上了，你當知道後果！」

齊燕歌語聲轉冷！

洪賜福左臂軟垂着，怔怔地瞧着齊燕歌有好一會，咀皮動了動，欲言又止，跺跺脚，一言不發地轉身急掠而去。

齊燕歌往四面望了望，由於見不到秦杰，心中一急，騰身射向秦杰追截常無天的方向。

× × ×

待到齊燕歌救醒了昏倒在地上的秦杰，一齊趕到內堂，譚紹年與那黃袍幪面人的一戰，亦已結束！

那黃袍幪面人身手遠不及譚紹年，所以他才逃入內堂，已被譚紹年將其截下！

他仍想奪路逃竄，但總也快不過譚紹年的身形，無論他怎樣逃，總是被譚紹年先一步將其截住！

他知道逃不了，只好放手一拚！

三十個回合不到，他已連中兩掌。

這兩掌還是譚紹年有心留下他一條命，不然，他早已死了。

免强支持了三招，罩在頭上的幪面布套，終於被譚紹年一把扯脫！

而這時齊燕歌秦杰恰好趕到。

逃又逃不了，打又打不過，眞面目又已露出，黃袍人像困獸一樣站在牆角，却不再動了。

「果然是你！」譚紹年一把摔掉從黃袍人頭上扯下的布套。「官達之！」

齊燕歌秦杰目光急望向那黃袍人。

黃袍人這時已無所遁形。這黃袍人正是當朝位居一品的左丞相官達之！

黃袍人官達之先是震撼不已，後來却面孔一板，厲聲道：「是老夫又怎樣?老夫是朝廷命官！難道你們敢殺朝廷命官，不怕株連九族！」

齊燕歌秦杰被官達之這一輪官話窒住了，一時間有點慌亂起來。

也難怪他們會如此，試問，他們就算再高明，再大胆，又怎敢同官家作對呢?

這可是株連九族的大罪！

但譚紹年由於近年來出入韓琪相府，見識多些。遂不爲所動，冷冷道：「官達之，你陰謀已敗露，若聖上知道你創立江湖帮會，勾結網羅江湖兇人，圖謀不軌，暗殺大臣，只怕你難逃滿門抄斬之罪。」

官達之被譚紹年這一說，兇焰全消，震驚得他全身直冒冷汗，煞白的一張馬臉，身軀索索直抖。

「韓相爺要譚某轉告你，有兩條路任你揀一條！」譚紹年沉聲對官達之說。

呻吟一聲，官達之道：「原來你是韓琪的人，本官這次敗得無話可說。」

「聽着，韓相爺不想多造殺孽，更不想聖上知道，朝野震動，若你還想保你妻兒家小的性命，立刻自絕吧！」譚紹年語聲沉吟，「若你還要想頑抗，那麼，你不但始終要死，韓相爺將你的陰謀罪行奏聞聖上，只怕到時……」

官達之一聽，臉色由煞白變成死灰，癱軟在地，哀聲道：「譚大俠，求你轉告韓相爺，請他念在同僚上，千萬不可將下官所作所爲之事奏聞聖上，保全下官一家大小，下官感恩不盡。」

說完叩首不已，哀哀哭起來。

「討厭，沒骨頭的奴才！」秦杰呸地罵了一句。

「韓相爺正是爲了同僚之誼，不將你綁上朝廷，保全你妻兒家小，你還猶豫什麼?」譚紹年厲聲疾喝。

官達之聞喝渾身一震，止住哭聲，猶豫了一會，才舉起右手一掌擊在天靈上。

× × ×

城外，五里亭前，秦杰執着齊燕歌的雙手，依依不捨地道：「齊兄弟，記住有空來探望一下愚兄，愚兄不送了。」

齊燕歌强笑道：「秦大哥，你眞的帶着大嫂姪兒回河南老家?」

秦杰沉重地點點頭：「江湖風險，愚兄已深切了解，二弟三弟不幸身亡，愚兄若再不急流湧退，說不定有一天會被江湖風浪所淹沒，爲了七娘與敏兒，愚兄決心退出江湖！」

齊燕歌笑道：「秦大哥能夠如此放得下，小弟很感欣慰，小弟若有空，定必帶着如意到河南找大哥你，喝個痛快。」

秦杰豪爽地笑道：「那愚兄等着你與弟婦光臨。」

「大哥請回！」齊燕歌用力搖搖秦杰的手，放開，一躍上馬。

「珍重！」秦杰揚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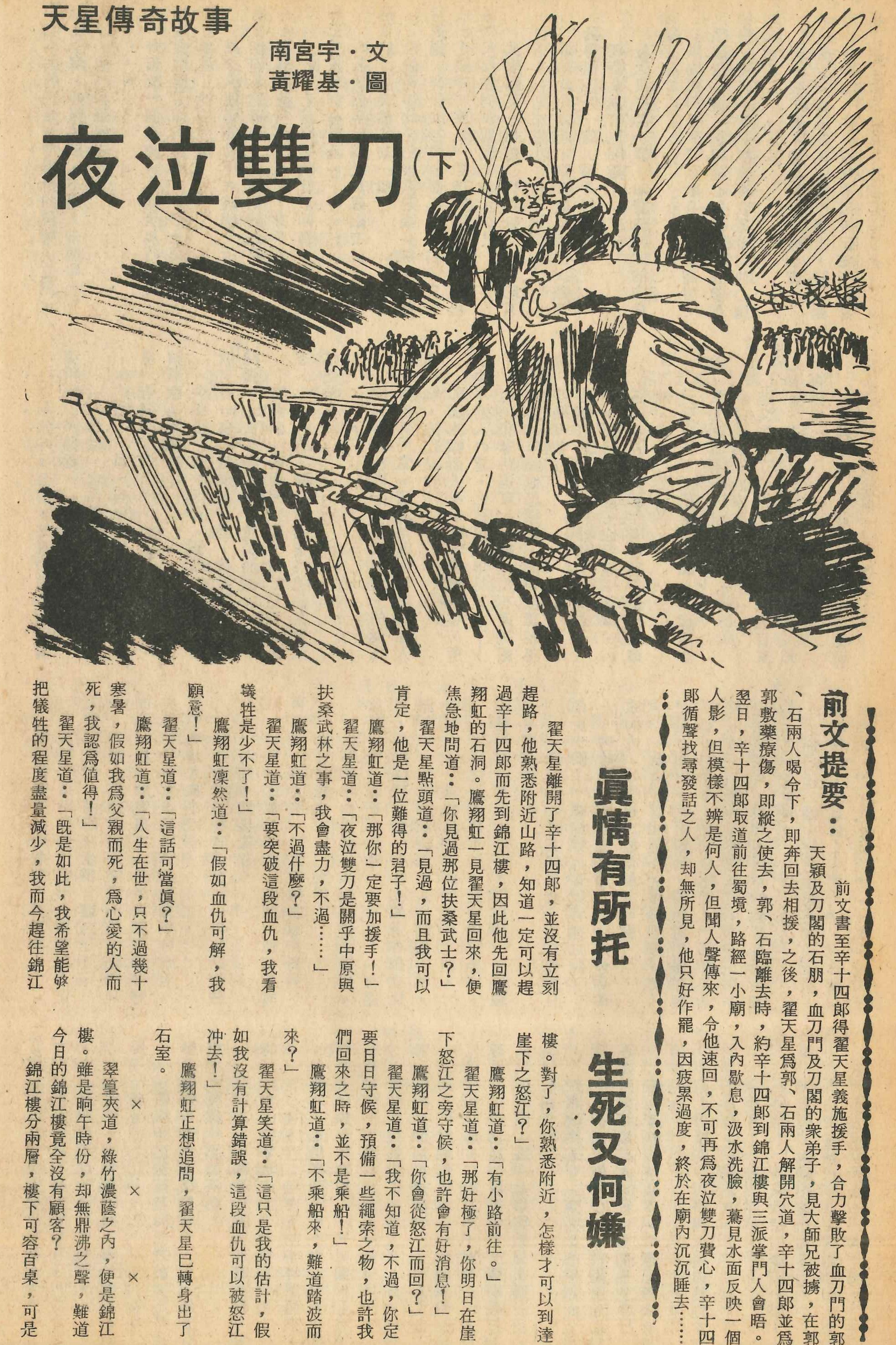
「再見！」齊燕歌深望秦杰一眼，大腿一夾馬腹，策騎絕塵而去……

秦杰依舊站在亭前，透過揚起的塵霧，望着漸去漸遠漸渺的一人一騎。（完）

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黃耀基・圖

夜泣雙刀（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辛十四郎得翟天星義施援手，合力擊敗了血刀門的郭天穎及刀閣的石朋，血刀門及刀閣的衆弟子，見大師兄被擄，在郭、石兩人喝令下，即奔回去相援，之後，翟天星爲郭、石兩人解開穴道，辛十四郎並爲郭敷藥療傷，即縱之使去，郭、石臨離去時，約辛十四郎到錦江樓與三派掌門人會晤。翌日，辛十四郎取道前往蜀境，路經一小廟，入內歇息，汲水洗臉，驀見水面反映一個人影，但模樣不辨是何人，但聞人聲傳來，令他速回，不可再爲夜泣雙刀費心，辛十四郎循聲找尋發話之人，却無所見，他只好作罷，因疲累過度，終於在廟內沉沉睡去……

眞情有所托　生死又何嫌

翟天星離開了辛十四郎，並沒有立刻趕路，他熟悉附近山路，知道一定可以趕過辛十四郎而先到錦江樓，因此他先回鷹翔虹的石洞。鷹翔虹一見翟天星回來，便焦急地問道：「你見過那位扶桑武士？」

翟天星點頭道：「見過，而且我可以肯定，他是一位難得的君子！」

鷹翔虹道：「那你一定要加援手！」

翟天星道：「夜泣雙刀是關乎中原與扶桑武林之事，我會盡力，不過……」

鷹翔虹道：「不過什麼？」

翟天星道：「要突破這段血仇，我看犧牲是少不了！」

鷹翔虹凜然道：「假如血仇可解，我願意！」

翟天星道：「這話可當眞？」

鷹翔虹道：「人生在世，只不過幾十寒暑，假如我爲父親而死，爲心愛的人而死，我認爲值得！」

翟天星道：「既是如此，我希望能够把犧牲的程度盡量減少，我而今趕往錦江樓。對了，你熟悉附近，怎樣才可以到達崖下之怒江？」

鷹翔虹道：「有小路前往。」

翟天星道：「那好極了，你明日在崖下怒江之旁守候，也許會有好消息！」

鷹翔虹道：「你會從怒江而回？」

翟天星道：「我不知道，不過，你定要日日守候，預備一些繩索之物，也許我們回來之時，並不是乘船！」

鷹翔虹道：「不乘船來，難道踏波而來？」

翟天星笑道：「這只是我的估計，假如我沒有計算錯誤，這段血仇可以被怒江冲去！」

鷹翔虹正想追問，翟天星已轉身出了石室。

× × ×

翠篁夾道，綠竹濃蔭之內，便是錦江樓。雖是晌午時份，却無鼎沸之聲，難道今日的錦江樓竟全沒有顧客？

錦江樓分兩層，樓下可容百桌，可是

，空蕩蕩的竟無一人，但是在雕樑畫棟之間，却似有人蟄伏。

一條纖塵不染的紅毡，引向二樓。

二樓正中，擺着一張圓桌，首座之上，坐着一個五十來歲的漢子，鷹眼高鼻，雙頰瘦削，太陽穴高高脹起，雙眸過處，精光暴射。

他身旁站着一個年青漢子，手捧着一柄赤鯊刀鞘，在蜀中一帶，有誰不知這是飛燕血刀的掌門鷹無懼？

除了這年青人之外，鷹無懼背後還站着八個漢子，無言肅立，望着梯階。

半晌，樓梯聲響，來的是一個矮矮胖胖的中年漢子，這人一身儒衣，腰間繫着並不是絲條，而是一條估計有丈許長的雪亮鞭子！

飛燕血刀鷹無懼霍的站了起來，拱手道：「凌兄！」

這矮矮胖胖的漢子，正是快刀門的掌門凌川！

浚川也拱手道：「一別十年，鷹兄別來無恙！」

鷹無懼道：「托凌兄之福！」

凌川圓圓的臉龐，露齒而笑，有如一個和煦的生意人，道：「鷹兄的血刀第十三式，想必已練成！」

鷹無懼道：「爲弟生性愚魯，這血刀第十三式，總算略有所成！」

凌川仍然展着笑臉，道：「血刀十三式，定然有驚天地泣鬼神之功，爲何竟看顧不到夜泣雙刀！」

這話雖然是和和氣氣，但對鷹無懼來說，無疑是一句剜心刺肺的話。他心內雖然氣憤，但表面仍不動聲息，道：「浚兄，相信你的刀鞭，也成就了七級浮屠？」

浚川答道：「七級浮屠，談何容易？」他緩緩地坐上次位，而他身後四個弟子也在後面肅立。他繼續道：「但爲弟的刀鞭，相信總可以護着夜泣雙刀，更可以一雪刀門限的奇恥！」

鷹無懼臉色鐵青，但失刀在己，一時之間，也想不到一言一語，爲自己辯護。

浚川仍傲然道：「雙刀再現，也應改變一下存放的地點，免得……」

這話無疑是嘲諷鷹無懼的無能。

鷹無懼正要發作，樓階又傳來沉重的步履聲。梯口之處正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漢子，這人一件葛袍，前額繫着一個金光閃閃的金箍，腰間插着一柄無鞘的戒刀，大踏步而來。這漢子正是刀閣掌門刀行者武刄霜。

武刄霜接口道：「夜泣雙刀存放之處，定然有個分曉，但並不在錦江樓，而是紫霄峯！」

凌川見了刀行者武刄霜，改口道：「武兄說得對，廬山紫霄峯才是決定夜泣雙刀所屬之地！」

武刄霜道：「兩位兄長，紫霄峯二次論刀之事，先擱在一旁，而今還是同心合力誅了這扶桑武士！」

鷹無懼道：「武兄說的是，難怪天下人都說，刀行者縱橫天下，見識廣博，胸襟磊落！」

武刄霜道：「鷹兄過獎！」

鷹無懼這話，既奉承了武刄霜，而話中有刺，正是譏諷浚川的氣量淺窄。

浚川正想反唇相稽，武刄霜擎杯道：「十年一別，兩位兄長乾了這杯！」

鷹無懼與浚川瞪視了一眼，也舉杯一飲而盡。

武刄霜放下酒杯，道：「聽說兩位兄長高徒，也吃過這扶桑武士的虧？」

鷹無懼與凌川臉上，頓時露出羞愧之色，武刄霜續道：「看來這扶桑武士，武功比那瘋刀辛四郎……」

凌川接口道：「武兄何必長他人威風，待會扶桑武士一現，就憑我這刀鞭，便把他碎屍萬段！」

鷹無懼道：「假若刀鞭無靈，他也逃不過我的飛燕血刀！」

浚川怒道：「刀鞭無靈？難道你要試試？」霍的一聲，站了起來，擰腰橫身，一條丈來長的刀鞭已在手中！

鷹無懼右手一抄，身畔捧着赤鯊刀鞘的漢子，已把血刀送上。

武刄霜連忙打圓場道：「兩位兄長何必在此傷和氣，再說，我並不是長他人志氣，如果我們不能同心協力，既不能報這滅門之恨，反而被中原武林人士恥笑！兩位兄長，應以大局爲重……」

聲音甫頓，樓階處已奔上一人。

那漢子也是行者打扮，向着武刄霜道：「掌門，那扶桑武士已在錦江樓前！」

武刄霸道：「是孤身一人？」

那漢子道：「是的，他跪在樓前！」

鷹無懼詫異道：「跪在樓前，這狡猾的扶桑武士，又弄些什麼詭計？」

凌川道：「這人可怪，前日放劣徒回來，而今又跪在樓前，定是誘敵之計！」

武刄霜道：「待我們看看！」

三人並沒有下階梯，而是奔向露台欄杆處。只見錦江樓前，果然跪着一位頭紮白巾的武士，正是辛十四郎。

鷹無懼喝道：「你這假惺惺作態的無恥漢子……」

辛十四郎仰首道：「三位可是刀門派的老師？」

凌川道：「你既有胆前來錦江樓，爲何要諸多作態？」

辛十四郎道：「在下並非尋釁而來，爲的是向三位老師請罪！」

武刄霜大笑道：「好一句請罪！」

辛十四郎道：「在下自知兄長作孽深重，萬望三位老師寬宏大量……」

鷹無懼道：「這豈是一句寬宏大量可解？」

辛十四郎道：「三位老師……」

武刄霸道：「既是有心請罪，何不上來一聚？」

辛十四郎道：「血債當是血償！三位老師告罪——」說罷便浚空一翻。

三人見他飛身上樓，連忙撤身而退。

辛十四郎兩個翻身，已躍上了樓頭。

鷹無懼道：「你是瘋刀何人？」

辛十四郎拱手道：「在下是辛四郎的十四弟，人稱辛十四郎。」

武刄霜回首一看樓內，見刀閣、快刀門與血刀門的衆弟子，已全然戒備，他恐怕在這欄杆處，反會被辛十四郎有逃走之機，便道：「進去再說！」

三人已領先入內，辛十四郎也跟着。

鷹無懼仍坐回首席，浚川與武刄霜分

坐兩旁。

辛十四郎站在三人跟前。鷹無懼道：「辛十四郎，血債如何血償？」

辛十四郎道：「當然是用在下的血，洗清家兄的千古罪孽！」

鷹無懼道：「如何？」

辛十四郎道：「在下願在三位老師跟前切腹——」

淩川道：「切腹？這自殺的小玩意，豈不是便宜你這小子？」

辛十四郎道：「在下切腹之前，有一個小小要求！」

鷹無懼道：「你還有什麼要求？」

辛十四郎道：「我希望能够用夜泣雙刀！」

鷹無懼笑道：「你這狂妄小子，竟用切腹來騙取我們夜泣雙刀？」

淩川接口道：「本來將夜泣雙刀給你切腹，也是理所當然之事，不過，你切腹之後，反給我們帶來不美之名！」

辛十四郎詫異的道：「在下實在不明白——」

淩川道：「而今錦江樓上，只有我們刀門派之人，日後傳出江湖，武林人士還以爲我們以衆淩寡！」

辛十四郎道：「在下從未想到——」

淩川又道：「你既有心來償血債，難道不敢試試我們中原刀法？」

辛十四郎道：「在下罪孽深重，豈敢褻瀆三位老師？」

淩川道：「其實罪不在你身，而是辛四郎，我們中原武林，以義爲重。」

辛十四郎道：「老師有何訓誨？」

淩川道：「念你先跪在樓前，又口口聲聲老師，兩位掌門，我倒有個提議。」

鷹無懼與武刄霜異口同聲道：「淩兄有何高見？」

淩川道：「辛四郎瘋刀滅我門人，我們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淩川見辛十四郎單身而來，刀門派却是人材濟濟，自念又可手刄此人，更可爲刀門派帶來一些光彩。

辛十四郎爲人率直，道：「在下豈敢再冒犯三位？」

淩川道：「你不用驚怕，我們不會三人同上！」頓了半晌，向鷹無懼道：「鷹兄，手刄此子！」

鷹無懼道：「這正是愚兄日夕盼望之事！」說罷已一躍而出，手中已持着赤鯊刀鞘。

辛十四郎道：「痛快，痛快！我早聞道，中原武林，胸懷千里，這總比我自己切腹，更爲痛快！」

鷹無懼叱喝道：「不用多言，快來受死！」

「鏗」的一聲，飛燕血刀已出鞘。好一柄血紅的赤刀！

樓中的刀門派弟子，已團團圍着。

辛十四郎緩緩地解下腰間武士刀，道：「假若……」

鷹無懼道：「不用再作什麼假若！」

他橫刀一揮，向着辛十四郎門面劈來。

辛十四郎手中仍是那柄竹刀，迎着來勢，並不與血刀硬拚，施刀訣中的「黏」法，化解這迎面一刀。

鷹無懼當年在廬山淩霄峯便是以血刀十二式而贏得刀門派之首，得以擁有夜泣雙刀，而今血刀十三式已練成，刀如破竹之勢，一刀竟有八式。

辛十四郎自知竹刀難以硬拚，一味使着「黏」字訣，一招緊接一招，把血刀左右上下纏着。

一時之間，血刀有如浪濤，罩向辛十四郎。

辛十四郎竹刀如電，總是在血刀一招與一招之間，吞吐閃縮，一時之間，鷹無懼竟然無法施一殺着。

鷹無懼血刀又閃，驟喝一聲，刀光有如血雨洒空，向着辛十四郎上下而來。

辛十四郎知道鷹無懼已是拚命而來，連忙輔以刀鞘，迎着血刀刀背硬接一招。

兩人同時暴退，鷹無懼血刀力度沉厚，碰在刀鞘之上，反彈之力强勁，虎口一痛。

辛十四郎手中一震，已幾乎把刀鞘甩手。

鷹無懼自知這一拚，對自己的威望，極其重要，暴退未穩，又再揮刀上前。

可是，辛十四郎却不再以快刀相纏，反而一刀慢似一刀，向着鷹無懼腰間橫劈，並不理會血刀快閃！

這種「圍魏救趙」之法，竟然使鷹無懼刀法也拖慢下來，橫身一閃，一招「血燕投林」，再一招「血燕掠波」，眼看便要把辛十四郎手中竹刀削斷。

就在這時，辛十四郎却把橫劈之刀，突然向上，這上竄之刀，竟是快如閃電，在旁的人，除了淩川與武刄霜可以勉强看到，其他圍觀門人，沒有一個可以看出這一招。辛十四郎向上一刀，竟同時刺向鷹無懼咽喉、左右胸膛、左右太陽穴，這一式五刀，使鷹無懼一時之間，無從以對，正錯愕之間，竟看不見辛十四郎的影子。

只見辛十四郎，乘着向上一竄，橫施五刀之勢，反身而下，這種刀上人下之勢，姿態極其瀟洒而美妙。

人下之際，他不知用的是什麼身法，竟然已轉向了鷹無懼的背後。

辛十四郎單手拿刀，作了一個下劈之姿，假如他眞的下劈，那麼，鷹無懼定然腦漿迸裂！

可是，他的刀在半空凝着。

在旁的人，已同時發出轟然之聲。

鷹無懼呆在前面，不見了辛十四郎，正想回身，辛十四郎已道：「告罪！」

淩川看此形勢，已知道鷹無懼已徹底的落敗，便上前道：「鷹兄辛苦！」

鷹無懼滿臉赤紅，映着他的血刀，十分尷尬。

淩川在旁，已知道這位扶桑武士，武功已到了刀人合一的境地，尤其是那一招刀上人下，橫竄鷹無懼身後的一式，相信自己也並非敵手。

辛十四郎已把刀重新入鞘。

淩川道：「武兄，你的戒刀……」

刀行者武刄霜應聲而上，道：「看招！」語聲未落，刀影與人影齊到。

辛十四郎凝立不移，看準來勢，突然一個矮身，避開這勁度十足的一刀。

刀行者武刄霜早年因誤殺一位武官，被迫隱居刀閣，平時下山，爲免官兵追捕，改裝行者，因此江湖中人都稱他爲刀行

者，而在廬山論刀之後，他敗落最慘，因此棄了慣用的金刀，而改用了戒刀，自創了一套三十六招的行者刀，這些年來，倒也煊赫江湖。

辛十四郎已知這位對手，是剛勁而狠毒，因而已沉着氣，以刀鞘相迎。

刀行者武刄霜刀式不快，但每一招都是殺着，辛十四郎以刀鞘抵着，配以內力，兩人一時之間，似是不分上下，轉眼已拆了卅餘招。

武刄霜突然把刀一展，露出了一個破綻。

辛十四郎心下一凜，便以刀鞘直刺。

武刄霜心中一喜，戒刀突然一圈，便要把辛十四郎的直刺之刀圈下，那知辛十四郎早已知道這是誘敵之計，倏忽的直刺改爲橫拖，也化解了這狠辣一招。

武刄霜見辛十四郎機靈，心中着實佩服，突然暴喝一聲，戒刀一剁一砍，暴退兩步。

辛十四郎不知他又用什麼誘敵之計，橫刀凝立。

忽然，一片黑影迎面而來。

原來武刄霜趁着暴退，已脫下葛袍，向着辛十四郎迎面罩下。

這一招脫袍殺着，正是武刄霜在刀閣之內，獨悟出來的毒招，江湖上沒有一個看過，因爲接了他這一招的人，定然會死在他戒刀之下。

一袍罩下，戒刀便向着袍上刺去。

這一刺却是軟綿綿而無着力之處，武刄霜心中一驚，因爲他自使這招已來，從未失手。

葛袍忽又湧起，反罩武刄霜而來。

武刄霜不再猶疑，全身而退，可是那袍子竟似有靈，跟着武刄霜的後退而湧上來。

「嘶」的一聲，葛袍已裂，辛十四郎從裂口一竄而上，竹刀刀光向着武行者額前一挑。

武行者身未穩，只覺自己一頭長髮已散。

辛十四郎退下，道：「得罪！」

原來辛十四郎這竹刀一挑，已把武行者額上的金箍挑開，假如他用勁不是恰到好處，那麼，他的前額早已裂開兩半。

圍觀的門人，又是轟然一叫。

刀鞭浮屠淩川本着以二人之力，耗盡辛十四郎的勁度，而自己便可漁人得利，可是，這個如意算盤竟打不响，而到了這個時候他也再無他法，只好橫空抽鞭。

這閃亮的鞭子迎空一晃，竟亮出了數十柄小刀，怪不得他的鞭子稱爲刀鞭。

刀鞭有如靈蛇閃動，盤旋而來。

辛十四郎見刀如雨下，左手抄着刀行者武刄霜的葛袍，護着全身。

一時之間，嘶聲不絕，一件葛袍，已被刀鞭削成碎片，紛紛落下。

淩川施了一招，便把葛袍削成粉碎，十分得意地道：「辛十四郎，你的大限將到！」

辛十四郎也不言語，凝視着那刀鞭。

淩川一招「狂龍穿雲」，又向辛十四郎上下捲來。

辛十四郎眼看這刀鞭之上，俱是吹毛斷髮的利刄，只要給他碰着任何一處，定然會肌膚破裂。

正猶豫之際，刀鞭又捲，立時之間，一陣寒氣迫人，辛十四郎身未退，左右衣袖，已被削去。

淩川得勢不饒人，連使「三花聚頂」、「五氣朝元」兩招，忽上忽下，眼看便要把辛十四郎迫得再無轉圜餘地。

辛十四郎竹刀上下揮舞，護着全身，滴水不進。

可是刀鞭極長，而且利刄極多，辛十四郎無法不以竹刀捺開鞭尾，就在這時，那刀鞭上的一片利刄，已緊緊的扣着竹刀刀身。

淩川猛喝一聲，運勁一拉，眼看便要把辛十四郎手中竹刀扯下，可是，呼的一聲，竹刀的確是扯下了，但辛十四郎手中仍持着一柄刀，而刀是眩目而閃亮。

原來辛十四郎這柄竹刀，是經過特別製造，淩川所扯下的，竟是竹刀的另外一個刀鞘！

淩川以爲他已甩去十四郎的刀，但見黑影一揚，却又見辛十四郎手中仍持一柄閃亮的長刀。

不單是淩川覺得詫異，連辛十四郞也是滿臉驚駭，因爲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柄竹刀竟有兩個刀鞘。

一個是平常護着竹刀的刀鞘之外，另外一個却是緊緊貼着鋼刀的刀鞘。

怪不得辛十四郎與掌門師叔臨別之際，特別送上這柄鞘中有鞘的竹刀，本來，掌門師叔一直不主張辛十四郎用竹刀闖中原，但辛十四郎却堅持着，因爲他來中原的目的是解去這一段寃仇，而不是殺戮，他用竹刀，除了認爲自己的武功有足够信心之外，還可以盡量避免血腥的場面。

如果辛十四郎沒有碰到刀鞭浮屠淩川，相信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這竹刀刀身竟是另一個刀鞘！

圍觀的人也嘩然大叫。

淩川呆了一呆，叫道：「你這狡猾的狂徒，用竹刀掩飾你的奸計，而今圖窮匕現，還有什麼好說？」

辛十四郎正想解釋，可是淩川的刀鞭又至，只好見招拆招，一連避開了淩川的三鞭十八式，他邊閃邊退，也一連退開了十八步。

辛十四郎已是退無可退。

一種自衞的天然潛能使他奮然抗起。

只見他突然劃起一個刀圈，刀光如電，如春雷初綻，在衆人驚異未定，竟一連迫回了十八步。

淩川本已有八成取勝把握，想不到扯下那竹刀刀鞘之後，竟然會被對方制肘。

辛十四郎不用再避諱竹刀，招招與刀鞭硬碰，而且每一出招，都是揮洒自如，威力無窮。

淩川退回十八步之後，心中已有怯意，使出的刀鞭，再無剛才勁道，辛十四郞是何等樣人，刀勢又起。

「唰」的一聲，只見他橫刀一揮，刀由下而上，劃了一個耀目的半弧，接着便是「赫拉」一聲。

淩川的刀鞭應聲而斷，竟然裂開了四段！

辛十四郎抽刀轉身，刀已入鞘！

那裂開的四段刀鞭，向着圍觀的刀門

派門人飛去，幸好飛竄的角度向上，沒有傷及門人，四段刀鞭，已深深的陷入橫樑之上。

辛十四郎拱手，誠意道：「得罪！」

逡川早已動了眞火，聽了得罪兩字，更是火上加油，已顧不得自己是刀閣的掌門身份，叱喝一聲，道：「亂刀砍了這小子！」

衆門人立時圍攏了辛十四郎，連同鷹無懼、武刃霜也縱入圍中，三位掌門，圍成了一個品字，品字之外，更是人牆壁立，眼看一場猛裂的斷殺，將無可避免。

辛十四郎呆立圈中，也不抽刀，本來，他一心以爲，用武技服了這三位掌門，然後再爲乃兄請罪，想不到反惹羣衆之怒。辛十四郎在扶桑之時，早已响往中原武林，因爲他聽過很多傳聞，說中原之士，都以義氣武藝爲重。

辛十四郎畢竟出道未久，入世未深，不知人心險詐，而且這瘋刀事件，根本是一個不解開的死結，除了以他自己性命抵償之外，別無他法。

死並不可解決任何事，但人們總要以死作爲事件的了結，其實死只是另一件仇恨的開端。

人生有涯，而寃怨相報之事却永無窮盡。

空氣彷彿是凝結着，錦江樓內鴉雀無聲，三位掌門已把招式展開。

突然，樓梯處傳來幾聲冷笑。

衆人都同時轉身，都看着冷笑傳來之處。

不算寬大的樓梯，已站着了五人。

爲首的是一位女尼，手持一枝拂塵，笑道：「三位刀門掌門，別來無恙！」

刀門限的門徒，早已散開，飛燕血刀武刃霜排衆而出，也拱手道：「師太也康體淸態！」

這女尼正是恆山派的掌門捨我師太。

武刃霜又道：「呀，原來五嶽掌門大駕光臨！」

捨我師太身畔，左邊站着的是華山掌門「君子無求」毛正綱，接着的是衡山掌門「追風驚虹」禹天固。

右邊也站着另外兩位。

一位是泰山掌門「龍蟠鳳逸」狄思亮，與嵩山掌門「劍斷碧雲」席克剛。

捨我師太輕擂拂塵道：「小子，你能逃過刀門大限，却不能逃過我五嶽劍！」

辛十四郎並不認識這五位掌門，拱手道：「在下辛十四郎，不知家兄……」

捨我師太怒道：「瘋刀辛四郎殺我五嶽門人，這事你可會不知？」

辛十四郞早已知道辛四郎狂殺五嶽門人之事，但想不到五嶽掌門竟會又到錦江樓頭。

捨我師太雖爲女尼，但爲人十分暴躁，突然一個游身，已到了辛十四郎身前，不再打話，拂塵已至。

辛十四郞但覺勁風撲面，塵拂有如天羅地網，向着他全身罩來！

辛十四郞不慌不忙，已把刀鞘舉起，左右揮動，一連拆了捨我師太的十二招。

捨我師太外號「拂塵劍」，以拂塵作劍，自然有一番功力，其實她早已在錦江樓外，眼看辛十四郎連敗刀門限三位掌門，知道這獨闖中原的扶桑武士，身手不凡，因此這連發十二招，已用了七成功力，而今見他力拆十二招數，態度從容，她性子急躁，塵拂一展，道：「小子，再接我十二招！」

辛十四郎大刀下垂，凝勁以待。

只見捨我師太，一抖塵拂，拂絲如狂風夜雨。

辛十四郎突然抽刀，刀閃有如雷電擊空，一個半弧，然後又是一個長弧，竟然把拂塵的拂絲纏住。

捨我師太拂塵縱橫江湖十載，又豈會不知敵意，連忙反手捲起，用力一扯，這一拉之力，已用了平生功力九成以上，辛十四郎右手一震，長刀竟然脫手而出。

捨我師太正在慶幸，可是甩手之刀，仍有去勢之力，猛然一拖，竟連自己手中拂塵也要拖去。

正在錯愕之際，辛十四郎身如鬼魅，隨着甩刀而去，左手一揚，猛拍捨我師太執拂之手。

這猝然一拍，力度之猛，實在大大出乎捨我師太的意料之外，不由自主的五指箕張。

拂塵與長刀同時捲起，好個辛十四郎，刀快人更快，已把甩開的長刀再度抓着，當然連同捨我師太的拂塵也同時抓着！

這一招甩刀，拍手，再度抓刀，清脆而俐落，三位刀門限掌門都大爲心服。

捨我師太皆目皆裂，徒手再上。

站在她身旁的衡山掌門「追風驚虹」禹天固與嵩山掌門「劍斷碧雲」席克剛同時長劍遞出。

追風驚虹禹天固劍快而招式詭異，劍斷碧雲席克剛劍法却深沉而剛勁，捨我師太雖是徒手，但雙掌如風，三人狂襲辛十四郎，劍氣，刀風，與掌風彼起此落，使圍觀的人也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轉眼三人已發了五十餘招，但辛十四郎仍是從容不迫，把雙劍用長刀封住，左掌獨拚捨我師太雙掌！

另外五十餘招又過，辛十四郎仍無敗象。

在旁觀看的五嶽掌門，還有華山掌門「君子無求」毛正綱與泰山掌門「龍蟠鳳逸」狄思亮，兩人看着，知道三人圍攻辛十四郎，已拆了百餘招，全然沒有勝着，因此，兩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

就在這時，捨我師太忽地怒喝一聲，左掌向着辛十四郎小腹擊去，辛十四郎立時以左掌相對，可是，捨我師太這一招却是虛招，右掌同時遞出，這右掌却是蘊含了八分功力，一個閃身，雙腿微翹，便向着辛十四郎天靈蓋拍去，眼看辛十四郎已是避無可避。

如果辛十四郎爲了避開這掌，定然會被禹天固與席克剛雙劍插脅，非死即傷。

辛十四郎三路受敵，微退一步，挽了一個使人目眩的刀花，刀如風車狂轉，護着全身。

捨我師太本來已是勝券在握，但見辛十四郎這招以退爲進，以守爲攻的刀式，無法再拍下去，假如不計後果，就算擊着辛十四郎，定然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而且自己手掌是血肉之軀，總敵不過辛十四郎的鋼刀。

捨我師太爲了自保，倏忽凝掌半空，接着便向後一躍，而禹天固與席克剛仍不顧一切雙劍向着辛十四郎左右雙脅插下。

只聽見「叮噹」兩聲，禹天固與席克剛兩人手中的劍，已是不翼而飛，飛向在旁仍未動手的毛正綱與狄思亮，兩人霍地伸手，把飛來的劍攫着。

兩人攫劍之際，手中一震，幾乎抓拿不着，因爲辛十四郎所挽這個刀花，已用了九成眞力，一遇外來襲擊，反彈之力更是加倍。

毛正綱把劍拋向席克剛，而狄思亮也跟着把劍拋給禹天固，人叢之中，也有人把捨我師太的拂塵擲回。

五嶽掌門都已重重圍着辛十四郎。

辛十四郎本來希望用武功折服衆人，豈知又來了五嶽掌門，事情已越弄越僵。

辛十四郎道：「各位，我辛十四郎並不是來中原尋衅，既然你們定要在下性命，我便當衆切腹謝罪！」

捨我師太冷笑道：「切腹？沒有這麼便宜！」

說罷拂塵已起，其他四位掌門，也同時長劍揮動，辛十四郎嘆了口氣，長刀護身。

五人有如穿花蝴蝶，彼起此落。

辛十四郎一把鋼刀，倒也是硬朗，一人對五人，雖無可勝之道，但一時之間，也並無落敗跡象。

在旁觀看的刀門限三位掌門，正竊竊私議。

逡川最爲狡獪，眉心一蹙，道：「這瘋刀事件，是關乎刀門限與五嶽生死榮辱之事！」

鷹無懼道：「這小子武功，的確是有一手！」

凌川道：「鷹兄爲何長他人志氣？」

鷹無懼道：「我只以事論事！」

凌川道：「到了這個時候，還說什麼以事論事？」

鷹無懼反稽道：「難道逡兄有什麼主意？」

凌川道：「五位掌門，這小子戰了百多回合，只落得一個平手，但如果我們也加進戰圈……」

武刃霜聽了，立刻道：「五人敵一，已是壞了我們中原江湖規矩，我們再加入戰圈，豈不是……」

逡川冷笑道：「江湖規矩？假若這事在江湖傳出，我們以後還有什麼顏面？」

刀行者武刃霜一向是嫉惡如仇，早年誤殺軍官，也是因看不慣軍官欺凌弱小，才毅然出手，惹下大禍，因此他口中不再言語，但心中却大不以爲然。

逡川又道：「錦江樓上，而今只有我刀門限與五嶽門人，這事江湖中人永遠不會知道！」

鷹無懼有些猶豫，道：「這個……」

武刃霜道：「而今已是以衆凌寡！」

凌川忽道：「難道你忘記了瘋刀辛四郎與我們的血海深仇，你重江湖規矩，那麼，你怎對得起已故兄弟？」

武刃霜一時啞口無言。

鷹無懼道：「假若加上我們三人，這小子……」

逡川道：「對，加上我們三人，這小子是死定了！」

武刃霜正要開口，逡川却不理會，向鷹無懼道：「我們同上吧！」

鷹無懼已把血刀抽出。

凌川又對武刃霜道：「武兄，你既重江湖義氣，你就好好在旁欣賞吧！」

這話表面似乎是說武刃霜可以不動手，其實是譏誚他，果然，武刃霜無奈也抽出戒刀。

這時，五位掌門已向辛十四郎攻了九十餘招，辛十四郎已有些氣喘的現象。

毛正綱道：「三位掌門，這是敵愾同仇，何用再猶豫？殺了這小子，用他心肝來祭我們兄弟！」

凌川一個閃身，已加入了戰圈，鷹無懼第二個跟進，武刃霜眼見二人如此，只好隨後拿了一柄戒刀，也加入戰圈。

以八敵一，就算辛十四郎是武曲星下降，也難敵這八人如狼似虎的狙擊。

就在這時，錦江樓上却响起了一陣笑聲。

笑聲來自樓頂，衆人暫時收招昂首，只見瓦面忽然露光，瓦上站着一人。

從天而降的正是翟天星。

其實翟天星一直在瓦面上觀看衆人之戰，但不願加入這淌混水，一則是自己的加入，並不能解決任何事，二則是見辛十四郎武功了得，希望他能以武功取勝，那麼，這瘋刀事件可由他親手解決，可是，五位五嶽掌門力敵辛十四郎之際，翟天星本想下來，但見他仍是打個平手，便再忍耐一會，而今却見刀門限三人也加入了戰圈，辛十四郎再無脫身之機。

自從翟天星在蜀道懸崖之上，與辛十四郎聯手一戰之後，看見他爲刀門限兩人裹傷之後，對辛十四郎却已有好感，翟天星一向敬重義氣之人，辛十四郎雖是異邦之人，但浩然之氣貫宇宙，又何必分開異己？

翟天星穩身於地，笑道：「這實在太過份？」

捨我師太怒道：「你是何人？」

翟天星道：「聞說五嶽中人，爲江湖正統，刀門限雖處蜀地，也名重江湖！」

捨我師太道：「你究竟是何人？」

翟天星仍牛頭不對馬咀地冷笑道：「以五敵一，已是令人齒冷，何況更是以八敵一？」

捨我師太一揮拂塵，道：「這與你有何關係？」

翟天星道：「江湖人管江湖事，我是何人，有何關係？」

捨我師太道：「此人與我五嶽有血海深仇！」

凌川也接口道：「此人是滅絕刀門限的人！」

翟天星道：「與你們有深仇大恨的並不是他，他兄長所幹之事，與他又有何關係？」

捨我師太道：「既然你已知悉此事，十五年來，我們找不着瘋刀辛四郎，殺一個辛十四郎，稍慰我們泉下合恨的兄弟，並不過份！」

翟天星道：「他已願切腹謝罪！」

凌川道：「心狠手辣的異邦人，我們豈可深信？」

翟天星道：「怪不得，怪不得，人心如面，各有不同，各有不同！」

這話表面是贊同他的說話，其實是嘲諷他們平日以正統江湖標榜，臨事却是不擇手段。

凌川如何不知，怒道：「多殺一人，也不爲甚！」

衆人都會意，正要奮身而上。

人叢之中，一人排衆而出，喝道：「翟天星是盜夜泣雙刀之人！」

「翟天星？」衆人異口同聲地道。

說話之人，正是血刀門的「刀過露凝」聶承恩。

凌川上下打量了翟天星一遍，奸笑道：「名滿天下的翟天星竟是盜刀之人！」

翟天星道：「盜刀自有其人！」

凌川道：「人心如面，各有不同！」

這話本由翟天星說過，凌川以此話回敬，實在是尖酸刻薄之極，而且語氣已肯定翟天星是盜刀之人。

聶承恩道：「我聽過夜泣雙刀在他懷中哭泣，翟天星，你無庸抵賴！」

翟天星道：「我向來不用兵器，盜刀何用？」

凌川道：「夜泣雙刀是通靈寶物，你也是人，用不用刀也沒有分別！」

捨我師太暴躁地道：「既是證據確鑿，我們何必多言，殺了這人，再殺辛十四郎！」

說罷便要攻上。

泰山掌門「蟠龍鳳逸」狄思亮爲人智計深邃，上前道：「翟天星，你不祇與我五嶽派人爲敵，也與刀門限爲敵，更與辛十四郎爲敵！」

翟天星一時不知他眞正意思。

狄思亮又道：「你盜了夜泣雙刀，與我們爲敵已不待言，而今故意援手辛十四郎，掩飾你盜刀劣行，這豈不是又與辛十四郎爲敵？這奸計可以騙過這無知的異邦人，却騙不過我們！」

翟天星一時爲之氣結。

狄思亮又接道：「夜泣雙刀已在這人手上，你想找回雙刀，向這位翟大俠要好了！」

辛十四郎半信半疑的望着翟天星。

狄思亮見辛十四郎已有些意動，便鼓其如簧的舌頭，又道：「這位翟大俠說過，我們五嶽與刀門限的人，並不是眞正與你有仇，而盜你夜泣雙刀的翟大俠，才是與你直接爲敵，你千里而來，此仇豈可不報？」

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弄得辛十四郎有點糊塗，可是，五嶽派人與刀門限門徒，都清楚明白地知道，狄思亮正利用辛十四郎，剷除翟天星，利用兩虎相鬥，必有一傷的道理，好使自己收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武刃霜爲人正直不阿，也想出口，但凌川也是個智計狡猾之人，豈會讓他開口，搶着道：「狄兄的說法，極有道理，辛十四郎，你一定要向翟天星挑戰！」

捨我師太也明白其中道理，道：「殺了翟天星，夜泣雙刀自然回到你手中！」

毛正綱也插口道：「辛十四郎，你孤身獨闖中原，爲的也是找回雙刀，解決扶桑與中原一段仇，而今寃有頭，債有主，難道你害怕？」

辛十四郎看着翟天星，也環視衆人。

毛正綱又道：「翟天星名滿中原武林，而今證實是欺世盜名之輩，你爲我們中原除害，那麽，瘋刀事件也可以扯平，你可以奪回雙刀，安然回扶桑！」

翟天星見他們越說越是把事實歪曲，心中大憤，但仍不動聲色，道：「辛兄，你相信嗎？」

辛十四郎似乎有點意動。

狄思亮見時機成熟，又道：「不過，我們的翟大俠也不一定敢應戰！」

請將不如激將，狄思亮是深得箇中三昧！

辛十四郎柔聲地道：「翟大俠，雙刀在你處？」

翟天星道：「是的，雙刀在我處，不逌，盜刀之人並不是我！」

狄思亮心中一凜，因爲他實在想不到翟天星竟然承認夜泣雙刀在他手裏，他立刻道：「既然他已承認，你若不向他挑戰，那麼你有何面目回扶桑？」

凌川也接口道：「翟天星一直在樓頭觀看我們混戰，目的是想你先殺了我們刀門限與五嶽中人，然後再趁機會，再殺你滅口，那麼，夜泣雙刀才可永遠屬于他！好奸毒的計謀，好險詐的人心！」

翟天星聽了這話，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因爲這番話其實是刀門限門徒的狡計，而今却無端套在自己身上！

翟天星道：「辛兄，你相信嗎？」

辛十四郎接問道：「雙刀的確在你處嗎？」

翟天星道：「是的！」

辛十四郎還未開口，狄思亮插口道：「辛十四郎，還不向他挑戰？」

凌川也道：「挑戰翟天星，奪回夜泣雙刀！」

辛十四郎望着翟天星，他的確不相信這位曾義助自己的翟天星，竟會是自己的對敵，而且剛才自己以一敵八，假如你不是突然躍下，解了這趟圍攻，自己早已屍横錦江樓之上。

可是，在這情勢之下，却無法不向翟天星挑戰！

辛十四郎的心，就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落，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翟天星微笑着，在刀門限與五嶽派人推波助瀾之際，他已想出了一個計策！

狄思亮與凌川兩人，望着辛十四郎，眼中充滿了鄙屑、鼓勵的目光。

辛十四郎仍在猶豫，這是一個可怕的抉擇——挑戰一個自己敬重，而且又曾義助自己的人。

狄思亮與凌川又開始利用他們那三寸不爛的舌頭，拚命用着各種慫慂的字句，可是辛十四郎仍是呆着。

在旁的刀門限門人與五嶽掌門，都紛紛忍耐不住，慫慂的言語已變爲嘲諷，嘲諷的言語漸漸成了咀咒。

辛十四郎終於忍不住，把長刀納入刀鞘，拱手對翟天星道：「翟兄，爲了夜泣雙刀，我向你挑戰！」

這句話終於被迫了出來。

這時，錦江樓上的百多雙眼睛，注視着翟天星。

翟天星微笑拱手，欣然說道：「我接受！」

這句乾脆俐落的說話，也是大大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因爲翟天星既救了辛十四郎，又怎會那麼爽快地接受他的挑戰？狄思亮與凌川都以爲又要大費一番唇舌，才可以使翟天星接受這次挑戰。

凌川爲了免除節外生枝，立刻道：「時間？」

翟天星道：「而今已是酉牌時分，時間當然是明天！」

凌川道：「那就是明早卯時！」

翟天星道：「拂曉決鬥主意不錯！」

狄思亮道：「地點？」

辛十四郎並沒有意見，翟天星也並沒有開口。

凌川道：「蜀中之形勢，我們最爲熟悉！」

狄思亮道：「凌兄請說！」

凌川道：「都江堰，安瀾橋上！」

狄思亮擊掌道：「妙絕妙絕！拂曉決鬥於竹索橋上，倒是難得的盛會！」

凌川以快刀斬亂痲的口吻說道：「就這樣決定！」

翟天星點頭，辛十四郎也跟着頷首。

鷹無懼上前道：「既有了決定，我們何不先喝一杯？」

翟天星與辛十四郎也沒有異議。

於是，錦江樓頭從一塲惡戰，變爲一塲盛宴。

人生又豈不是如此，惡戰之後是盛宴，盛宴之後又要變成另一次的惡戰。

翟天星與辛十四郎被安排坐在一起，兩人言笑晏晏，似乎並沒有半點明早決鬥的隔膜。

刀門限三掌門五嶽五掌門都伴着二人，他們却是緘口不言，各懷鬼胎！

凌川與狄思亮同坐，他們兩人都是智計狡獪之人，見翟天星與辛十四郎熱烈乾杯，心下覺得不大對勁。

兩人借故離開酒席。

凌川在迴廊輕聲道：「狄兄，你也看出——」

狄思亮道：「明早安瀾橋一戰，無論他們用的是什麼詭計，我們分別在橋的兩頭，那麼他們插翅也難飛！」

凌川道：「活捉兩人？」

狄思亮道：「活捉當然最好，假如情勢並不許可，把二人剁爲肉醬！」

凌川道：「那麼夜泣雙刀——」

狄思亮道：「夜泣雙刀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我們的顏面！如果留下了翟天星，我們以後那能再立足江湖？」

凌川點點頭，道：「那一言爲定，你佈置五嶽之人，我也打點刀門限一切！」

兩人爲了免除翟天星的懷疑，分別先後回到席上，但翟天星是何等樣人，早已知道他們定下毒計。

午夜，盛宴已終，錦江樓頭只剩下杯盤狼藉。

錦江樓的後院，有很多別宅，翟天星與辛十四郞分別安置在兩間別宅之內，而刀門限的人仍在錦江樓上，五嶽派的人在其他別宅之內，監視二人。

× × ×

都江堰位於岷江上游，本是一個巨大水患之始，秦代蜀郡守李冰與其兒子二郎，吸取了前人治水經驗，以「深淘灘，低作堰」之法，把岷江改成了一條可以灌溉，可以運輸的河道。

都江堰上有一竹索橋，是蜀中農民爲了往返附近山區而建，橋下江水急湍，形勢十分險惡。

× × ×

拂曉

都江堰上，竹索橋已站着兩人。

橋的兩端，却佈滿了人，一端是刀門限的人，另一端是五嶽中人，他們都懷着隔山觀虎鬥的心情。

霧靄吹過，竹索橋悉索作响。

辛十四郞已抽出長刀，拱手道：「翟兄，請！」

翟天星也抱拳道：「辛兄請！」

辛十四郎有點詫異，道：「翟兄不亮兵刃？」

翟天星道：「我不慣使用兵器！」

辛十四郞把長刀納入刀鞘，道：「那我也不用長刀！」

翟天星道：「不，決鬥是各盡本能，你慣用長刀，當然以長刀決戰！」

辛十四郞道：「那太不公平！」

翟天星道：「那沒有什麼不公平！」

辛十四郞道：「以掌對刀，扶桑武士不屑爲之！」

翟天星道：「無論是刀是掌，只要有足够的殺傷力，那便已足够了！」

橋的兩端，湧起了一陣吶喊，當然是刀門限與五嶽派的人催促他們比武。

辛十四郎道：「那我只用刀鞘！」

翟天星道：「適隨尊便！」

辛十四郎道：「那我得罪了！」

說罷便揮着刀鞘向翟天星面門劈來。

翟天星迎着刀勢，雙袖翻飛，兩片本是軟綿綿的衣袖，立時被眞氣鼓起，變成兩片鐵板，硬碰刀鞘。

辛十四郎刀鞘觸及翟天星衣袖，鏗然有聲。只見他本是直劈之刀，忽然竟變成横掃。

翟天星連忙把衣袖横拂，本是勁力充盈的衣袖，忽地又回復軟綿綿的兩片，猝然一捲，眼看便要把辛十四郎的竹刀刀鞘捲起。

刀鞘的確是已被捲起來，可是，刀鞘被扯，辛十四郎手中却留下了明晃晃的長刀。

那是因爲翟天星所捲起的只是竹刀刀鞘。

辛十四郎有點猶豫，因爲他說過不用長刀對敵，可是，而今刀鞘被奪，而翟天星也攻了上來。

翟天星施展天星掌，一時之間，掌影有如天上繁星，漫天紛飛。

辛十四郎不能再猶豫，横刀便劈，長刀破空之聲，在淸晨霧靄之中尤爲响亮。

翟天星的天星掌何等奧妙，雙掌向着辛十四郎頭腹而來，一上一下，迫使辛十四郎不得不回刀自保。

橋的兩端同時發出一陣响聲，不知是喝彩還是嘘叫，忽又嘘聲已止。

原來辛十四郎回刀之時，招式未老，又突然使一直刺，向着翟天星胸口刺去。

翟天星掌分上下，中門已露，眼看這

一刺，翟天星雖不中刀，衣袖定破。

可是，天星掌配合了天星步，何等精妙，只見翟天星一個橫身，長刀在他胸前掠過。

借着這橫身一閃，翟天星已然到了辛十四郎的左側身畔，一掌又要拍出。

辛十四郎已感到左邊勁風襲來，急急順着前刺之勢，向前衝了八步。

這時形勢已大爲改觀，辛十四郎背着翟天星，而翟天星只要雙掌迸出，辛十四郎再無迴身反擊之力。

可是，出乎衆人意料之外，辛十四郎突然一個後翻，躍上了半空。

這一招既可自保，又可在半空下擊，的確是難得一見的美妙姿式。

辛十四郎人在半空，手中長刀並沒有停下來，雙手握刀從上而下，劈了一個長弧，眼看翟天星便要被這長刀劈開腦門。

翟天星當然不是弱者，當他一見辛十四郎懸身半空，已然有了退身之念。

刀如雷擊迸下，翟天星昂身也是一個後翻。

辛十四郎似乎殺得性起，這直劈之刀，既然劈不着翟天星，身未着地，刀又橫劈。

翟天星向後翻騰，並未穩身，已感到刀双刺人肌膚之勁風，只有再向後翻。

兩人一起一伏，竹索橋左右晃動，十分驚險。

橋的兩端又湧起一陣喝采之聲，這一定是喝采，因爲學武之人，那一個不會驚嘆二人招式之美妙。

辛十四郎已回過身來，翟天星却臥於橋上。

忽然，翟天星嗅到焦灼的氣味。

辛十四郎已撲身前來，長刀直刺翟天星腹部。

翟天星喝了一聲，辛十四郎稍有猶豫，刀仍下刺，但翟天星有備，一個反身，已避開了長刀。

翟天星閃身之際，雙手左右抄起，竟然把撲身于前的辛十四郎攔腰抱着，低聲在他耳畔道：「你嗅到什麼氣味沒有？」

辛十四郎有點愕然，想不到在這個時候，翟天星竟會如此問，他也深呼吸一下，道：「是燃燒的味道！」

翟天星仍抱着辛十四郎的腰間，用力一滾，又道：「這是五嶽派與刀門限的詭計！」

辛十四郎道：「什麼詭計？」

翟天星又翻滾一下，道：「竹索橋已埋了火藥，他們想把我們炸死在橋上！」

辛十四郎緊張地道：「爲什麼？」

翟天星道：「我們繼續翻滾，然後，各自騰上半空，而今我們的唯一生路，便是下面的河水！」

辛十四郎仍然不大明白。

翟天星道：「如果我們跌下了河，仍然活着的話，我會向你解釋，騰空——」

兩人突然分開，各自騰空。

在橋兩端的人，並沒有發覺他們的耳語，因爲兩人在橋上扭動，他們還以爲兩人在拚命。

兩人已在半空，翟天星忽道：「斬竹索！」

辛十四郎依言揮刀一斬，竹索橋一條吊索，便應聲而斷，竹索橋上每一條竹索都有作用，而今一條竹索已斷，橋身立時側在一邊。

翟天星道：「躍下！」

辛十四郎依言躍下。

兩人剛近水面，橋上已傳來一聲隆然巨响，竹片木板向着四邊飛散。

橋的兩端也呈現一片慌亂。

原來狄思亮害怕辛十四郎與翟天星在決鬥半途諒解，便乘夜在竹索橋下埋了炸藥，務求使兩人決鬥不至兩敗俱傷，也要使兩人命喪於炸藥之上。

這個計策可算是毒辣之極。

幸好翟天星也是命大，被辛十四郎迫躺於地，及時臭到焦灼的氣味，才能逃過此一大難！

其實翟天星也打算在決鬥半途之中，說服辛十四郎躍下安瀾橋，而今，將計就計，兩人已落入河中。

河中湍急的河水，有若萬馬奔騰。

狄思亮大聲叫道：「沿河搜索，直至找到二人屍體，方可罷休！」

在河的另一旁，是刀門限的人，凌川隔岸應道：「好，我們分別搜索！」

衆人沿着岷江，向着下游而去。

翟天星與辛十四郎墮在河中，一時身不由己，被河水衝得七仰八翻，幸好二人都諳水性，兩個翻身，已可以順着河水下冲之勢。

這一段急灘，河水極爲洶湧，就算十分精通水性的人，也難以自救，不過，這突然的炸橋，也使兩人在河水抓到紛飛而下的木板。

兩人抱着木板，索性放軟身體，讓河水把他們任意冲下，過了半晌，河水已漸爲平靜。

翟天星從水中冒出頭來，環視四周，却沒有了辛十四郎的踪影。

翟天星有點焦急，但又害怕被岸上人發覺，未敢大聲呼喚，但再看看兩岸，並無人跡，才敢大聲喊道：「辛十四郎！」

喚了幾聲，終於有了回應。

辛十四郎也從水中冒起，道：「翟兄，我在這裏！」

翟天星道：「過了這一個深灘，下面的河水更爲湍急，你要小心！」

轉眼之間，兩人已到了一處淺灘，河水又變爲十分湍急，河面怪石嶙峋，因此濺起的水花更爲激烈！

兩人順着流水，拚命游向岸邊。

幸好水急灘淺，他們都可以借助腿力，漸漸已近河岸，兩人剛要鬆一口氣，忽然，一陣震耳欲聾的水聲，又在他們背後响起。

他們同時回轉頭來，可惜，上游水勢突然轉急，急劇的程度，更是出人意料之外。

兩人正要拔身，水勢已至。

一幅水牆有如從天降下，把兩人全然淹沒，拋起又再擲下，拋起又再擲下……

在這個情况之下，無論武功如何高强，都無法反抗這無可抵抗的自然力量。

兩人在水中翻滾，盤旋，忽而頭上，忽而脚下，簡直已至不由自主的地步。

翟天星雖被水勢控制着，但他的頭腦仍是十分冷靜，這河水湍急是人盡皆知的

事，可是，水勢竟會在一刻之間變成如此澎湃洶湧，難道這眞是天意？

辛十四郎比翟天星更爲狼狽，他一連喝了十多口水，幸好他深懂水性，放軟了身體，任水飄流。

水越來越急，一幅水牆接着一幅水牆，似乎永無休止似的。

起初，翟天星仍有信心，但河水滔滔，下衝之勢只有劇增而無減的跡象。

他開始有點心慌意亂。凡人在水中，一有慌亂，水便會灌入口鼻，翟天星因此一連喝了五口水。

水入腹中，使他更爲驚懼，拚命的亂抓。

辛十四郞的情況也是如此，甚至比翟天星更爲惡劣。

兩人不知抓了多久，雙手發軟，全身乏力，眼看便要被這滔滔洪水所吞噬……

忽然，翟天星似乎抓到了一些什麼，是軟綿綿的。那時，他已沒有理會那是什麼，拚命抓着。

是一張網，一張攔河捕魚的網。

翟天星拚命抓着，把頭挺出水上，本來快要窒息的翟天星，終於吸了一口氣。

可是，一口氣還沒有吸完，那張網却突然彈起，硬生生的把他扯上了半空。

雖然是嚇了一跳，但翟天星仍然十分高興，因爲終於離開了那可怕的水勢。

翟天星往下一望，只見網的另一端也抽起了一人，再仔細一看，那人正是辛十四郎。

辛十四郞昂首道：「我們死了？」

翟天星看着他夢囈一般的臉龐，似笑非笑道：「也許是死了，也許是投進了天羅地網！」

就在這時，崖岸之上閃出一條人影。

翟天星爲了抓着那張網，一時之間，無法看清楚那人究竟是男是女！

忽地，辛十四郞失聲尖叫道：「鷹姑娘！」

鷹姑娘？是的，站在崖岸之上，正是鷹翔虹。

鷹翔虹驚異道：「爲什麼……」

翟天星道：「快助我們下來！」

鷹翔虹不知道因爲太高興還是太驚異，一時之間，竟無法解下那掛在籐枝上的巨網。

幸好，她終於把網籐一擺，靠近了陸地。

翟天星與辛十四郞，趁着這一擺之力，雙手一鬆，蕩上了岸前。

兩人坐在亂石上喘息。

鷹翔虹既興奮又緊張地道：「你們爲什麼會走進我安放的攔河網內？」

翟天星喘息稍定，才道：「如果沒有了這網，我想我們永遠也不能見面！」

辛十四郞接口道：「直至如今，我還不相信我是活着！」說罷便吐了一灘水在石上。

翟天星比較鎭定，運了內力，把腹中所有的水迫了出來，道：「你試咬咬你的舌頭？」

辛十四郞依言，拚命的咬了舌頭一下，道：「好痛，好痛！」

翟天星笑道：「我們沒有死！」

辛十四郞也接口道：「我們眞的沒有死去！」

× × ×

三人回到了鷹翔虹的隱居石室。

翟天星與辛十四郞脫下了濕衣，圍坐在一堆熊熊烈火之前。

鷹翔虹爲兩人烘着衣服。

翟天星呷着香茗道：「鷹姑娘，幸好那張魚網！爲什麼你會放置這張魚網？」

鷹翔虹笑道：「翟大俠，你忘記了臨行之時吩咐我，要我在河岸守候？但我守了兩天兩夜，還沒有什麼訊息，我想這樣守候下去，也不能支持多久，因此，我往找些繩索，但這附近十分荒凉，那會有長繩，幸好我在那邊一個荒廢的漁屋之內，找到這張破網。」

辛十四郎道：「你懂得捕魚？」

鷹翔虹道：「辛十四郞，難道你忘記了？」

辛十四郞恍然而悟，才道：「是的，是的！」

翟天星看着兩人的笑臉，雖然並不知道其中內情，但隱若也可猜測到這捕魚之時，與他們之間定然有一段淵源，便道：「是一張情網？」

鷹翔虹羞赧地低下頭來。

辛十四郎道：「翟大俠，不瞞你說，當我從扶桑西來，登陸之際，便是被她撒網的美姿所吸引！」

鷹翔虹滿臉紅霞，道：「那時我閙着好玩，正跟一個福建漁家學撒網，想不到這一次好玩，竟救了你們！」

翟天星道：「這攔河網爲什麼會把我們抛上半空？」

鷹長虹道：「本來，攔河網是一般漁家在屋前放置的玩藝兒，每天晨早下網，到了晚間，便可捉到十來斤鮮河魚，不過，我目的並不是捕魚，因此我把這攔河網加上一枝粗籐，籐上繫着另一枝小籐，只要一有重物墜在網上，小籐便自動脫下，而那根粗籐便彈起，這個設置，與我們家中捕鼠的陷阱差不多！」

翟天星不由讚道：「鷹姑娘，你眞聰明？」

鷹翔虹道：「大俠誇獎！假如不是你，辛十四郞早已被河水冲回扶桑！」

翟天星道：「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有安排，我臨行時叫你在河岸守候，只不過是希望你不要離開這石室！」

辛十四郞也接口道：「是的，冥冥之中，自有一切安排，唉……」

翟天星詫異道：「辛兄爲何歎息？」

辛十四郞道：「而今我却想死在那湍急河水之中！」

翟天星道：「活着是天下最美妙的事，辛兄爲何又會想到死亡？」

辛十四郎又發出了一聲沉重的歎息，欲言又止。

鷹翔虹見他兩人相對不言，道：「讓我出去找些食物，爲你們弄些晚膳！」

鷹翔虹爲人十分機靈，知道兩人定有十分重要的事情商討，這件事情當然是關乎夜泣雙刀與她之事，但她仍然藉故出了外面。

辛十四郎道：「擺脫了刀門限與五嶽之人，事件並沒有結束！」

翟天星道：「是的，那是另外一個開

始！」

辛十四郞道：「假若我在河中死去，一切便可結束！」

翟天星道：「不，死並不可以解決事情，反而會把這件事越弄越糟，假若你死去，將會又有另一位扶桑東臨之士，那時，中原與扶桑之間，仇恨越來越深，死傷殺戮之事也更爲可怕！」

辛十四郞道：「你教我怎麼辦？」

翟天星道：「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辦法，當然，如果辛四郞仍然在的話，他一定要親自把這件事解決！」

辛十四郎道：「可是家兄不在！」

翟天星道：「那要看你了！」

辛十四郞凜然道：「只要把這事解決，什麼事我也甘心情願！」

翟天星道：「包括了鷹姑娘？」

辛十四郎有點猶豫，終於，也點了點頭。

翟天星道：「大丈夫做事，恩怨分明，辛兄果然不愧是大丈夫！」

辛十四郞苦笑。

翟天星忽地向洞外叫道：「鷹姑娘，鷹姑娘！」

鷹翔虹應聲而入。

翟天星道：「你把夜泣雙刀交回辛十四郎。」

鷹翔虹從一個石洞之中，把夜泣雙刀拿了出來，遞與翟天星。

一陣「鏗」聲，夜泣雙刀見了主人，又發出了一聲震人心絃夜泣之聲。

辛十四郞從翟天星手中接過了夜泣雙刀。

鷹翔虹又退出了山洞。

翟天星道：「人生最痛苦之事，莫如抉擇！」

辛十四郎呆視着雙刀。

翟天星繼道：「假若你爲了師命，可以立刻趕回扶桑，放棄了鷹姑娘。」

辛十四郞道：「還有另一個選擇？」

翟天星道：「放棄了夜泣雙刀，與鷹姑娘隱姓埋名，就像你兄長一樣。」

辛十四郞自言自語道：「携刀回扶桑，我可以向師父覆命，但放棄了鷹姑娘，我一生一世都會痛苦而不能自拔！」

石室之內，頓時一片沉默，只有篝火仍然是熾烈地燃燒着，發出一些「必剝必剝」的聲音。

辛十四郞已陷入了痛苦的抉擇當中。

兩人沉默的相對了半個時辰，終於被鷹翔虹的步履聲所打破。

鷹翔虹柔聲道：「吃東西了！」

只見她捧着一大盤食物進來，全是一些燒熟的兔肉獐腿，香氣充滿了石室。

鷹翔虹遞了一隻獐腿給辛十四郎。

辛十四郞呆呆的看着鷹翔虹，一時感觸，淚水竟像決堤般淌下。

鷹翔虹本是十分堅强，但見個郎淚如雨下，也忍不住壓抑已久的悲哀，如暴洪崩堤，一發而不可收拾。

翟天星靜靜地退出了石室。

天空是一片澄明，滿月掛在半空，月已圓，而人呢？

夜涼如水，翟天星經過一夜的疲勞，既吃飽了，便不覺地躺在崖前石塊上沉沉大睡。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一陣刀刃破空之聲使他從夢中驚起，月仍掛在當空。

刀刃之聲來自崖後，循聲望去，只見月下一人，提刀飛舞，刀光溶入了月色，而月色也融滙刀色。

舞刀的正是辛十四郎，而他那手中雙刀，正是夜泣雙刀，在刀光與月影之下，人刀合一！

翟天星不禁讚歎道：「刀人合一之境，當今之世，又有幾人能及？」

辛十四郎迴身旋刀，刀花耀眼，道：「翟兄實在太誇奬了，可惜刀人合一又如何？」

翟天星正想安慰他幾句，山下突然傳來一陣人聲。

「這隱蔽之地，何人竟會闖來？」翟天星自言自語地道。而辛十四郎仍卓立崖前。

「辛十四郞——」竟是淩川的聲音。

眨眼之間，崖下已堆滿了人，全是刀門派與五嶽之人，想不到他們竟會追到這處。

翟天星也站在辛十四郞身畔。

淩川在崖下喝道：「辛十四郞，你逃不了！」

辛十四郞迎風笑道：「我並不會逃，這瘋刀之事，今晚總可以解決了！」

一干人等已湧上了山崖，團團的圍着二人。

淩川問道：「翟天星，你仍要管這閒事？」

翟天星道：「你們竟要趕盡殺絕？」

淩川道：「瘋刀辛四郎何嘗不是？」

翟天星一時爲之語塞。

辛十四郞向翟天星道：「翟兄，我連累你太多了，這事不能一拖再拖，今晚來一個了結！」

淩川朗聲道：「殺此二人，奪回雙刀，以絕後患！」

衆人聽了此語，便要湧上，一時山崖之上，殺聲震天，震耳欲聾。

辛十四郎抽出夜泣雙刀的乾雲刀，中氣充盈道：「你們不用上來。」

說罷便揮刀切腹。

就在這時，鷹翔虹已從石洞奔出，撲身抱着辛十四郞的右手。

辛十四郞見了鷹翔虹，哽咽地道：「翔虹，我們今生無緣，只盼來生！」

人羣之中鷹無懼一躍上前，叫道：「翔虹！」

鷹翔虹聽了父親的聲音，轉過頭來，道：「爹爹，夜泣雙刀是我盜去，你來殺我這不孝女兒好了。」

鷹無懼詫異道：「你何必替這兩人受罪？」

鷹翔虹凜然辯道：「我並沒有替兩人受罪，盜刀的確是我，你們不要寃枉翟天星！」

一時之間，鷹無懼呆着。

淩川狡笑地道：「飛燕血刀，你女兒盜刀……」

辛十四郞插口道：「事件由家兄而起，一切自有我一力担承。」

他用力甩開了鷹翔虹，援又要揮刀切腹。

就在刀鋒貼近他的腹上之際，一個人影忽而從天而降，那人身未穩地，左足一挑，辛十四郞右手所持的乾雲刀竟然被挑上半空。

衆人仍未看清楚那人，那人已是右手一揚，攫刀在手，朗聲道：「瘋刀！」

瘋刀辛四郎？

只見攫刀之人長髮披肩，屹立崖前。

辛十四郎定睛一看，果然是兄長辛四郎，他興奮地道：「大哥……」

辛四郞並不理弟弟，向着崖下人羣道：「吾年少無知，瘋刀狂妄，向刀門限與五嶽謝罪！」

說罷便雙手握刀，向腹部刺下。

這一個舉動，倏忽而起，沒有人料到，更沒有人可以阻止。乾雲刀插在他的腹上，鮮血有如噴泉湧出，辛四郎再加上一把勁，用力扭刀，腹部已被割開。

辛十四郎失聲叫道：「大哥……」

辛四郎因痛苦而扭曲的臉孔，竟發出一陣笑意，這笑意使在場的人也感到心寒，而辛四郎却似十分滿足地道：「弟弟，這事由我而起，當然要由我解決，我過了十多年平靜生活，這也是結束的時候！」

辛十四郞道：「大哥，你究竟躲在那裏？」

辛四郎正想說下去，但痛苦使他欲語無言，他又再用勁，乾雲刀已從他背後伸出。

忽然，後山又傳來一陣聲音：「四——郎！」

衆人仰望山崖，半晌，一個白衣女子已站在一塊突起的石丘之上。

捨我師太排衆而出，高叫道：「顧無雙？」

那女子俯視崖下，已發現了倒在地上的辛四郎，她立刻縱身撲下，向着辛四郎的屍身哭泣。

捨我師太道：「顧無雙，你失踪多年，原來你竟是跟了辛四郎！」

那女子昂首看着捨我師太，道：「師太，是你？」

捨我師太道：「雙兒——」

顧無雙道：「師太，我與辛四郞隱居十五年，這一切都是我自願的。」

捨我師太道：「爲了什麼？」

顧無雙道：「我不知道，不過，我跟着他，便感到快樂，你又何必追問？」

捨我師太道：「那年瘋刀往找你父京洛無双顧盼，爲什麼會找到你。」

顧無雙道：「本來我爲了阻止辛四郎，可是……」

捨我師太接口道：「寃孽，寃孽！」

顧無雙道：「辛四郎爲我棄刀隱居，也使中原江湖平靜了十五年。」

衆人到此才明白辛四郞突然消失於江湖的原因。

顧無雙道：「本來，我們可以永遠不再露臉江湖，可惜，天不從人願——」

辛十四郎道：「那是我害了大哥！」

顧無雙回首對辛十四郎道：「小叔，這一切都與你無關，你何必自責。」

顧無雙轉首看着翟天星，道：「翟大俠宅心仁厚，可惜江湖血債定要血償！」

翟天星道：「難道這是永遠不可改的道理？」

顧無雙淒然笑道：「千百年來，又有何可改變？」

翟天星道：「爲什麼你們要出來？」

顧無雙道：「四郎發現了十四弟在蜀道之上，曾經現身向他警告，叫他立即東渡扶桑！」

辛十四郞點了點頭，那晚在山神廟上看見的身影，果然是辛四郞。

顧無雙道：「辛四郞在這些年來，一直懺悔，可是，一失足已成千古恨，懺悔又有何用？因此，他決定要用自己的鮮血，洗去以前自己闖下的血路！」

衆人緘默，沒發片言。

顧無雙道：「你們還有什麼疑惑？」

事件始末，已是十分明朗。

顧無雙回首對鷹翔虹道：「鷹家姑娘，眞情罕見，你好自爲之！」

說罷，便慢慢扶起躺在血泊中的辛四郎。

衆人還以爲她要揹屍而去，也沒有阻止，那知，她突然一個撲身，竟撲在辛四郎背後突出的乾雲刀上。

乾雲刀把這一對多情男女串在一起。

多情自古空餘恨！

翟天星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辛十四郞站了起來，把插在二人身上的乾雲刀抽出，同時也把身上另一柄坤龍刀交與翟天星。

接着便用左右雙肩，揹起兄嫂二人屍身，道：「翟大俠，我去了！」

鷹翔虹突然撲身於前，跪倒在鷹無懼跟前，哀聲地說道：「女兒不孝，對不起爹爹！」

鷹無懼看着女兒，茫然不語，半晌，才哽咽地道：「虹兒，你去罷！」

鷹翔虹想不到父親竟然原諒了自己，大喜過望，向着地上叩頭如搗蒜。

鷹無懼老淚縱橫，淚影之下，鷹翔虹已消失在山崖之後，眞情罕見，沒有人知道她的抉擇是否正確。

捨我師太突然念了一句佛號。

翟天星手捧着雙刀，看着衆人。

淩川上前道：「翟大俠，這雙刀如何處置？」

翟天星看着淩川，道：「在未處置雙刀之前，我有幾個問題要先請教你！」

淩川臉上變色，轉瞬又回復了正常，道：「翟大俠有何見教？」

翟天星道：「竹索橋突然在我與辛十四郎決鬥之時爆炸，這事與你——」

淩川道：「這事與我全無關係！」

翟天星道：「難道是天意安排？」

淩川怯懦地道：「那是——」他並沒有說下去，但他雙目已射在狄思亮身上。

衆人都已明白，這奸險的毒計是狄思亮所爲。

翟天星又道：「河水突然崩塌而下，那又如何？」

淩川不言。

狄思亮已跑上前來，道：「淩川，你不能推搪！」

原來他們沿河追捕翟天星與辛十四郎之時，陸路比不上水路快，因此狄思亮便把沿河上兩個儲水堤壩破壞，希望水勢使他們永遠葬身河內。

淩川怒道：「狄思亮，這個計謀你也

有參與？」

狄思亮反唇相稽道：「炸橋之事，你又豈不贊成？」

凌川道：「你爲何要把我供出？」

狄思亮暴跳如雷道：「我何曾把你供出？」

凌川道：「我要殺了你這無信無義之人。」

狄思亮已亮出招式，道：「你又豈是有信有義之人？」

兩人已亮出了兵刄，打將起來。

翟天星叫道：「經此大變，你們竟然是無動於中，你們仍算是人？」

兩人已對翟天星的話，充耳不聞。

捨我師太喝道：「狄思亮，你身爲泰山派掌門，竟會作出此下流勾當？我五嶽中人，臉孔被你丟盡！」

鷹無懼也上前道：「凌川，我早已勸過你……」

話未說完，兩人已拚了廿餘招。

兩人都是施展了平生最得意的武功，向着對方要害攻去，一時刀劍相碰之聲，交絕於耳。

翟天星本想分開二人，但無奈二人是拚命之鬥，招式頗密，一時之間，竟是無從分解。

兩人越鬥越酣，招式也一招比一招猛烈。

捨我師太大喝一聲道：「你們還不停下來？」

五嶽派以恆山捨我師太爲首，因此捨我師太的怒喝，狄思亮便稍一分心。

就在這時，凌川窺準了狄思亮這一分神，單刀閃晃不定，兩招虛招，接着單刀一抄，竟劈中了狄思亮的右脅，狄思亮大叫一聲。

狄思亮忍着痛楚，怒從心起，顧不得自己受傷，劍如靈蛇出洞，直刺凌川。

凌川本以爲傷了狄思亮，使他傲氣大挫，可是狄思亮却反而因傷而狂性大發，這一劍也是刺向凌川的右脅。

兩人同時受傷，而且傷勢不輕，兩人的門人已分別跑了出來，爲掌門治傷。

翟天星看兩人自相殘殺，不禁搖頭歎息。

翟天星拿起了夜泣雙刀，對捨我師太道：「師太，你是五嶽之首，對這雙刀，意下如何？」

捨我師太念了一聲佛號，道：「夜泣雙刀果是兇靈之物，要之無益！」

捨我師太又看看其他四嶽掌門，衆人也不言語。

翟天星又對鷹無懼道：「刀門派又如何？」

鷹無懼看看刀行者武刄霜，便道：「這雙刀曾滅絕刀門限，而今又殺死了使刀的人，這一段寃仇也算是有了一個了結，我要雙刀有何用？」

武刄霜接口道：「如果再擁有雙刀，日後又會再一次有人從扶桑來，如果再來之人，沒有辛十四郎一般菩薩心腸，大禍又要起了！」

翟天星道：「各位掌門都從這次血雨腥風之中，也體會到寃寃相報何時了的意義，我既不屬刀門限，也不是五嶽中人，與辛十四郎的相交，也是敬重他義比天高，而今他已退出江湖，那麼，我便替各位出一個主意！」

翟天星看了衆人一眼，仍沒有人提出異議。

捨我師太道：「翟大俠宅心仁厚，見面更勝聞名，你肯爲我們出主意，那好極了。」

鷹無懼與武刄霜也道：「翟大俠，你說罷。」

翟天星道：「這夜泣雙刀，的確是一柄通靈寶刀，可惜刀帶邪性，練武之人，很容易被這寶物迷惑，而失了本性，辛四郎便是一個好例子，既然異物留於人間，會使更多後學激進之人迷惑，那倒不如把刀毀了。」

衆人都覺得翟天星這建議不錯。

翟天星頓了半晌，才道：「沒有人反對？」

既是五位掌門也沒有反對，翟天星便高舉雙刀，行近崖前，道：「就讓夜泣雙刀永藏河底！」

崖下江水滔滔，一直流出大海。

翟天星正想把雙刀投下——

忽然，狄思亮竟然在衆門徒之中躍起來。

凌川似乎也不甘後人，直撲雙刀。

可惜他們兩人已受了重傷，撲起之力雖大，但身手却並不快。

因此，他們並沒有攫着雙刀，反而控制不住前撲之力。

卒之，雙雙同時墮下江中。

江水湍急，兩人一墮入水中，便已沒頂。

翟天星本想抓着他們，但因他們爲了再度搶奪雙刀，已拚盡全身之力，翟天星一時之間，也無法抓着他們。

衆人驚叫，兩位掌門的門人，爲了救師情切，也都想躍入河內。

捨我師太一個攔身，阻着衆人，朗聲道：「各位，凌川與狄思亮二人，都是死有餘辜——凌川破壞了上流二條水壩，不知禍害了多少莊稼，今年收成恐怕無望，多少人又要飢抵捱餓了！狄思亮也比凌川好得不多，那竹索橋懸在兩度峭壁之上，是費了鄉民多大工夫才建成，而今一炸而毀，使兩地農民隔絕，這個罪過也實在不輕，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再有這樣的一度竹索橋！」

衆人聽了這番言語，也覺得二人爲了私慾而禍害了無辜的平民，他們自尋死路，倒也是上天巧妙安排！

鷹無懼接口道：「夜泣雙刀之事總算了結，翟大俠，錦江樓頭之事，只恨我們報仇心切……」

翟天星道：「人誰無過，我翟天星頂天立地，決不會把這事宣揚出去！」

衆人都十分感激翟天星。

武刄霜道：「而今我們刀門派與五嶽派衆位掌門都在，倒不如讓我們留下，把這岷江一帶的水利重修！」

衆人都喝采叫好！

這倒也是帶罪立功之法。

翟天星別了衆人，向着絕想崖而去，相信無思僧聽到這件快事，一定會多說兩聲「善哉，善哉！」

（續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黃耀基・圖

飛刀小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風從徐府離開之後，經過縣政府的公園門口，凌風忽然心血來潮，信步走進了公園，只見一叢濃密的冬青樹之下，伏着一具死屍，一把刀正插在心臟部位，死者正是公安局偵緝隊的副隊長宮和，凌風正尋思何人所爲，身後突然來了一個人，是小矮子叫賀寶，賀寶起初指嚇凌風爲何殺人，但凌風却以機智來瓦解對方那種企圖要挾的策略，而且也瞬時佔了上風，賀寶完全失去優勢，只呆呆地望着凌風，凌風在獲絕對性壓倒對方的優勢之後，反而語氣緩和下來，並與賀寶到一茶樓去交談……

活寶變死寶 醬坊作屠場

凌風問道：「你以爲什麼才重要？」

「生意。」賀寶答道。

「什麼生意？」

「一個珠寶箱子。」

「你知道的事情可不少。」凌風冷冷地說。

「這也是我亂鑽亂混的好處。」

「你該明白，知道別人的秘密越多，對你自己生命的危險越大。」

「凌二爺別爲我担心，我有我保護自己的能力。」

「好！咱們別說廢話了，你知道那珠寶箱子在什麼地方？」

「嗯！不知道我就不會說它了。」

「在什麼地方？」

賀寶笑瞇瞇地說：「凌二爺，你這個人什麼都行，就是性子太急了些，這種事情是愈急愈不行的。」

凌風的臉色霍地沉了下來，冷冷地說：「賀寶，別跟我耍花招，我這個人是軟的硬的都吃，可就是不吃花招那一套。」

「凌二爺，你如果認爲我是在耍花招，那你就大錯了。目前在這座江北城裏，能够知道那一箱珠寶藏在什麼地方的人，只有兩個。」

「那兩個？」

「一個是當事人，一個是我。」

「當事人是那一個？」

顯然地，凌風這是明知故問。

「一個妞兒。」

「哦！叫什麼名字？」

「花玉燕。」

凌風一聽賀寶說出花玉燕的名字，知道他不是在胡扯了。這只有一個可能，花玉燕在藏放那珠寶箱時，一時大意，被賀寶無意中發現了。

「是雲裏飛花玉燕？」凌風故作驚訝地。

「嗯。」

「她在什麼地方？」凌風神情一副焦急的樣子。

「你眞不知道？」賀寶目光灼灼地望

着凌風。

「知道又何必問你。」

「凌二爺！你是只要那一箱子東西，還是連人一起要？」

「要人有什麼用，當然是要那一箱東西。」

「嘿嘿！凌二爺！花玉燕可是個旣嬌又媚的標緻妞兒哩。」

「別廢話了，那東西究竟藏在什麼地方？」

「在……」賀寶忽然一搖頭說：「不行，現在我還不能說。」

「爲什麼？」

「因爲我們還沒有談好條件。」

「條件？你想要什麼條件？」

「我告訴你那箱子的藏放地方，你給我多少好處？」

「條件由你開，說吧，要多少？」

賀寶笑瞇瞇地說：「不多，我也不是個黑良心的人，只要一半。」

「什麼一半？」凌風故意裝迷糊。

「那箱子裏東西的一半。」

「哦！」凌風的心裏忽然一動，雙目凝注他道：「你確實知道那箱子的藏放地方？」

「絕對不假。」

「你知道那箱子裏是什麼東西嗎？」

「一筆財富。」

「你旣然知道是一筆財富，你自己爲什麼不去取？」

「因爲我惹不起花玉燕。」

「你認爲我惹得起她？」

「昨晚上我在永盛客棧附近會見過你接下那一飛刀的身手，加上藍海山和他手下兄弟的實力，別說是一個花玉燕，兩個也不成問題。」

「所以你才告訴我？」

「不錯。本來我想去告訴宮少秋的，但我想想宮少秋不一定是花玉燕的對手，爲我自己不落空，我考慮又考慮，認爲還是你凌二爺比較可靠。」

「那也不見得。」凌風神情冷漠地。

「怎麼？難道你自認爲不是……」

凌風突然一伸手，一把抓住賀寶那皮包骨的手腕，神色冷凝而威嚴地：「活寶！你聽仔細了，我這個人不管幹什麼，都從來不和別人平分的，現在你帶我去取那箱子，取到了，我給你兩百大洋酬勞，取不到，我就要你的腦袋。」

賀寶突然「嘿嘿」地笑了起來。

他眞沉得住氣，在這個節骨兒上，還能笑。

「你笑，你再笑我就讓你哭。」

凌風抓着賀寶的手腕的那隻手，五指一緊用上了勁。他從小就練武功，手勁自然很大，這一用上勁，賀寶臉上的笑容立刻凍結住了。

「凌二爺！你這是幹嗎？生意不成仁義在，你發什麼火，請鬆鬆手吧。」

「誰和你做生意，我要你立刻帶我去取那箱子。」凌風的手減去些微的勁道。

「對不起！」賀寶搖頭幌腦地說：「條件沒有談好，我是不會動的。」

「活寶！別惹我發火，否則，我可能會扭斷你這條胳臂。」

「你最好別發火。」

「哼！你可是怕了。」

「凌二爺！你要是以爲我怕，那你就錯了，我是担心你的那條命。」賀寶笑瞇瞇地說。

「哦……」

賀寶的那張笑臉突然又凍結住了，不過，這回不是因爲凌風用上手勁的關係；凌風的手根本沒有用勁。

「凌二爺！」賀寶沉着臉冷冷地說：「談功夫，你是比我强，論智慧，你也比我高，但是在心機上你却不如我，你實在不應該跟我到這兒來喝茶。不用回頭看，我想你大概也能發覺門簾外面，至少有好幾支槍在侍候着你。」

凌風略一凝神，立即發覺雅座外面果然有人，而且不止一個。

「咔嚓！」這是拉槍機上子彈的聲音；顯然是有人在故意加以威脅。

凌風的心裏不禁立時升起了一絲寒意；他實在太大意了一點，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

「凌二爺！」賀寶很輕鬆地將手腕縮了回去：「我是誠心交你這個朋友的，你多少總該賞點面子，只要你答應算我一份，豈不是皆大歡喜。」

凌風有超人的鎭定功夫，他很快地將心情穩定了下來。吸口氣，以一副舒泰的姿勢往椅背上一靠，同時，瞇起眼睛：「活寶！你有多少人？」

「你是問我的實力？」

「唔！」

「足够。」

「足够？足够什麼？」

「何必還要我多說哩。」

「你在雅座外面佈置了多少人？」

「嘿嘿！」賀寶臉上浮着奸笑，一副躊躇自滿的模樣：「四個，足够了吧？」

「你可知道我帶了多少人？」

「不知道，也沒有看見。」

「那是當然，我帶的人決不會被人看見的。」

「哦！你帶了多少人？」

「兵在精而不在多，這話你懂？」

「我懂。兩個還是一個？」

「一個！但是這個人與別不同。」

「怎樣不同？」

「他一個人能擋千軍萬馬。」

「難道他是常山趙子龍轉世投胎？」

「他雖然不是常山趙子龍轉世投胎，却比當年的趙子龍還要厲害？」

「他是藍海山手下兄弟中那一個？」

「他不是藍海山手下的兄弟，是我由外地帶來的。」

「哦！」賀寶冷笑說：「凌二爺！我是吃白米飯長大的，可不是嚇唬大的。」

「我從來就不喜歡嚇唬人，這個人你一定聽說過，他有多大的本事，想必你也很清楚。」

「他是誰？」

「鬼影子小葉。」

賀寶的臉色倏地一變。

凌風這是一着攻心戰略，他一見戰略生效，立刻打鐵趁熱地接着說：「賀寶！小葉是跟着我寸步不離的，你最好叫外面的那些兄弟將傢伙收起來，萬一被小葉發現，引起誤會……」

「凌二爺！小葉吃的是那碗飯我清楚得很，他怎麼會跟你跑腿當差？」

「賀寶！」凌風瞇着眼睛含笑地：「你知道我又是吃那碗飯的嗎？」

「你？我打聽過，據說你是從江南來，你武功雖然不錯，但在江南却一直不走運，未能混出什麼名堂，所以你就來了江北。現在你走運了，碰上藍海山賞識你，收你作兄弟，成了北門外地面上的二爺，我敢打保票給你，用不了三五年，藍海山一定會把他所有的全交給你。」

「哦！」凌風笑笑說：「看來你對我倒是打聽得十分清楚哩。」

「當然。要不打聽得十分清楚，我怎麼會找你。」賀寶又得意起來了。

凌風仍然很平靜地笑笑說：「賀寶，你旣然知道我在江南一直不走運，到江北是來闖天下的，就該明白我決不會不帶個伴兒來，別的你也許不清楚，總該清楚小葉是有價錢的，我給小葉的代價是每天一百大洋，殺人另外計酬，如此，你明白了吧。」

賀寶傻住了。

凌風心中很明白眼前的情勢，必須適可而止，不能太過虛張聲勢，太擠迫對方，那將會弄巧成拙。

於是，他索性故作輕鬆的閉上眼睛，養起神來了。

突然，賀寶揚聲大叫道：「兄弟們，撤吧！凌二爺是自己人。」

一陣步履聲遠去，凌風心裏暗暗覺得好笑；想不到賀寶竟然輕易的被唬住了。

賀寶接着又說：「凌二爺，大人不記小人過，算我活寶有眼不識泰山，冒犯了您，還請您海量寬恕。」

這是怎麼回事？……

凌風心裏不禁暗暗納悶：這小子何以前倨後恭若此？小葉的招牌竟然有如此的震懾力量？

凌風睜開了眼，突然，他楞住了。

原來他用來嚇唬人的那塊招牌——小葉，正站在賀寶的身後，手中的槍抵在賀寶的後腦門上。

這就難怪賀寶不得不向他屈服，向他道歉了。

小葉怎麼會來的呢？

小葉又怎麼能閃過外面賀寶佈置的四名槍手進來的呢？

小葉面帶微笑，那笑，有幾分得意，也有幾分神秘。

眞不愧「鬼影子」的諢號。

「小葉！」凌風以命令的口吻說：「不得對賀先生無禮，把傢伙收起來。」

小葉很聽話，收起了抵在賀寶後腦門的短槍。

賀寶却已是一身冷汗。

「活寶！」凌風緩緩地說：「我已經命令小葉收起了傢伙，現在，我們該談談正事。」

「是！是！您請儘管吩咐。」賀寶連連點頭。

「我還是那句老話，你帶我去取那東西，取到了，我給你兩百大洋，立刻付現。」凌風加重語氣說：「如果取不到，那會是個什麼樣的後果，你心裏想必已經明白，我也不多說了。」

「我明白！我明白！」賀寶又連連點頭說道：「不過現在不行，必須要等到晚上……」

小葉突然一伸手揑住賀寶的後頸頦子，沉聲說：「你少來這一套，在咱們凌大哥面前，你只有點頭的份兒，沒有還價的餘地。」

「放開！」凌風輕叱地，威儀十足。

小葉只得鬆開了手，但還是悻悻然的在賀寶的後頸頦子上推了一下，推得賀寶的身子猛然向前一傾，額頭幾乎碰觸上桌面。

「凌二爺！」賀寶神情可憐兮兮地說：「您是個明理的人，這絕不是我故意想拖延時間，實是另有原因。」

「什麼原因？」

「那地方目前正住着一批人。」

「是些什麼人？」

「是一些外地來的陌生人，我摸過他們的底，可能是宮少秋帶來的手下。」

「哦！有多少人？」

「七個。」

「那究竟是什麼地方？」

「城隍廟內。」

「你說必須等到晚上的意思，可是等他們睡了以後才能去取？」

「您聰明，我正是這個意思。」

凌風默然沉吟了一下說：「好！我相信你，那麼，晚上什麼時間，我們在那裏碰頭？」

「城隍廟西邊的橫街上有家坤記醬坊，今夜十二點半，我在坤記醬坊等您。」

「那就這樣決定。」凌風點點頭說：「我希望你守約別耍花槍。」

「您放心，我絕對不會。」

「賀寶！」小葉冷冷地說：「如果你胆敢耍一點什麼花樣，當心我小葉會要你的腦袋！」

「不敢！不敢！」賀寶連連點頭，前額又一次的幾乎碰到東西。

「小葉！我們走吧。」凌風站起身來，舉步走向雅座門外，小葉跟隨在身後。

出了茶館，凌風忍不住心裏疑問地：「小葉！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的？」

「中午時候藍老大去我那裏告訴我說，他接到一張字條，有人約你到公園裏會面，他怕你中人埋伏，要我先到公園裏去看看，我剛到公園門口便見你和賀猴子走出來，這小子曾在江南混過幾天，我知道他是個頭頂上生瘡，脚底下流膿，壞透了的壞蛋，於是我就暗暗跟來了這裏。」

「雅座外面埋伏了槍手，你是怎麼進得雅座的呢？」

「嘿嘿！」小葉神秘地笑笑：「一點小手法，您就別問了。」

「噢，對了，那張約我的字條，你見到了沒有？」

「藍老大給我看了，後面沒有署名，你一回去他就會把那字條交給你。」

凌風默然片刻說：「你先回客棧吧，晚上我們再連絡。」

「你還要去公園赴約嗎？」

「不去了，如果要去，我會派人通知你。」

× × ×

藍海山平常也有睡午覺的習慣，但是今天他沒有睡，他在等凌風。

兩點四十多分，凌風剛一回到家裏，藍海山立刻將中午時間接到的字條交給凌風，凌風看了看後說：「大哥！我已經到公園去過了。」

「怎麼？你已經去過了？」

「嗯。」凌風點點頭說：「一點多鐘的時候，我經過公園門口一時心血來潮，便信步走了進去，在一處僻靜地方的冬青樹根下，發現了一具屍首，背心上插着一把刀。」

「哦！」藍海山吃驚地問：「是什麼人？」

「宮和。」

藍海山大吃一驚地跳了起來：「你說什麼？宮和被人殺死了？」

凌風平靜地說：「大哥請冷靜。」

藍海山立刻冷靜了下來，吸口氣：「知道兇手是誰嗎？」

「不知道。」凌風搖搖頭：「我剛發現宮和的屍首，就遇上了人。」

「遇上了誰？」

「活寶。」

藍海山不禁意外地一怔：「怎麼會是他？難道他便是殺死宮和的兇手？也是約你到公園裏去見面一談之人？」

「約我到公園裏去一談之人是不是他，現在還不能確定，不過，我想那殺死宮和的殺手決不可能是他。」

「怎見得？」

「大哥！宮和是偵緝隊的副隊長，活寶是怎麼樣一個人，你應該清楚，他豈有那樣的胆子殺宮和？」

「這麼說，」藍海山沉思地說：「殺宮和的可能另有其人了。」

凌風微點了點頭，當下便把與活寶相遇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賢弟！你相信活寶的話麼？」

「我雖不完全相信，但這也並不是絕無可能的事，也許花玉燕去藏那箱子時，眞被他碰巧遇上看見了，所以今夜我想去看看，不過，在未去之前我要先求證一下事情的眞實性。」

「你要如何求證？」

「去找花玉燕。」

「對！這件事只要你去找花玉燕一問，她一定會對你實說的。」藍海山站起身子說：「走！賢弟！我陪你找她去。」

凌風含笑地一搖手說道：「大哥！這件事不急，現在時間還早，倒是宮和被殺的問題，大哥應該趕快想法子報案處理才是。」

「我眞糊塗！」藍海山忽然抬手一拍腦門說：「不是賢弟提醒，我竟然忽略這問題了。」雙眉忽地一皺，「可是……我該如何去報這個案，又怎麼說呢？……」

「這問題很簡單，根本用不着大哥自己去，只需教幾個兄弟到公園裏去隨便走走，裝作無意中發現屍首的就行了。」

「這倒是個好辦法。」藍海山點頭說：「我這就教王大中派人去辦去。」

「那麼，大哥在家裏等消息吧，小弟到永盛客棧去一趟就回來。」

藍海山聽得一怔：「我在家裏等什麼消息？」

「等消息替宮和收屍呀。」

「哦！」藍海山忽然笑了：「賢弟你可眞行，你去吧，我不做電燈泡就是。」

凌風聽他這麼一說，也笑了。

× × ×

凌風走進永盛客棧，第一個碰見的竟是夏鐵强。

「夏兄還認識我嗎？」凌風含笑招呼他。

「當然認識。」夏鐵强怔了怔：「凌爺是來找康大哥的麼？」

「嗯，康班主在嗎？」

「在。」

夏鐵强剛說了聲「在」字，康大麻子已聞聲從房間裏走了出來。

「三少！是您……」康大麻子顯得有點意外。「快請房裏坐。」

凌風微微點頭走進康大麻子房間內坐下，康大麻子倒上一杯茶：「三少！上午她去見過您了？」

「是的。她和我談了很多，也都承認了。」

「您這次來是來找她的麼？」

「我想問她一件事，她在嗎？」

「在！我這就去請她來。」

「不用請，我已經來了。」花玉燕臉上含着嬌美的笑容站在房門口說：「我聽說您來了，就知道您一定是來找我的。」

凌風站起身子說道：「姑娘請進來坐吧。」

花玉燕走進房內，康大麻子立刻站起身來說：「您兩位談談吧，我到外面張羅一下，凌爺難得來我們這兒，一會兒我請凌爺喝兩杯。」

康大麻子不愧是個久走江湖老於世故的人，他很識趣地走出房間去。

凌風和花玉燕都沒有攔他，也沒有開口說話。

康大麻子出房之後，花玉燕才目視凌風笑一笑說：「凌風！你請坐！」

「姑娘妳也請坐。」

凌風在椅子上坐下，花玉燕立刻拉過一把椅子靠近凌風身旁坐下，低聲說：「你和康豪原來就認識麼？」

「是的。」

「他剛才稱呼你什麼？三少？」

「這是因為我排行第三。」

「凌風！他這『三少』兩字稱呼再加上你的姓，使我突然想起了一個人。」

「姑娘突然想起誰？」

「開封城裏凌家的三少，北六省江湖朋友口中的一條龍。」

「哦！姑娘懷疑我是那條龍？」

「凌風！你是嗎？」花玉燕雙目灼灼地凝注着。

「妳以為呢？」凌風的臉上含着笑。

「希望你告訴我。」

「如果我說是，妳相信？」

「相信！我沒有不相信的理由。」

「可惜我不是，希望姑娘能相信。」

花玉燕沒有接話，只笑了笑。

對這問題她心裏怎麼想，相信還是不相信？就只有她自己心裏明白了。

「凌風！你來找我有什麼事？」

「今天下午有人告訴我一件秘密。」

「什麼秘密？」

「他說姑娘在城隍廟裏藏放着一樣東西，有這回事嗎？」

花玉燕臉色微微一變：「是誰告訴你的？」

「是一個碰巧看見的人。」

「他叫什麼名字？」

「那妳就不要問了，只請告訴我有沒有這回事？」

「有。」

「謝謝姑娘。」凌風站起身子。

「你要走了？」花玉燕跟着也站起了身來。

「是的。」

「你來只為問這件事。」

「是的。」

「你可是要去取那箱子？」

「正是。」

「你知道那箱子藏放的確實所在？」

「那個人知道。」

「他要和你一起去取嗎？」

「是的。」

「什麼時候？」

「今天晚上。」

「他知道那箱子裏是什麼東西嗎？」

「知道，他說那是一箱珠寶。」

「那他為什麼不自己去取，而告訴你和你一起去取？」

「他說他惹不起妳。」

「這麼說，他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其實妳的身份已經不是秘密，宮少秋、張英順那些人已都知道了。」

「哦！」花玉燕默然了一下：「他把這秘密告訴你的意思，可是認為你惹得起我？」

「他原來想去告訴宮少秋的，但他對宮少秋沒有信心，也懷有戒心，恰巧昨晚上我去永盛客棧的那段經過，又被他在暗中看見了，因此他便找上我，把這秘密告訴我，要和我合作。」

「原來是這麼回事。」花玉燕笑笑問：「你自信你惹得起我跟飛刀小李嗎？」

「妳認為呢？」

「說老實話，放眼大江南北，能够惹得起飛刀小李的當世只有一個人。」

「誰？」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那條龍——凌三少。」

「哦。」

「除非你是那條龍，否則，你也許惹得起我，但決惹不起飛刀小李。」

「小李可是已經來了此地？」

「我並沒有見着他，他一向神出鬼沒，隨時都有可能出現。」

「說良心話，我倒眞想會會他，看看除了那位凌三少以外，我是不是也惹得起他？」

花玉燕神情有點異樣地笑笑說：「好了，我們不談他了。我問你，那個人把這秘密告訴你，和你合作的條件是什麼？」

「他的條件是一人一半，只是我沒有答應他，只答應給他兩百大洋。」

「你要獨吞？」

「我如想獨吞，上午我就不會拒絕姑娘了。」

花玉燕再次沉默了一下說：「你來問我這件事的用意是什麼？」

「一是求證確實與否？二是……姑娘是聰明人，應該用不着我多說什麼了。」

「凌風！謝謝你的這份情意。」花玉燕雙目深情地望着凌風，貝齒輕咬着嘴唇說：「凌風！我希望你能聽我一句話，好麼？」

「什麼話？」

「別去取那箱子。」

「為什麼？」

「不要問為什麼，只答應我別去取它就是。」

「可是那箱子是假的？」

「不是。」

「要我不去取它，只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

「將我留在這裏！」

花玉燕眉頭不由一皺，旋而，她又笑了。

「凌風！你這是存心作難我麼？」

「我作難妳什麼？」

「你明知道我沒有這力量能將你留在這裏，却故意這麼說，不是存心作難我是什麼？」

「另外還有個辦法。」

「另外什麼辦法？」

「讓我去取個空。」

「我倒是很想讓你去取個空，奈何我不能。」

「為什麼不能？」

「凌風！別問我這些，只希望你千萬別去取它。」

凌風皺着眉頭，雙目凝注着花玉燕。

「凌風！答應我，別去取它好嗎？」

「不！」凌風搖頭說道：「我不能答應。」

「好吧！」花玉燕吁口氣說：「你既然一定不答應，那就到時再說吧。」

凌風心裏不禁暗暗地奇怪：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她為何要阻止我去取那隻箱子呢？

一陣步履聲傳來，康大麻子在房門口出現：「三少！你們談完了麼？」

凌風點點頭：「班主來得正好，我要回去了。」

「您要回去了？幹嘛那麼急，我已經去叫了酒菜，喝兩杯再回去吧。」

「不了，改日我再叨擾吧。」

「凌風！喝兩杯吃完晚飯回去，又躭擱不了多少時間，酒菜都已經叫了，你好意思麼。」花玉燕帮忙挽留地說。

「妳不是想利用機會留我在這裏吧？」凌風含笑地望着花玉燕。

「你放心，我絕不會那麼做。而且，我只准你喝三杯，要你保持頭腦的清醒、冷靜。」花玉燕深情脈脈地，臉上掛着嬌媚的笑容。

× × ×

凌風回到家裏，藍海山剛從外面回來，飯桌上擺着酒菜，顯然還沒有吃晚飯。

「賢弟！你吃過晚飯沒有？」

「吃過了，大哥還沒有吃麼？」

「那你陪我喝兩杯如何？」

二人分別坐下，藍海山先替凌風斟上一杯酒，然後也替自己斟滿一杯。

「賢弟！你去求證的結果如何？」藍海山喝了口酒放下杯子問。

「事情確實不假。」凌風也喝了一口酒。

「花玉燕對這件事一定很驚訝吧？」

「她是很驚訝，不過她却一直勸我不要去取那箱子。」

「爲什麼？」

「問她理由她不肯說。」凌風吁口氣問：「大哥！宮和的屍首收了嗎？」

「收了。法醫已驗過傷，屍首目前暫時停在小袁的家中。」

「法醫怎麼說？」

「一刀穿透心臟致命。」

「沒有別的傷痕？」

「沒有。」

「可曾說明被殺死亡的時間？」

「有。據法醫判斷，是天亮前後。又說臥屍之處决非被殺現場，可能是死後移屍。」

「看來驗屍的件作還不是個笨蛋。」凌風點點頭說：「偵緝隊長怎麼說？」

「劉隊長說，他一定要緝拿兇手歸案，替宮和償命報仇。」

凌風默然沉思了一下說：「大哥！我想那約我前往公園一談之人，可能與宮和之死有關。」

「哦……」

凌風又說道：「其用意很可能是要我去看到宮和的屍首，給我一個心理上的威脅。」

「你看會不會是宮少秋他們幹的？」

「有可能。不過在沒有找到事實證據之前，還不能確定。大哥！殺死宮和的那把刀現在什麼地方？」

「在偵緝隊劉隊長那裏。」

「大哥和劉隊長的交情如何？」

「普通，不好也不壞。」

「大哥能不能將那把刀要出來？」

「賢弟要那把刀做什麼？」

「我有點用處。」

「明天我要去看看。」

凌風點點頭，伸手端起酒杯朝藍海山舉了一舉一口喝乾，放下酒杯站起身子說：「大哥你多喝兩杯，小弟不陪你了。」

「賢弟你現在就去找活寶麼？」

「不！現在時間還早。」

「那你現在要到那裏去？」

「到大安客棧找小葉聊聊去。」

「好！你去吧，路上小心些。」

「謝謝大哥。」

× × ×

坤記醬坊的門關着，屋子裏也沒有燈光。

凌風並不感意外，現在已經是午夜時刻，怎麼還會亮着燈。他側身貼着門旁，伸手一推，門就開了，是虛掩着的。

屋裏似乎沒有人，沒有一點動靜。

凌風不由皺了皺眉頭：是活寶失約沒來？還是活寶又在耍什麼詭詐……

有了下午茶館裏的那個經驗，他不得不特別小心。於是他伸手由口袋裏摸出五顆鐵蓮子分握雙手，身子突然一閃，奇快如電般地閃進門內。

他的動作快極，一下子就閃到一根柱子旁邊，凝目仔細地四面搜索着：整座店堂裏竟然沒有一個人，沒有一點動靜。

這是怎麼回事？

如果活寶沒來這裏等他，門爲何虛掩着？

如果活寶已經來了，那麼，他人呢？還有這間坤記醬坊裏的人呢？

難道……

眼前的情況只有兩種：一種是個要他凌風性命的大陷阱。一種便是發生意外。

可是，發生什麼意外了呢？

凌風站在那根柱子旁邊，足足有五分鐘之久，這才吸了口氣，全神貫注小心戒備地緩緩移動脚步往店堂後面走去。

突然，他脚下絆着一樣東西，就在由店堂通往後面的門口處。

他的感覺立刻告訴了他，那是一具屍首。

身軀很大，不是活寶。

接着，他又發現了一具。

現在，他明白了：這裏已經發生了意外。

他繼續往後走，後面是一座大院子，院子裏放着十幾個大醬缸。

在一隻大醬缸旁邊地上，他發現了活寶，活寶已成了死寶。

致命傷是胸口一刀，刀已拿走，只有一個血窟窿，血液還未完全凝結，情形很明顯，兇案發生的時間並不太久：最多不超過一個小時。

換句話說，活寶他們被殺的時間，是在十一點鐘以後。

另外，他又發現了五具屍首，加上活寶和由店堂通往後院門口的那兩個，共是八具屍首，都是一刀畢命，而且兇刀全部取走。

不用說，這八具屍首裏面，一定有兩個或三個是坤記醬坊裏的人。

凌風雖然是藝高胆大，但目睹這等情形，心底也不禁感到一絲寒意。

一門八命，兇手的心腸太狠毒了！

這是誰幹的？是誰？

凌風木然的站在活寶的屍首旁邊：雖然小葉曾說活寶是個「頭頂上生瘡，脚底下流膿」壞透了的傢伙，但他心底却覺得很難過。

他想：活寶雖然是個大壞蛋，但罪不該死，如果不是與他相約在這裏見面，也許不會被殺，更不至於連累上這麼多人被殺。

嗄！屋簷上突然跳下一個人來，是小葉。

凌風站在那兒一動也沒動：或許他已知道是小葉，或許他根本不在乎是誰？

其實凌風的雙手，這時正分握着五粒蓮子，不管是誰，只要一出手：那先躺下的人一定是對方。除非對方是用槍，否則凌風就有絕對自保的能力。

當然，凌風也深信，在這深夜人靜的時刻，對方絕對不敢輕妄用槍，一聲槍響會傳出老遠，會驚動左隣右舍街坊。

小葉已看見了醬缸旁邊地上的屍首，心中不由微怔了怔。

「三少！這是怎麼回事？」

「我們來晚了至少有一個小時。」凌風緩緩轉動身子。

「這裏沒有別人了嗎？」

「好像都被殺光了，我一共發現八具屍首。」

「八具屍首？」小葉心中吃了一驚：「在那兒？」

「你身後六尺的地上就有兩個。」

「這是誰幹的？」小葉沒有回過頭去看。

「我正在想，可能是飛刀小李。」

「會是他？」

「嗯。八具屍首都是一刀畢命，這證明兇手是個玩刀的能手。」

「這一定是花玉燕爲阻止你去取那箱子，所以便要小李來殺了活寶？」

「可是花玉燕又怎會知道這要帶我去取箱子的人，是活寶的呢？」

「你沒有告訴他？」

「沒有！我怎會那麼傻。」

「那麼……」

「小葉！快閃！」

突然，凌風一揚手，兩粒鐵蓮子疾射而出。

小葉聞聲知警，身子飛快地旁邊竄開了。

「噹！」是凌風的兩粒鐵蓮子中的一粒擊中一柄飛刀的聲音。另一粒鐵蓮子却落在屋面上，發出了一陣「篤！」與骨碌的滾動響聲，最後掉落地上。

小葉的動作好快，人已上了屋面，屋面上空蕩蕩地，已經不見了人影。

凌風走過去從地上拾起那柄飛刀，和兩粒鐵蓮子。

小葉由屋上躍落。

「走了？」凌風在反復的看着那一把刀。

「够快的，我連影子也沒見着。」小葉攤攤手苦笑地說：「我欠你一條命。」

「小葉！你該知道，我向來不喜歡聽這種話。」

「我說的是實情。」

「那麼，昨天下午茶樓上的事情該怎麼說，我不是也欠了你的麼？」

「那可不一樣。」小葉搖頭說：「活寶雖然在外面埋伏了槍手，但他並不想要你的命，他的目的只是威脅你答應他的條件。」

「好了。」凌風不耐煩地一擺手說：「不說這個了，我們快走吧。」

「去那裏？」

「永盛客棧去找花玉燕。」

「查問小李的行踪？」

「問這個。」凌風揚了揚手裏的那把飛刀。

「刀是花玉燕的？」

「應該不會有錯。」

「難怪我上屋沒有見着人影，剛才一定是她，別人决沒有這麼好的輕功。」

凌風沒有再說話，收起飛刀，邁步往外走去。

他倆剛走出門外，迎面疾步奔來了六個人。

凌風目力過人，還遠距十多丈外，他就看清楚了是王大中和藍海山、陳彪等六人；他連忙停步站住。

「大哥！你們怎麼也來了？」

「我實在不放心。賢弟！事情怎麼樣？和活寶見面了沒有？」

「活寶已經死了，坤記醬坊裏一共躺着八具屍首，沒有一個活口。」

「啊……」藍海山大吃一驚地說：「這是誰幹的？下手這麼狠毒？」

「兇手的心腸實在太狠太毒了，我一定要把他找出來，要他替活寶等八個人償命。」

「那麼，東西你也沒有能取到了？」

「活寶已死了，東西藏放的地點就只有花玉燕一個人知道。大哥！你們先回去吧。」

「你不和我一起回去？」

「不了，我和小葉還有一點事情去辦一下。」

藍海山皺了皺眉頭：「賢弟！說實在話，對目下這種複雜的情況，我實在很不放心你的安全……」

凌風接說：「謝謝大哥關心，你請放心吧，有小葉這塊招牌和我一起，决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我也不再說什麼了，一切你自己多小心點。」

「小弟知道。」對藍海山的這份關懷叮嚀，凌風心裏很是感動。

× × ×

永盛客棧已經關上了門，凌風拍開門將康大麻子從睡夢中叫醒。

康大麻子久走江湖，當然明白凌風這深夜裏來找他，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何況凌風身後還跟着個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一流殺手——「鬼影子」小葉。

「三少！發生了什麼事？」康大麻子讓凌風在櫈子上坐下後問。

「康大哥，花玉燕晚上出去過嗎？」

「好像沒有。」

「那麼，你也不能肯定她沒有出去過了？」

「她和小女住一個房間，晚上有沒有出去過，小女必定清楚，我去叫小女來問問。」

「不必！麻煩大哥把花玉燕叫來就行了。」

康大麻子點了點頭，出房而去。

花玉燕睡眼惺忪地來到了康大麻子的房間內；她一見凌風和小葉那種神色冷肅的樣子，心中不禁愕然一怔。

「姑娘請坐。」話雖然客氣，但語氣却很冷。

花玉燕沒有說話，在凌風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臉上滿是詫異之色地望着凌風。

康大麻子進入房內立刻隨手關上房門，背靠在門上雙目凝注着花玉燕。

凌風吸了口氣：「姑娘！我特地來告訴妳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活寶死了。」

「活寶是誰？」

「就是那個要帶我上城隍廟裏取箱子的人。」

「哦！他是怎麼死的？」花玉燕的睡意完全消失了。

「一刀畢命。」

「是誰殺的？」

「起先我懷疑是飛刀小李，後來我才發覺我估計錯誤。」

「你這時候來找我，可是認爲活寶的死與我有關？」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野馬與楚開在金雅閣酒家會面，兩人酒足飯飽之後，楚開要野馬假冒丁放山兒子丁旋，去接近他的仇家香大帥，設法取得香大帥的信任，然後伺機行事。野馬將楚開交來有關丁放山、丁旋父子的資料詳閱後，便依計進行，當野馬以丁旋姿態出現在香大帥家裏時，香大帥果然以為野馬就是丁旋，竟然墮了彀中，另一方面，香大帥據報自己經營的賭場，生意越來越差，係因幾個豪賭客近來幾乎絕跡，是杜烈從中攪的鬼，於是決定將該賭場讓與對方。這一天，該賭場內來了一位卅多歲的賭客，下注之大，令人咋舌，原來此人是一名職業賭徒……

藏參大木廠 黑帮大火併

野馬（三）

千門點將錄／龍乘風・著　盧令・圖

飛車亡命

（一）

以賭為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賭博這種玩意，其實往往比洪水猛獸還更危險。

但世間上確有種人，他們以賭為業。

當然，這種人不簡單。現在，這賭場裏就來了一個這麼樣的人。

× × ×

八口「大」之後，緊接而來的是五口「小」。

這人每一口都押「小」。

他每一口都贏。

五口骰寶，他贏足五萬。

跟風者莫不笑逐顏開。

他們以這人的押注作為「風向」。

第六口了。

這人押「大」。

他不再押「小」，也不再押一萬塊，而是傾巢而出，盡賭六萬。

陸彪的臉色眞的變了。

他不敢揭盅。

「先生——」

「甚事麼？」

「這裏的規矩，只限接受一萬塊的賭注。」

這人冷冷一笑。

他盯着荷官：「我叫秦小志。」

陸彪吸口氣：「秦先生志不在小。」

秦小志冷冷的盯着他，冷冷的說：「我也有我的規矩。」

「你的規矩。」

「不錯，」秦小志沉聲道：「我的規矩很簡單，任何賭場不敢接受我的賭注，它就、配繼續營業下去！」

陸彪猛然瞪眼。

胆小的賭客都已紛紛退開。

這裏快要鬧出事了。

已有四五個兇神惡煞般的漢子圍了上來。

秦小志還是氣定神閒的站在那裏。

「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

但這人單身而來，憑的又是甚麼？莫非他有三頭六臂？還是有齊天大聖七十二變的非凡本領。

陸彪又再說了一句。

「秦先生，你要賭，咱們只能接受一萬！」

但就在這時候，一人乾咳着說：「彪，揭盅！」

× × ×

陸彪怔住。

他還是沒有揭盅。

他怔怔的瞧着來人。

來的是易四哥？

不！

易四哥不在。

來的是齊伯天。

（二）

齊伯天已站在陸彪剛才站的位置。

陸彪不敢揭盅，所以齊伯天叫他索退下。

齊伯天連想都不想，伸手就把盅子揭開。

然後，他若無其事，緩緩地說：「一、四、六，十一點，大！」

× × ×

每個人的眼色都已變了。

沒有人出聲。

只有齊伯天開口——

「彪，賠錢給秦先生。」

「賠……賠六萬？」

「不是六萬，是一萬。」

「但……」陸彪的臉色在發青。

秦小志已截然接着說：「齊總管，我押的是六萬塊，不是一萬。」

齊伯天悠然道：「但我只看見一萬而已。」

「一萬？」

「就算你堆一千萬現鈔在桌上，我看見的也只有一萬，」齊伯天淡淡道：「所以，我只能代表賭場賠給閣下一萬塊。」

秦小志冷冷一笑：「倘若開出的點數是『小』，你是否也只殺進一萬，還我五萬？」

齊伯天搖搖頭。

「賭場的規矩，從來不會如此。」

秦小志道：「難怪你敢開盅了。」

齊．天道：「齊某也是個賭徒，以一萬博六萬，豈敢不開？」

「不，你錯了。」

「錯在那裏？」

「不是一博六，是一博一。」

「一博一？」

「不錯，是一博一，也就是六博六，六萬塊博六萬塊，而且是我贏了。」

齊伯天冷冷一笑：「秦先生，你憑甚麼在這裏撒野？」

秦小志道：「我不是來撒野，而是來賭錢。」

齊伯天道：「但齊某却認為，你是來賭命的。」

秦小志道：「眞正的賭徒，本來就必須隨時具有賭命的勇氣。」

齊伯天道：「閣下果然胆識過人。」

秦小志道：「少廢話了，快賠錢，否則——」

「否則怎樣？」

「香寶勳馬上完蛋！」

× × ×

齊伯天的臉色終於變了。

因為就在這時候，賭場外突然湧入五個白衣漢子。

這五人行動矯捷，殺氣騰騰。

他們挾持着一個人。

這人臉色蒼白，連一向梳理得很整齊的頭髮都已凌亂不堪。

「香少爺——」

賭場裏的人紛紛失聲叫了起來。

× × ×

香寶勳已驚得呆了。

他的頸子上，被架着一把鋒利的東洋刀。

而他的雙手，也被縛得很牢固。

秦小志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只是看着齊伯天。

齊伯天也看着他。

過了很久，齊伯天道：「這就是閣下敢在賭場撒野的本錢？」

秦小志從口袋裏掏出一隻表。

「一分鐘之內，我若收不到應贏的欵項，你就要準備向香大帥解釋，他的寶貝乾兒子為甚麼會在自己的賭場裏死掉。」

他的語氣很堅決。

他的態度也很絕。

這也很難怪，因為他現在已是個大赢家。

（三）

一分鐘轉眼即過。

齊伯天終於屈服下來。

「彪，賠他六萬。」

陸彪瞪了。

齊伯天盯着秦小志：「還不放人？」

秦小志道：「只要我們安全離開這裏，一定會放香少爺。」

齊伯天冷冷道：「好，你們走。」

× × ×

秦小志當然走。

他走得很快。

他們把香寶勳拋在賭場外的一座水池旁。

陸彪臉色鐵青。

「齊總管……」

「別嚕嗦，咱們快追，一個都不能放過。」

× × ×

追！

一輛汽車窮追。

一輛汽車拚命的逃。

逃的一輛汽車開得極快。

追的一輛汽車也毫不輸虧。

兩輛汽車穿過大環路、雙柏山、新大巷、江畔長堤。

就在這時候，其中一輛汽車突然發生爆炸。

一團驚人的巨大火球，照亮了江邊一帶，也照紅了目擊者的眼睛。

那是窮追不捨的一輛汽車。

× × ×

這是轟動全市的大事。

黑道上傳言——

來自成都的騙子集團，向香大帥的賭場下手，武諸葛齊伯天窮追之際，不幸身亡。

賭國雙雄

（一）

五月九日，黃昏。夕陽仍然燦爛。

但在雙柏山南麓的一幢大廈裏，業已燈光齊然。這是杜烈的地方。

鬼爵雖然被人稱爲「鬼」，但他討厭黑暗。

他喜歡光亮。尤其是當他聆聽手下向自己報告的時候，他更需要充足的光綫，來幫助他的思考。

× × ×

燈光下，杜烈的眼睛已閃動着森冷的光芒。

他人正壯年，體格健碩。

他最引以遺憾的，並不是左頰上的一道刀疤痕，而是在十年前一場黑帮火併中，斷了一條右腿。

自從他斷了右腿之後，他比以前更冷酷，更無情。

「鬼爵」之名，也是從那時候開始得回來的。

在這個龍蛇混雜，弱肉强食的社會裏，他一直能夠屹立不倒，與香大帥、楚開成鼎足之勢，當然絕非偶然所致。

現在，距離他每天用晚膳的時間還有三十分鐘。

他在聆聽一個心腹手下的報告。

這人的年紀比他大五歲，出道的時間也比他早。

但若不是杜烈，他在十年前已死在仇家的手裏。

他叫汪留，道上的人，稱他爲「大道長」。

他信仰道教。

他有個師父，據說是三百年前武當派掌門的後裔。

武當掌教，居然也有後裔。

這倒難說得很。

無論這件事是眞是假，汪留一直深信不疑。

所以，他練的是武當拳法，還有武當劍法。

有人譏笑他，說他是個「古人」。

但不少輕視他的人，都已死在他的長劍下，或者是給他的武當拳法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這個「大道長」，的確不好欺負。

（二）

在任何人的面前，杜烈都是喜歡把自己的獨脚高高翹起。

這是他的習慣。

但現在，他沒有這樣做。

他尊重手下的報告，尤其是從汪留口裏提出的。

汪留說：「屬下已查出，那一夥騙子是來自成都豺狼窩，老大的確姓秦，秦來泰。」

杜烈吸了口烟。

「秦小志就是他？」

「不錯。」汪留慢慢的接道：「秦來泰是千門高手，他在香大帥的賭場一口氣連贏六口骰寶，那只是易如反掌的事。」

汪留說到這裏，杜烈眉頭一皺：「其中是否有人動了手脚？」

「是的，他們在賭場有合夥人。」

「誰？」

「陸彪。」

「陸彪？」杜烈的聲音冷如冰：「這人腦後有反骨，我早就覺得他靠不住。」

「他沒有跳上那輛窮追秦來泰的汽車去。」

「噢？」

汪留點點頭，說：「他沒有死，倒是齊伯天，和幾個精銳手下，在火海中變成一團焦炭。」

杜烈冰冷的聲音居然有點惋惜之意：

「齊伯天倒是一號人物。」

汪留道：「將軍難免陣中亡，他確是已竭盡全力，爲香大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杜烈默然。

汪留接着說下去：「易四哥已赴洛陽爲老父賀壽，據估計，最少也要在四五天後才可以回來。」

杜烈瞳孔收縮：「你言下之意，是指香大帥現在已陷入蜀中無大將之局？」

「不錯，他現在是以廖化作先鋒。」

「陸彪？」

「不，陸彪已遠走高飛，而且香大帥已發出命令，要把這叛徒碎屍萬段。」

「那麼，他還能用誰押住陣脚？」

「丁旋。」

「丁旋？就是不久前，冒充野馬行刺楚開的丁旋？」

「不錯，」汪留緩緩道：「這人胆識非凡，手底下也有點材料，但目前來說，他還不配稱爲大將之材。」

杜烈噴出一口濃烟。

「你是不是想提議咱們乘虛而入？」

「這是機不及失。」

「楚開也會這樣想。」

「但這老頭兒胆量不足，而且實力也有限。」

「別看輕老楚，」杜烈冷冷的看着汪留，「他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

「帮主，還是那句肺腑之言：機不可失！」

「丁旋！」杜烈忽然嘆了口氣，「想不到香大帥居然會用上一個不見經傳的丁旋，他眞是越來越糊塗了。」

汪留沒有插嘴。

杜烈又考慮了很久。

他忽然下令：「囑咐王厨子，這頓晚膳取消。」

汪留一怔。

杜烈冷冷道：「難道你不知道何謂坐言起行？良機既已來了，我們爲甚麼要錯過？」

汪留精神一振。

「是，帮主。」

「你的武當劍呢？」

「早已磨得鋒利！」

杜烈大笑。

「大道長，今晚倒要看看你的兩儀劍法！」

這時候，夕陽已隱沒在山坡後。

黑暗已來臨。

一朵烏雲，隨着黑夜飄了過來。

（三）

九點五十五分。

賭場內烟霧瀰漫。

雪茄、洋酒、烈酒，再加上女人身上散發出來的香水氣味，使賭徒在刺激的賭局中，更添增上另一種嗅覺上的刺激。

但久而久之，這種刺激也漸漸會被麻木所代替。

丁旋穿着一套純白的西裝，純白的襯衫，領上帶着一副猩紅的蝴蝶結，氣定神閒的站在賭場西方的一排欄杆下。

現在，賭場裏上上下下的人，都稱呼他丁總管。

他現在這套裝束，很像一個人。

那是易四哥。

易四哥高大，英俊瀟洒，富有男性的魅力。

丁旋也具有這些優點。

他們之間最大的分野，是年齡。

丁旋年輕。

他有更充沛的活力。

但目前却未能給予別人一種安全而穩重的感覺。

在人們的眼中，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跟易四哥、齊伯天相比。

雖然，他現在已是這間賭場的總管。

× × ×

還有五分鐘就是晚上十點。

賭場現在正是最熱鬧的時候。

牌九桌上，莊家拿了一副蹩十，皆大歡喜。

骰寶桌上，一連弄出六口「大」，也是把賭客弄得如痴如醉。

但就在九點五十五分的時候，門外闖入了一羣不要命的青衣漢子。

衝突幾乎立刻發生。

賭客相顧駭然，亂成一團。

混亂中，一人跳上骰寶桌上，大喝：

「住手，統統住手！」

這人一身雪白西裝，正是丁旋。

他大聲道：「無論你們要怎樣，都可以慢慢商量，但先讓賭客離去。」

那羣不速之客其中一人冷冷道：「可以，咱們也不想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賭客聞言，如獲大赦，於是紛紛奪門而出。

一座賭場，自然不只有一處門戶。

賭客疏散得極快。

片刻間，熱鬧無比的賭場變得一片清靜。

（四）

然後，丁旋就看見了一個穿着長袍，手裏揮動着一把長劍的中年人，昂然闊步的走了過來。

這時候，剛好十點正。

外面傳來陣陣滂沱大雨聲。

丁旋很鎭靜。

「大道長汪留，就是尊駕？」

「正是汪某。」

丁旋的眼睛亮了：「在下丁旋。」

汪留冷冷的看了他一眼。

「我知道，」他的聲音彷彿帶着一種說不出輕蔑之意，「但從遠處看來，你倒很像易四哥。」

「你是來找他的？」丁旋似乎毫不介意。

「不錯。」

「他不在這裏，有甚麼事，無妨說出來。」

汪留冷笑，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丁旋：「我和他之間的事，你拿得了主意嗎？」

丁旋微微一笑。

「易四哥曾囑咐在下，無論是誰找他，無論是甚麼事情，都可以先跟在下商量。」

「我是來討債的。」

「易四哥欠你一筆債？」

「不錯。」

「多少？」

「五十萬。」汪留的聲音裏帶着揶揄之意：「你能代他清還嗎？」

丁旋摸了摸鼻子，忽然笑道：「易四哥怎會欠下你這筆債的？」

汪留冷笑：「是賭債。」

「賭債？」

「你不相信？你想賴？」

「不，我相信，也不想賴，只是，易四哥也曾囑咐下來——」

汪留截口問：「他怎麼說？」

丁旋聳聳肩：「賭債賭還。」

汪留仰天大笑，他笑得厲害，笑得放肆：「好一個賭債賭還，但他不在，誰還配跟我賭？」

「我。」丁旋毫不考慮。

「你？你配跟我賭？這豈非笑話？」

「爲甚麼不配？」

汪留一言不發，走到牌九桌面前，把三十二張天九牌洗勻，叠好。

他叠牌的手法，快如閃電，而且花巧多變，就像個魔術師。

丁旋也走了過去。

「大道長，咱們賭一手如何？」

汪留冷笑，忽然隨手一抄，八張天九牌有如飛刀般射向丁旋。

這一手功夫，看來簡單，但却絕不容易。

他是存心要讓丁旋在衆目睽睽下丟臉的。

但丁旋沒有丟臉。

他一伸手，八張天九牌就平平穩穩地，平放在他左臂之上。

汪留眼色一變。

丁旋突然揮左臂，八張牌淩空飛起。

在這刹那間，他雙手齊飛，一個閃電般的快動作，八張牌已整整齊齊的叠回原處。

直到這時候，衆人才看出，這位丁總管也絕非不學無術，泛泛之輩。

賭塲的打手、荷官、職員齊聲喝采。

汪留的臉上變得完全沒有表情。

丁旋的臉上仍然掛着一種令人莫測高深的微笑。

他很有禮貌地問：「我現在還配不配跟你賭？」

汪留吸了口氣：「好，我賭。」

× × ×

他倆賭了。

他倆只賭一口，而且賭的是一翻兩瞪眼的小牌九。

鬼爵就是鬼爵

（一）

人：汪留、丁旋。

地：賭塲牌九桌前。

時間：十點零八分。

賭注：五十萬。

× × ×

特點：兩人共抹牌，丁旋是莊家，却由兩人一起撒骰，各撒一顆。

情況：骰開五、六，丁旋先抓牌。

結果：令人驚奇。

原因：丁旋拿的牌是一天一地，合共四點，汪留抓的也同樣是一天一地！

× × ×

天地對天地！

寃家碰寃家！

這本是平手之局，但丁旋是莊家，他是主，對手是閒，互碰之下，莊勝！

贏得險！勝得漂亮！

汪留却連耳根也爲之發熱了。

道上的人都知道，他是箇中高手，在這種場合上，可說是從未敗過一次。

但此刻，他却敗了。

倘若他敗在易四哥、齊伯天手上，那還可以說一句「勝負乃兵家常事」，從而掩抹過去。

但他却居然敗在一個無名小卒，一個初出道的年輕伙子手下。

他這張老臉，該擱到甚麼地方去？

偏偏丁旋還奉上了一句：「承讓！」

這種話本不傷人。

但汪留却「傷透」了。

他老羞成怒，突然大喝：「殺！一個不留！」

（二）

汪留手下有兩員悍將。

第一個是「狂獸」顏老么。

另一個是「雙刀拚命」梅棠。

顏老么本是斧頭黨第四把交椅的人物，但自從斧頭黨經過一次內鬨，元氣大傷之後，他就脫離了該黨，投在鬼爵杜烈門下。

他的斧頭又快又準，專向敵人的要害上砍去。

很少人能擋得住他三斧。

梅棠更不簡單。

他本是著名殺手，五年前被仇家追得無路可逃，才被顏老么力薦，投入鬼爵門下。

兩人一經動手，都是如狼似虎，所向披靡。

汪留緊握青鋒劍，殺氣嚴霜，目不轉睛的盯着丁旋。

——好小子，你丟我臉，我就砍你腦袋！

× × ×

外面下大雨。

賭塲內刮起腥風。

瞬息間，此地已變成人間地獄。

（三）

慘呼怒喝聲，不絕於耳。也就在這時候，一人拄銀杖，穿盛裝，挾着滿身殺氣、邪氣，緩步進入賭塲中。

這個人獨腿，面有刀痕，赫然正是鬼爵！

兩個賭塲打手揮刀撲了過來。

杜烈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只是輕揮銀杖。

銀杖捲起一縷尖銳勁風。

兩打手剛撲過來，忽然又退了回去。

兩人互望一眼。

兩人的眼色都是驚駭欲絕。

他們沒有慘呼。

他們只是癱軟下來，倒臥在血泊上。

鬼爵漫不經心地，拿出一條雪白的絲巾，爲銀杖尖端抹血。

杖端赫然暗藏尖刀。

那兩個打手的喉管已被戳破。

× × ×

杜烈雖殘而不廢。

他是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何況除了銀杖之外，他還有手槍。

在那時候，槍火彈藥這種武器，絕不易求。

這絕不是一種很普遍的武器。

但鬼爵却有一柄，而且槍管已瞄準丁旋。

「帮主，求求你，讓我親手殺了他！」汪留却在大聲呼叫。

杜烈冷笑，但終於還是把手槍放回口袋裏。

× × ×

一聲如雷般暴喝響起，汪留的劍已刺了出去。

丁旋居然雙腿紋風不動。

他很冷靜。

他在冷靜中擰身，閃開大道長的武當劍。

汪留再吼叫，劍勢急如旋風，急斬丁旋胸腹。

丁旋高躍，離地五尺，撞向牆壁。

他的身子沒有沾地。

他以左足尖蹬向牆壁，借力如流星般迅速反彈回來。

汪留劍勢已老，不由一驚。

他急起左肘，迎撞急衝過來的丁旋。

但丁旋沒有被撞倒，他撞了個空。

就在這刹那間，一團黑影迎面飛來。

那是拳頭。

丁旋的拳頭。

砰！

一陣可怕的骨裂聲音響起，汪留的臉已不成人形。

好快的一拳。

好沉重，好可怕的一擊！

汪留倒下，半分鐘內嚥氣。

杜烈一怔。

連鬼爵這號人物，也被這一刻間所發生的事弄得爲之呆住。

× × ×

杜烈發呆的時間並不很久，那幾乎只是眨眼即過。

他自出道江湖以來，經歷過無數火併，無數大仗大陣。

汪留雖死，但其餘的弟兄們仍大佔優勢。

反觀對手，除了丁旋令人感到驚詫之外，其餘帮衆俱已陷於捱守的局面。

只要殺了他，己方已是穩操勝劵。

杜烈不再猶豫，迅速再握手槍，向丁旋射殺。

砰！

一顆子彈從槍管射出，一人右手鮮血淋漓，面無人色。

× × ×

杜烈沒有放槍。

他正要扳動槍機，另一枝手槍已向他發射。

他的手槍立刻跌在地上，他的手也立刻大量流血。

刹那間，杜烈身上所有的血似已從這右手傷處流乾流盡。

他面無人色，雙目停留在一個人的臉上。

香大帥！

是香大帥，他手裏的一柄手槍，槍管裏還在冒烟。

他大笑，意氣飛揚地說：「老子雖然已很久沒有開槍，但仍然寶刀未老，哈哈哈！」

杜烈咬了咬牙，目光再轉，赫然又看見了兩個今天不該遇上的人。

易四哥！

齊伯天！

這是怎麼一回事？

易四哥不在洛陽？齊伯天根本就沒有死？

刹那間，他明白了。

來自成都的騙子集團，武諸葛車中被焚，甚至洛陽賀壽，這全都是假的。

這一連串的假局，目的就是要引動自己傾巢而出，自動入彀！

好手段！

汪留好糊塗，自己也是一樣！

還有陸彪，他也出現了。

他沒有反叛。

他也很會演戲。

香大帥的精銳打手，已在這時候，把鬼爵的人重重圍困。

香大帥站在牌九桌旁，抓了一副「至尊」，看了又笑，笑了又看。

「鬼爵，你現在該服氣罷？誰叫老子有阿四、阿齊這種手下？現在，還有個丁旋，老杜，你是萬萬比不上老子嘍！」

杜烈咬着牙，一言不發。

香大帥又大笑着接道：「武諸葛的計策，本來是要老子認輸，把賭塲拱手奉送，然後才再一棍敲碎你的腦袋，但老子想了又想，總是覺得不過癮，老子本來就比你强，幹嗎要這般委屈甘作戰敗之臣？所以，老子就把計劃改一改，早一點叫你敗得心服口服！」

杜烈還是無言！

這時候，連「雙刀拚命」梅棠都不再拚命了。

他投降，棄刀。

「狂獸」顏老么却怒叫起來：「姓梅的，俺看錯了你！」

他揮動斧頭，狂砍過去。

梅棠叫道：「狂獸，老杜完了，咱們還年青，爲甚麼要陪他一起死？」

顏老么嘶聲怪叫：「帮主沒有完，是你這個忘恩負義的王八完了！」

梅棠急抓起棄在地上的刀，與顏老么展開斯殺。

顏老么雖然氣力兇猛，但却不如梅棠般陰沉毒辣。

終於，梅棠把刀子送進顏老么的咽喉裏。

香大帥大笑。

「好刀法，好刀法！老子正用得着你這種人。」

易四哥却忍不住說：「此人全無江湖義氣，大帥如何用他？」

香大帥臉色倏地一沉：「老子要用他的肉來餵狗！」

梅棠的臉頓時變得一片死灰。

「大帥，我是誠意歸順，願意忠心耿耿爲大帥效命的……」

易四哥走上前，嘆道：「就算你眞有爲大帥效命之心，但大帥却還嫌你的刀子不够快。」

梅棠咬了咬牙。

「你敢不敢試一試？」

「我沒有刀。」

「我給你一把！」說着，梅棠一把刀子向他咽喉飛去。

這一刀，簡直是想當場殺了易四哥。

但易四哥輕輕伸手一抄，刀子已牢牢被接住。

梅棠吸了一口氣，右手握刀，單刀撲擊。

他出手極兇猛，每一刀都刺向易四哥的要害。

但易四哥很輕鬆的就避了開去。

梅棠狂攻七八刀，仍然未曾傷及易四哥一根毫髮。

香大帥却在那邊喝道：「老子不喜歡他的賊眼珠。」

梅棠一驚，急護頭臉。

那知才護住臉龐，胸膛一空，就給易四哥一脚踢個正着。

梅棠變招，再護胸腹。

但易四哥的刀子，就在這刹那間在他的眼前閃電般劃過。

只是一刀，他就把梅棠的一雙眼睛同時刺瞎。

梅棠狂吼，劇痛使他迷失了方向，撞撞跌跌的，居然撞在鬼爵跟前。

鬼爵突然發出一聲怒嘯。

「還顏老么性命來！」

杜烈在盛怒中伸爪，一爪就扣住了梅棠的脖子。

梅棠掙扎。

但杜烈的五指，簡直比鐵鉗子還牢固，他直至氣絕，仍然無法掙脫開去。

香大帥在鼓掌。

「好指力！」

杜烈瞪着他，目光中充滿無限的仇恨和怨毒之意。

香大帥大笑，又再用槍指着他。

砰！

一聲槍响，杜烈終於倒了下去。

木廠大火併

（一）

五月十日，上午七點三十分。

在香大帥的豪華巨宅裏，早膳如常進行。

香大帥仍然保持着一貫習慣，在這段時間內沉默不語。

這一頓早膳，本該共有五人一起進食，但現在却只有四個。那是香大帥、易四哥、齊伯天和丁旋。

香寶勳少爺却不在座。

他甚至不在家裏。

× × ×

八點零十分。

早膳已完畢，香大帥的兩條濃眉彷彿快要打結。

他忽然一拍桌子：「這太過份了，居然一聲不响，連老窩都不回來。」

易四哥道：「香少爺現在已很懂事，他不會出甚麼岔子的。」

「他懂事？他懂個屁，他甚至連個屁都不懂！」香大帥悻然道：「咱們現在正處於吃緊關頭，這婊子養的畜生却還到處風流快活，總有一天會闖個大禍出來。」

就在這時候，一個老僕氣急敗壞的走了進來。

香大帥一瞪眼。

「甚麼事？」

「有……有信？」

「是誰送來的？」易四哥接過一封信，滿腹疑團的問。

「是一個坐着汽車的男人。」

「他長得怎麼模樣？」

「好恐怖，他滿面瘤子，長着一大把黑鬍。」

香大帥不耐煩，道：「阿四，讀一讀，信裏寫甚麼？」

易四哥拆閱來信，忽然嘆了口氣。

「甚麼事？」香大帥怒道。

「香少爺被人擄走了。」

香大帥雙目暴睁，從椅子上跳起來，一手搶過那封信。

一瞧之下，臉色驟變。

「他奶奶的，這地方上幾時出現了一個『辣椒黨』？」

易四哥沉聲道：「甚麼辣椒黨，恐怕只是胡謅出來的。」

「但這些王八擄走了香少爺！」

「他們的目的是錢。」

「十萬！他奶奶的好大口氣！」

「他們若只勒索一萬幾千，反而是小覷了大帥。」

香大帥一怔，繼而點頭道：「不錯，像老子這樣有體面的人，他們應該開出高價！」

易四哥道：「大帥認爲怎樣？」

「老子不認爲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香大帥冷冷一笑，「人，是一定要救出的，但錢，老子一塊大洋都不付。」

易四哥默然。

齊伯天却在點頭不迭：「不錯，大帥的宗旨拿得很對，像大帥這等聲望、權勢，居然會被幾個綁匪勒索得手，那實在是太丟臉了。」

「說得好，」香大帥目光如同火燄裏的兩塊紅鐵，「丟了錢不是問題，丟了臉才是不像話的混帳事！」

齊伯天緩緩道：「大帥儘管放心，香少爺的事，我一定想辦法解決。」

香大帥道：「不必想了，咱們點撥人馬，殺他奶奶一個措手不及！」

易四哥搖搖頭，忙道：「這樣太冒險了。」

「冒險？」香大帥兩眼一瞪，「你是不是近來吃得太胖？退化了，連幾個小毛賊都不敢對付。」

易四哥道：「這件事，恐怕不是幾個小毛賊幹的。」

香大帥忽然大笑。

「你以爲老子不知道，這是老楚的把戲？」他從酒櫃裏拿出一盒雪茄，「現在鬼爵已去了見鬼，這地方上最大的兩股勢力，就是老子和老楚，他現在是怕得心中發毛，所以來一個先發制人，從香少爺那裏下手！」

武諸葛完全同意。

「大帥高見，而且這一戰，雙方都無可避免，問題是遲一點爆發，還是早一點爆發而已。」

「那些『辣椒仔』既然要老子正午交錢，那麼咱們就準時進大木廠，看看誰是這裏的第一號人物！」香大帥磨拳擦掌，殺氣滿面。

易四哥無言。

香大帥忽然走到丁旋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膊。

「小丁，你是一號了不起的後起之秀，這一戰，絕不會少了你的份兒。」

丁旋道：「大帥，我有個要求。」

「但說無妨。」

「待會兒若馮殺在場，求大帥把這人留給我。」

「你要吻他的脚？」

「不錯，用斬骨刀吻他！」

「對！有志氣，你老子丁放山曾經給他廢了一條腿，這廝萬不能隨便放過。」

（二）

大木廠的確很大。

但在兩個月前，它已停止生產。

它已被出售，一年後將會改建，成爲一個豪華的住宅區。

現在，這裏只是由兩個老看更在看管着。

他們也沒有甚麼好管的。

而且，就算有人要在這裏生事，這兩副老骨頭也管不來。

所以，自從大木廠停工後，不少流氓、無賴之徒，常在這裏聚賭、打架，甚至在半夜深更裏帶着女人胡天胡帝。

但今天，很平靜。

連討厭的蒼蠅都好像比平時少了。

兩個老看更却縮在一幢木屋子裏，連頭都不敢伸出來。

× × ×

正午。

天色灰暗。

香大帥親自率領逾百手下，浩浩蕩蕩殺入大木廠。

這裏簡直已變成了他的天下。

敵人呢？

香少爺呢？

很快就有人向香大帥報告——

「他們在木庫裏。」

（三）

木庫在大木廠北方。

香寶勳就在木庫裏。

他被兩個白衣漢子脅持着，面色蒼白得可怕。

香大帥冷冷喝道：「誰是辣椒黨的頭子？快滾出來會會老子！」

木庫裏一陣子沉默。

只見裏面人影晃動，也不知道埋伏了多少可怕的殺人好手。

這並不在香大帥意料之外。

他又在大聲呼叫：「怎麼了？沒有一個敢充英雄站出來？」

突聽一人冷冰冰的聲音從木庫傳出：

「我來。」

× × ×

來者容貌奇醜。他滿面的肉瘤，顎下長着一大把黑鬍子。

齊伯天站了出來：「你是那一道上的朋友？」

這人冷冷的說：「辣椒黨第二號人物歐陽美。」

「歐陽美？」

「不錯，複姓歐陽，名字就是美麗的美。」

「尊駕意欲何爲？」

「信上已寫得很清楚。」

「爲了區區十萬塊？」

「十萬塊在咱們眼中，已非區區小數目。」

「爽快。」

「辣椒黨中人，向來說話爽快，行動爽快，永不拖泥帶水。」

「很好。」

「咱們需要的不是讚美之辭，而是十萬塊。」

齊伯天沉吟半响：「人呢？」

歐陽美冷冷道：「錢到咱們手，自然會釋放。」

齊伯天搖搖頭：「不行，先放人，再付欵。」

歐陽美冷哼一聲。

「天下間從沒有這樣愚蠢的綁票？」

香大帥瞳孔收縮：「老子偏就是喜歡這樣交易？」

歐陽美冷冷的看着他：「如此說來，你們根本無意贖參。」

話才說到這裏，木庫裏已殺聲震天。

香大帥的手下，已繞道從後面攻了進去。

「斗胆！」歐陽美面泛怒容，「香大帥，你是不想再見香少爺了！」

香大帥陡地大笑。

「老子當然斗胆，老子的胆子若是小了，今天恐怕還是個老雜工！」

齊伯天冷冷地盯着歐陽美。

「你可以選擇對手。」

「選誰？」

「我、易四哥，還有丁旋。」

「我選易四哥。」歐陽美氣定神閒，「久聞易四哥是昔年武林大豪沈禪山的得意弟子，今天正想領教一二。」

易四哥嘆了口氣。

「你們果然不是一般的綁匪，看來，你對打架的興趣比賺錢還濃厚。」

歐陽美道：「江湖人在江湖上，本來就難以避免這種事。」

「既然如此，在下自當奉陪到底！」

× × ×

十二點零七分，大木廠已變成一個可怕的戰場。

不是小戰場，而是大戰場。

「辣椒黨」人數不如對方，但却人人驍勇善戰，竟比香大帥的手下還更兇悍、殘酷。

但香大帥不怕。

他對自己的實力，從不過份高估。

但他也深信，這本來就是強弱懸殊的一戰。

無論對方是「辣椒黨」也好，是楚開的人也好，這一次他們必將遭遇到澈底的潰敗。

香大帥有信心。

絕對的信心。

但他仍然不無顧慮。

他的顧慮，是香寶勳。

他會不會在這一次冒險的拯救行動裏出事。

這一點，在現在的情況下，香大帥是不敢爲自己作出保證的。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五絕叟正要對付飛天豹子，要他看清楚是何事，五絕叟回頭，只見遠處一片火光，那處正是武統邦建宮的所在地，五絕叟不顧一切飛奔前去，只見大批名貴建材已成火焰騰空的活火山，五絕叟氣得如瘋子似的，這場火毀滅了某種形成的罪惡……五絕叟聞知放火的是燕京三鳳，便命厲三刀設法降服她們……無眉公子張天俊受五號金星那一掌，傷及內腑，由唐漢和飛天豹子歐陽俊救回，而實際眞正救回張天俊一條命的最大功臣，應該是風流娘子岑今珮。

救得大夫歸　不見病中人

天色陰暗。

彤雲如鉛。

唐漢和飛天豹子心頭都像墜着一塊鉛板似的，苦悶而沉重。

昨夜，他們可說是打了一場大勝仗。

但這一仗並未為他們帶來喜悅。

他們都看得出來，無眉公子的傷勢相當嚴重；風流娘子帶來的慰藉，只是一帖强心劑。

它雖然可以減輕他的痛苦，增加他活下去的勇氣；但並不能眞的治好這位無眉公子的創傷。

飛天豹子喝了幾口悶酒，皺眉道：「要是能找到那個金老頭就好了。」

「我已着人去找了。」

「着誰？」

「高凌峯。」

「去那裏找？」

「大廟。」

「大廟秘牢已被偵破，你以為他們還會把這位生死大夫藏在大廟裏面？」

「這一點你放心。」唐漢道：「這小子鬼靈精一個，大廟裏找不到人，他小子自然會像獵犬似的，慢慢的再向別的地方搜索。小子好勝心强，相信不會令人失望的。」

飛天豹子又喝了口酒，點點頭道：「是的，武林五大名公子當中，就數這個田鷄眼頑皮；不過，頑皮有時也有頑皮的好處，要他去辦這一類的事情，確是上佳人選。」

唐漢輕輕嘆了口氣道：「現在就是時間的問題，只希望小張能護住一口眞氣，多支撐上個三兩天。」

飛天豹子道：「那位生死大夫本身的死活，也是個問題。希望高家小子最後找到的，最好是個『活』生死大夫，而不是個『死』生死大夫。」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說到這裏，忽然放下手上的酒碗。

「噢，對了，我還忘了問！」他望着唐漢：「昨夜山區那把火，你是派誰去放的？」

唐漢不覺一怔道：「什麼？那把火……不是……不是您去安排的傑作？」

飛天豹子也是一怔道：「你以為是老夫……」

老少兩人愕然相對，神情極為滑稽。

就在這時候，院子裏忽然有人嘻嘻一笑，接口道：「是啊！那把火也不是本公子放的。這事蹊蹺得緊，非追查一個水落石出不可！」

× × ×

說曹操，曹操到！

進來的人，不是那位有着一雙大蛙眼的多事公子高凌峯！

飛天豹子迫不及待的道：「小唐要你找的人，找到沒有？」

「找到了。」

「在那裏？」

「無奇不有樓！」

「無奇不有樓？」飛天豹子有點驚訝。他雖然定居無名鎮多年，顯然還沒摸清無奇不有樓跟武統邦之間的關係。

「生死大夫金老頭去了無奇不有樓？」他問：「那幾個老魔頭難道想將這個猴子精當作一件活寶高價出售？」

多事公子高凌峯沒有立即回答這個問題。

他快步走上前去，端起棺材板上的酒碗，骨嘟嘟的將一大碗酒一口氣喝了個點滴不存。

直到這時候，老少兩人留意到這位多事公子的狼狽形狀。

如果仔細的瞧清楚了，這位多事公子眞可說是狼狽得可以。只見他肘彎膝蓋，遍染泥汚；衣衫零零落落，扯破好幾處；頭臉手脚，全是樹枝石塊劃過的血痕；全身上下，不是皮破便是衣破，幾乎沒有一塊完整的地方。

江湖人懂江湖事！

飛天豹子跟唐漢互望了一眼，心中不期然同時對這位多事公子油然浮起一股憐惜崇敬之意。

唐漢等他放下酒碗，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道：「你昨夜進出無奇不有樓，難道是打牆脚底下，挖洞鑽進去的？」

高凌峯居然嘻嘻笑着，頭一點道：「不錯，這一手你以後也可以學學。越是椿卡密佈，刁斗森嚴的地方，這一手越是有效。」

這說起來好像是個笑話。

其實不是。

江湖人物，一般說來，也就是高來高

去的人物。

所以，一般莊堡碉寨，凡是面臨大敵，想加強戒備措施，便是於高處多設崗哨，多派巡邏人員，以便一旦發現敵踪，好立即鳴鑼示警。

這種情形之下，地面上經常是被忽略了的一環。

這也正是很多機警的獵人進入森林，不怕虎豹豺狼的侵襲，却經常會被一些無名毒虫咬傷脚背小腿的原因。

「你是在什麼地方找到金老頭的？」

「後院一座小書房中。」

「你們沒有交談？」

「沒有。」

「金老頭也沒有看到你？」

「沒有。」

「四周守備很嚴？」

「守備人員至少也在六名以上。」

「當時金老頭在幹什麼？」

「煎藥。」

「煎藥？」唐漢一楞道：「無奇不有樓有人生了病？」

「很多人吃藥並不一定為了治病。」

「進補？」

「或是加強某一部份器官的功能。」

這也並不是個笑話。

如今為了這種事情吃藥的男人，已愈來愈多了。

一個男人有了幾兩銀子，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女人。

但遺憾的事，他身體上某一部份的機能，却並未因為他有了銀子隨之增強；於是，一些懂得兩手的野郎中有福了。

這也正是很多大城市裏，藥房歡喜開在妓院酒樓隔壁，而藥房附近又經常可以看到一些當店或壽材店的原因。

唐漢見這位多事公子嬉皮笑臉的不說正經話，便轉向飛天豹子道：「俊老，您看這事怎麼辦？」

飛天豹子喝了口酒道：「叫這小子繪張草圖，等天黑了，還是我們兩個去！」

× × ×

傍晚。

玉鳳錢宛男回來了。

她今天扮的是名樵子，為了逼眞起見，她不僅改變了膚色，容貌，和裝束，甚至還帶齊了刀斧、繩索、扁担等等工具。

銀鳳錢麗麗巳替她舀好一大盆清水。

但玉鳳一走進房間，鞋也沒脫，就一仰身子躺上了床。

好像是累得連洗淨手臉的氣力也沒有了。

金鳳錢美瑤帶着揶揄意味道：「是不是跟在小唐後面跑了一整天？」

玉鳳動也沒動一下，漫應道：「正好相反。」

「什麼正好相反？」

「那裏也沒去。」

「那裏沒去怎會累成這副樣子？」

「蹦蹦跳跳的，人才有勁。」玉鳳打了個呵欠：「四肢不動，無所事事，我就會累，累得比生病還難受。」

「你說小唐今天一整天都沒有離開趙老頭的棺材店？」金鳳有點驚訝。

「唔。」

「為什麼？」

「喝酒。」

「藉酒澆愁？」

「他要懂得發愁就好了。」

「那他幹嘛要喝一整天的酒？」

「殺時間。」

「等天黑？」

「唔。」

「天黑以後，他想幹什麼？」

「救人。」

「救誰？」

「猴子精。」

「生死大夫金志厚？」

「唔。」

「生死大夫為人孤僻，過去在江湖上的口碑就不佳，他為什麼要這樣關心這個金老頭？」

「為了無眉公子。」

「無眉公子傷得很重？」

「如果找不到金老頭，可能連三天也支持不了。」

「金老頭如今人在那裏？」

「無奇不有樓。」

金鳳似是吃了一驚道：「妳說小唐今夜想去無奇不有樓救人？他知不知道，無奇不有樓內，高手如雲，步步陷阱，處處危機？」

「就算他不知道，也該想像得到。」

「那麼，他要去無奇不有樓救人，有沒有仔細想想後果？」

「這種人若是決定了要做一件事，誰能阻止得了？」玉鳳雙臂向上高高擧起，腰部微微扭動，呻唔着長長吐了口氣。

對唐漢今夜要採取的行動，金鳳充滿了憂慮，她則將唐漢這種果敢的決定視為理所當然。

如果唐漢遇事畏首畏尾，試問又怎會成為她這位錢三小姐痴迷的對象？

金鳳皺皺眉頭，臉上忽然浮起一片迷惑之色。

「妳巳跟小唐見過面？」

「沒有。」

「那麼他們的秘密計劃，妳怎麼如此清楚？」

「偸聽到的。」

「藏身窗外？」

「屋頂。」

「妳丫頭的輕功，是什麼時候達到這種神化境界的？」

「少來這一套，我知道我的輕功並不高明。」

「那麼便是那位唐大俠的一身武功修為，並不如妳丫頭平時所形容的那般深不可測！」

「妳意思是說，他對我的跟踪竊聽不該毫無所覺？」

「如果他連這點警覺性也沒有，他這位火種子憑什麼敢跟武統邦公然作對？」

玉鳳突然一骨碌坐了起來，臉上浮滿了得意的笑容。

「這正是他經常能贏得女孩子歡心的地方。」

「二丫頭！」金鳳轉向銀鳳：「妳聽不聽得懂這丫頭在打什麼機鋒？」

「那我就明說了罷！」玉鳳露出兩個小梨渦：「別說憑我這點道行，難逃他的耳目，就是換南北雙魔那等角色，也一樣

打不了也的馬虎眼！」

金鳳和銀鳳都等她繼續說下去。

「他所以一直裝作渾然不覺，是因為他早就知道了跟踪他的人是誰，若是喝破了，怕我臉上下不去！」

銀鳳仰臉冷笑。

「肉麻！」

玉鳳眼角一飄，還以冷笑。

「妳呢？」

「我怎樣？」

「妳人前人後，開口閉口，三句話離不了一個玉樹公子。請問，玉樹公子是妳丫頭什〞前些日子，人家只不過在名流大客棧前面瞥了妳一眼，就高興得像瘋了似的，以為人家對妳這位錢二小姐有了意思。嘿嘿，這該怎麼說？這叫做『肉麻』？還是『皮麻』？」

銀鳳雙手叉腰，嗔叱道：「妳丫頭再說一句看看！」

玉鳳頭往旁邊一扭，揚臉道：「本姑娘不高興說了！怎麼樣？哼！」

× × ×

月黑。

風高。

風高放火。

月黑殺人。

× × ×

這是月黑風高之夜！

× × ×

但是，如今像飛鳥投林般，趁黑撲奔無奇不有樓後院的三條人影，他們此行的動機却正好相反。

他們前來無奇不有樓，既不是為了放火，也不是為了殺人。

他們乃是為了『救人』而『救人』來的！

× × ×

救人，是件好事，但有時却不是件容易事；要想從無奇不有樓救出一個人來，當然更不容易。

然而，唐漢沒有選擇。

呂子久的刀傷，雖算不了什麼，但飛刀幫主童子飛的情況，則仍很嚴重；尤其昨夜中了五號金星特使的一掌的無眉公子張天俊，更是游絲一息，命懸旦夕。

要救活這幾個人，只有一條路子，就是先救出被困於無奇不有樓的生死大夫金至厚！

× × ×

無奇不有樓佔地數十畝，重樓疊閣，庭院棋佈，氣勢之宏偉，遠勝王侯宅第。

若非多事公子先巳查明那位生死大夫被軟禁的地點，唐漢縱有通天之能，亦將無法着手。

如今，他們經多事公子帶頭領路，很快的便在西北角落上，找到了那座偏院。

老少三人，事先約定，此行是為了救人脫困，而不是尋仇打殺，如非必要，以不傷人命為原則。

其次，為了爭取時間，只由唐漢一人進入院內書房。

飛天豹子於牆頭暗處接應，人救出來了，就由他負責斷後。

多事公子當然也被分派了任務。

這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主意。

什麼任務？

不說也罷。

因為這種任務要是說了出來，實在不雅得很。

× × ×

生死大夫金至厚悠閑而舒適地躺在一張大涼榻上。

榻旁，小茶几上，放着一盤切好的黃瓤西瓜，一壺剛沏的武夷鐵觀音，一盞燒酒，四碟小菜，以及一副精緻的白銀水菸台。

榻後，兩名十五六歲，靈秀可人的小丫頭，輪流替他揮扇送風，兼候使喚。

這種生活，正是這位生死大夫多年來夢寐以求的神仙生活。

如今，他的夢想實現了。

但是，很明顯的，這位生死大夫的心情似乎並不愉快。

因為他一向主張享受應與工作分開。

他不歡喜在工作的時候享受，更不喜歡在享受的時候還要分心工作。

他認為有條件的，必須分心的享受，就不是眞正的享受。

如今，他榻前不遠，正安放着一座小藥爐。

爐火赤紅。

藥香四溢。

一名中年婦人，正在全心全意的照顧着這座藥爐。

她必須時時刻刻留意涼榻上生死大夫的手勢和眼色，以便依指示添減柴火，或是攪動藥鑊中的藥膏。

他這種優裕享受，便是熬煉這鑊藥膏的代價。

這種交換條件，曾經好幾次令他想起會生蛋的鷄鴨，會行獵的鷹犬！

不過，以技能換取享受，他多少仍能勉強忍受。

各取所需。

兩不虧欠。

至少他還可以找出一個安慰自己的藉口。

最令他無法忍受的，是他不習慣在別人監視之下享受。

門口的兩名佩刀漢子，就算是白痴，也不難看出他們不是兩名普通莊丁。

他這位生死大夫雖然也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但是，他心裏有數，如果他想衝出這座書房，那也許只能證明一件事。

他的的確確是個不折不扣的白痴。

因為就算他竭盡所能，僥倖逃過這兩口把門的鋼刀，對面另一間書房中，枕戈待旦，隨時準備換班應變的七八名「莊丁」，他這個驚弓之鳥，又將如何應付？

× × ×

他也曾異想天開，動過另一個很過癮的念頭。

藥中滲毒！

× × ×

然而，這僅是曇花一現，他很快的就放棄了這種想法。

× × ×

因為他曉得這種「固本培元萬壽神仙膏」一旦煉成，第一個品嚐試驗，以證明該膏藥效的人，無疑就是他這位生死大夫本人。

他在生機尚未完全斷絕之前，又何必

一定要跟自己過不去？

所以他只有隨遇而安，靜靜的待變。

× × ×

汪、汪、汪、汪！

汪、汪、汪！

汪汪！

汪汪！

汪！

汪！

汪！

院外竹林中，突然傳來一陣驚心動魄的狗吠聲。

書房門口的兩名佩刀漢相顧愕然。

「這怎麼回事？」

「誰知道。」

「薛總管的十條靈犬，分守眷院，有專人照顧，怎麼會任其跑來這後山曠野之地？」

「也許是別處來的野狗也不一定。」

「無此可能。」

「何以見得？」

「這只怪你不懂狗的習性。」

「哦？」

「後山這一帶，是薛總管每天清晨溜狗馴狗的地方，狗尿狗屎，遍地皆是。狗是通靈之物，經常能從排洩物的氣味中，嗅出同類的體形體力，十靈犬非凡物，普通犬類，只要一聞糞便氣味，無不避之唯恐不及，焉有原地耀武揚威之理？」

「管它的，咱們輪值期間，縱然天塌下來，也不關咱們屁事！」

這位守衞完全說錯了。

這幾聲狗叫，跟他們這兩名守衞的關係眞是太大太大了！

× × ×

對面書房中，人影如梭，魚貫射出。

犬吠聲漸漸遠去。

追逐叱喝之聲，也跟着漸去漸遠。

那位自詡懂狗性的莊丁道：「我說事情有點蹊蹺，沒有說錯吧？」

另一名莊丁道：「居然有人敢動無奇不有樓的腦筋，眞是胆大妄爲！」

懂狗性的那名莊丁臉色一變，突然飛身而起，朝他對面的那名莊丁撲了過去。

那名遭受攻擊的莊丁駭然後退，怒喝道：「薛二瘤子，你瘋了不成？」

薛二瘤子並沒有發瘋。

他是身不由己。

當他身軀騰空之際，身上穴道已多處受制，根本無法出聲解釋或警告。

那名莊丁見他「置之不理」，誤以爲這是一種「肘腋之變」。

於是，身子一閃，同時反擊一掌。

薛二瘤子應掌倒地。

然後，那名莊丁便看到了薛二瘤子身後，面帶微笑的唐漢。

「火——火種子？」

他一聲驚呼出口，未及有所動作，唐漢已一步上前，出手如風，點中他胸前的正堂穴。

打發了兩名值班莊丁，唐漢含笑飄然入室。

生死大夫欣然一躍而起道：「不出老夫所料，你小子果然來了！」

唐漢且不理他，分向那個中年婦人和兩名小丫頭一抱拳道：「這位大嫂和兩位小姑娘受驚了。不才名叫唐漢，是無奇不有樓的老主顧，也是你們白大爺的忘年之交。」

他微微一笑，又道：「等會兒，你們可以告訴白大爺，無奇不有樓是個乾淨處所，這個金老頭一年洗不上幾次澡，讓他留在這裏，一定會弄髒這個地方，妳們只要照直轉達，白大爺他會明白的。」

唐漢話沒說到一半，生死大夫已經奪門而出，這時忍不住止步扭頭道：「誰說老夫一年洗不上幾次澡？」

唐漢笑道：「那麼，你能不能告訴我，你上一次洗澡是什麼時候？」

生死大夫瞪眼道：「老夫店務繁忙，誰還會去記住這種難得一次的瑣屑事？」

唐漢噗哧一聲，過去揪住他的衣袖道：「好了，你已不打自招，證明我沒寃枉你，現在可以走了！」

× × ×

今夜，諸事順遂，如有神助，唐漢非常高興。

飛天豹子也很高興。

多事公子高凌峯當然更高興。

他比別人更高興的原因，是因爲他認爲今夜能救出生死大夫金至厚，完全是他這位多事公子一個人的功勞。

關於這一點，無人跟他爭論。

因爲實情的確如此。

試問：如果不是他高凌峯事先找出金老頭的軟禁之處，如果不是他那幾聲維妙維肖的犬吠聲，唐漢和飛天豹子將去何處救人？

又將以什麼方法救人？

只可惜他們都高興得太早了。

× × ×

無星。

無月。

夜濃如霧。

多事公子一馬當先，唐漢伴着生死大夫，飛天豹子斷後。老少四人，先後悄沒聲息地相繼躍落趙老頭那座烏燈黑火的後院。

多事公子領先摸進中堂，低低呼喚道：「岑大姐，點燈，我們回來了！」

堂屋裏一片死寂，了無回音。

多事公子一楞，心跳突然加速。

「岑大姐！」

「岑大姐！」

他語音發顫，又連喊了兩聲，堂屋中依然空蕩沉靜如故。

殿後的飛天豹子顯然也已覺察到情況似乎有點不妙，這時趕緊燃起火摺子，搶前一步，點亮一盞壁燈。

病榻上空空如也，無眉公子和風流娘子均已不知去向。

他們接着看到的，是榻旁一具蜷臥的屍體，以及一大灘鮮紅的血漿。

但死者並不是無眉公子或風流娘子。

他是這間壽材店的主人：趙老頭！

× × ×

風從門外吹進來，燈頭微微閃動，堂屋裏充滿了一股血腥氣，也充滿了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陰森恐怖之氣。

暗淡的燈光下，老少四人，默然呆立，誰也沒說一句話。

他們能說什麼好？

他們費盡心機，從無奇不有樓救出了一個生死大夫，滿以爲完成了一次輝煌的傑作。却沒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位生死大夫竟是以無眉公子和風流娘子這對情侶的自由換來的！

風流娘子岑今珮，是武林中有名的大美人兒，垂涎其美色者，不知凡幾。如今淪落魔掌，如不立即施以援手，將如何避免不受汚辱？

無眉公子傷重垂危。若再經過這陣折騰，是否承受得了？

而最令人髮指的，便是對方爲了保密，竟連一個無拳無勇而又忠厚老實的趙老頭也沒肯放過！

這成什麼世界？

× × ×

唐漢呆立了片刻，忽然緩緩轉問生死大夫金至厚道：「山脚下蔡二虎住的地方，你還記得怎麼個走法嗎？」

生死大夫道：「記得。」

唐漢點點頭道：「好，那裏是飛刀帮的臨時基地，呂子久夫婦，如今也在那裏。你跟俊老和小高先過去，童子飛和呂子久，均需要你去加以照料，最好多帶點藥材去。」

「你不去？」

「我還有點事。」

「什麼事？」

唐漢平靜地回答道：「我想去找幾個人。」

「找誰？」

「五絕叟，兩儀搜魂手，或者是無奇不有樓的白大爺。」

「找他們要人？」

「不錯！」

「你想他們會認帳？」

「他們可以不認帳，但他們却不能阻止我以同樣手段，也把他們的人弄幾個回來，大家耗着瞧。」

飛天豹子欣然道：「走！老夫跟你一起去。」

唐漢搖頭：「不行。」

飛天豹子瞪眼道：「你小子認爲老夫的幾手玩藝兒登不了大雅之堂？」

「晚輩不是這個意思。」

「什麼意思？你說！」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唐漢道：「小高這幾天體力透支過度，亟需調養一番，金老前輩更是很多人安危之所繫，您老護送他們安全下山，比什麼都來得重要，我們再也担受不起這一類的事故了。」

飛天豹子還待爭辯，從後院忽然含笑走進一人。

「不必爭執了。」這人笑着道：「事情實際上並不如諸位想像的那麼嚴重。」

說話的是一名青年樵子，但聲音却嬌甜得像個大姑娘。

對這位突如其來的不速之客，堂屋中老少四人，反應各不相同。

唐漢點點頭，面帶微笑，就像在招呼一個隔壁經常走動的老鄰居。

高凌峯一雙大蛙眼一翻一轉，臉上也很快的就露出了笑意。

飛天豹子是個老江湖，這種易容改裝的老把戲，當然逃不過他的一雙老法眼；他幾乎一聽聲音，便猜到了這個作怪的丫頭片子是誰。

只有在無名鎭上隱居了七八年，跟外界江湖的人和事，幾已完全隔絕了的生死大夫金至厚臉上浮滿了疑訝之色。

他將來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兩眼，轉向唐漢道：「這位小姑娘是誰？」

唐漢微微一笑道：「燕京三鳳中的么鳳，玉鳳錢宛男。」

生死大夫一噢，迫不及待的搶着道：「錢姑娘剛才怎麼說？你說這件事情不嚴重？妳意思是說妳知道擄走張天俊和岑姑娘的那批人是誰？」

玉鳳點頭：「是的。除此而外，本姑娘還知道他們如今將張公子跟岑姑娘置藏在什麼地方！」

× × ×

老子道德經第二十五章，末段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就是道家的清淨無爲。

× × ×

所以，無論你走到那裏去，你都會發現，當道士的總比或和尚的要輕鬆、悠閑、愉快得多。

雖然有些道士也整天忙着燒丹煉汞，畫符念咒，捉鬼拿妖，踏星拜斗，但那全是他們因求長生和財緣，自己爲自己找來的煩惱。

這些惑世花招，並未規定在道家正宗教義之內。

他們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

不像當和尚的一經剃度後，便爲暮鼓晨鐘所左右。

誦經跪拜。

垂眉低頭。

見人合掌。

阿彌陀佛不離口。

善哉善哉如洒豆。

當然，生活得輕鬆、悠閑、愉快，也只是指一般德行高深的道長而言。

像天憐上人，就是個例外。

× × ×

天憐上人，是上清宮的宮主。

在無名鎭，人人都知道鎭郊有座上清宮。

但眞正去過上清宮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這就像其他很多地方一樣，道士的裝束和擧止，都叫人覺得怪裏怪氣的，除了禳神鎭宅之外，他們好像跟一般人的生活完全脫了節。

所以上清宮的香火，一向都很冷落。

不過，儘管香火冷落，上清宮的道人們，生活却並不清苦。

他們跟大廟的廟祝尙半僧比起來，無論那一方面，都毫不遜色。

尙半僧孤家寡人一個，天憐上人身邊則經常不離兩名眉清目秀的道童。

尙半僧要參「歡喜禪」，只有胡大娘的妓院一處可去；而天憐上人三兩天便去一趟省城，只要脫下道袍，到處可以找到「法鼎」，隨時可以「煉丹」！

他在武統邦中的地位，雖然不低，但也談不上有多高。

他是一名一品殺手。

殺手第一號。

（未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李秀與「神劍東莊」莊主柳東權拚鬥，結果，柳東權輸了，按協議，他正待答覆李秀提出的問題，話剛出口，却被金面人以「金蛇法劍」格殺，蓋「金蛇法劍」乃代表「劍谷西天劍尊」的權威，用以對喪名失譽之部屬明正典刑的神器；因此，在場的金銀劍士俱爲之震懾，不敢妄動，隨後金衣人暗囑李秀運功調傷，並囑鄧飛龍轉知青青於半夜獨來該莊會面，當有所詳告，鄧飛龍等返回原住處，經商量後，乃決定由鄧飛龍、劍東陪同青青赴約，俾便照應。三更時分，鄧飛龍、劍東守在莊外，青青單人直入，來至大廳，不見人影，却見兩口棺材……

武俠小說擂台接力賽

臥龍生・獨孤紅・司馬翎
黃鷹・司馬紫烟・諸葛青雲
・聯合執筆・

神劍山莊

詐中有詐

（第十三章：由臥龍生執筆）

青青暗中提聚眞氣，凝立不動，使心情完全平復下來，才緩緩說道：「晚進鄧青青，履約而來。」

她的聲音很低，但靜夜之中，仍然可聞得隱隱的回聲，廳中竟然無人。

青青的心頭震動了一下，一種莫名的驚恐，油然而生。

難道這眞的是一個陷阱？

她摸出了連絡的旗花。

但她在施放前的一刹間，突然停了下來。

這只是一間充滿着恐怖氣氛的空廳，沒有現身的敵人，也沒有恐怖形物出現，一旦召來了劍東，豈不留人笑柄。

「青兒，可有什麼發現？」

是鄧飛龍的聲音。

父女情深，鄧飛龍終於悄然追了進來。

搖搖頭，青青歎息一聲，道：「很奇怪，這裏似乎是已經沒有人了。」

鄧飛龍緩步行入廳中，運足目力，回顧了一眼，也不禁泛起一股微微的寒意。

兩具棺木，使這間廣敞的大廳，生出一種詭異的恐怖。

「也許，他們已經撤離了所有的人，這是個詭異的劍派，一切行事的法則，似乎都出於常情之外。」

以鄧飛龍豐富的江湖閱歷，也無法斷言今夜的情勢變化。

「老前輩說得不錯，這一座『神劍東莊』，確已經人去樓空。」

李劍東的長劍已經出鞘，護住前胸，緩步行入廳中。

「我已經勘查過兩重廳院，沒有任何的阻攔，也沒有看到一個人？」

「爲什麼？爲什麼她要騙我？」

鄧飛龍輕輕歎息一聲，道：「青青，也許，這不是她的本意，她只是一個使者。」

劍東的目光，凝注在兩具棺木之上，手中的長劍，已領起了劍訣，隨時可發出快速的一擊。

「老前輩，所有的人，都已離去，爲什麼留下來這兩具棺木？」

鄧飛龍一拉青青，突然退出了一丈多遠，道：「如非賢侄提醒，老夫可能已誤進陷阱之中。」

「爹，你是說，那兩具棺木？」

鄧飛龍道：「青青，這個門戶，對敵人很兇殘，對自己人也很冷酷，那裏還會想到照顧死人……」

青青道：「棺木中如非裝的是死人，還能裝些什麼？」

鄧飛龍心中忽然一動，道：「李賢侄，快走！」

一拉青青，轉身而去。

三個人越屋而出，剛離莊院，四周已閃起了一道火舌。

火光竄行極快，似乎是，早已在四周佈置好的一道藥綫。

幾乎在同一時刻，火光大起，四周同時燃燒起來。

這莊院的四周，好像早已埋下了桐油，火苗一起，立刻不堪收拾。

可怖的是，火勢先由四周竄起，一下子封鎖了八面出路，由外面向裏延燒。

這座雄偉的莊院，在建築之時，似是也埋下了助燃之物，燒得快速至極。

整座的莊院，霎時變成一片火海。

只要再晚片刻時光，三人便要葬身火海。

鄧飛龍歎息一聲道：「好厲害的大火。」

青青黯然一歎，道：「爹，我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爲了不願留下一點痕跡，這燒去了這座莊院，也燒去了所有的蛛絲馬跡。」

青青道：「可是，他們已洩漏了『劍尊谷』的所在，這把火，沒辦法燒到邛崍山中。」

李劍東道：「也許，他們正希望我們找到邛崍山劍尊谷去。」

鄧飛龍苦笑一下，道：「燒去了『神劍東莊』，却留下了重重疑雲，劍尊谷就算刀山油鍋，咱們也不得不自投羅網了。」

李劍東道：「老前輩，但他們也留給了咱

們很多準備的時間。」

鄧飛龍苦笑一下，道：「劍東，老朽在江湖上闖蕩了數十年，自信江湖上這份閱歷、經驗，不會輸人，但老朽就想不出，他們這個行動究竟用心何在？」

劍東道：「是啊，他們可以不用燒去這座莊院的……」

青青接道：「爹，他們難道只是想把我燒死。」

「不是，我查看過了這座莊院的四周，這把火不是人放的。」

劍東道：「靈芝，妳怎麼來了？」

暗影中，緩步行出來一身黑衣的靈芝。

「不是人放的火？怎麼會燃燒起來。」

青青訝然的望着靈芝。

靈芝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件事並不太難，他們用的火棒，在預定的時間內，燃起了火藥引綫，就可以燃燒起來，我藏在附近一株大樹之上，看得很清楚，火勢燃起，沒有見到一個人離開這座莊院。」

「什麼叫火棒？」

青青雖然聰明，但她究竟是初出茅廬，對江湖上的事物，所知有限。

「那是一件很簡單的技巧，一根香，插在預先埋好引綫處，用香的長度，就可以預定出它燃燒的時間。」

靈芝拂一下夜風吹飄起的鬢髮，緩緩接道：「青青姑娘，妳在莊院中可曾看到了可疑的事物？」

青青道：「除了那兩具棺木之外，別無所見。」

靈芝沉吟了一下，道：「姑娘可曾揭棺查看過？」

青青道：「沒有，大廳寬敞，只有兩具棺木……。」

鄧飛龍接道：「老朽也有一種身入陷阱的感覺，爲着急於退出莊院，也忽略了揭棺查看一下。」

青青望着靈芝，有些黯然的說道：「我希望能從她的言談中，多瞭解一些，爲什麼？母子和母女之間，會有如此隔閡，如此的恩怨糾纏。」

她目光中滿是幽怨，掃掠了站在身旁的父親一眼。

青青很明顯的提出了心中的疑問，不但使鄧飛龍心頭震動了一下，連劍東和靈芝也有些出乎意外。

靈芝望了呆在一邊的鄧飛龍一眼，緩緩說道：「青青姑娘，我們心中也有同樣的焦慮和懷疑，希望證實一下那位金衣人的身份。」

青青道：「她是秀哥的母親？」

「沒有辦法肯定。」

「爲什麼？你們難道都不能分辨眞假？」

青青似乎是已下了決心，一定要把事情求證明白。

靈芝是最好求證對象。

「就音容笑貌上看去，她像極照顧我們這屬師母的嫂夫人，但中間却又有很多使人無法想得通的疑雲破綻，青青姑娘，我們和妳一樣的焦急，希望能查出眞相！」

青青接道：「她原本答應我，要告訴我個中內情的，想不到忽然會變了卦。」

「青青姑娘，變卦的不一定是她，雖然，她在『神劍東莊』出現的身份很高，但她也只是一個受人遣差的使者身份。」

青青突然轉過臉去，兩道炯炯的目光，盯注在鄧飛龍的身上，道：「爹，那個穿着銀衣的女子，是不是生我、養我的母親？」

鄧飛龍道：「孩子，爲父的只能說，她長得很像！……」

「爹，難道你眞的連娘也認不出來？告訴我，她究竟是不是我娘？」

鄧飛龍拂髯一歎，道：「孩子，爲父眞的無法肯定……。」

「我不信，爹，你究竟有什麼苦衷，不肯告訴我？」

靈芝輕輕吁一口氣，道：「青青姑娘，令尊說的是實，別說令尊無法肯定，以我和李夫人的接近，也一樣無法確定她是不是眞的李夫人。青青姑娘，我們相處十餘年，而且都是女人，相處的記憶，比令尊深刻得何止十倍，目下情勢詭異，看樣子，如不能深追下去，是很難瞭解個中的眞相了。」

青青望了父親一眼，欲言又止。

她看出了年邁的老父，臉上的沉痛神色，因此，她心中縱然有千言萬語，也不忍再追問下去。

× × ×

靜室中一燈熒熒，李秀伸動一下雙臂，緩緩坐起身子。

轉眼望去，只見是青青一手支頤，對燈而坐，柳眉愁鎖，望着燭火出神，心事的沉重，竟然連李秀坐起身子也不知道。

「青青，什麼時光了？」

「你怎麼可以坐起來了，快躺下去。」

青青快步行了過來，强行扶着李秀躺了下去。

李秀笑一笑，道：「見過她了？」

青青怔了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去見黃金夫人？」

李秀道：「我傷得的確很重，但還未昏迷過去……」

「可是你回來，吐了好多血，而且……」

李秀輕輕歎息一聲，道：「我是暈過去一下，但很快就醒過來了，我知道妳在哭，也知道大家都在爲我着急，可是我不能說話，我必須用一口眞氣，護在心脈。」

青青道：「我爹說，你在七日內，不能下床走動，也不能耗神說話，好好的休息吧，我坐在這裏陪你，來日方長，我……」

「青青，不要太担心我的傷勢，我會很珍惜自己，我不是有意的欺騙你們，而是，我不能肯定自己練成了這門功夫……」

青青訝然說道：「什麼功夫？」

「一種自療傷勢的神功……」

青青奇道：「你……」

李秀笑接道：「事實上，我已經大部復元了。」

青青道：「那是什麼武功啊？」

李秀道：「九轉神功，這是和李家『九大劍式』調和的一種氣功，在練劍時，同時增進功力，只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經練成了九轉神功。」

青青道：「眞的？」

李秀點點頭，道：「眞的，可以放心和我談談吧？」

「唉！其實，告訴你也沒有用。」

「怎麼？妳沒有見到黃金夫人？」

「沒有，而且，『神劍東莊』也完全被大火燒去，大火突然而起，四面八方都被火勢封死，我和爹，早退出一步，否則，只怕見不到你了。」

李秀道：「那是說，他們早有準備了？」

青青道：「對！整個『神劍東莊』，都隱藏着助火之物，火勢一起，立刻便成了一片火海。」

「神劍東莊的人呢？」

「他們似是早已經撤走了，靈芝二嬸隱身在一株大樹之上，她沒有看到一個活人離開莊院。」

李秀沉吟了一陣，道：「青青，如若黃金夫人，不是我娘，白銀夫人，也不會是妳的母親……」

青青呆了一呆，道：「你能肯定？」

李秀道：「能！」

青青接道：「你勝了柳東權，但受傷很重，黃金夫人應該有殺死你的機會，但她却沒有下手，那是爲甚麼……」

李秀點點頭，道：「不錯，我當時强嚥下一口瘀血，但我凝聚的眞氣未散，還有自保之能，直到妳扶我下來，眞氣散去，才完全失去了自保的能力。」

青青道：「你是說，她已看出你還有還擊之能力？」

李秀道：「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看得出來，但她當時却殺不了我，青青，她很像我的母親，但我知道她不是！」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我想不通的是，世上怎會有那樣相像的人？」

青青道：「眞是太玄了，對付我們的人，爲甚麼那樣像我們的母親？」

李秀道：「這就是我們要查的秘密，青青，我們面臨的困難，似乎已非單憑武功可以克服，而必須以耐力、智慧，去面對問題，找出眞相。」

青青微微一笑，道：「你好像已經胸有成竹了。」

李秀道：「我想過這件事，也想到了一個方法，只是不知道是否可行？」

青青道：「說出來聽聽看。」

李秀道：「詐死——」

青青接道：「詐死？」

李秀道：「我傷重死亡，看看對方的反應如何？」

青青急道：「這個，這個——」

李秀道：「我又不是眞死，妳急甚麼？」

青青道：「這件事，要不要告訴我爹，和劍東叔嬸他們。」

李秀道：「可以告訴靈芝嬸嬸，由她主持大局，別讓局面混亂，當然，這還要妳的配合才行。」

青青道：「要我作甚麼？」

李秀道：「現在是甚麼時刻了？」

青青道：「五更左右。」

李秀道：「天亮時刻，我就閉氣裝死，但這一閉氣，必須要在二十個時辰之後，才會自行醒來——」

青青道：「那怎麼行？要是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情勢變化很大，失去了控制呢？」

李秀道：「這也是我和妳商量的原因，如果情勢需要，就在我『玄機』或『命門』穴上拍上一掌，我立刻就可以醒過來了。」

青青雙目凝注在李秀的臉上緩緩說道：「如果情勢沒有變化，難道你要一直裝下去？」

李秀笑一笑，道：「如若十二個時辰之內，還沒有變化，那我正可藉着這機會，多裝幾天……」

青青道：「裝甚麼？」

李秀道：「裝病啊！好好的睡它幾天。」

青青回顧了一眼，低聲道：「這不是鬧着玩的事，如若眞把敵人給引上門來，你能夠應付麼？」

李秀笑一笑道：「就算我不詐死，也是這樣，很難增加實力。」

青青點點頭，道：「我再問一件事情，詐死，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傷勢？」

李秀道：「這個，妳儘管放心，不但不會影響，而且，還會對我有很大的帮助，閉氣裝死，使一個人完全休息，對身體大有帮助。」

青青道：「好吧！那你就裝一下試試。」

李秀微微一笑，閉上雙目。

青青凝目望去，天色已亮。

只聽金蘭的聲音，傳了過來，道：「青青姑娘，天亮了，妳一宵未睡，休息去吧！我來照顧秀哥兒。」

青青確已有些疲累的感覺，笑一笑，道：「那就麻煩三嬸了。」伸出右手，輕輕按在李秀的鼻息之間。

就是這片刻工夫，李秀鼻息已斷，肌膚已凉。如非早經李秀說明，青青勢非柔腸寸斷不可。饒是如此，青青也心頭一跳，失聲而叫。

金蘭快步衝入室中，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口中在問青青，人却衝到了病榻前面。

青青道：「秀哥他……」

金蘭粉嫩雪白的右手，已然按在李秀的臉上。

只覺他肌膚已凉，氣息已停，不禁呆在了當地。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他怎麼會突然。……」

青青明知內情，但見李秀仰臥榻上，全身僵直，臉色蒼白，仍忍不住淚珠兒奪眶而出。

金蘭一腔驚怒，本想責備青青幾句，怎麼陪着秀哥兒，竟然不知道他何時死去，但見青青淚水湧落，無聲低泣，反而安慰起青青來，低聲道：「青青姑娘，不要哭了，也許秀哥兒只是一下子閉住了氣，快去請靈芝姐來。」

靈芝已在她們心目之中，樹立起了一種地位，金蘭第一個想到的人，不是劍南，而是智慧過人的靈芝。

青青轉身而去。

片刻之後，劍東、劍南、靈芝、劍飛、鄧飛龍全都集聚在李秀的房中。

愴凉、悲傷之中，充塞着一股殺氣，似乎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股怨氣，無處發洩。

幸好，青青已暗中告訴了靈芝。

劍東皺皺眉頭，看了青青一眼，道：「青青姑娘，妳本來很累了，應該休息一下的，但妳却堅持要陪秀哥兒……」

用詞雖然很含蓄，但已隱隱流露出抱怨之意。

靈芝一揚柳眉兒，道：「劍東，這怎麼能怪青青，她對小主人的關心，絕對不在你我之下。」

鄧飛龍道：「奇怪的是，他怎麼會突然絕了氣。照說，他能撑下去的。」

靈芝道：「他雖然氣息已絕，但……生機仍存，……」

金蘭接道：「靈芝姐，我不明白，氣息既絕，怎會仍有生機？」

靈芝心中明白，現在，必須讓在場的人，都感覺到一點希望，使他們的情緒稍微平靜一些，免得希望全絕，使心中那股充塞的怨氣，越來越重，一旦超過一個人所能負担的限度，會激出變化。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說道：「金蘭，我不是隨口亂說，老主人的劍法，是獨步武林的一種奇技，劍藝和內功，相輔並進，秀哥兒在劍藝的成就上超過了咱們很多……」

只聽鄧飛龍嘆息一聲，道：「靈芝姑娘，回天漁隱公孫敬，幾時可以趕到？」

一面把秀哥兒左手，緩緩放入棉被之中。

原來，鄧飛龍藉幾人說話的機會，悄然替李秀把脈。他沒有說出李秀已經死亡，但口氣之間，已經充滿絕望的神態，回天漁隱如不能及時趕到，李秀已經沒有救了。

靈芝雖然早已知情，仍不禁吃了一驚，訝然說道：「老前輩的意思是——」

鄧飛龍道：「我不知道該說些甚麼，但秀哥兒如無外力之助，只怕他是很難再清醒過來了。」

劍東急道：「老前輩，你醫道精湛，有沒有急救之法？」

鄧飛龍搖搖頭，道：「老朽已經無能爲力了，不過……」

劍南道：「不過甚麼？」

鄧飛龍道：「以秀兒的傷勢情形而言，不應該會有如此的突變。」

金蘭一把拉住青青，行到病室一角，低聲道：「青青，不要害臊，告訴我，秀哥兒，怎麼會突然有了這個變化？」

青青幾乎想說出秀哥兒的詐死計劃，但話到口邊，還是强自忍住，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金蘭道：「我知道，你們早已兩情相悅，互以心許，年輕男女，對燈夜處，秀哥兒是不是……。」

青青明白了，急得臉色通紅，道：「三嬸，秀哥一直很君子。」

金蘭點點頭，道：「他傷勢沉重，情感最是脆弱，如若他對妳有所不敬，妳也不太忍心拒絕。」

她想不出李秀何以會突然起了大變化，一下子死去，想來想去，想到了這個可能。

青青心中焦急，但此情此景之下，又不能和金蘭大聲爭辯，也不便發作出來，只急得面紅耳赤。

靈芝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金蘭，不要再逼青青姑娘，事情已經發生了，急在善後，我想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應該保護秀哥兒不要再受到任何驚擾，等回天漁隱趕到。」

金蘭歎息一聲，道：「靈芝姐，就算回天漁隱公孫敬及時趕到了，難道他眞還能起死回生不成？」

青青精神堅毅的說道：「三嬸，如若回天漁隱公孫敬趕到了，仍然救不活秀哥兒，我不會獨生於世！」

鄧飛龍道：「青青，妳……」

青青道：「爹，不要勸我，他死了，我活着也是乏味得很，如是讓我終日以淚洗面，形同白癡，生不如死。」

鄧飛龍黯然一歎，緩步向室外行去。

第十四章：由臥龍生執筆

似假疑真

望着老父愴凉的背影，青青忽生不安的感覺，幾乎想叫回鄧飛龍，說明內情。

但她還是忍住了。

靈芝輕輕歎息一聲，道：「青青，妳一宵未睡，去坐息一下吧，小主人一死，使咱們失去了一個最强的高手，一旦發生什麼變化，人人都要全力以赴，保持最佳的體能，才能應付强敵。」

青青道：「恭敬不如從命，我去坐息一下就來。」

望着青青離去的背影，金蘭輕輕歎息一聲，道：「靈芝姐，小主人死得是不是太突然了一些？」

靈芝道：「妳懷疑什麼？」

金蘭道：「靈芝姐，小主人死得很突然，連一句遺言也沒有，難道妳不覺得可疑？」

靈芝低聲說道：「青青也許有很多的隱密藏在心中，沒有告訴咱們，不過，他對小主人一片眞情，却是不容懷疑，所以，她決不會加害小主人，何況，我心中還在猜想……。」

金蘭道：「猜想什麼？」

靈芝道：「小主人也許不是眞的死了。」

金蘭道：「靈芝姐，妳……」

靈芝接道：「小聲點，我只是這樣猜想，

小主人的劍藝，已然超越了我們很多，內功的成就上，也非我們能及，我猜想，他在發覺了自己傷勢很重之後，冒險求進，用一種無上內功，自求療治……」

金蘭奇道：「這可能嗎？自療傷勢，會療得氣息斷絕。」

靈芝道：「金蘭，我說的只是可能，因爲除此之外，實在想不到小主人還有什麼可疑的死因，現在，最重要的是，不能相互猜忌，我們的實力，已經相當單薄……」

金蘭接道：「靈芝姐，我心裏好不服氣，這一夜，本來是應該由我照顧小主人的，青青姑娘一定要替我，小主人的傷勢已經穩定下來，竟然一下子就死了，劍南雖然沒有責備我，但我看得出來他的心中很不愉快，我心裏好難過。」

事實上，這個情形，靈芝也看得出來，小主人之死，劍東和劍南，神情都很蹩扭，雖然他們沒有說出來，但心裏猜測很多，如若疏導不好，這股怨氣，很快就會發出來，勢非和鄧飛龍及青青姑娘鬧個翻臉成仇不可。

但靈芝的困難是，又不能把內情明白說出來。

忖思之間，劍東和劍南已雙雙行了進來。

兩人臉色沉重，劍南更是怒容隱隱，望了金蘭一眼，道：「小主人，有沒有遺言？」

金蘭搖搖頭。

劍南冷哼一聲，道：「如是妳守在小主人的身側，就算他傷勢惡化而死，至少，也會有幾句遺言告訴妳。」

金蘭道：「我……我看他傷勢已經穩定下來，青青姑娘夜半歸來，苦苦求我，由她守護，我……。」

劍南接道：「妳就是想偷懶，多休息一下，是嗎？」

金蘭沒有爭辯，却流下兩行淚水。

靈芝道：「劍南，不要責備金蘭，我仔細的查看過，小主人決不會是被人害死的。」

劍東臉色一沉，道：「不管怎麼說，小主人已經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沒有一句遺言。」

靈芝輕輕吁一口氣，道：「劍東，事情已經發生了，急在善後，我想，先把這件事壓下來……。」

劍東冷冷接道：「妳是說，小主人死去的事，不能宣洩出去。」

靈芝道：「對！……。」

劍東接道：「不對，我的想法，剛好和你相反！」

靈芝道：「妳怎麼想？」

劍東道：「靈芝，我一向都聽妳的，不過這件事，我很執着，妳得要聽我的了。」

靈芝道：「什麼事啊？」

劍東道：「小主人要發喪，而且要堂堂正正的辦，敵人如是找上門來，咱們就捨命跟他們一拚。」

靈芝點點頭道：「還有沒有？」

劍東道：「有！小主人的後事辦完，如還沒有人找上門來，咱們就一起上劍尊谷去。」

靈芝道：「你說的『咱們』，都包括那些人？」

劍東道：「鄧飛龍老前輩，和青青姑娘，不能算咱們的人，我也不能勉强人家，去不去由他們自己決定，妳、劍南、金蘭、劍北、白菱、劍飛、我，都得去。」

靈芝道：「是！你已經決定了，我們都會聽命行事。」

劍東吁一口氣，道：「我和劍南，去替小主人選口棺材，劍飛守在廳中，妳和金蘭，就守着這間房子，不論發生什麼事，你們都不能離開，死也要死在這裏，等我和劍南回來。」

靈芝恭謹的應道：「是！」

劍東回顧了劍南一眼道：「咱們走吧！」

目睹二人離去，金蘭才長長吁一口氣道：「靈芝姐，我從來沒有見過二哥這樣對妳。」

靈芝苦笑一下，道：「他們男人嘛，一旦認眞，咱們只有讓步的份了。」

金蘭道：「我看，二哥是準備孤注一擲的了。」

靈芝道：「不是孤注一擲，而是全心求死，他明知道，咱們眞要找上劍尊谷去，連九死一生的機會也沒有，但他認定了非如此不能報答大哥的恩澤，非如此，不能表現出神劍門中的氣節。金蘭，妳有什麼意見？」

金蘭道：「二哥決定了，我們只有遵命行事，好在，我們無兒無女，也沒有什麼牽掛，拚了這條命，求個心安，靈芝姐呢？贊不贊成二哥的決定？」

靈芝沉吟了一陣，道：「金蘭，這是求仁得仁的作法，如論逐鹿爭霸，不應該意氣用事，我不贊成他的決定……。」

金蘭接道：「妳要反對？」

靈芝道：「我不會反對，金蘭，我是他的妻子，他的決定，無虧大節，我是應該成全他的。」

金蘭點頭。

× × ×

原本是一座荒凉的農舍，突然間變得熱鬧起來。

充滿着凄凉的熱鬧。

素帳白幡，把竹籬、茅舍襯托得一片肅然，香花素果，供奉在大廳上一具棺木的前面。

棺蓋已經闔上，青青一身白衣，緊傍木棺而跪。

她雖然和李秀未論及婚嫁，但此刻穿着，却似以未亡人的身份守在棺側。

劍東、劍南、靈芝、金蘭，也都穿着素色衣服，李劍飛也穿了一身白衣。

但所有人的兵刄，都佩帶在身上。

除了鄧飛龍之外，所有的人，都集聚在放着棺木的廳堂。

一向運籌帷幄說話最多的靈芝，此刻，竟然一反常態，默默不語，一直守護在棺材的右邊。

似是有意，又若無意的，和青青分在棺材兩側。

茅舍之外，兩班吹鼓手，輪流吹奏着凄凉、哀傷的樂聲。

劍南突然大聲叫道：「二哥，你說回天漁隱公孫敬，能不能救活小主人？」

「不能！」

聲音嬌俏，不是男人口氣。

劍南一怔，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布衣荆釵的婦人，俏生生站在門口。

一塊青色的布巾，包着頭髮，也包住了她大部份的臉兒，遮去了本來的面目。

劍東吸一口氣，道：「妳是誰？」

其實，廳中的人，都已看出來她是誰了。

但這幾日中，目睹的人人事事，無不詭異百端，實在無法驟然肯定。

布衣婦人解下了包頭青巾，緩緩說道：「你們仔細看看，是不是認識我？」

不錯，正是昔年神劍山莊的李夫人。

劍東、劍南、金蘭三人同聲叫道：「妳是大……」

「慢着！」靈芝突然一聲斷喝，打斷了未完的話，也使得劍東等突然冷靜了下來。

輕輕吁一口氣，劍東緩緩說道：「這幾天，我們是不是見過面？」

青衣婦人沒有回答，只淡淡的笑了一笑。

劍東道：「妳認識我吧？」

青衣婦人道：「劍東。」

劍南、金蘭齊聲道：「我叫什麼？」

「劍南、金蘭。」青衣婦人回答的十分快速，顯然是早已認識。

李劍飛靠在一處屋角的牆壁上，瞪着一雙眼睛，盯着青衣婦人，一語不發。

連日經歷的詭異、神秘，使所有的人都變得十分鎮靜，鎮靜得近乎冷酷。

雖然見到相待恩厚、情同慈母的大姐姐，却都按下了那股撲伏而前，一訴思慕的衝動。

「我是靈芝，大姐姐還記得吧？」

「小時候，妳就很聰明……。」

靈芝接道：「長大了，却變得有點糊塗，妳是養育、照顧我們情同慈母的大姐姐，但我們却不敢認妳。」

青衣婦人居然點了點頭，道：「我不怪你們。」

靈芝苦笑一下，道：「妳有苦衷？」

青衣婦人道：「嗯！有些事很難解釋得清楚，也無法三言兩語能說得明白。」

靈芝道：「那妳來幹什麼？」

青衣婦人道：「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來這裏，只想求證一件事。」

靈芝道：「什麼事？」

「死的是誰？」

靈芝道：「活的人，都站在這裏，大姐姐應該想得到死的是誰了？」

「劍北、白菱呢？」

靈芝道：「辦事去了。」

「難道死的是……。」

「秀哥兒，我們準備全心全意保護的小主人！」

青衣婦人身軀震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靈芝緩緩說道：「大姐姐，秀哥兒是妳親生的兒子。」

青衣婦人神情木然，沒有回答。

靈芝道：「難道妳不是大姐姐？」

青衣婦人悽然一笑，道：「我已經知道了死的是誰。」

忽然轉身而去。

但見人影一閃，鄧飛龍忽然出現，攔在青衣婦人的身前，冷冷說道：「李夫人，事情既有開始，也該有個結束，妳既然來了，爲什麼不說個明白再走？」

青衣婦人道：「鄧飛龍，你能肯定我是李夫人？」

鄧飛龍呆了一呆，答不上話來。

這些天所見的各種情形，似幻如眞，實在叫人無法解釋。

靈芝越衆而出，直逼到青衣婦人的身後，道：「不是大姐姐，妳又是誰？」

青青道：「妳約我相見，答應過要告訴我事情眞相，却預藏火油，燒了那座莊院，如非我爹和劍東大哥及時趕到，我勢必會被活活燒死在莊內。這究竟是爲了什麼？妳有什麼難言之隱？」

靈芝凄凉一笑，道：「大姐姐，我們受妳養育之恩，心中一直存着很深的感恩之心，千古艱難唯一死，可見一個人的生命，十分寶貴，如若大姐姐肯說明眞相，我們願聽大姐姐的吩咐，拔劍自刎，以死相謝。」

劍東道：「對！老主人已然遇害而死，小主人傷重而亡，我們上不能維護老主人大哥的安全，下不能保住小主人秀哥兒的性命，活着也是無味得很，但願瞭解眞相，此生已無再可留戀之處，大姐姐，我們不會，也不願與妳爲敵，只求明白內情，自會追隨大哥於九泉之下的。」

青衣婦人輕輕歎息一聲，道：「但願有天，我能告訴你們……。」

靈芝接道：「現在不能麼？」

青衣婦人道：「不能，我要去了，你們多多保重。」

劍東、劍南忽然飛身一躍穿門而出，攔住了青衣婦人的去路。

青衣婦人冷冷說道：「劍東、劍南，你們眞敢和我動手？」

劍東、劍南，打量青衣婦人一陣，實在瞧不出什麼破綻。

除了年輕一些之外，站在眼前的，確是李夫人。

兩人互望一眼，雙雙躬身，道：「不敢。」緩步向後退去。

青衣婦人冷笑一下，舉步向前行去。

鄧飛龍右手一揮，拍出一掌，强猛的掌風，直撞過來。

青衣婦人右手一揚，硬把一掌接住，道：「鄧飛龍，你……」

鄧飛龍道：「老夫怎樣，他們是晚輩，不便動手，老夫却無此顧忌，何況……」

青衣婦人怒道：「只怕你攔我不住。」雙手揮動，展開反擊，一剎間，搶攻了一十七招。

鄧飛龍竟然被逼得一連向後退了五步。

靈芝大聲叫道：「快攔住她，她不是大姐姐。」

劍東、劍南心中壓力忽消，雙劍齊出，截住了青衣婦人。

她一輪急攻，已迫近了鄧飛龍，本可闖過攔截，想不到劍東、劍南竟已出手，又把她給逼了回來。

靈芝、金蘭也亮出了長劍，堵在門口，一則防止她突然衝入廳中，二則和劍東等佈成了夾擊之勢。

劍東和劍南只把她去勢擋住，却不敢揮劍攻擊。

青衣婦人冷冷說道：「劍東，我不想傷害你們，但你們却敢對我出劍，別怪我手下不留情了。」

鄧飛龍道：「就算妳身手不凡，今日也很難闖得出去了。」

靈芝道：「妳既不是大姐姐，咱們也不會再心存顧忌。」

青衣婦人神情冷肅的望了靈芝一眼，道：「妳能肯定我的身份？」

「不能，不過，我知道妳不是大姐姐！」

事實上，靈芝並不能眞的肯定她的身份，主要的原因，是她們長得太像了。

完全無法從一個容貌類似的人身上，找出一點破綻，就算你對她有些懷疑，也只能懷疑而已。

但靈芝却表現了絕對的堅毅和肯定。

她心中明白，如若她不能堅決否定了青衣婦人是大姐姐的身份，劍東、劍南、金蘭都無法克服心理上的困難，放手施爲。

在高手相搏之中，如果一個人心存顧忌時，不但很難有所發揮，而且很容易爲敵所傷。

對靈芝的判斷能力，劍東等都有着很强的信心，靈芝的果決宣布，立刻增加了劍東的氣勢，朗朗一笑，道：「天下的易容藥物，雖然精妙，但却無法和眞人完全一樣，除非妳能把我們完全殺死，否則，妳很難離開了。」

長劍一揮，疾刺而出。

劍東一發動，劍南立刻跟上。

他們心中充滿着强烈的怨恨之氣，出手的劍招，十分凌厲。

青衣婦人已然陷身前後夾擊之中，形勢迫得她無法不全力施爲了。

只見她雙手一揚，突然飛現出兩道閃閃

金芒。

噹噹兩聲，封開了劍東劍南的長劍。

鄧飛龍大喝一聲，疾快的攻出一拳。

這一拳，拳勁非常强猛，帶起了一股呼嘯風聲。

青衣婦人手中金芒飛閃，忽隱忽現，力敵三人，竟然全無困窘之色。

片刻之間，四人已經纏鬥了七、八十個照面。

劍東一面動手，一面暗中留神那青衣婦人的武功路數。

七、八十個照面下來，竟是還無法看出一個所以然來。

她武功博雜，完全不是神劍山莊的武功傳統。

不過，間中雖有一兩招相似之處，却已經別有變化，似是而非了。

但最使劍東和劍南看得驚心動魄的，是一直無法看清楚她手中的金芒，到底是刀，還是劍？

原來，那金芒隱藏於她雙袖之中，必要時，才會飛射而出。

但一現即隱，立即縮回衣袖之中，而且，只用於防守，閃避不開劍勢時，才會施用，一直沒有用於攻擊。

這表示她猶有餘力。

而且，手下留情。

鄧飛龍雖未退守一側，但却把主要的攻勢讓給了劍東和劍南兩人。

看兩人手中劍勢變化，一直無法發揮十成威力。

心知他們還有顧忌，立刻大聲說道：「兩位請退一側掠陣，讓老夫和她放手一搏。」

劍東、劍南也感覺手中劍勢變化，無法盡展威力。

顯然是克服不了心中的障碍，聞聲而退，仗劍一側。

鄧飛龍哈哈一笑，道：「不管妳是什麼人，什麼身份，老夫要全力施爲了。」

青衣婦人默然不語，不再答話。

靈芝高聲說道：「妳究竟是何身份，何不明白表示出來？」

青衣婦人望了靈芝一眼，仍未開口。

鄧飛龍道：「她不肯再說話了，顯然是怕你們從她的聲音裏，聽出破綻。」

喝聲中，雙拳齊出，左右並進。

這一次，雙方的拚戰，和剛才情勢不大相同。

鄧飛龍雖只一人，但拳拳如巨錘下擊，招招如大斧開山，迫得那青衣婦人不得不全力迎敵。

終於，迫得她亮出了兵刄。

劍東等看清楚了。那是兩柄形如蛇身的小劍。似是完全由黃金鑄成，揮動之下，閃動着耀目的黃芒。

靈芝輕輕吁了一口氣，低聲道：「妳有什麼看法？」

金蘭道：「靈芝姐問的是……」

靈芝接道：「她的劍法，和手中的細小金蛇劍，完全不是神劍門的路子，現在，咱們可以放手攻擊了。」

金蘭點了點頭，道：「咱們聯手而上，把她擒住，也許可以由她身上，追問出全部的內情。」

二女準備停當，正待出手，突覺微風颯然，一道黑影，捷如怒矢般，由兩人身邊掠過。

是李劍飛。

這個一直冷眼旁觀的年輕人，心中似是有着自己的打算和決定，到了適當的時機，突然開始行動。

而且，一發就驚天動地。

黑影由青衣婦人的身側掠過，金鐵交鳴中，飄過一片雨絲。

帶着腥味的雨絲。

以靈芝的經驗，立刻感覺到，那不是雨，是血。

只不過還不知道是什麼人受了傷。

李劍飛掠過了青衣婦人，直到兩丈開外落下。

他的左臂衣袖破裂，露出一道三寸長的傷口。

傷者竟是李劍飛。

只見那青衣婦人站着的身軀，突然搖了幾搖，竟向地上倒去。

鄧飛龍一收蓄勢待發的雙拳，道：「孩子，幹得好！」

李劍飛道：「如非老前輩吸引住她全部的注意力，晚輩豈能得手！」

敢情是李劍飛和鄧飛龍早就有了合作的默契。

靈芝輕輕歎息一聲，道：「你們合作得很好，劍飛，你是不是殺了她？」

「沒有，她長得和師母完全一樣，我怎能下得了手，我只是畧一使用劍柄，點了她的穴道。」

靈芝道：「好！咱們仔細看看她，是易容，還是別有內情。」

金蘭抱起了那青衣婦人。

劍南却取下了她手中兩柄金劍。

那是由金索連在右手腕上的兩柄蛇形金劍，借金索之助，才能收發隨心。

劍東長歎一聲道：「就算查出內情，又有何用？小主人已經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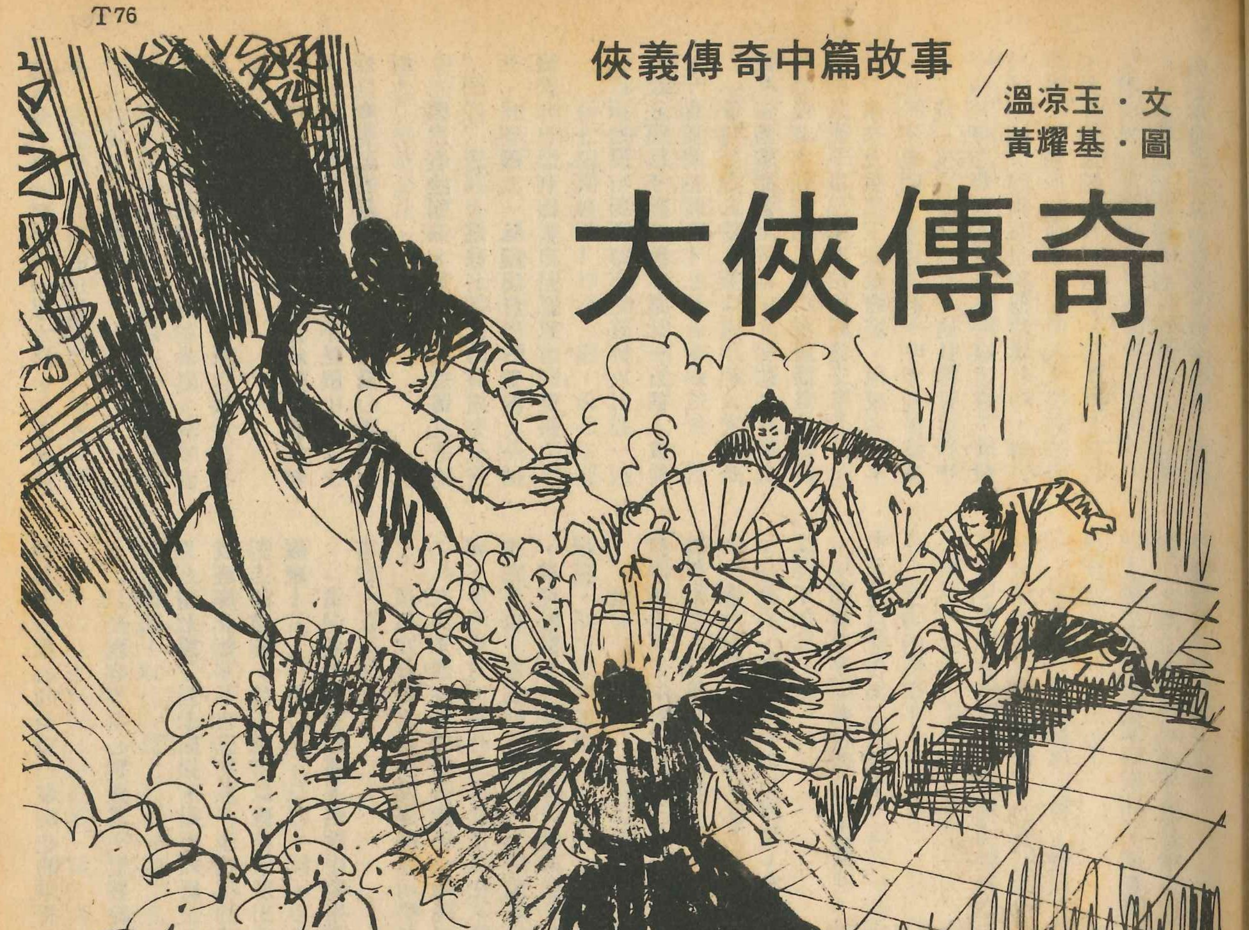
（未完）

（下期由獨孤紅執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溫凉玉‧文
黃耀基‧圖

大俠傳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莫承歡、唐方被點了穴道，復被中叔崩等幾個霸主帶到一處隱秘地方，由唐甜策劃，冒用公子襄與方覺閒名義，互相挑戰，以收漁人之利，這時，唐方穴道雖被封住，但人還淸醒，只是未能動彈，她看不見唐甜的人，却聽出是唐甜的聲音，於是她忍不住對唐甜指摘，唐甜一怒之下，要殺她洩憤，唐三千立即上前勸阻，却被唐方驟施毒手，置於死地，鐵恨秋義憤塡胸，要與唐方拚個死活，豈料又遭唐方暗算，毒發攻心，倒在地上呻吟哀號，唐甜正躊躇滿志，向唐方嚴予訓斥，就在這時，一個胖子突然從一堆瓷器的後面撞了出來，瓷器的碎片洒向唐甜……

一片亂糟糟 雙方打罵罵

瓷戰

這瞬息問，瓷器粉碎，成萬千碎片，塲中的唐甜、唐方、中叔崩、海難遞、甄厲慶、江傷陽、落花娘子、鐵星月、容肇祖諸人都變了臉色，因爲慕容不是巳坐馬沉腰，雙掌推出，發出兩股狂飈，而他們四方八面都是瓷器，一旦全部碎裂，向他們逆射過來，他們武功再高，也逃不過這排山倒海的瓷雨碎片所襲的！

但是慕容不是雖沉馬發力，但不向瓷片發掌，却遽然後轉，「呼」地劈出了一掌。

只見慕容不是背後人影一閃，「刷」地還了一劍！

慕容不是冷哼道：「好劍法！」閃身避過。

那人也喝了一聲：「好掌力！」

這時瓷片雖然碎裂，但九臉龍王慕容不是並未及時出掌，摧迸瓷片，所以只碎裂在地，並無殺傷力。

唐甜眼珠一轉，拳打足踢，左推右撞，砰另朋冷，左右周圍的瓷架，全被她一一推跌，衆人一楞，隨即也明瞭她生怕九臉龍王掌力太過霸道，若讓他再重施故技，瓷片豈不都成了他的暗器？自己等人又焉能避得過去？當下一干人全都揮拳踢脚，幫忙把瓷片一一推倒打碎。

一個人爲自己生存而打倒打冧身邊的東西，原也沒有什麼稀奇，只是現在一羣人手足並用，來打碎瓷器，實有些滑稽，而且這些人中，除了容肇祖外，人人都先顧着清理出一個塲地，以免瓷器被九臉龍王當作暗器用，但或許是懼於慕容不是的蓋世聲名罷，竟是沒有一人趕過去增援那和慕容不是苦鬥中的人。

在「乒乒乓乓」的打碎瓷器中，慕容不是巳與蕭七交手七十一招。

這七十一招中，蕭七佔了五十三劍。

但是這五十三劍，居然沒有一劍，是刺向九臉龍王身上的。

他的劍本來沒有顏色的，若一定要說

有，那只是一種好像一泓水潭，久未經波動，潭裏遍生青苔的那種深邃的顏色，然而劍本身本無著色。

蕭七的劍施展起來，卻有一團又一團，似霧又像花的異彩，這些異彩，却不直接攻向慕容不是，而是攻向慕容不是身邊每一處。

在旁人看來，這一芒芒綠瑩瑩的劍彩，並沒有什麼；但在慕容不是眼中，這一條條青龍似的劍影，可以說是驚心動魄至極！

因爲這些劍氣，竟將他的進路、退路、閃躲、旁挪、避移，翻身的路向完全封死，只要蕭七一旦覷出自己的破綻，一劍直接向自己刺出，自己就只有一條路：

——必死無疑！

蕭七沒有對慕容不是直接攻出過一劍，但在慕容不是來說，這比一百個人攻他一千劍要可怕得多！

慕容不是心中大震：這年輕人究竟是誰？劍術造詣竟至於斯，又聯想到青年公子襄及少年衞悲回，心中震訝而且抹上巨大的陰影：自己是不是已經老了？

原來九臉龍王聲威邇震，但成名極早，而今不過四十來歲，想十多年前，這慕容不是「也曾年輕過」，他長得雖然胖了一些，但才華過人，作事深謀遠慮，同輩遠所莫及，連前輩也給他屢屢料中，對方却看不透他所作所言，當時人人提起慕容不是，都會翹起大拇指說一聲：這年輕人，好了不起！

只不過光陰催人老，而今，九臉龍王慕容不是在武林中已成了前輩名家，他此刻心裏所担心的是後一輩崛起的年青高手了！

只是慕容不是心裏驚訝，更震詫的是蕭七自己！

蕭七攻了五十三招，對方只用十八招就輕輕化解了，自己居然一直找不到任何對方的破綻，找不到可以直接下手出擊的機會！

這是蕭七一生中與人對敵中所未有的事！

但他在今日之內，就碰到了兩椿！

一次是他站在公子襄背後，始終找不到下手的地方，另外一次就是現在，他好像在下棋，處處佈下殺着，對方稍有異動，準死無疑——但是對方居然不動，見招拆招，以不變應萬變。

蕭七一輪搶攻，鋒銳已過，如果還攻慕容不是不下，對方待自己聲威受挫下來時才反撲，後果不堪設想。

蕭七劍法十分凌厲，武功更以氣勢勝，但長力、耐力、功力都不足，時間一久，便不如前。

慕容不是顯然也看出了這點。

所以他作出了反擊！

全力的反擊！

×　×　×

「呼」地一聲，他的袖袍捲起了地上一大堆碎瓷，迸射向蕭七的臉門去！

就在同時，他雙手一反，雙戟在手，迅疾無倫地刺了出去！

碎瓷是噴向蕭七臉門的，就算蕭七接得下，視力也爲之所阻，就這般一阻之下，他就可以殺死蕭七。

就在這時，「嗖」地一條人影飛到，「霍」地張開一面傘，「叮叮噹噹」，碎瓷都打在傘上，那人將傘柄急旋，「呼呼」連響，那些碎瓷片都急飛開來，有不少還迴旋着、呼嘯着往慕容不是身上打來！

而慕容不是的雙戟，蕭七蹲低，以劍硬接，「格另玎」二响，戟和劍交接在一起，這時碎瓷片已向慕容不是打到！

九臉龍王若棄戟以衣袖捲飛瓷片，倒沒什麼難辦到，但他九臉龍王的名頭，却要教兩個後生小子喪盡了。當下他大喝一聲，身子居然也像那傘一般，急劇地旋轉起來！

這下旋轉極烈，比傘猶有過之，所不同的是，容肇祖的鐵傘是以木柄爲軸心，而慕容不是左脚屈膝橫抬，却以右脚爲軸心，遽旋上來，只見飛射過來的瓷片，都打不進去，反被旋轉之力劇彈飛出去，又射向衆人身上！

衆人紛紛閃躲接砸，容肇祖有傘擋在前，當然不怕；但慕容不是這一急轉，一舉兩得，以旋轉的大力，雙戟一扳，竟把蕭七的劍「玎」地奪了過去！

這時蕭七已變成了空手，慕容不是却在旋轉中，發出一種極大的威勢，只要一發，容肇祖、蕭七二人都命在危殆，而且慕容不是的口中，正發出了一種極似怒豹低鳴的嘯聲，這種沉嘯，正是聚集「龍王廟」高手趕來相助的暗號。

慕容不是原本殺了曲胖子，冒充之探得唐甜等人行動，便一擊借瓷片遽然殺之，不料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被蕭七一番攪亂，他跟蕭七交手過後，知自己勉強可勝對方，但若加上那執傘的青年以及衆多高手，要勝可沒那末容易，於是便撮嘯叫人相帮。

他撮嘯一沉一起，一連三次，中間夾雜「琤」地一聲。原來這「琤」地一聲，並非是他的呼嘯，而是容肇祖，忽自傘柄中抽出了薄劍，交給了蕭七，蕭七手中一有了劍，慕容不是就不呼嘯了。

可是蕭七已經出劍！

一劍直刺慕容不是心房！

他已在慕容不是呼嘯及旋轉中，瞧出了對方的破綻！

他的劍快，但慕容不是的反應更快！

他立時如鐵釘一般，釘在地上，再也不旋轉一下，而雙戟也及時迎上薄劍，「格格」兩聲，又扳住了薄劍！

「玎」地一聲，容肇祖傘頂突現尖刀，傘一闔，直刺慕容不是！

慕容不是本來想用雙戟照樣把蕭七薄劍扣飛，但容肇祖傘尖刀一到，他只好勉力分出一戟，「格」地又抵住了傘尖刀。

這一來，雙戟共招架住一劍一刀，已沒有餘裕，唐甜趁機撲起，半空撒下一團白粉，往慕容不是頭上罩落！

這下慕容不是雙手抵禦兩大年輕高手的犀利武器，根本就沒法逃開閃避唐甜撒出的「白粉」。

慕容不是却眞有過人之能，猛張開口，只見他原本就鼓起了蛤蟆的肚皮；如今像一面大鼓一般，更加凸起，原來他深吸一口氣，猛地噴出，刹那間，肚子已癟了下去，與常人無異，只稍略墳起。

這一口氣，將白粉吹得飛揚，這「白

粉」是唐甜所撒，唐家的暗器毒藥，有誰敢惹，蕭七、容肇祖、慕容不是三人紛紛撤招疾退，連唐甜本身，也半空一個觔斗，以手捂鼻，退了回來，至於本來畏於九臉龍王不敢上前參戰，後來見慕容不是稍有力不從心便要加入戰團的甄厲慶、江傷陽、中叔崩等，更忙不迭飛退七八丈遠！

——他們曾眼見唐三千已死，鐵恨秋之中毒，誰也不敢捱唐甜手中的「暗器」了！

這時慕容、蕭、容三人分三個不同的方向退去，蕭七猛見在地上哀號掙扎的鐵恨秋，不禁勃然大怒，扶起身退，叱問道：「是誰傷我兄弟？」

而地上的唐方，也爲海難遞扶走；落花娘子雖然中毒，但功力尚餘些許，勉強挪移，閃過了毒粉的危機。

蕭七喝問三聲，却沒人應，蕭七本要殺慕容不是，但遽見鐵恨秋被毒成這個樣子，如何不怒，畢竟結義情深，唐方見衆人不答，甚不恥於唐甜爲人，便道：「是唐甜！」唐甜這時本可阻止唐方說話，但她也正撮唇發出一陣尖哨。

蕭七霍然轉身，怒視唐甜：「妳——」唐甜初有些驚惶，便隨即笑道：「蕭七，他要對付我在先啊，難道你就忍心見他殺了我才甘心嗎？」

蕭七跺足大呼：「不會的，鐵老二不會這樣的！」唐方一旁疾道：「是剛才唐三千爲我求情，她殺了唐三千，鐵恨秋悲痛若狂，她就下了毒手。」

唐甜圓目一瞪，恨恨道：「唐方，妳再多咀，我要毒啞了妳！」蕭七只見懷中的鐵恨秋皆目眦牙，到最後竟一口咬掉自己的舌頭，咀嚼起來，鮮血淋漓，觸目驚心，蕭七恐懼向唐甜問：「甜兒，妳——妳怎可如此？」

這時變化極其複雜交錯，慕容不是以一口眞氣，冲散「白粉」，即撲前圖一擧擊斃容肇祖，容肇祖一面要躲開毒粉，一面身退，已退到甄厲慶、江傷陽、中叔崩等人身前，慕容不是和身撲來，甄、江、中叔、容四人，人人自危，紛紛掣出兵器，以四敵一，人影倏忽，呼喝連聲，鬥得正酣。

這時「霍、霍、霍」連聲，十數條人影，射入室來，其中有七八人全身黑衣黑衫黑褲，連披風腰帶手套都是黑的，劍也是黑的，殺將進來，武功都十分凌厲。

容肇祖大叫道：「小心！來人是『黑殺』！」

黑殺是武林中極可怕的一羣殺手，當初也有人不信，嗤之以鼻，結果連武林中的「殺手之王」胡圖也給這一羣「黑殺」所殺之後，沒有人再敢輕視這一羣人。

九臉龍王適才發出的嘯哨聲，便是通知這一羣趕來。

這時鐵恨秋在蕭七懷中正痛苦得死去活來，竟一口咬住蕭七肩膀，蕭七吃痛大呼：「二弟，你，你幹什麼？是我——呀——」被咬得痛入心脾，用另一隻手扳開鐵恨秋面頰，只是鐵恨秋早已被毒力冲得理性全無，獸性大發，那裏知道什麼人？

蕭七既不能出重手，竟扳之不下。

唐甜見狀，知此時此境，絕不能同室倒戈，於是道：「我給解藥你解鐵恨秋身上之毒，但你須得答應我鐵恨秋毒去後不得報復。」

蕭七見於形禁勢格，喝道：「好！」鐵恨秋這時已陷瘋狂狀態，十指箕張，已抓入蕭七左右脅骨之內，蕭七大叫一聲，向唐甜吼道：「解藥！」

唐甜一晃身，已到了鐵恨秋身側，左手在鐵恨秋下頷一捏，右手拇、食二指，即將一顆藥丸，彈入鐵恨秋嘴裏。那藥丸遇津即化，鐵恨秋眼中凶光登時大減，唐甜道：「一會就會沒事。」

只聽宛若海風吹帆，宛似怒濤狂嘯之聲大作，還夾雜着幾下閃電般的霹靂之聲。原來大廳交手的人雖衆，但兵刄交擊之聲全被慕容不是一人袖風所掩蓋，間中响起的是雙戟出擊破空之聲，慕容不是以一人雙戟，力敵容肇祖、甄厲慶、江傷陽、中叔崩四人，却仍佔盡優勢。

這時一陣叱喝之聲，忽有幾人闖入戰團來，幾下交手，即有「龍王廟」數人捂傷而倒，「黑殺」也有幾人着了道兒，俱似是遽然間中了暗器，失去戰鬥力一般。

這五、六人殺出一條血路，到了唐甜面前，都稽着呼喚：「小妹。」唐甜點點頭道：「你們除惡務盡。」忽有一人指着唐方叫道：「唐姑娘也在此地——」話未說完，唐甜手一揚，那人聲音嘶啞，仰天而倒。

原來這一批人是唐門流落江湖的子弟，唐甜在唐門現存的人物中，輩份可以說是相當之高，加上她本身的號召力，很多人都服膺於她，但唐門的人見着了唐方，部份的子弟，因蕭秋水闖唐門時而不諒解，便詐着沒見到，部份唐門子弟，見着唐方，無限驚喜，但忌於唐甜之威，不敢上前招呼；還有部份唐門子弟，因受唐甜播弄，對唐方確有誤解；只有小部份唐門子弟，乍見唐方，歡喜無狀，唐小弟便第一個上前問候，却死於唐甜毒箭之下。

唐小弟一死，其他的人更不敢相認。

唐甜手一揮道：「去把那些人統統殺掉。」那些唐門弟子，立即各自接戰「龍王廟」和「黑殺」的人厮鬥起來。

鉄恨秋服了藥丸之後，身子已漸漸從僵硬繃直而放軟鬆弛了下來，不住的喘着氣，終於回復了理智，推開了蕭七，抱着唐三千的屍體，又痛哭起來。

這時慕容不是一人力敵四大高手，只見他碩肥身姿，倏然在東打出一掌，倏然在西踢出一脚，攻勢飄忽奇特，竟一人打得四人窮於招架。

只聽慕容不是大喝一聲：「甄厲慶，你究竟帮我還是帮那女娃兒！」甄厲慶明明趁着江傷陽、容肇祖、中叔崩一齊動手時才跟上去參一把，却不料四周儘是慕容不是痴肥臃腫而迅疾無儔的身形與掌影，心中早巳暗暗叫苦，心驚胆戰，聽得慕容不是如此一喝，便舞起兩團掌形，呼呼護衞着自己，大叫道：「龍王，不關我事，不關我的事！」

他剛呼叫完畢，掌形一空，壓力盡去，只聞一聲冷哼，猶在自己耳邊傳來，但慕容不是却沒有再向他出招，甄厲慶可嚇出一身冷汗。

甄厲慶一退出，江傷陽、中叔崩、容肇祖三人，頓覺壓力更鉅，戰得半晌，江

傷陽已氣喘如牛，忽聽慕容不是的聲音，猶在耳畔傳來：「你本兩不相帮，却來冒肇這趟渾水作甚!?」

江傷陽一聽，便連聲答道：「我誰也不帮，我本來就跟他們無關……」驟然壓力一輕，慕容不是的身軀，又離他而去，只見容肇祖和中叔崩兩人叱喝連連，但兩人不管騰挪閃移，招架出擊，始終都被九臉龍王一副碩朋的身軀包圍籠着。

江傷陽驟失壓力，但掌勢一時收不住，「昏冥神功」的懨懨罡氣反壓了回來，便如一隻脹滿氣的橡皮球一直被壓着，一旦完全放鬆後便會彈躍起來，江傷陽「呼、呼、呼」一連打了六七掌，身子也轉了七八個旋，方才收得住勢子，但已大汗淋漓，眞力大耗。

舌戰

當江傷陽穩下步樁，當即單掌護胸，一掌揮舞，護住全身，怕敵人趁勢來襲，但定過神來，放眼一望，容肇祖、中叔崩二人已被慕容不是攻得手忙脚亂，江傷陽躊躇當堂，不知過去帮忙好，還是趁早脚底加油溜掉好。

慕容不是力攻四人，尚佔上風，而今江傷陽、甄厲慶一去，中叔崩、容肇祖二人更不是他對手了。只因容肇祖以油傘、中叔崩以桃木心釘爲武器，十分詭異，他一時也取之不下。

這時蕭七正想過來加入戰團，猛地一聲憤怒已極的虎嘯，一條慓悍的人影，倏撲向唐甜，唐甜呼道：「蕭七……！」

蕭七搶身一攔，截住鐵恨秋。鐵恨秋披頭散髮，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嘶吼道：「你別擋我——」

蕭七雙手力抓住鐵恨秋雙肩喝道：「不可如此——！」

鐵恨秋狀如瘋虎，發力掙脫衝前，但蕭七死扣不放，鐵恨秋嘶道：「我要替三千報仇——！」

蕭七十指深深扣住鐵恨秋，叱道：「你報仇又有什麼用!?唐三千不死已經死了，我答應過唐甜，給解藥你，就不准你報仇——！」

鐵恨秋呆了一呆，又發力掙脫：「那是我的仇，你沒有理由干涉……」他說着眼睛都紅了。

蕭七一聲如雷大喝：「你報你的仇!?你看——如今，大敵當前，你鬧這牛脾氣，不是正好爲敵人所趁!?我答應了人才能救你，而今你要我毀約，豈不是教我不能做人——!?」

鐵恨秋喉頭滾動，發出兩聲低低的嗚咽，終於停了下來，蕭七也放開雙手，鐵恨秋「噗」地跪倒下來，撫着唐三千之屍放聲大哭，一面哭，一面捶自己的胸膛，嘴邊的血，却是越流越多。

蕭七看了於心不忍，雙手搭在鐵恨秋肩後，柔聲道：「恨秋，人死不能復生，你一生愛恨太多，大悲大喜，委實太過無常……大丈夫何患無妻，你又何必作賤自己!?」

鐵恨秋一雙大眼，宛似要哭出血來，猛抬頭，恨聲道：「如果死不能復生的是你的妻子……你會怎樣!?」蕭七被他問得一楞，鐵恨秋忽然右手捉住自己左手無名指和尾指，用力一拔，鮮血迸將出來，染紅了雙手，蕭七吃驚道：「你幹什麼!?」

鐵恨秋慘笑道：「我不幹什麼，這手指，送了給你，從今而後，我們兩人恩斷義絕。」

蕭七拎着兩根血淋淋的手指，也不知如何是好。轉頭望唐甜，唐甜已趕過去跟中叔崩、容肇祖併肩鬥九臉龍王，鐵恨秋見蕭七眼內對唐甜一片惶懼之色，當下長歎一聲道：「我好恨啊我好恨。」說着蹲身抱起唐三千，大步行去。

蕭七不禁問：「恨什麼?」

鐵恨秋止步，依然背向蕭七，仰天長嘆道：「如果蕭秋水在，我鐵恨秋，千山萬水、刀山油鍋也會去，只惜……只惜蕭秋水已不在人間！」

蕭七也聽得懂他「跟錯了人」的意思，一時間，也不知說什麼話是好，鐵恨秋又踏步而去，道：「我今日看在你臉上，不找唐甜拚命，日後再教我遇上，唯有：：你死我亡！」這句話說得斬釘截鐵，絕無迂迴餘地，蕭七聽得心頭一震。

混戰中的高手見鐵恨秋半身披血，又抱着個死人，滿眼紅絲，亂髮猙獰，狀若瘋狂，也不去阻攔他。

蕭七恍惚了一下，覺得他而今所作所爲，恨以前他所敬服摹倣的蕭秋水，可相去了那麼遠的一段距離，完全走到一條岔路上去了。但多少日子以來，熱衷的爲名爲利做着，並不感覺到這些有負初衷，而今見鐵恨秋斷指而去，這感覺才分外强烈起來。

他握着鐵恨秋的兩枚斷指，只覺那手指漸冷如冰，已遠離了它們主人的熱腔熱血。蕭七怔忡了一陣，一直等到唐甜一聲嬌叱：「準備，瀟瀟暮雨洒江天，發！」

蕭七一聽，不明所以，轉首過去，只見周天寒徹，長空銀絲千縷，直襲慕容不是。

慕容不是却扒低身子，他肥大的身軀往地上一伏，往內一縮，竟似隻烏龜一般，那些「雨絲」洒在他身上，紛紛都沾不着他身子，彈飛出去。

原來唐甜、容肇祖、中叔崩三人合攻慕容不是不下，而唐甜又始終等不到蕭七、海難遞、江傷陽、甄厲慶來助，便將心一橫，本來準備用作最後一着，獨霸江湖的暗器「瀟瀟暮雨洒江天」便拿出來用。

「瀟瀟暮雨洒江天」一人不能施，唐甜便喝令在場十一名唐門子弟，抽出一長形方盒，右手平托，左手抽布製打風機，一抽一送，銀色的雨絲在寒徹濃霧裏，向九臉龍王噴去，九臉龍王知這種暗器非同小可，便施「潛龍驚蟄神功」，以背部集運一身功力，來硬接抵擋。只是他身材未免過胖，伏在地上，不似條龍倒似足了烏龜。

這「瀟瀟暮雨洒江天」，原是唐門最犀利的一種絕門暗器所施出來的聲勢，唐甜小時見過，那暗器只有唐老太太會用，唐甜這等功力，那裏能使?只不過她聽穎過人，獨霸江湖之心又切，便集合唐門製造暗器方法，彷其聲勢作了一種十數人合發的武器，又因响往昔年宋雪宜以獨創之「如今是雪散雲消花殘月闕落英流水」的暗器救了羣豪，便雅稱之爲「瀟瀟暮雨洒

江天」，發出來時也眞有過人的威力！

就在這僵持不下之時，忽有人恐怖地大叫道：「天……唐老太太……蕭秋水……無情天書……天下英雄令！……你們……你們……不要傷了老太太……唐老爺子，放出來了……我……」

衆人聽得莫名其妙。只見唐門高手中的一人，衣衫襤褸，眉鬚皆白，狀若痴狂，骨瘦如柴，一雙眼睛，却大如銅鈴，漆黑如墨，但又似什麼都看不見，却一直叫嚷不休。

旁人都不知其理。唐甜叱道：「唐看，你做什麼?」唐甜何等聰慧，這一聲喝出，立即想起一事，臉色大變，衆人只見她本來全神貫注於格鬥中，一下子如被什麼東西所吸，眼睛亮着一種很奇怪的色彩，雙頰也紅如蟠桃，只聽她試探着問一句：「他在那裏?」

唐看茫然道：「他是誰……他……」

衆人見唐甜如此緊張，這女子雖年紀甚輕，但智謀勇詐皆常人莫及，如今居然顯然這樣凝神，不禁都詫異起來，紛紛停止了打鬥。

唐甜的一顆心，幾乎躍出口腔來，她仍小心翼翼地問道：「老太太……」

唐看雙目一片茫然，仰視適才「瀟瀟暮雨洒江天」處，臉上忽現驚喜之色：「老太太……老太太……她在……」

唐甜即問：「她在那裏?」

唐看好像在半空看到了些什麼，雙手急得在空中亂抓，然後惶急恐懼得「噗」地跪地，嘶聲道：「老太太……您放過我……我不說出來……阿看看不見，絕不說……」說着竟雙指併伸，將自己雙目挖了出來！

衆人都覺慘酷無比，但見唐看雙目汩汩流出鮮血，身子搖搖欲墜，依然嘶聲叫道：「老大……老二……老三……老五……老六……你們在那裏，……我……我沒看見，我不說出來，……我沒有看見，我不會說出來……」他雖然盲了，但好像依然看到了什麼東西，無限恐懼似的。

唐甜故意學他的聲調，引入主題：「天書……神令……蕭秋水……」唐看聽了，怪嘶一聲：「別迫我……我不說，我不說，我沒看見，我沒看見！」

衆人此刻都知道裏面大有文章，而且事關重大，都屏息以待，不敢驚擾，何況以此人身體精神情形看來，已經是油盡燈枯之際。

只聽唐甜又道：「看叔叔……沒有關係……說出來……我也是唐家的人……」

唐看臉上神情，却是一片茫然，但每憶及當時情形，便有一種十分慘痛之表情，全身劇烈地顫抖，眼看是支持不下去了。

原來這唐看便是昔年守護「唐老太爺子」的唐門六個最核心的神秘人物：「唐門六識」之一，排行第四的唐看。當時蕭秋水與唐老太太之一役，驚天動地，唐看是親眼目睹的，自此一役後，唐門大變，唐看也跟五位兄弟生生分離。唐看也被唐老太太弄得形同癡呆，對過去的事一無所憶，所以該役只剩下唐看，但唐門子弟無論對他如何詰問，都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唐看因而在唐門中身份也喪盡，武功更大打折扣，因他痴痴騃騃，也不懂明判是非，便亦跟着唐甜爲非作歹，衝鋒陷陣，他癡愚笨拙，自立不了什麼大功，但武功未失，每到危險關頭，都能自保，發揮出部份潛力，想當年「唐門六識」中的唐看老四是何等神威，敵手當然也殺不了他。

只是適才唐甜命令唐門弟子發出「瀟瀟暮雨洒江天」，唐看一見，只覺好熟，昔日一戰，風雲色變，湧上心頭，竟恢復了記憶！

這記憶在唐看來說，是怵目驚心且慘痛的，一下子全部回來了，猶如地獄中的幽靈，無限恐怖悽厲，令唐看心弦若絕。

但這一下也行藏大露，爲唐甜發現。唐甜聽唐看胡言亂語，心中已明白幾分，又見唐看眞元鬆散，氣色黑黃，命在危殆，心裏急不及待，便要他說出昔年一戰情況。

唐看一面想說，一面又在抗拒，心裏好像有兩方面的人，在拉着他腸子往兩邊扯一般，而腦裏一面靜得像死一樣，另一面又轟然巨响，處處都像在分裂崩潰，唐看再也受不住，悲聲哀呼道：「……我……我說……天書、神令、老太太……都……都在……」說到這裏，口已吐出白沫。

容肇祖見狀，便一個箭步上去，扶住了他，低聲說：「老丈歇一下再說未遲……」一掌貼在他背心，想將內力傳過去，護住唐看心脈，使他不致一時血氣逆流而致死。

容肇祖原本心腸極好，看到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垂危掙扎，這樣迫問下去，只有被迫死當場一途，於心不忍，便上前想使他暫保元氣。

但此刻唐看已提到蕭秋水、忘情天書、天下英雄令，以及唐門數年前的一場大秘聞……人人急欲知個分曉，那管這老人家的死活，乍見容肇祖躍落場去，有人以爲他要殺人滅口，有人以爲他故意要接近唐看以俾只有他一人聽到，只聽「嗖、嗖、嗖」幾聲，幾條人影，一齊撲出，不同的武器，攻向容肇祖。

容肇祖此驚非同小可，鐵傘急旋，全力抵禦，只聞「砰，砰」兩聲，又「呼，呼，呼」數下，容肇祖臉色全白，蹌踉身退，要不是蕭七及時護着他，只怕已血洒當場。

場中「虎虎」之風依然未止，幾條人影，擊退了容肇祖，又互相搏鬥起來，一下子，江傷陽便被踢中一腳，「啊喲」一聲便倒飛出去，撞在「五方太歲」身上，「砰另蓬隆」師徒六人，摔在一起，跌得甚是狼狽。

而場中只剩下九臉龍王龐大的身軀，迫得甄厲慶和中叔崩招架不住，節節敗退，甄厲慶和江傷陽本來就沒有胆跟九臉龍王交手，但現在聽得有關「天書神令」的消息，那甘後人，都搶先出手，但仍鬥不過慕容不是。

三人拳脚之風呼呼急响，唐甜忽呼道：「你們再打，人就要死了，看你們還爭箇什麼?」

三人一聽，心裏均是一懍，忙收手罷戰。九臉龍王「哼」了一聲道：「天書神令蕭秋水，天下英雄盡可得，也不是你們唐門所屬，妳聽得，我也聽得，否則，我敎大家一伙兒沒得聽?」

唐甜知九臉龍王武功厍利，一時三刻，絕對解決不了他，又担心唐看支持不住，只得說：「好罷，你先讓開。」

九臉龍王知唐甜人甜年紀輕，但狡詐若狐，不可輕信，故仍舊不讓，冷笑道：「既是如此，這位唐老人家先告訴我才再告訴你們也不妨。」

衆人一聽九臉龍王得寸進尺，貪得無厭，都忍不住破口大罵了起來。蕭七也忍不住喝道：「慕容不是，你要臉不要，唐看是唐家的人，爲什麼要說與你聽！」慕容不是笑嘻嘻一笑道：「我有九張臉，不要一張臉又何妨！」

江傷陽那一脚正是九臉龍王踢的，這一脚使得江傷陽羞上加怒，何況天書神令，江十八爺向不讓人，這可戟指罵道：「慕容不是，你獨霸天書神令，當天下英雄死乾死淨麼？」九臉龍王的狹小眼睛，忽然射出凌厲的光芒來，江傷陽爲之一窒，退了一步，又罵道：「天書神令又不是你的，你憑什麼不給人聽！」不禁又退了一步，猶有不忿，罵道：「我沒有看過比你更不要臉的人！」說完再退了一步。

九臉龍王森然冷笑道：「我慕容不是不要臉是出了名，但你江十八邊罵邊走的英雄我可學不來！」江傷陽臉上一紅，五方太歲之單眼太歲平時巴結師父慣了，口齒倒很伶俐，接道：「我師父又是怕『近朱則赤，近墨且黑』，恥與你這種人站在一起，沾着了也是髒的！」

九臉龍王部下「順風千里」胡行雄罵了回來：「你師父是什麼德性，憑他有什麼資格，來對龍王談近不近的！龍王坐着，他只有跪的份！」

甄厲慶這時倒跟江傷陽站在同一邊，截道：「大家都是武林人，自高輩份，也不教人笑甩大牙。」他跟江傷陽同爲一方霸主，江十八被人詆譭，他自己也高不到那裏去，自然要呱呱叫。

九臉龍王狹目發出陰冷的厲芒，跨前一步：「你說什麼？」甄厲慶脚下必力必力幾聲，踩碎了幾片瓷塊，道：「我沒說什麼。」

容肇祖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三聲。九臉龍王反問：「你笑什麼？」容肇祖大笑道：「我笑可惜鐵老二不在！」九臉龍王不明所以：「嗯？」

容肇祖道：「鐵老二若在，他一定會把你痛痛快快，罵個狗血淋頭！」九臉龍王冷然道：「小娃子你不想活了！」容肇祖傲然道：「我活不活，關你屁事！」

九臉龍王臉色一沉，數十年來江湖上那有人敢對他這般說話。「你說什麼？」

容肇祖仰天長笑，笑得捧腹蹲腰，九臉龍王勃然大怒，喝道：「你笑什麼？」

容肇祖道：「你叫九臉龍王，一點也不錯，是聾王！聾子的聾！」

九臉龍王一步踏前，喀勒喀勒踩碎了數十片瓷塊，蕭七搶前一步道：「慕容不是，別人怕你，我可不怕！」

胡行雄湊上九臉龍王身邊，向蕭七罵道：「憑你也配龍王出手！」蕭七冷笑道：「那末由你來出手？」胡行雄在「龍王廟」見過蕭七武功，自知不敵，當然不敢，這時「黑殺」一殺手搶前叱道：「我來代替龍王教訓你也是一樣。」

九臉龍王點點頭，心忖：別中了這干小子的計，自己還是先迫唐看說出蕭秋水遺體下落再說……於是返身向唐看大步走去。

唐看這時還是呆呆楞楞，癡在一旁，自言自語，雙眼發直，也不知場中發生什麼，這時一人在外面向九臉龍王喝道：「邪魔外道也敢覰武穆神令，武林奇書！」

九臉龍王抬目一看，原來是崆峒派掌門，不知何時，已率了一班子弟，浩浩蕩蕩行來，九臉龍王冷笑道：「崆峒派消息靈通得很。」

崆峒派掌門「飛刀神手」曾華照道：「你們在這兒的都是邪魔外道，調查蕭大俠下落的事，應該由我崆峒派來辦。」

忽聽一個聲音道：「這裏也不只是崆峒一派是正道，我們括蒼派不算一份嗎？」只見又來了一羣人，當先一個，袒胸露臂，虬髯滿臉，狀甚凶悍。

崆峒派掌門知道對方有備而來，冷笑道：「括蒼派麼？自然算，只是尊師在陰曹地府，恐怕也會罵你太過忘恩負義！」

括蒼派掌門人「白玉老鼠」林明材登時窒住，一時說不出話來，掌門師弟「霸王棍」吳明福及時回了一句：「令師祖若果沒有我們太師祖，恐怕也不會有你這等見利忘義，數典忘祖的徒子徒孫了。」

這一來，曾華照也無話可說，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原來曾華照的過世師父「無情飛環」曾繁淼曾救過括蒼派前掌門人「長生刀」何獅光一命，所以曾華照大罵林明材「忘恩負義」。但曾華照太師祖「鐵血雙槍」陳定康却曾與林明材師父「九翎大俠」鄒福祥一場約定的生死戰中落敗，「九翎大俠」却不取「鐵血雙槍」的性命。這一連串的混淆關係，兩方面都極不光榮，認是奇恥大辱，甚不願聽人提起。

這時曾華照的弟弟「鐵拳頭」曾明道：「有道是：先到先得，這唐看是我們崆峒派先見到，所謂：先到爲君，後到爲臣，當然由我們負責照顧他！」這一句話，可引起全場不滿，甄厲慶道：「好個先到先得，不知我們算什麼！」

唐甜接道：「若論：先到爲君，後到爲臣，唐看是我們唐家的——」話未說完，九臉龍王冷冷地說：「你們唐家跟他朝見口，晚見面，沒問清楚是活該，今兒該輪到我們來問問。」

括蒼派林明材聽得有理，不禁點頭脫口道：「是啊！」猛覺九臉龍王是邪派，而且慕容不是說的「我們」，根本係指「龍王廟」的人，他括蒼派可沒份兒，當即改口道：「道理是不錯，可惜天書神令，是正義之物，怎可以由你們這干無恥之徒沾汚！」

九臉龍王正要反唇相譏，忽聽一人道：「林掌門人說得甚是，我天山派一定跟林掌門人站在同一條陣綫上，爲正義抵抗奸邪到底。」

武林大罵街

只見又來了一羣黑壓壓的人，撐着一面白旗，迎風招曳，上綉一隻白猿，栩栩如生，旗下當先一人，白眉白髮白鬚，身著白袍，皮膚白皙，正是「天山派」當今掌門人「九月飛猿」周錫海。

括蒼派掌門林明材知來强援，周錫海跟他素來是「併肩兒上，連袂而退」的老搭檔，正要大喜忙過之際，又聽一人道：「天山派帮誰，我祁連派就站在那一邊。」說話的人是祁連派掌門及一干徒衆。

要知道祁連山是小支派，一直受天山派庇護，要不然早在多年前就給岷山派消滅了，所以素來以天山派馬首是瞻，這一來，括蒼派三派聯合，聲勢大振。

括蒼派掌門人林明材哈哈[illegible]，得意非凡：「我勸你們還是不要跟[illegible]否則動起手來，吃虧的是自己。」[illegible]眼見對方聲[illegible]，正覺無可奈何，忽聽有人說：「你帮括蒼，我帮崆峒，你們天山派的人，休想沐猴而冠！」

只見又來了一羣人，個個穿道服玉簪，正是崑崙派的高手，原來崑崙派跟天山派向有宿仇，兩派作對，已十數年，恩恩怨怨不知凡幾，兩派弟子流出來的血够漆遍一座道觀了。這下天山派帮着括蒼派，崑崙派便要帮崆峒，其實爲來爲去，最終目的，也不過是阻止對方奪得神令天書，好讓自己這方有利。

兩方正爭得不可開交，崑崙、崆峒聯手，雖比天山、括蒼、祁連三派聲勢要大，因崑崙派向有卓譽，門下弟子又極多。變方正在對峙，又有五六個帮派出來，分別加入兩路人馬其中一邊。

九臉龍王哈哈大笑道：「原來正道人馬，都偷偷地雲集此地，奪寶來也！」

崑崙派掌門育生子寒着臉道：「我們豈是來爭寶的！我們是來維護天書神令，不致落入奸徒之手的！」

只聽一人哈哈笑道：「好說！好說！人說所謂正派人士暗底裏老沒牙的喝稀粥，有多無恥下流，今才教俺盡收眼底。」

衆下正派人士都變了臉色，只見來的是兩個血衣人。

崆峒派掌門人曾華照動容道：「是血河派的人！」

育生子動怒道：「來者何人？」

左邊血衣人道：「血河派的人。」

衆皆譁然。血河派在江湖上，是令人聞風色變的，而且殺戳極重，武林中每一派每一敎，都少不免跟他結了血仇！

九臉龍王也問道：「是血河派的什麼人？」

右邊血衣人道：「血河派中無名小卒兩名。」

唐甜道：「血衣人。」

血衣人道：「是血衣人。」

原來「血河派」中，以服色鑑定派中子弟身份，血衣只是血河派中一般子弟的人物，在血河派中，身份不高不低，大家這才放下心來，見對方可欺，便大剌剌的說：「你家掌門不敢親來，派你們這兩個小卒來，算得上什麼！」

左邊血衣人道：「這等小事，也用得着我家掌門親至麼？」右邊血衣人笑道：「除非是蕭秋水蕭大俠復出，老掌門才會親來拜會，若單止天書神令的訊息，掌門人派我們來看看就够了。」

天山派掌門人周錫海忍不住罵道：「城門樓上掛豬頭——好大的架子！」

右邊的血衣人臉向周錫海，寒着臉問：「你說什麼？」

周錫海沒料到還會再來問一次，呆了一下，見血衣人目中射出無比凌厲、堅決、仇恨的光芒，不禁心頭一寒，但在大庭廣衆下，不甘示弱，吞了口沫液，說：「我說——你家掌門，榕樹上晒衣服好大架子！」

血衣人盯着他，瞪着他，良久，只說了一句話。

「你會付出代價。」

周錫海不知怎地，心裏有點慌，但在衆目睽睽下，怎能示弱，所以大笑道：「你又能怎樣——」心裏想，各路英雄好漢雲集在那裏，還當眞怕了血河派這兩個小兵小卒不成？

就在這時，另一個血衣人驀然衝了過來，原本在周錫海與那血衣人之間，還有五、六個武林豪客間隔着的，但那血衣人身法一展，眨眼間已越過這幾人，到了周錫海身前。

周錫海着實吃了一驚，但他畢竟是天山派一派之尊，自有過人之能，手臂一掣，天山派「雙飛」一式，疾刺而出。

本來衆人見那血衣人身法如此之快，不禁替周錫海大爲担心！但俟周錫海這招「雙飛」一出，衆人的担憂都轉出了一聲輕吁，這一劍如此輕靈巧妙，對付血衣人已絕不成問題。

血衣人閃身而來的去勢雖快，但周錫海的右手劍更快，「嗤」地一聲，竟刺入了血衣人的胸膛。

這下變化大大出衆人意料之外，周錫海「雙飛」一式顯然快妙，但以血衣人身手，不致如此不濟，定避得開去，就算不愼中劍，也不致全無閃讓，正中胸前！

劍刺入血衣人胸前，但血衣人來勢仍然不減，「噗」地一聲，一股血泉，自背後疾濺而出，血衣人竟仍撲前，使得周錫海的劍完全對胸穿出。

這時全場的人盡爲大驚失色，忽見劍光一閃！好個周錫海，不愧爲「天山派」一派掌門，臨危不亂，左手不知何時已多了一柄短劍，承「雙飛」一式之末，「嗤」地又刺了出去。

但是血衣人仍然沒有閃避。

短劍插入血衣人腹間，血衣人半聲未吭，右手一掣，多了一柄僅半尺長的利刄，仍直迫了過去。

這一來，除了周錫海右手長劍直入血衣人臉膛及柄之外，左手的短劍也全扎進血衣人小腹裏去。

衆人驚噫未畢，那血衣人已一刀扎了下去，全扎入周錫海的「百會穴」裏去，縱半尺長的短刄也足够要了周錫海的命。

兩人就如此刀劍連在身體，緩緩倒了下去，天山派周錫海本來跟「血河派」沒什麼瓜葛，只是因爲說話一時過於狂妄，却惹來殺身之禍，在場數百十高手，居然無一來想及挽救。

衆人看在眼裏，莫不驚心動魄，大家心想：「血河派」區區兩員無名小卒，就如此狠絕，「血河派」確是沾惹不得的。

天山派各門徒眼看無端端死了掌門人，一干門徒悲憤若狂，副掌門人「九陰眞君」康富寧悲怒叱道：「你——血河派竟爲了一句話就殺人——」

剩下的衣血人冷冷地道：「誰辱及我

掌門人，誰就得死。」

康富寧怒得全身發抖，想過去拚命，但一觸及血衣人的目光，只覺如兩道毫無感情森冷凌厲的電光，不禁一震：想起適才血衣人力搏周錫海大師兄的塲面，不寒而慄，劍拔出了一半，却沒有抽出來，轉頭向括蒼派林明材等吼道：「我大師兄爲你們捨生取義——你們就沒有一個站出來說話的。」

括蒼派人人臉上，均有赧色，樣子甚是尷尬，林明材猶疑了半晌，道：「我們……我們可沒叫令師兄……去得罪……得罪血河派的歐陽掌門……」

康富寧怒極而笑：「好啊——那是我死鬼師兄多管閒事了——」轉頭望向祁連派的人忿道：「你們呢？不是跟天山派同生共死的嗎？」

祁連派的人臉色均閃過一絲難色，祁連派掌門人廖燊文笑道：「周掌門之死，我們也很難過……但大家爲的是天書神令……犯不着爲個人生死，跟『血河派』結下樑子……何況人死不能復生，而周大掌門雖死，天山派仍在，我們仍支持天山派的……」

康富寧氣極大笑，說道：「好！好！好！你們祁連派若不支持我們天山派，豈能維持到今天……當日早就給岷山派消滅了！」

只聽一個聲音接道：「正是。祁連派忘恩負義，天理不容，天山派帮錯了小人了。」

原來不知何時，又來了一羣人，說話的是岷山派掌門人鄧建業！

祁連派與岷山派早有宿怨，要不是天山派從中作梗，祁連派早就覆亡在實力宏厚的岷山派手裏。

天山派副掌門人康富寧雖在懊惱之中，但神智仍十分清醒，冷笑道：「鄧掌門人……要是貴派滅了祁連，第二個要滅的，只怕就是敝派了。」

祁連派掌門人廖燊文緊接着大聲道：「是，是呀！康掌門人明見萬里，豈會受你岷山妖徒所惑的！」祁連派的人都起了閧。

岷山派的人也紛紛罵了回去，掌門人鄧建業笑道：「既然如此，休得怪我站在崪峒這邊了。」

崪峒派掌門人曾華照忙不迭道：「我們這兒跟岷山派敵愾同仇，向來如此！」

話未說完，又有人道：「岷山派是我們死敵，既是岷山派帮崪峒，我們就帮括蒼、天山。」原來是雪山派的高手趕到，這一時間，也不知到了幾許帮派，多少門人，互相各有仗恃，戟指大罵，這些一方掌門，一派大師，眞正對罵起來，口舌絕不在刀劍之下，罵得有聲有色，口沫橫飛，繪影圖聲，數典忘宗，借題發揮，左右逢源，眉飛色舞，引經據典，連對方祖宗十八代曾做過一件對不起自己祖宗十八代的鷄毛蒜皮小事，也記得一清二楚，罵得鞭辟入裏。

這些數十門派罵得正酣，忽聽一人道：「歐陽掌門爲了口角之爭，動輒殺人，未免過份。」

這人聲音夾雜在數百破口大罵之聲，依然清晰可聞，聲音動聽，又聽得居然胆敢挑上「血河派」，不禁大奇，却住了口打量來人。

那血河派的人站在中心，雖然在武功而言，並不足重視，但他那末一站，似以他血河派三流高手身份，雖一人之微，却足可與任何一門一派抗衡，那血衣人聽得如此說！便道：「並非歐陽掌門叫我們如此做，是我們做弟子的，聽人辱及掌門，惟死以報而已！」

那鼻音甚勁的聲音嘆道：「我想歐陽掌門若知道你們如此做，定然反對的，這樣作法，不但枉自犧牲了性命，還使『血河派』大大得罪了武林中人。」

血衣人反問：「你是什麼人？」

九臉龍王猝然大笑道：「他是什麼人？」他笑罵又道：「你連當今與你家老掌門平起平坐的惟一年輕高手也不知道，也算枉自爲人了！」

血衣人動容道：「是公子襄？」

公子襄排衆人而出，道：「向你家主人代問平安。」

血衣人道：「老掌門說：若公子襄插手此事，就叫我們不要管，因爲公子襄自會妥善處理，不會沒辱了蕭大俠的遺命遺物的。」

衆人聽得心裏譁然，竊竊私語，武林中人一直認爲，長江公子和黃河歐陽，一直是互相敵峙，却未知歐陽獨竟如此信任公子襄。

公子襄聽得心頭一熱，近年來他受盡江湖中人的誤解誹謗，指他意圖染指唐方，窺奪寶物，却不料一直以敵對立塲的「血手屠龍」歐陽獨却如此信任他。當下正想說話，却聽九臉龍王道：「嘿，嘿，嘿，你們歐陽掌門，也未免太托大了罷？天書神令，是血河派的麼？難道你們不插一臂，就是非公子襄莫屬了麼？」

這一番話，羣豪本就志在寶物而來，自是七口八舌，响應附和，一起罵起公子襄來。

公子襄也沒回答，任得衆人罵個淋漓痛快，却向血衣人問了一句：「你任由同門拚死，也不上前阻止挽救，自己一人活命，不覺慚愧麼？」

血衣人道：「若有第二個人再辱及歐陽掌門，我自會上前拚命，跟他一拚，這只是先後而已，我先爲本派犧牲，他也用不着有愧。」

公子襄沉思一陣，嘆了一口氣，喃喃道：「好，好，好，只是……」却又說不下去。

這時他身邊同來的十幾個門生，早已接捺不住，聽人辱罵公子，便反唇相稽，由於公子襄門人口齒伶俐，反應過人，大都頗有文材，十幾人罵起來居然窒住了幾十人。

公子襄此番來是爲找唐方，帶了幾個子弟來，只是其中秦歌衫、唐藕扶了一個人，正是落花娘子。

他聽弟子回罵，覺得實在無聊，便示意收聲。

公子襄的門人子弟一旦停聲，那些各大派子弟便來個趁勝追擊，罵個痛快。

「你們作賊心虛，不敢答話了罷，聰明的快退去九十里外，省得大爺我瞧了不順眼。」

「什麼南公子，北歐陽的……」罵到這裏，忽然想起血衣人還在，這「北歐陽」可是得罪不起，無端惹來一身蟻的，便改口道：「這些名號，自己人封自己，有什麼了不起！尤其長江公子，夜郎自大，乳臭未乾的小子，想出風頭，自己胡吹大氣一番，爲方家笑脫大牙而已！」

「公子襄！什麼公子襄！以前公子羽在，我『南天王』馮關安都沒怕着！公子襄算得了什麼！」

「公子襄的祖父梁其友，以前跟我曾祖父借過兩斗米，今日能站在這兒耀武揚威，若不是我『賽信陵』丘伯和祖上有德，梁家早餓得死光死絕了。」

一人罵道性起，新仇舊仇，齊齊湧來，趁着別人紛紛各出奇能，罵個不休時，他也加了一句：

「公子襄都可謂賣油的敲鍋蓋——老大的牌子了，去年我在襄陽遇着他，他居然招呼都沒一個，就跟一干賊毛頭前呼後擁的進了廟裏去！想我『飛天錦貓』王文茂在江湖上，武林中可是响噹噹的，他居然不識抬舉，一至於斯，害我一個招呼白搭——他媽的，大丈夫豈能受辱，此仇不報非君子！」

「公子襄的祖上還好，本人還沒什麼，偏偏養了一羣地痞流氓，做什麼古人的七十二門生，居然似模似樣，眞是東施效顰，不知自量，我們是堂堂武人，文人那等有氣無力的東西，也好來學的！」

公子襄開始還想反駁幾句，但聽罵的人越罵越離譜，也就一笑置之，不想反駁了。

但最後一人的說話，却得罪了人，只聽有人罵了回去：「你『張飛帮』目不識丁，不識聖人書好處，也不怪你，却胆敢罵得聖人來了，我『春秋門』崇尚『春秋』，聖人作『春秋』，筆則筆，伐則伐，所以『筆伐七十二式』享譽江湖，你們不知也就罷了，竟連聖人都敢亂評，井底之蛙，可笑啊可笑！」

說話的人原來是「春秋門」門主李飛良。

這門人知書識禮，文質彬彬，後來被人欺上門了，才發奮學武，但以武功爲副，讀書爲主，所以一聽人辱及詩書，便勃然大怒。

更何況他們的武功，主要一套叫「春秋筆伐七十二式」，聽「張飛帮」的人辱及，心頭火起，便回罵了過去。

「張飛帮」的人也不甘示弱，反譏了過去：「哦，我道是誰，原來是一羣手無縛鷄之力，百無一用的書生，我眞不明白，怎麼讀書人不上京考試，十年寒窗苦讀，却來這武林人是非的地方，嘿嘿嘿，這裏可是眞刀眞槍，不是鬧着玩的，光靠耍嘴皮子。是不成的。」

「春秋門」的人聽了，更加火上加油，又罵了回去：「難怪有人說當今武林盡是些粗不講理的人當家，便是如此——所謂止戈爲武，江湖也是講一個『理』字，你們不識詩書，居然也出來亮相，不丟了祖宗的臉——想你們帮裏拜禮的張飛，也只是關爺爺的義帝，關爺爺可是夜讀春秋的！」

「張飛帮」的人譁然：「人在武林來掉虛文，是糟鼻子不喝酒，虛有其表！」

「春秋門」的人罵道：「你們小兔蹦到車轅上，充什麼大把式！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你們靠個『打』字，行麼？」

江湖上確有些帮派，是練武不學文的，聽了心頭火起，帮着「張飛帮」罵道：「你們靠個『講』字，又行麼？」

那些科舉不第，轉而學武的門派高手，也紛紛過來替「春秋門」助把口：「俗語道，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你們這班人大字不識一個，跟你們說聖人也是白費心機！」

兩方又大罵起來，有些還忍不住相打起來。

正所謂「相罵唔好口！相打唔好手」，衆人又打又鬧，是武林中鮮有的一塲大罵街，加上脚下踏着碎瓷，吱哩格勒的，眞是好不熱鬧。

雜七雜八地罵得不休，却聽「砰」地一响，又「蓬」地一聲，再「轟」地一响，塵沙四揚，勁氣四湧。

衆人只覺一股熱浪冲來，功力低的人站不住脚，向左右後面退倒，功力高明也要閉氣一陣，都循聲望去，只見四人各佔一方，臉色各異。

原來九臉龍王趁衆人相罵之際，偷偷去拿唐看。

唐甜一雙眸，始終盯住唐看，見慕容不是有所行動，便立刻出手制止。

只是九臉龍王何等仔細，唐甜才掠近，但左手陡地翻出，一掌劈去，右手依然抓向唐看。

唐甜本待施放暗器，乍見九臉龍王對自己出掌，情急下則雙手硬接其一掌，「砰」地一聲，她半空借勢三個巧妙「燕子翻身」，足尖落地時，心血賁動，一時出不了聲。

蕭七一見唐甜被迫退，也不知她受傷了沒有，他最愛唐甜，便立時向慕容不是雙掌劈去！

慕容不是單掌擊飛唐甜，回過頭來，「蓬」地接了蕭七雙掌，蕭七只覺一道狂飆如火海呑山般湧來，站不住脚，退了十七八步方休。

慕容不是連接兩掌，右手依然不停，已捉住唐看臂膀。

公子襄見唐甜、蕭七雙雙出手阻攔，知唐看是關鍵人物，便遙劈一掌，直冲九臉龍王！

九臉龍王眼看抓住唐看就先行逃走，由他門人來擋架！却不料一道似極平和的勁氣湧來，但左手一翻，接了一掌，猛發覺只接下其中小半勁力！知非同小可，只得急鬆右手，雙掌齊出，「轟」地一聲，如幾十年修爲交關的罡氣，接下了公子襄這看似平和，但一接之下發揮功力無儔的一掌。

這一接之下，公子襄、慕容不是各震退了半步。

但九臉龍王也拿不住唐看了。

九臉龍王連接三掌，只是片刻間的事！衆人停止口舌之爭望過來時，慕容不是、唐甜、蕭七、公子襄四人，已是各對了一掌，各自在估量對方功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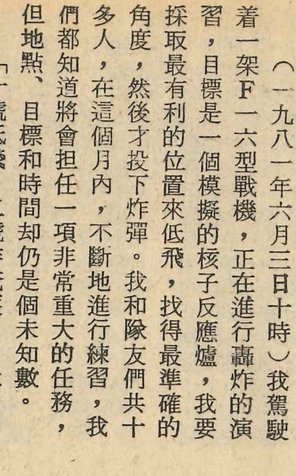
——未完——

國際秘聞

核子反應爐瞬息被毀一空
以色列突襲伊拉克

（參戰機師手記）

鐵翅・文


慘遭以機炸毀的伊拉克核子廠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十時）我駕駛着一架F一六型戰機，正在進行轟炸的演習，目標是一個模擬的核子反應爐，我要採取最有利的位置來低飛，找得最準確的角度，然後才投下炸彈。我和隊友們共十多人，在這個月內，不斷地進行練習，我們都知道將會担任一項非常重大的任務，但地點、目標和時間却仍是個未知數。

「十號低飛，二號作掩護。」隊長用無綫電指揮隊友。

「十號飛行方向應該更偏左，投彈時間應提早三十秒，你這樣慢的速度很容易被對空飛彈擊中，你想不要命嗎？」隊長嚴厲地苛責犯錯的隊友，人人都聚精會神地控制自己的戰機，不敢有差池。

「現在收到上級命令，召集我們回空軍總部開會，練習到此爲止。」隊長通知各隊友後，便領航飛返總部。

我心想——決一死戰的時間終於來臨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日十三時）我準時地踏入空軍總部的會議室，大部份隊友已經在座，除了幾個技術部門的顧問人員外，其餘十多個都是駕駛美製F一五和F一六戰機的機師。每個人的座位前都放了一份文件，上面寫着「高度祕密」幾個大字，大家都靜默嚴肅地坐着，沒有人敢打開面前的文件，只有心中在猜測着這是一次什麼任務。

過了不久，空軍司令大步踏進，臉上一些笑容也沒有，只是一聲不响地把手上拿着的地圖交給部下，吩咐他掀開釘在壁板上，大家緊張地望着那張地圖，一看原來是伊拉克的首都巴格達的地圖，這時大家面面相覷，有少許的騷動，我懷疑地想：「跑到伊拉克去！」

司令開口說：「我們這次任務是絕對的高度秘密，絕不可以有絲毫消息洩露出去的，從現在開始直至執行任務，大家都必須留在總部作緊急戒備，不得與外界接觸。」

他繼續說下去：「我們這次任務是空襲伊拉克的核子反應爐！」他手執棒子截然指向巴格達附近的核子反應爐在地圖上的位置。

有人竟衝口而出地說：「好啊！給些顏色那班傢伙看！」

我對隊友細細聲地說：「我們以色列這次又要創下新紀錄了！」

「這個原子反應爐，是在首都巴格達市區以東十二哩，這個反應爐是預備生產與投在廣島那一型相似的原子彈，我們這一次一定要將它完全摧毀，絕不可以讓伊拉克有機會製成一顆原子彈的，一顆都不可以！」司令堅決地說。

有人悲天憫人地問道：「炸毀原子反應爐，萬一有輻射散發出來時，便有許多人無辜受害？」

司令微笑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儘速行動，根據情報，現在他們還未投入生產，到七月一日，就會正式開始製造原子彈，所以現在將它摧毀，是不會造成人命傷亡的。」

司令繼續說下去：「你們面前就有一份情報局的詳細的報告，看完後，就會了解你們這次任務是保衞國家，而不是侵略，而且是一定要成功，不可失敗，現在你們先看完報告，大家再討論吧！」

大家好奇地，急不及待的打開報告來看：

情報局檔案資料：

伊拉克核子計劃的發展近況。

一九八〇年初——法國協議向伊拉克供應兩座核子反應爐。

一九八〇年中——伊拉克安裝核子反應爐的建築物，工程進行順利，伊拉克有意利用核子反應爐來生產核子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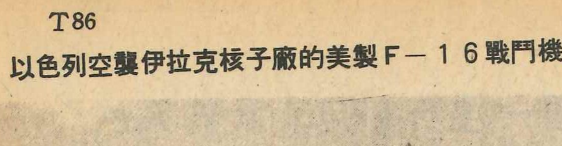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夏天——伊拉克擁有法國提供高度濃縮鈾十三千克，有消息顯示，伊拉克儲存鈾的數量已足够經加工後，製成三至六枚原子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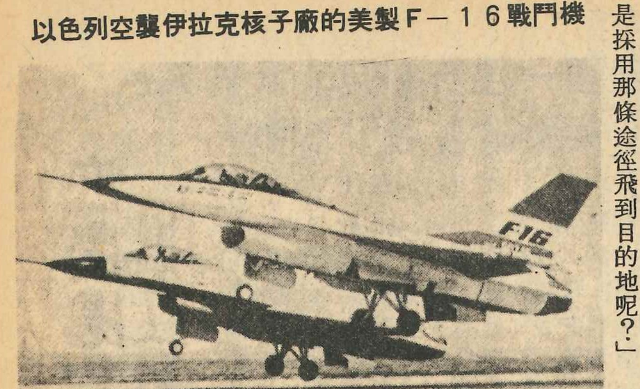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底——伊拉克向各國洽購地對地飛彈，目的是爲了擁有携帶核彈頭的飛彈。

一九八一年初——伊拉克向意大利購買「熱箱」設備，目的是將鈈從用過的燃料中分隔開來，這樣可提取鈈作爲製造鈈彈原料，而製造一個鈈彈，還得用七千克的鈈。

一九八一年初——伊拉克與一間意大利公司簽署合同，自核廢料中提鍊鈈和濃縮鈾。

一九八一年三月——伊拉克將於九月建成一個可以投入生產的七十米格瓦特核子反應爐。




以色列空襲伊拉克核子廠的美製F－16戰鬥機

「很明顯一切資料顯示伊拉克將會製造成核彈，而當然攻擊目標就是以色列，我們必須先發制人，這樣才能保護我們國家安全。」司令待我們看完報告後，便作了這樣的結論。

「我們將會在艾特西安的基地出發，你們這個月來的集訓和攻擊演習便是完全爲了這次任務的。」

我想起演習時，模擬工廠附近的高射炮和對空飛彈，不知伊拉克是否眞有這樣優秀的防衞設備呢？在練習時，我們不斷想辦法避過周圍的防衞網，特別是那些防空飛彈，而炸中工廠的核心，練習時，成功比率十分高，看來我們這次是有備而戰，但最令人担憂的是怎樣飛越約旦，伊拉克、沙地阿拉伯上空呢？只怕未到目的地已經被擊落了。於是我發問：「究竟我們是採用那條途徑飛到目的地呢？」

有隊友顧慮地說：「我們的戰機若飛過敍利亞和約旦領空，很容易會被發覺，我們避不過他們的地對空導彈襲擊的。」

也有人提議說：「我們可以飛越約旦和沙地阿拉伯的領空啊！」

立刻有人駁道：「但沙地阿拉伯設有空中警報和控制系統的監察機四架，三百五十哩內便可探測到我們的飛行部隊。」

司令胸有成竹地說：「不錯，但這只要我們距離這些偵察設備一千哩外便不易被發現，因爲他們的設施主要是巡邏沙地阿拉伯東部邊境，以防石油地區被侵襲，我們只要飛靠沙地阿拉伯西北部，那處是沙漠地區，防衞和抵抗力量是有限的。」

又有人提疑問：「那麼美國設在沙地阿拉伯的警報雷達偵察機呢？我們怎樣避過他們？」

司令微笑地說：「你們不是都會說阿拉伯語的嗎？」

一時之間，大家都恍然大悟地微笑起來。

司令隨着說：「你們駕駛的戰機將會漆上約旦的徽號，美國人總不會懷疑到駕駛着約旦機，又會說阿拉伯語的機師竟會是以色列部隊吧！」

眞是天衣無縫的計劃，難怪以色列空軍向來出師無不捷的，我們智囊團的頭腦眞是奇材。接着有人問道：「行動是在什麼時候進行？」

司令答道：「六月七日十六時（格林威治十八時四十五分）。」

大家屈指一計，那天不就是星期天。

司令說道：「那裏有一百五十名外國專家在反應爐工作，我們不希望造成人命的傷亡，更不想引起公憤。」

大家對這計劃似乎沒有什麼異議了，只覺一切安排和預備得很妥當，開始時的戰戰兢兢心情已一掃而空。大家似乎都信心十足。

我想起一九六七年的六月戰爭，我們的戰機湧入埃及和敍利亞，摧毀兩個空軍力量，這次的攻擊似乎是不相伯仲，眞是不成功便成仁的了，以色列空軍不敗的光榮，我們誓死要保持下來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十六時）我們一羣轟炸機和戰鬥機準時從艾特西安空軍基地出發，天氣非常晴朗。對我們的戰鬥任務非常有利，其中有九架F一六型戰鬥機，我是其中一架的機師，此外還有較大威力較猛的F一五型機六架，他們是負責掩護任務，一旦我們給伊拉克的空軍截擊機發覺，升空來襲擊我們時，他們便需要掩護我們，讓我們完成任務。

我們起飛的基地與實際距離只有六百哩，但爲要避過阿拉伯國家的控制塔和雷達監視站，機羣迂迴地飛行，飛了一千一百哩，才接近目的地。

我們在飛行途中，一直利用阿拉伯語來聯絡，攻擊任務的行動全用暗碼化在對話內，安然地飛過沙地阿拉伯西北部與伊拉克邊境接壤的地區，幸好沒有被查問，亦沒有被識破，花了五十分鐘左右，便到了目的地附近。

「三、四號進行偵察！」隊長下令說道。

其實我們的工作和配搭早已分配妥當，只待隊長指示，便立刻採取行動。三、四號低飛進行偵察。

「三號答話，工廠大概情況與模擬工廠一樣，沒有任何動靜。」

「四號答話，我們未被發現，行動可開始！」

「負責單位進攻！」隊長一聲令下。

我駕駛的戰機和另一位隊友的F一六戰機立刻低飛，我們共載了二千磅炸彈，每一顆炸彈有飛機之三分之一那麼大，我們共投下了四枚炸彈，我們不用向隊長回報，他也可知道我們的任務成功了，一陣地動山搖，那十一米高的反應爐地面部分，給我們幾枚炸彈炸得只餘幾米高，大火正在猛烈燃燒。

「最後視察！」於是另外四架戰機便尾隨我們低飛掠過現場，他們負責拍攝現場圖片，讓技術部門評定反應爐受損壞的程度，因爲那座核子反應爐的爐心是在地底四十米的地方，若我們的轟炸不够澈底，那就僅可毀壞一些設施，而不能破壞反應爐的爐心了。

當四架偵察機掠過之後，伊拉克地面炮兵才開火攻擊我們，但幸好那時我們所有飛機已經飛回高空，沒有被打中。

「任務完成，撤退。」隊長一聲令下，我們便全速回程，在回程途中，我們還胆戰心驚，恐怕伊拉克軍機追擊，雖然任務成功了，但我們並不想有任何損失，但看來伊拉克驚魂未定，還不知如何是好呢！」我們安返基地，成功地完成了這次壯舉，先後只用了三小時，我們總算又一次證明了以色列空軍的實力了。

（完）

美國一種新型反坦武器系統「突擊破壞者」計劃

亦雄．譯

「突擊破壞者」(Assauet Breaker)是西方正在研製中的一種遠距離反坦克武器系統，它包括運載導彈、子彈藥、雷達載機、目標捕獲和武器拋射、地面控制站和導彈發射裝置。目的是爲了對付進攻北約中歐地區的部隊，尤其是第二梯隊的集羣坦克的裝甲力量，使第一梯隊的敵人孤立無援，以便全殲。

說明：

Ⓐ導彈運載車Ⓑ一種戰鬥部帶着十枚微型導彈的母彈Ⓒ雷達載機Ⓓ子彈頭Ⓔ第一梯隊坦克羣Ⓕ導彈運載車Ⓖ第二梯隊坦克羣Ⓗ戰術火力控制中心Ⓘ導彈空中發射。

「突擊破壞者」是西方正在研製中的一種遠距離反坦克武器系統，它包括運載導彈、子彈藥、雷達載機、目標捕獲和武器拋射、地面控制站和導彈發射裝置，目的是爲了對付進攻北約中歐地區的部隊，尤其是第二梯隊的集羣坦克裝甲力量，使第一梯隊敵人孤立無援，以便予以全殲。

× × ×

一直以來，西方爲了對付華沙條約國家的坦克優勢，無時或忘研製一系列新型空對地反坦克武器、照目前情況推測，這一系列新型武器，預計在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即可陸續投入服役，主要裝備爲A－一〇，F－一六，F－一一一飛機，這是新一代集束式武器，其中有的子母彈的小彈，裝有制導系統，宜於全天候反坦克作戰。這項計劃，將按下列程序進行研製和投入使用，該子母彈的彈箱，將裝有數百顆小彈，這些小彈，既可用作自由降落武器，又可以加裝制導裝置，例如激光制導裝置等，作爲制導小彈用，如果是非制導小彈，從彈箱彈出之後，便憑本身所帶的氣傘減速裝置，減速下降。當伸出小彈外面六六厘米長的探針擊中目標時，引爆小彈，使它沿相反的兩個方向爆裂成兩個小彈，飛行速度達三千米秒，而它的動能，則可以穿透距離一百五十米遠的八厘米厚的裝甲。

上述的簡稱反坦克子母彈，而另一種裝填有減速下降小彈的子母彈，則稱傳感器引爆反坦克子母彈，它和上面的反坦克子母彈的區別，在於每個小彈裝有毫米波雷達尋的器，或雙色紅外尋的器，尋的器對於小彈的氣傘減速裝置，有四十五度的安裝角，保證小彈在降落期間旋轉穩定，降落過程中，尋的器掃描敵人坦克所在地域，以及截獲目標，當目標一旦處於小彈有效殺傷區域內時，立即引爆小彈。

除上述兩種反坦克子母彈外，研製中的還有反坦克增程地雷，這是由子母雷投佈，用來封鎖狹窄通道，河道，山路的所謂「躍升地雷」。每一個小地雷就憑它裝有的傳感器去截獲和識別目標，當敵坦克一旦處於地雷的有效殺傷範圍內時，立刻引爆地雷內的彈射藥，使地雷向上跳起，在躍升期間，地雷用它的尋的器再次截獲目標，並點燃了地雷內的推進藥，使地雷衝向敵坦克。

× × ×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歐洲某個戰場上，假定華約國家在離開戰鬥前綫不遠的後方集結着大量坦克，不知怎的突然轟隆一聲，轉眼間，一輛坦克即猛烈燃燒起來，正當其他坦克的乘員驚魂甫定時，另一輛坦克忽的又燃燒起來，他們並未有發現飛機，既然不是受到空襲，那末，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原來這就是美國正在研究的一種遠距離反坦克武器系統在「發威」了，這項名叫「突擊破壞者」(ASSAULT BREAKER)的武器，就是一種全天候的，精確定位和打擊裝甲的系統，用來對付和摧毀進攻北約中歐地區的華約軍隊——尤其是華約第二梯隊的集羣裝甲力量。

在中歐戰場上，北約的力量，和華約的比較起來，是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的，首先，華約擁有強大的裝甲優勢，它的主戰坦克數量，超過北約的達三倍，其次是北約中歐地區在受到華約的軍隊進攻時，必須依賴遠涉重洋的美國軍隊的增援，面對着這種劣勢，以及估計到未來戰場的情況，美國國防部認爲北約與華約一旦交戰，必須孤立與北約交鋒的第一梯隊敵人，阻止和拖延集結華約三分之二力量的第二、第三梯隊的突擊力量，這就是說，北約應該先攔阻和射擊離戰鬥前綫一百五十至二百公里的敵人的坦克，裝甲車輛，自行火炮，以及機動的地空導彈系統，使第一梯隊的敵人孤立無援，從而進行徹底殲滅，但是，目前北約所擁有的武器系統，肯定是無法完成這個任務的，因此，以實現大縱深防禦的「突擊破壞者」計劃便應運而生了。

「突擊破壞者」計劃開始於一九七八年，由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佩里親自領導，並由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陸軍和空軍分工協助，事實在這項計劃提出之前，有關單位早已經進行了室內的分析工作，對基本技術的要求，又進行了可行性的早期論證試驗，到了一九七八年七月，才完成組織，並且安排任務，到了一九七九年，對武器拋射系統，子彈藥和制導等各種部件的可行性，又進行了論證和試驗，現在，已經把各種不同方案，結合起來，加强試驗。

到了今年年底，方案便會肯定下來，然後在一九八二年，開始工程研究，一九八五年或一九八六年，預計新武器即可投入服役，北約部署了「突擊破壞者」，毫無疑問，將會大大地加强了它現有的反坦克能力。

「突擊破壞者」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武器系統，它包括了運載導彈，子彈藥，雷達載機，目標捕獲和武器拋射系統，地面控制站以及導彈發射裝置等。

運載導彈又叫母彈，它的作用是根據無綫電指令，將子彈藥運送到目標上空三千至四千米高度，然後又根據指令，按照一定散佈方式，拋射子彈藥。「突擊破壞者」目前主要有兩種現成的運載導彈可供選擇，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試驗時、採用的是馬丁．馬瑞塔公司的「愛國者」地空導彈的改型，叫T一六地地導彈，T一六只消對正在生產的「愛國者」導彈作些微改動，例如增加慣性制導元件，指令制導接收機，以及使「突擊破壞者」能完成各種任務的交替戰鬥部便行，它可以携帶二十至二十四枚末端制導的小導彈，或者一百六十枚到二百枚小炸彈，射程可達二百公里，陸軍試驗所採用的則是澳特公司的「長矛」戰術導彈的改型，叫做T二二。

T二二是將「長矛」導彈的液體火箭發動機改爲固體火箭發動機，安裝環形激光陀螺導航綫，以便實戰時制導和控制操縱導彈。T二二的射程爲一百五十公里，可裝數十枚子彈藥，一九七九年，美陸軍在白沙導彈靶場，試驗過T二二運載導彈，至於美國空軍，則仍舊在探索着從空中發射的運載導彈。

由運載導彈拋射的子彈藥，是用以自動識別和摧毀目標的戰鬥載荷。「突擊破壞者」有不少子彈藥方案可供選擇。一：是巧小炸彈——每個重兩公斤，戰鬥部重〇．五公斤，是無動力型，空心裝藥結構，由激光制導命中目標。二：飛碟炸彈——在運載導彈的戰鬥部內裝一圓筒，圓筒被拋出後，憑降落傘下降，然後從圓筒內釋放出一個個爲數不少的，類似射擊場使用的飛碟。三：末端制導小導彈——運載導彈可携帶二十多枚末端制導小導彈，每個重十一公斤，直徑一一〇毫米，空心裝藥結構，附有可伸長的小翼，爲了防止兩個以上的小導彈跟踪同一目標，小導彈是按一定時間分別由運載導彈拋出。降落時由降落傘穩定，每個小導彈都有紅外或毫米波尋的器。尋的器敏感目標並控制小翼引導小導彈攻擊裝甲頂部。四：大面積反裝甲彈——美國空軍根據他們的「大面積反裝甲彈」計劃，可能採用大面積特種彈，反裝甲集束彈來作爲「突擊破壞者」的子彈藥，但陸軍則考慮使用核彈頭。

目前，「突擊破壞者」重點考慮靈巧小炸彈和末端制導小導彈。而這兩種子彈藥的尋的器的紅外技術比較成熟，要是把紅外技術和毫米技術結合使用，那末敵人對於這種武器的防禦和干擾，便更加困難了。

目前在試驗是否可行的雷達載機是F－一一一A和F－一一一E飛機，雖然這兩型的飛機的性能相當優越，可以在中歐戰場上作爲攻擊飛機，但要它們來做未來的雷達載機則尚屬言之過早，看來將來可能採用的，還是U－二高空戰略偵察機的改型TR一，原因是它的巡航能力，比F－一一一大得多。

至於目標捕獲和武器拋射系統，實際就是一種遠程機載雷達，它通過實時數據傳輸綫路和地面控制站相連。制導和操縱運載導彈，使它進入敵人編隊裝甲的上方的「電子籃」裏。每個系統被要求能夠同時捕獲和跟踪幾種不同目標的坦克連。

數據處理和控制站是設在地面上的機動站的，它接收機載雷達傳輸來的情報訊息，加以處理，然後向地面發射裝置發出任務指令，假如地面控制站被摧毀或失效時，可以由飛機直接發出指令。

「突擊破壞者」除了上述的部份之外，還有其他巧妙的裝置的，總而言之，這是一個綜合而又複雜的新武器系統，它是武器、彈藥、雷達、通訊、控制等各方面的結合，是一個敢於創新的嶄新系統。

華約和北約軍隊交戰時，「突擊破壞者」的雷達載機便在戰鬥前綫北約一側一個安全距離上進行高空搜索，當發現目標時，它就把敵人裝甲編隊通過實時傳輸綫路，傳送給戰術火控站相連的地面數據處理和控制站。該站根據情報訊息，判斷出敵人的威脅程度，確定先發的交戰目標，同時，在計算出目標的位置和區域之後，即發出控制指令，自動組織並協調對經過定位的敵人裝甲部隊的作戰行動，戰術火控站和導彈發射裝置接到指令後，立刻發射運載導彈，導彈發射裝置一般位於前綫陣地後方三十公里。導彈發射後，機載雷達把它們導向目標區域上空，同時確定子彈藥的散佈方式，對於沿公路高速前進的編隊裝甲目標，便採用四百或五百米的橢圓形方式拋射，子彈藥被拋出後，憑阻力降落傘緩緩下降，在降落過程中，子彈藥上的尋的器，各自對目標進行搜索，識別和定位，跟着引爆子彈藥。（取材自AEROSPACE KNOWLEDGE MAGAZINE）。

我偷走了蘇聯發動機

鐵木貞

(法國特工情報組織「文件與反間諜處」（法文縮寫S．D．E．C．C．，又叫「七處」相當於蘇聯的克格勒，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活動，極少爲外人所知。現在「七處」的原成員勒魯瓦．芬維爾中校決定把他過去的一些活動，透露出來，由法國記者菲利普．貝爾納負責彙集發表在法國的報刊上。下面的一段，就是敍述芬維爾中校在六十年代如何領導他的小組在國內對蘇聯飛機進行特務活動，終於竊取了圖波列夫飛機的發動機……）

位於巴黎郊區的布爾歇機場，蘇聯和東方集團國家的飛機都是在這裏降落的，所以蘇聯就在那裏設有一個倉庫，用來儲存備用的器材，或者一些準備送回他們的祖國的報廢的機件。毫無疑問，這個倉庫一定刁斗森嚴，防守緊密。所有東西都仔細地貼上標簽和封條。

不過，我很快便弄到了所需要的鑰匙，夜裏前去活動。我的特工人員已經滲透到機密的各個崗位；他們不是航空公司的負責人，便是機師，或者空中小姐，地勤人員，行李搬運工……

美國人了解這一點，所以老是向我打聽蘇聯飛機的性能，提供給我一切活動的工具，讓我用望遠鏡拍攝飛機，用儀器記錄飛機起飛的噪音，用一張特殊的玻璃紙收集金屬和合金的碎屑……後來爲了幾個美國同行，我還從這個倉庫裏盜取了一些零件。

眼看着一批批的材料和情報從我的鼻子底下經過送往華盛頓，我發現美國情報機構非常注意工業間諜活動。蘇聯那方面自然不甘後人。法國呢？我們的研究機構肯定不會漠視蘇聯這個倉庫裏的設備的。要是得到了情報的話，這不但可以替法國爭取了時間，還可以更好地發展它的航空工業，叫它在世界上也有競爭的能力。

我眞不知道幹嗎我們這般懦弱和缺乏遠見？難道我們的工程師羞於研究蘇聯人的創作。或者他們缺乏這種職業上的好奇心？爲什麼「七處」弄到的東西，都讓美國航空工業獨佔了？直至「燃料事件」發生之前，我都覺得很憤激。

美國人重視蘇聯飛機在零下三十度，甚至四十度的極低溫度下仍然能夠順利飛行。「俄國人肯定在他們的煤油裏加上了一種特殊東西。」中央情報局的專家作出了這樣的判斷。

由於美國人無法接近蘇聯飛機，所以他們只好再一次請我幫忙。我好幾天都泡在布爾歇機場和奧利機場。一般的飛機在起飛前，機械師都用一根長管子抽取燃料試樣，小心地存放一只瓶子裏。這是國際航運協會定下的制度。俾在發生事故時，可以分析一下試樣，證明是否有了危險物質混進了煤油裏。但蘇聯沒有加入國際航運協會，所以用不着遵守這制度。不過，在機場我們的地勤人員和蘇聯駕駛員之間有着良好的關係，他們放任我們檢查他們的飛機。然而，他們這種放任態度肯定是不會持續很久的，只消他們發現了我們用虹吸管去抽取他們的燃料，一定會產生反感。那麼我們應該怎辦呢？有什麼辦法可以瞞過他們而蒙混過關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請巴黎方面把我所認識的一名最優秀的機械師理察調來。

理察來了。果然，他以他的聲譽，對世界飛機業的博學，人際關係和超人的靈巧，把自己變成了一位神奇的燃料扒竊能手。他使用的吸管只是一根很細小的棒子，但却像耍魔術一般，沒有一個蘇聯人知道他在弄什麼玄虛。他逗他們笑，隨意的支配他們，每天都有一瓶子的煤油替美國偷了出來。一個星期之後，我的朋友——一位「文件與反間諜處」駐中央情報局的代表蒂羅，澳斯若利從華盛頓飛來，很高與地對我說：「了不起！我給你帶來一些特製的盒子，你把瓶子都放進去，然後趁第一班飛機出去。」

我再不能忍受了，這一個勞動成果，我該讓我的祖國也分享到才是。事關在事前我曾經對理察這樣說過：「你給我也弄一點吧，我要讓空軍部的燃料試驗室對它也有點認識，這會使他們感到興趣的。」

果然，法國的石油工程師醒悟了，他們多次向我提出：「你能繼續供給我們那些抽得的燃料嗎？」

「噢，」另一位工程師更加奢望：「如果我們能夠就近觀察一下他們的發動機，那就更加好了。莫斯科在這方面遠比我們先進得多的！」

發動機！抽取燃料不過是多少克的問題，而一台發動機却是多少噸的事情啊！

幸而皇天不負有心人。一天，在布爾歇機場，一架圖—一〇四飛機不知如何發生了故障。蘇聯把一台全新的發動機和一個技術小組空運來。他們不讓西方技術人員接近。但我的人却早已提高警惕，細心

地觀察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他們從運輸機上把那新的發動機卸下，便任由那架運輸機飛走了，這就是說，圖—一〇四飛機的月台損壞了的發動機還是留在機場的倉庫裏，可能等待機會通過鐵路運走。

倉庫的情報人員告訴我，俄國人正在找一家可靠而又不苛索的巴黎運輸公司來把那發動機運到火車站。我們人急智生，轉眼之間便成立了「國際運輸公司」，在巴黎找到一間眞空的辦公室，在門上隨即掛上一個「國際運輸公司」的招牌。至於職員，秘書和打字員，我們有的是人。「公司」開始正式營業，隨即向他們送交報價單，自然，我們一味揚言會微中取利，再加上倉庫裏面我們的特工人員的如簧之舌，結果，打動了他們的貪念，決定了由「國際運輸公司」替他們搬運那台發動機，時間是在第三天的晚上。

於是我們開始策劃整個行動，計算好路程，記下沿途所有的交通訊號燈，所有的十字路口和彎角。車隊將由一架雷諾牌汽車開路，中間是卡車，最後是一架狄斯牌汽車。在每一個路口交叉處都有「文件和反間諜處」的其他車輛，準備在必要時也參加行動。

我穿上一襲工作服，滿臉于思，由於三天來沒怎樣睡覺，眼睛充滿血絲。我的司機的裝扮，也比我好不了多少，看起來我們就是地道的搬運工。

八點鐘，我們開車到達布爾歇機場，倉庫的工作人員集中精神注意着裝箱的經過情形。搬了上車之後，我按照了正當手續給他們收據。其間，那些俄國人一直在監視着我們，絕不放鬆。不久，我們起程了，雷諾牌走在前面，而在它幾百米的後面則是那架狄斯牌車，通過駕駛室裏的對講機，我直接和我們的車輛聯系。後面的一架車忽然通知我：「俄國人坐上一架雷諾牌車跟着我們。」

我心中暗忖，到了下一個十字路口，我就得甩掉他們了。不過，一定要甩得很自然，讓他們估計不到究竟是誰的錯誤。通過對講機，我發出了行動命令，然後對司機說：「逐漸慢下來，在黃燈的時候到達路口，但一定要在紅燈前衝了過去，這樣，別的車子才會被堵在後面！」

根據經驗，俄國人是不容易甩掉的，他們隨時也會不顧交通規例而衝紅燈的，所以在時間的計算上，必須非常準確。

不過，幸而這次俄國人的車，是在狄斯牌車的後面，所以目前主要的關鍵，還是狄斯牌的司機能否眼明手快，把握時機。好在强將之下無弱兵，狄斯牌的司機依足了我的指示，在紅燈的前面立刻把車刹住。俄國人要衝紅燈也不行，於是發怒了，竟然把車頭往旁駛去，準備越過那狄斯牌車，不料說時遲，那時快，一下急刹車的聲音，跟着便是一下轟然巨响，俄國人的車子是給它左邊的一部小型貨車撞個正着了。

我從倒後鏡看到了整個形勢。原來那小貨車的司機，也是「七處」的一個成員。這時候，他就在現場那裏跟俄國人司機理論，俄國人想開車繼續趕過來，但小貨車的司機却用身子擋住他們車子的去路。俄國人取出錢包，還給他錢，但他却不依不饒地在大叫大嚷：「你這該死的司機，休想這樣便算數，我要證明是你們危險駕駛！如果你們企圖跑掉，我就報警通緝你們！」

在望後鏡裏的前後一個鏡頭，是小貨車司機一味纏住他們不放，看來是要他們承認闖了禍，這麼一來，他們便無法再跟上來了。

我們開車繼續駛向航空基地，來到軍營之後，我與高彩烈的從駕駛廂跳落地面，正要交出「獵物」時，忽然想到一些什麼。按照原定計劃，應該是只有三名專家

Ⓑ蘇聯機師對那倉庫防守極嚴，所有東西都仔細地貼上標簽和封條。

前來接收的，但是現在我周圍的，却是一大夥掛滿了勛章和肩章的三軍人員，還有一些是穿便服的，總共是三十多人，就像出席閱兵禮一樣。

我的人檢查和拍攝了所有標籤和封條。「可以打開了！」他們對我說。發動機的箱蓋一打開，立刻便引起一陣騷動。

「等一等，各位，」我向在場的專家解釋說。「我們可以隨意拍照，但千萬不要碰觸發動機，或者拆開它的零件。這是一項絕對保密的事情，發動機應該保持現有的完整狀態。任何被檢查過的痕迹，都不能在事後給查出來！」

「還有多少多餘的時間？」總工程師問。

我瞧瞧腕錶。「十個鐘頭另三十分鐘。從現在起，直至凌晨兩點，這段時間都是你們的。」

包裝的箱子剛拆下，他們便一擁而上，我差點兒給他們推到。

這是怪不得他們的，他們也是爲法國工作。他們渴望有機會和蘇聯的航空科學對比一下，我當然不好意思阻止他們，只好說：「誰拆下了一個零件，都必須準確地裝回原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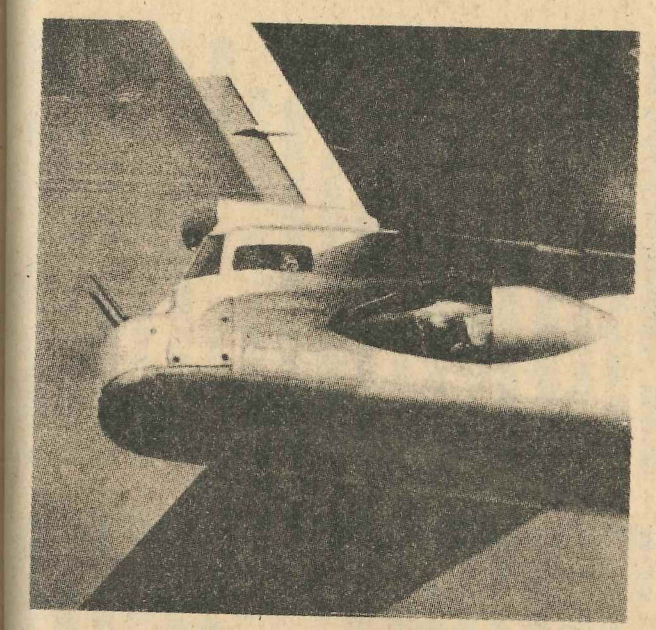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便是凌晨二時，但他們仍舊「餘興未闌」，他們已經拍攝了幾千張照片，同時也拍了好幾百張圖片，最後，他們竟然能夠奇蹟地把發動機裝回原來的樣子，然後重新裝箱。貼上標籤和封條時，已經是凌晨四時半了。

我的工作還沒完畢，因爲我還要把發動機送往火車站。這時候，我只好默禱那幾個給我們甩掉的蘇聯人沒有在火車站等着，否則便「多事」了。到達車站，奇怪那幾個俄國人不知到了那裏去，我的小組立刻把發動機裝進指定的車廂裏。到了六點鐘的時候，他們來了，但只檢查了一遍那些標籤和封條，便滿意地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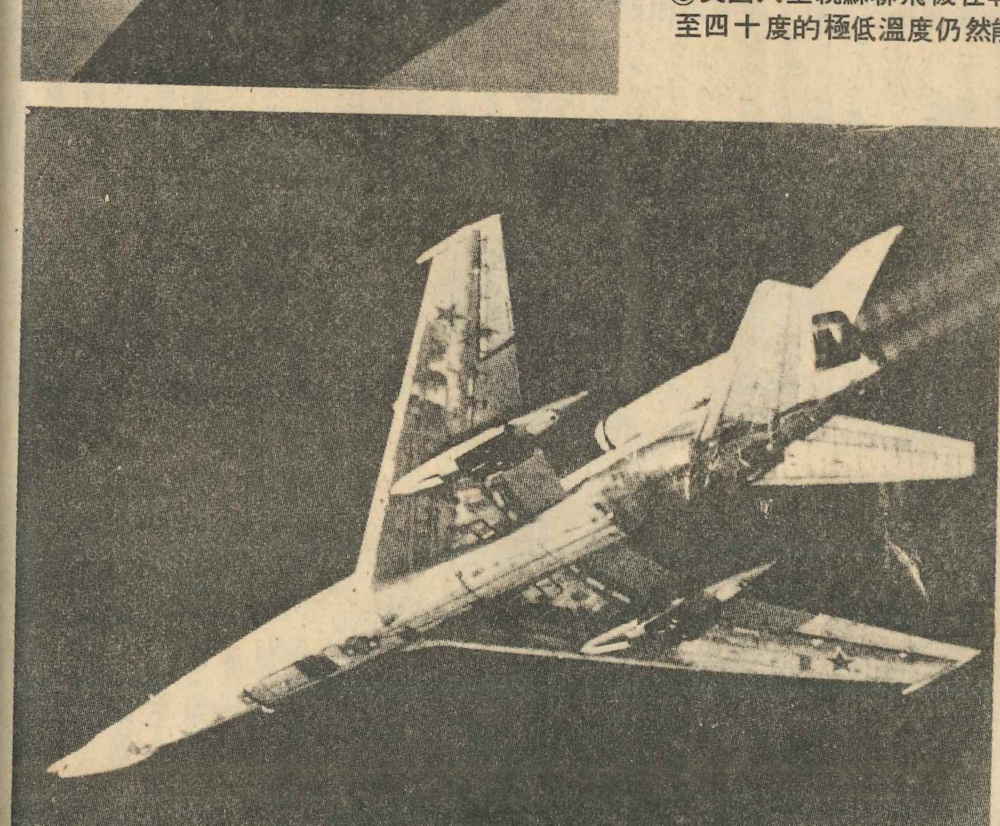
一個星期之後，我們意外地收到一封國防部的賀信。專家們認爲我們這次的努力，替法國的航空技術，贏得了十年的突破。

不久，不只美國人認爲我們有損「職業道德」，連蘇聯人也知道發動機的秘密洩漏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再不能在布爾歇機場露面了，上頭也改派我担任另一項任務。

（完）



Ⓒ美國人重視蘇聯飛機在零下三十度，甚至四十度的極低溫度仍然能 夠順利飛行。



Ⓓ俄國人肯定在他們的煤油上加上一種特殊的東西，中央情報局的專家作出這樣判斷。於是再三請我幫忙。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黃耀基・圖

酸海翻了船

人墮臭潭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管照夕夜探楚家大宅，在後院的一棟小樓上，果然見到他朝思暮想的心上人江雪勤，豈料相見之下，才知江雪勤已下嫁楚少秋，使君已歸遲，羅敷已有夫。管照夕實在無計補情天，只好悵然作別，當他正待抽身回轉之際，楚少秋突然而至，並對管照夕冷嘲熱諷，使管照夕無地自容，幸得江雪勤向楚少秋諸多勸解，管照夕才怏怏而歸。一路上，思前想後，既憤楚少秋之羞辱，也恨江雪勤之變心，滿腹惆悵與凄涼，踏入家門，已不支倒地，不省人事。自此臥病不起，後經延醫診治，始日見起色，病中，申屠雷每日均來探望，長伴病榻前，給管照夕諸多慰解，如此過了八天，管照夕已霍然而癒。這一天，他興緻勃勃的邀同申屠雷出遊，來至護國寺，管照夕驀然見到一對年青夫婦，不禁神色驟變，連忙回頭就走，並高喊申屠雷速回，申屠雷聞言隨後追來，却被那青年留難一番……

申屠雷正要舉步自去，不想那紅衣人，却伸出一隻大手，又向他肩上搭來，一面嘿嘿地笑道：「小子，你別走，回來！回來！」

申屠雷向前卸肩，紅衣人大掌落空，他不由氣血上衝，猛地一個翻身，劍眉一挑道：「你要如何？」

紅衣人見申屠雷竟能逃開自己暗中貫力的一掌，心中不由突地一驚，當時後退了一步，上下看了申屠雷一眼，哈哈大笑了一聲。

他用手一指身側那絕色女子，朗聲道：「小子，要看女人，也要打聽打聽，我楚少秋的娘們，是能容你這麼看的麼？」

淡粧少婦聞言蛾眉微蹙，玉面緋紅，她似乎對紅衣人這種粗俗的說話和動作十分不滿，只見她嘆了一聲道：「你走不走？我可走了。」

說着遂欲自行而去，只見那紅衣人哈哈大笑了一聲，一幌身，已到了少婦身前，只見他張開兩臂，攔着這少婦的去路，一面嘻皮笑臉道：「不行，都不能走，我不是給你說過了麼？妳是我一個人的，誰要看妳，我把他眼珠子挖出來……現在你看看我，看來說話算不算數。」

那少婦聞言，一陣心酸，竟自掉下了兩滴淚來，自感遇人不淑，竟自嫁了這麼一個粗俗輕狂之輩，比起自己意中人，眞是相差一天一地。

當時於衆目睽睽之下，眞恨不能有個地縫鑽進去才好。

那紅衣人毫無憐香惜玉之心，見狀並不以爲意，只向申屠雷點首笑道：「小子，來送終吧！」

申屠雷聽這紅衣人說了這些話，早已氣得熱血怒漲，方自把身子一縱，却爲一人拉住了，驚視之下，見拉住自己的正是管照夕。

他臉色極爲難看，眸子裏閃爍着悲痛的光采，申屠雷覺得他那隻拉着自己的手，微微發着抖，因爲他大病新癒，看情形，說不定舊疾又發，這一驚，不由把先前一腔憤怒化了個乾淨，驚道：「大哥……你怎麼了？」

照夕苦笑了一下道：「我們快走！回去再說。」

申屠雷茫然的點了點頭，方想用手去攙扶照夕，就聽得一聲怒吼，那楚少秋已撲了過來，照夕和申屠雷說話之時，因背着楚少秋，所以楚少秋並沒有看見來人是誰，他滿心想在愛妻眼前，表現一下自己的英勇，見申屠雷欲去，如何容得，當時厲吼了一聲，已縱了過來，厲聲叱道：「喂！小子想走麼？」

申屠雷聞言，恨得牙癢癢的，當時一跺脚，對照夕道：「大哥少候，待我會會這厮。」

正想回身，却又爲照夕緊緊抓着他手腕，小聲道：「一個魯夫，你別與他一般見識，我們快走吧！」

說着拉着申屠雷足下加油而行，不想那楚少秋却是大有非打不可之意，猛一翻

擊，竟用「百步劈空拳」雙拳齊出，照着二人身後就打。

他這掌力方一推出，就聽到一聲嬌叱道：「不可傷人！」

楚少秋抖出的雙腕，竟爲來人一雙玉掌給分了開來，驚怒之下，才發現來人竟是自己愛妻，不由雙目一翻，怒道：「妳這是爲何？」

這少婦並非別人，正是江雪勤，只因丈夫恃强凌人，心中不平，却因事爲自己，本來尚能勉强忍着，只是內心感傷難受而已。

誰知對方少年並不與他一般見識，幾番求去，竟均爲丈夫所阻，此刻又來一少年，拉了先前少年就走，分明識禮之人，却不想自己丈夫，竟死追不休，更要下毒手，把對方二人全部結束掌下，似此狠毒，眞是無異禽獸一般。

因知楚少秋劈空掌力不弱，生恐二少年受重傷，這才不顧羞辱，衆目之下，奮身上前，把楚少秋魯莽的舉動予以制止。

不想楚少秋竟自惱羞成怒，竟自厲顏相對，要說江雪勤武功，實在高出楚少秋不少，既生厭惡之心，大可反目自去，可是須知那時社會情形，女子一旦出嫁，講求的是三從四德，那怕所遇非人，也要忍氣吞聲下去，何況江家更是聲威顯赫之大家，雪勤自幼受薰陶，這種婦德觀念，早已根深蒂固，不容稍變。

她昔日嫁楚少秋，一半是久候照夕不歸，不知管照夕生死存亡，如何能空守名份？再者是楚少秋之父爲官正直，很爲自己父親器重，楚少秋執後輩之禮，出入江府頗勤，加以外貌武功尚稱不惡，楚父既一再提親，江提督先還支吾其詞，後久候管照夕不歸，非但照夕自己沒有影子，就是管氏老夫婦，也沒有提親之意，因念及「女大不中留」，這才忍痛將女出嫁。

江雪勤聞訊之後，哭了好幾天，對照夕更不由有些失望，俗謂近水樓台先得月，再加上那謀有深心的楚少秋，在這一段時日裏，竟能體貼入微，人前人後寸步不離，須知「烈女怕纏郎」，日子久了，江雪勤也就不再堅持己見了。

這時候，那活潑英俊瀟洒的管照夕，在她腦中，已漸漸成了淡影，那花前月下，共結的海誓山盟，也都由於失望而退了顏色，儘管是猶自常在耳際繞轉，也都成了空谷之音……

感情，眞情，哈！我眞應笑它們……它們是一具紙老虎，是經不起考驗的。

它們的存在，是由於相聚而甜蜜，分離是它們的致命一擊，世上確有痴情眞心之人，短短的時間裏，大家全是痴情之人，可是她以十年的時間加以分判，那眞情就微乎其微了，更不要說一生一世了。

江雪勤也就這麼把終身許配給楚少秋，一朝出閣，就成了楚家的人了。

世上的事，眞是太離奇了，想不到那久候無音訊的管照夕，竟會在這個時候，突然出現了。

江雪勤如同是一個晴天霹靂，那管照夕離去之後，她幾乎悲不欲生，一切失去的幻想重又復活了……眞是「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似一番滋味在心頭。」

整整的十天，她沉醉在悲痛的命運，與大胆的幻想之中。

在舊道德觀念與眞情奔放的兩個極端之中，打着漩渦，暫時，她仍是屈服於「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這種觀念之中。

只是，她原本平靜的心，這時已起了層層波瀾，再也不安寧了。

在幻想中，她享受到甜美的愛情滋味，奈何漏短更長，幻想得愈美，現實也就愈醜陋。

照夕挺俊的影子，一天不去，楚少秋也就益發粗俗惹厭可憎。

她想到那夜照夕的突然來臨，他那種狂喜的情形，直到得悉眞情之後那種悲憤呆痴，那蒼白的面頰，失神的眸子……

雪勤每想到此，心如刀絞，她眞想去找到他，投到他懷中，哭訴一個够，自己把話說完了，任他處置自己好了，如他願帶自己走，自己就拋棄這些虛名假節，隨他遠走天涯海角……

這種觀念雖能使她暫時興奮，可是冷靜之後，她又不這麼想了。

她想到照夕臨去時那種失望冷漠的情形，這種思念，立刻冷了一半，她知道，管照夕是不會再理她的了，只看他臨走時那種表情就可確定。

這麼多日子以來，這可憐的女人，一直是沉痛於這種矛盾的觀念之中。

照夕病了，她自是無從得知，可是每一個夜晚，她心裏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總認爲照夕一定會來的，她怕他來，可是她又希望他來。

十天以來，她總是這麼期盼着，可是她失望了，她知道照夕是不會來的，定是恨透了自己了，此念一消，也就不敢再存着痴想。

楚少秋是同等厲害之人，焉有看不出來的道理？他每夜都是假裝借故出門，其實都伏伺在暗側，只以爲管照夕定必不會死心，只待他再來之時，定要暗中給他一個厲害，即使是出了人命，諒江府也不敢張揚。

他這種心機竟也是白用了，一連七八天過去，他才知道自己竟是猜錯了。

因見江雪勤日日愁鎖眉間，對自己直似無往常那麼親近，心中又恨又愁，可是却又莫可奈何，因知本月十五日，護國寺有盛大廟會，十分熱鬧，就再三約了雪勤同去一遊，雪勤却因是自己愁悶的厲害，故此一說就成，遂就輕裝而出。

楚少秋本以愛妻總不願隨己出遊，今日却想不到一提就成，大是受寵若驚，心中大喜，特選了一件大紅坎肩穿定，用意無非吸人目光。

夫婦二人乘騎而出，沿途之上，雪勤却是一言不發，楚少秋雖用了不少心機，奈何雪勤仍是不發一言，殊不知雪勤此刻一顆心，早已不屬於他，即使同出共遊，無異視其爲路人一般，有時迫不得已，談說三言兩語，也只是迫于無奈，多是言不由心。

她這種心情，令楚少秋心中大是不悅，要是別人，他早就發作了。

無奈他却是愛雪勤太甚，情知自己得此嬌妻，已遭天忌，更不能稍有得罪，心中雖怒，却還能强自忍着，遇有路人對二人投以目光，他尚要作出一副得意的笑容

，顯示自己艷福不淺，沿途更是大聲說笑，毫不忌諱。

雪勤知他度量奇窄，性又陰毒，再加以驕橫任性，這些缺點，也都在婚後一一爲她發現的，因之痛悔十分，奈何木已成舟，也只有徒呼薄命而已。

楚少秋陪着嬌妻出遊，在婚後來說，還算是首次，爲了在雪勤眼前逞能，這才有意找申屠雷厮煩，不想雙掌內力眼看撒出，却爲雪勤出身攔阻，心中自是不悅，他性本多疑，又以爲雪勤或是愛上對方年少英俊，故不忍令自己傷他。

疑心一起，更是怒不可遏，却不知江雪勤因丈夫無故欺人，芳心早已不悅，這時見他幾欲對自己翻臉，不由更是氣惱，只冷笑了聲道：「你自欺人，難道說人家生來眼睛，却連看人的自由也沒了麼？」

她說着話，愈發觸動傷懷，淚珠兒在眸子裏直轉，方想轉身而去，却見前行二少年，忽然站住了身子，內中一人倏地轉過身子，冷笑道：「楚少秋！你也欺人太甚了，莫非我管照夕還怕了你不成？」

雪勤乍聞這人口音，已似耳熟，她本也沒注意二少年是如何長像，此時聽這人一報名，不由暗叫了一聲：「啊呀……」

目光視處，那前行二少年正自轉身走來，那發話之人正是自己心中夢寐深思的心上人。

祇是這幾天不見，却料不到，他竟消瘦到如此地步，可想而知，這些日子以來，他是傷心到如何地步了。

江雪勤情不自禁的叫了一聲：「管大哥……」

以下的話却爲那泉湧的淚水所取代了，她呆呆的看着這個她所負情的人，嬌軀由不住顫抖了起來。

可是照夕却理也未理她，他眸子內射出驚人的光芒，直視着楚少秋，一步步地向他逼近着。

楚少秋這時已認淸了來人是誰了，他眞是作夢也想不到，會在這裏碰到了他，當時又驚又怕又怒，他臉色倏地變了一下，向後退了一步，驚異道：「啊……原來是你……」

接着發出了一聲冷笑，目光又再向申屠雷掃了一眼，這時申屠雷心中更是驚疑，他想不到照夕竟會早認識他們，談話之間，更是不辨敵友。

因爲那少婦曾喚照夕爲「大哥！」可見交情不惡，可是少婦又是這楚少秋的妻子，這其中關係，申屠雷又如何能猜知，他越發感到迷惑了，不由側身看照夕一眼，驚問道：「大哥認識他們麼？」

照夕這時並不答他的話，只看着楚少秋，恨恨的道：「我這位朋友，有什麼不對了，你要如此對他？今天倒要請你還個公道。」

楚少秋哈哈一笑道：「好個管照夕，你當北京人人怕你麼？來，來，今日楚爺倒要好好教訓你一番！」

管照夕聞言後退一步，冷然道：「如此，我倒要領教了。」

申屠雷見照夕竟要與紅衣人動手，只以爲他舊病復發，如何能是對方敵手，當下大驚道：「大哥，你病還未好，把這狂傲的小子交給我吧，待我來收拾他也是一樣的。」

照夕方自冷笑道：「無妨，我病已好了。」

楚少秋見照夕出面動武，本就心虛，只想待機會冷不防，再下毒手，正自爲難，無意間聽到了申屠雷這句話，心下大喜，暗怔道：「好小子，你原來是帶病出來的，今天合該你小子倒霉！」

想着胆力大增，一邁腿，已竄近照夕身前，正要猛下毒手，却聞得雪勤一聲驚叱道：「少秋！不可……」

楚少秋濃眉一展道：「怎麼？」

雪勤只抖聲泣道：「管大哥有病，你就算勝了他，又算什麼英雄，我們……還是回去吧！」

楚少秋聞言嘿嘿一聲冷笑，正想不起什麼說詞，却見管照夕目光向自己愛妻望了一眼，那銳利的目光，立刻化爲烏有，他嘴皮微微動了動，却沒說出什麼，只冷笑着道了聲：「要妳……多口！」

說着却又重重地住地上跺了一脚，一拉申屠雷道：「走吧，兄弟……」

申屠雷簡直被弄了個莫明其妙，這種複雜的感情因素，不要說他一個局外人無從得知，就連當事人的他們自己，一時却也無可思議。

申屠雷心想其中定有原因，心中雖恨楚少秋到極點，巴不得叫他嚐嚐厲害，可是照夕既如此說，他不便不依，只狠狠的瞪了楚少秋一眼，轉身而去。

這時四週早已圍滿了人羣，二人本正在憤怒頭上，還沒發覺，這時見狀，不由大吃一驚，愈發無意再鬥下去的了。

管照夕拉着申屠雷，很快的鑽出人羣，直向廟外而去，身後還跟着不少人。

二人匆匆出外，轎夫早已在外面等着了，管照夕臉色悲痛的催促道：「快回去！快走！」

申屠雷遂也跟着跳上了小轎，兩乘小轎遂自抬起匆匆而去。

申屠雷原以爲陪照夕來此，可解除一下心中煩悶，却想不倒更爲照夕加重了傷懷，只見他坐在轎上，臉色靑白不定，狀同呆痴一般，不由心中十分過意不去，待小轎走了個平行時，才苦笑道：「今天都是我不好，爲大哥惹了一肚子氣。」

照夕勉强的笑了笑道：「這又怎能怪你，那楚少秋太欺人了。」

申屠雷嘆了一聲道：「大哥怎會和他們認識呢？」

照夕嘆了一聲，却搖了搖頭，申屠雷益發不解，照夕道：「並非是愚兄藏拙不肯告訴你，實在是這其中有難言之隱！」

申屠雷黯然道：「我與大哥情逾骨肉，還有什麼難言之隱，適才見那少婦似對大哥頗爲情深。」

才說到此，照夕長嘆了一聲，一時傷心道：「那女子不是別人，正是……我與你說起過的江雪勤……她如今……」

申屠雷不由一怔道：「啊……就是她……可是她又怎會……」

照夕神色黯然的苦笑了笑道：「如今她已嫁了楚少秋爲妻，就是那穿紅衣服的少年。」

他說着仰目視天，申屠雷仍可見他眸子裏晶瑩的淚水，他心中不由也跟着一陣

難受，下面的話，却不便再多問了，遂嘆了一聲，勸道：「這世界上的一切事，都不必看得太認眞了，大哥還是想開一點的好。」

照夕强作笑臉的苦笑了笑，並沒有說話，申屠雷很明白，他此時的心情，却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

小轎走了一程，他到底忍不住道：「大哥，我看那江雪勤心中仍似愛你，她之所以嫁給楚少秋，怕也有她的難處。」

照夕仍是不發一言，申屠雷正想找些話來安慰他一番，却聽得身後一陣串鈴响聲，跟着跑來一騎飛快的小驢，驢背上坐着一個青布衣裳的姑娘，老遠就嚷道：「喂！喂！前面的轎了停一停，停一停！」

轎夫聞聲，各自停步不行，却見那小黑驢响着頸子上的串鈴，已飛快的跑到了轎前。

驢背上的姑娘，大約有十七八歲，她仰着臉道：「你們之中誰是姓管的？」

照夕還沒說話，申屠雷已指一指照夕道：「他就是，妳是誰？有什麼事？」

這姑娘忙翻身下了驢，先對兩人請了個安，站起來笑道：「我是江小姐的陪房丫環，名叫小琴，方才二位公子和我們姑爺吵架，我都看見了，出來以後小姐哭得不得了，她偷偷的叫我來找管公子，送一樣東西！」

說着揚手打來一物，照夕伸手接着，正自發怔，小琴巳上驢飛馳而去。

管照夕再看丟來之物，竟是一塊手帕，當時一面令小轎前行，一面把這一塊手帕徐徐打開一看，頓時他吃了一驚，原來那塊素帕之上，似用炭筆草草的寫着幾行字，爲：「心如刀割，一言難盡，明晚請你在北海的茶亭等我。」

其下却具名一個「勤」字，照夕一時不由心血翻湧，頓時就怔住了，他暗驚道：「妳好大的胆子，這如何使得？……」

可是，這却是一針無比的興奮劑，令他大大的振奮了，他把這一塊手帕揉在掌心，心情隨着起伏的轎桿上下波動着……

照夕把這塊手絹，收入袖中，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又驚又喜，暗忖：「江雪勤，你好大的胆子，妳莫非忘了，妳已是有丈夫的人了，這種事要讓別人知道那還得了？」

可是轉念一想，這多年來，自己朝思暮念，甚至於夢寐之中，所念者，亦只有此一個人，素日只愁難得一見玉人的芳容，相思而成疾，難得有此機會，如何能够再錯過呢？

這麼一想他心中又是一動，那緊緊皺起的雙眉，也慢慢鬆了，同時也由不住笑了。

隔轎的申屠雷見狀，也忍不住問道：「大哥，是怎麼一回事呀，信上寫了些什麼？」

照夕臉色一紅，本想說一個謊，可是申屠雷那雙眸子，却似能看透他的心意也似，直直地盯視着他，使他到口的謊話已是說不出來，只是尷尬的看着申屠雷，吶吶不能成言，申屠雷不由傻笑了一下道：「怎麼，大哥還有什麼難言之隱麼？」

照夕臉色不禁又是一紅，他本不擅說謊，再爲申屠雷這麼一激，不由窘笑了笑道：「我的事怎會瞞你，只請不要見笑……再說這件事……」

他一面說着，一面把袖中的那塊手絹掏出來，遞給申屠雷，遂苦笑了一下道：「你看這姑娘不是胡鬧麼？」

申屠雷接過了那方小手帕，見是白絲細綢，四週圍還繡着藍邊，不由笑道：「好精緻的玩藝兒！」

他一面說着，一面把這方小手帕打了開來，細細的看着上面用黑炭塊寫的字，頓時他也怔住了，照夕一直在注意的看着他，這時見狀，只以爲申屠雷一定會用詞嚴義正的規勸一番，誰知道，申屠雷却是重重的往腿上拍了一下道：「怎麼樣，我一看就知道這位姑娘還是對你舊情難忘。你看可不是。」

照夕苦笑了一下，輕聲道：「這話此時也不便談，等回去我們再說好不好？」

申屠雷含笑點了點頭，說話之間，這兩乘小轎子，已出了西單牌樓，照夕正要催他們抬快一點，却見身前轎夫，「啊捉，啊捉！」一連打了兩個呵欠，他這一開頭不要緊，那抬申屠雷的兩個轎夫也跟着打了起來，一時此起彼落，連轎子也跟着顫抖了起來。

照夕不由皺眉笑道：「你們這是怎麼了，怪不得今兒個出大太陽呢？」

那轎夫聞言，不由回頭道：「公子您老可別糟塌我們，實在……實在……」

他說着又打了一個呵欠，照夕見他講話之時，竟是眼淚直流，鼻涕也不停的流着，而且滿面倦容，像是疲憊不堪的模樣，不由一驚道：「咦！你怎麼了！」

申屠雷這時也叫道：「大哥，你看我這轎夫，不也是一樣麼？」

照夕再一注視，果然四個轎夫，都差不多，滿臉死灰之色，一個個都在打呵欠，照夕不由怒叱道：「你們是怎麼了，昨天都沒睡覺是不是！」

那轎夫回過頭來，哭喪着臉說道：「公子你是不知道……我們等幾個是犯了癮了。」

照夕怔道：「啊？犯了癮了？犯什麼癮？」

那轎夫流着淚，吞吞吐吐的苦笑道：「是大烟癮，公子你行行好，叫我們抽上兩口就好了！」

照夕聞言眞是又怒又憐，因想到自從外國人輸入了這一種東西之後，中國人受這種東西的害，可眞是太大了，一般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販夫走卒，莫不是嗜之如命，弄得人人鳩面鵠首，面如紙灰一般，尤其是癮發時，這種淚涕縱橫之態，令人望之生憐，他的腦中不禁憤憤的想道：「林則徐爲了禁烟，竟發配到新疆去了，看來再找像林則徐這樣的好官兒，可就難了！」

他腦子裏這麼想着，可忘了那轎夫的話了，那轎夫却停下了轎子，申屠雷的那乘轎子也停了，四個轎夫，竟自由轎座之後，弄出了一桿烟槍，往旁邊草堆裏一倒，拿出一個蛋殼作烟燈，四個人七手八脚，一會就弄成了，輪替着吸了起來，看起來眞是其味無窮。

管照夕見狀，不由長嘆了一聲，只好在轎子裏皺着眉等着，四人各自吸了幾口

，已算過了癮，這才呼嚕着，收起了烟槍，把轎子抬了起來。

這一抬起來，可就和先前大不同了，其快如風，其平如水，前後呼應着，叫一聲「換肩」，小轎同時擧起，把重點由左肩移向右肩，轎中人並不覺絲毫搖動，遂又聞一聲「上坡！」「下坡！」小轎仍是平穩如前，十分舒適，照夕本是一肚子不高興，倒也不好發作了！

一盞茶功夫，已抬到了家門，申屠雷下了轎，微微一笑道：「總算到了，我也不進去了。」

照夕忙道：「你不進去坐一坐麼？」

申屠雷搖了搖頭，又瞇着眼睛一笑，拍了照夕一下肩膀道：「太哥，今天晚上……咳！咳！」

照夕不由俊臉一紅，斥道：「你不要亂說，我去不去還不一定呢！」

申屠雷微微笑說道：「那能不去！只是……」

他說着笑了笑，又拱了一下手，就轉身而去了，照夕目送着他走遠之後，才嘆了一口氣，逕自往門內行去，說也奇怪！他本來沉重的心情，現在似乎也鬆快多了，可是他仍然是緊緊的皺着眉。

他回到了房中，把帽子脫下來，呆呆的往椅子上一坐，心裏想着今天所遇見的事情，眞是令自己難以相信，他想到了那楚少秋，禁不住劍眉一挑，星目放光，掄拳在桌子上重重擂了一下。

可是當他轉念一想到江雪勤，那股怨氣却漸漸平下了，她那凝波也似的一雙大眼睛，亭亭玉立的身材……尤其是含情脈脈的對自己一瞬……

「啊！雪勤……」

他低低的這麼叫了一聲，由不住又一陣紅，接着他站起了身子，苦笑了一下道：「我眞是快要發瘋了，莫非沒有了她，我就活不成了麼？」

可是馬上一個反應給他道：「她仍愛你的，你豈能如此無情？」

照夕又來回的走了一轉，他推開窗，看看西天的那一片金紅色的雲彩，正有無數的燕子飛來飛去的，呢喃之聲不絕於耳，窗下的新菊，已有幾枝開了，意識到是秋天來了，而人們總是在這季節裏，引起傷感的！

他感慨的又嘆了一聲，心中繼續道：「不論她是否還愛我，我却是不能再理她的，因爲她巳是人家的人了！」

想到此，他覺得有些委曲，又有些氣憤，於是他把心一狠，就決心不再想這些問題了。

可是一個人有時候是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的，就像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一樣的道理。

他腦子裏仍然盪漾着雪勤窈窕的影子，久久不能忘懷，他看見牆上的那口長劍，他才恍然的怔了一下，不由得低下了頭道了聲慚愧，暗想着當初那雁先生傳自己絕技和贈自己劍，原意乃是想我能立一番名業，却想不到自己甫來北京沒有幾天，竟自患上相思病，如今病雖然已經好了，可是仍是放不下那個負情的女人，這又能算是什麼樣的英雄俠客呢？

這麼一想，他不由打了一個冷戰，由不住伸出一隻手來，在自己的頭上重重打了一下，發出「拍！」的一聲，却聽一聲嬌笑道：「嗨！這是怎麼的了？沒事打自己？」

說着由側門出來了個少女，照夕看是思雲，不由臉色一紅，苦笑道：「妳知道什麼？我都煩死啦！」

思雲眨着一雙大眼睛，臉上帶着稚笑道：「怎麼煩啦？煩也用不着自己打自己呀！公子，你有什麼事煩呀？」

照夕搖頭道：「妳也就別問了……」

思雲又笑了笑道：「你總是一個人有事悶在心裏，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

說着又咬着嘴唇笑了，照夕不由一驚道：「妳知道？妳知道什麼？」

思雲翻了一下眼皮，笑道：「我怎麼不知道，我是你肚子裏的腸子，你的心思我還能不知道？」

照夕只以爲她是亂說，也就不再去注意了，却想不到這小丫環，忽然跳上一步道：「哼！你是在想對門的那個江小姐不是？」

照夕臉紅了一下道：「不要亂說！」

思雲嗔道：「誰亂說？」

說着又撇了一下嘴，哼了一聲道：「少爺你可是犯不着，爲一個女人而弄成這樣。」

這小女孩無心一句話，倒像似一根針也似的，深深的把照夕刺痛了，他由不住臉色一沉，思雲却嚇得逃到了一邊，一面笑着擺手道：「你可別發火，這話可不是我說的，我是學人家說的！」

照夕忙問道：「妳學誰說的？」

思雲聳了一下秀眉道：「我是學老爺說的。」

照夕不由吃了一驚道：「老爺說的，他怎會知道？」

思雲不自然的笑了笑，一面翻着眼睛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昨天晚上，我親耳聽見老爺是這麼說的，少爺，我猜得不錯吧？」

照夕臉色不由一陣慘白，心下却暗暗着急道：「糟糕！這事若叫他老人家知道，那可不大好意思……這可怎麼辦呢？」

思雲見他突然聽自己的話後，竟自發起愁來，不由抿嘴一笑道：「怎麼啦？」

照夕嘆了一聲道：「妳這個丫頭簡直是惟恐天下不亂，看着我愁，妳就高興了「算了，妳請走吧！」

思雲幌一下身子，紅着眼圈道：「我幹嘛高興呀？我才替你難受呢，我要是你，像那種女人理她幹嗎？憑少爺你……」

照夕忽然搖了手煩道：「算了！別說了……」

他轉過身子，很生氣的道：「妳不能這麼說她，她雖然嫁給了楚家，可也不能全怪她！實在說，應該怪我自己……」

思雲先是一怔，後來又撇着嘴，照夕一看她，她却又作出一副笑容道：「本來嘛！她一個姑娘家，又怎麼能拿定主意，到底嫁誰？」

照夕知道她還不明白自己的意思，遂也就不再多說，只冷冷的道：「妳既然知道了，就不要再這麼說了。」

思雲含笑道：「好了，我以後不再亂說就是了，倒是太太叫我來請少爺去吃飯

「！」

照夕站了起來，隨着思雲就往外走，飯桌上，管將軍只看了看他道：「怎麼樣，好一點了沒有？」

照夕忙恭敬的回答道：「孩兒的病已經全好了！」

將軍哼了一聲，又點了點頭道：「我看你眞是像也沒什麼了……以後要小心自己身體……」

太太也在一旁道：「熱天就得脫衣服，天冷要多加……」

將軍哼了一聲道：「妳也太把他看成了一個小孩子了，這些事他還能不知道？我看——」

他說着又看了管照夕一眼，又加了一句道：「我看眞正的病因，恐怕另有文章吧！」

照夕不由臉色一變，夫人却忙用眼睛注視她丈夫，管將軍才沒有再怎麼說下去，他勸說道：「你是一個很有前途和志氣的孩子，眼光要看的開看的遠一點，尤其不應該爲一些不值得的事情傷情和發愁，要想到留着有用的身子，爲國家多作一點事情，知不知道？」

照夕諾諾連聲的點着頭，一面用筷子往嘴裏扒着飯，吃到了嘴裏，眞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只是發酸，勉强吃了一碗飯，却是再也吃不下去了。

將軍和夫人，却是很注意他，他怕二老看出來自己又在鬧情緒，只好又添了一碗，勉强往口裏扒着，太太就問道：「孩子，你是又有什麼地方不舒服麼？」

照夕忙僞笑道：「沒有！我很好！只是方才同申屠雷弟逛廟會，吃了些東西，現在不覺得餓！」

太太就點着頭道：「那你就別吃了，喝點稀飯算了，等會餓了再弄點心吃！」

一旁侍候的聽差，忙又端上了小米稀飯，照夕勉强喝了一碗，就先離桌而去了，管將軍望着他的背影，怔了一會，皺着眉道：「這孩子今天，我看又不大對勁，他又出門找誰去了！」

太太搖了搖頭道：「今天出去我知道，是坐咱家裏小轎子出去的，是上護國寺逛廟會去了！」

將軍遂不再言語，只是嘆氣，再說管照夕，聽了父親的話，心中愈發是感到慚愧不安。

他一個人回到了房中，倒在床上，暗暗想道：「我莫非是如父親所說，是一個沒志氣的人麼？唉！父親！你是不明白的啊，你要是我，恐怕你更不知要如何呢！你怎會瞭解我的感情痛楚啊！」

他這麼說着，不由又把那塊小手巾，由身上掏了出來，慢慢打了開，細細的又看了一遍，他猛然由床上翻了個身起來，自語道：「去！去！去見她一面，見她最後一面，以後就再也不見她了！」

想着他就要往外走，可是他又似想起了什麼，突然又站着不走了，他腦子裏想：「既然不想見她，又何必再見她這一面呢，乾脆一面也不見她，不是更好麼？」

這麼一想，他又停住脚不動了，由此走一步停一步，心中一直猶豫不決，最後他嘆了一聲道：「雪勤啊！妳原諒我吧，我是不能再見妳了，我從今以後，不但不要再見妳一面，而且我還要忘了妳，今天晚上我不去了！」

他說着，就把鞋脫了，重重的往地下一摔，把外衣也脫了，表示他不去的決心，隨着就往床上一倒，閉上了眼睛，可是過不了一會，他又睜開了。

因爲外面已黑了，他立刻又不像方才那麼有決心了，最後他仍然翻身下了床，穿上了鞋，穿上了一套黑綢子衣裳，把寶劍揹上，就慢慢往門外去了。

他到前院馬棚裏，找了一匹馬，一個人騎上牠，就出了大門，直向北海公園趕了下去！

那時的北海，叫「北池子」，冬天雖然也照樣結冰，可是那時候，却不流行溜冰，所以冬天根本沒有人去，到了熱天，可熱鬧得很，有說書唱戲的，也有耍雜技的，沿着池子有一溜極長的茶座，差不多的人，都愛在那裏乘凉，喝茶賞花，尤其是晚上人最多！

管照夕就策着馬，一路直往北海公園趕了來，他心中十分後悔，不停的切念道：「唉！我是不該來的！」

可是仍然是往前走着，進了公園，見前面有一處馬棚，他就牽馬進去，把馬交給了一個伙計，忽然他眼中一亮，注視着棚內一匹駿馬，這匹馬全身雪白，只是鼻心却是黑的，四蹄也是黑的！

他不由怔了一下，心想這不是我送她的那匹馬麼？原來她竟是早來啦！

他心中立刻感到了一陣緊張，匆匆把馬交給了那伙計，就向茶棚走去！

這時候，他心中覺得十分緊張，就好像自己是作賊一樣的，生怕人家注意他，他向前走了十幾步，走到了一棵柳樹下，正在舉目四盼的當兒，却聽見身後有一些細碎脚步之聲。

管照夕忙一回身，却見一個穿黑衣服細腰的小伙子，正用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注視着他。

這小伙子頭上戴着一頂小帽子，戴得很低，幾乎都快遮住了眉毛，可是她那一雙眼睛却是又圓又亮，嘴子很小，照夕方自心中一動道：「這人是男是女？」

却見這人動了一下身子，吶吶的道：「是管兄……麼？」

照夕怔了一下，同時已覺得對方是一個女人，聲音也很熟，他就點了點頭，這人只把頭一低，一面回過身來，口中道：「此處談話不便，請隨我來！」

照夕一面在後面跟着，一面問道：「妳是誰？」

這人猛一回頭，她張大了眸子，驚奇的問：「你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麼？」

照夕走進了一步，借着月光仔細的往這人臉上看了看，這才見那烏黑的小帽沿下，散露着一簇頭髮，隨風飄動着，那雙眸子一閃一爍的也分明是美人的眼睛，那櫻桃新熟的小嘴……柳葉也似的眉毛！白而密細的牙齒……他忽然怔了一下道：「啊……雪勤……」

這女孩在他細看自己時，還只是低眉感傷，眼中噙着熱淚，此時聽他這麼一喚，竟由不住嚶然說道：「照哥哥……」

她就像是一隻乳燕也似的，猛然張開二臂，投向到了照夕懷中，她把那雪藕也

似的一雙腕子，緊緊的摟住了照夕的頸子，嬌軀緊緊偎來！

管照夕全身就像突然浸在冷水缸裏一樣的，猛然驚了一下，那僅有的一點理智，使得他猛然把雪勤往外一推，自己也往後退了一步，吃吃地道：「這……這怎麼行？」

江雪勤却哭着又緊緊的抱住了他的肩膀，她大聲的哭道：「好哥哥！你可不能不理我！你抱着我……抱着我。」

管照夕這一刹的臉色蒼白，他往後又退了兩三步，而且很冷靜的，用力把江雪勤的雙[illegible]開，俊目之中放出冷峻的光芒！雪勤見狀，不禁呆了一呆，她一面流着淚，一面道：「怎麼啦？……莫非……」

照夕冷笑了一聲道：「妳既然仍如此愛我，又怎會嫁那楚少秋？」

江雪勤怔了一下，她退了一步，狠狠的道：「你還問我？我問你你爲甚麼不告而別，你一出去這麼多年，毫無音訊，叫我怎麼等你？」

照夕哼了一聲，默然道：「如果妳眞的愛我，不要說六年，就是六十年也能等下去……」

江雪勤不由側聲扒在了一棵樹上，嚶嚶的哭了起來，她一面說：「不錯！是我對不起你……我錯了……可是我是一個女人，我又有甚麼辦法……」

她抹了一下眼淚，又抽搐道：「你知道，我根本不愛他，……我愛的是你，你要是不嫌我，我們現在就走！」

說着話，她又把頭低下了，照夕不由吃了一驚，他眞想不到，江雪勤竟會說出這種話，當時嚇得臉色一陣白，他後退了一步，驚恐的道：「不行，不行……妳這是胡說！」

，雪勤忽然往前走了兩步，她伸出兩隻胳膊，想往照夕身上撲，可是馬上又停住了，淚珠掛在腮旁，翕動的小嘴哭聲的說道：「怎麼不行？爲甚麼不行……照夕……照夕……」

管照夕這時呆同木塑也似，因爲江雪勤這種念頭，太使他吃驚了。

他稍微把心定了定，才冷笑了一聲道：「我不能夠做這種事，這種話妳也不要再說了，因爲……」

他一面說着，一面緊緊用牙齒咬着嘴唇，把星星也似的眸子瞟了她一眼，默然的道：「因爲……唉！實在告訴妳……我對於妳的心，已經傷透了，今夜我來，意思只不過是見妳最後一面，以後我們是不會再見了！」

江雪勤聽到這裏，口中微微哦了一聲，她身形顯然的晃了一下，差一點坐了下來，她伸一隻手，用力的撑着身旁的一棵樹，眼淚可又簌簌的淌下來了。

她緊緊的咬着牙齒，半天才冷冷的點了點頭道：「很好，你竟這麼說，那麼，我們甚麼也不要多談了……我們就好像誰也不認識誰就是了。」

她說着慢慢轉過了身子，直向那一邊黑黑的小路上走去，一面舉起一隻手，似在抹着臉上的淚，照夕這時心中就像是刀扎也似的難受，他向前衝了一步，口中方道了一聲：「喂！」

可是他當時又把到口的話忍住了，江雪勤卽馬上轉過了身子，她抽搐道：「你……你還有甚麼話好說？」

照夕咬了一下牙道：「雪勤，我並不是妳所想的忘情之人，實在是現在的環境已到了這種情形了，我們又還能如何？所以……」

江雪勤冷笑了一聲道：「那麼，你既是這麼一點感情也沒有了，可爲甚麼今天白天又故意……」

照夕也冷笑道：「我故意甚麼？我和我拜弟是無意遇到你們的……哼！妳可以告訴楚少秋，假使他再敢如此橫行，我早晚要對他不留情……」

雪勤這一刹那，却似犯了小孩的性子也似，她重重的往地上跺着脚，一面哭道：「你不要管，他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他是我丈夫，我是他的媳婦，你……您憑甚麼要多管？」

照夕不由打了一個冷戰，那雙眸子內似要噴出了火來，可是他仍然忍住了，只冷冷的點着頭道：「好！好！我言盡於此，我眞想不到，妳這幾年，完全變成了這樣……」

他又冷笑了一聲道：「算我管照夕瞎了眼睛！」

他說着憤怒的向前走了幾步，江雪勤驚得往後退着，她半哭道：「你想怎樣？……你想……」

照夕苦笑着對她深深鞠了一躬，道：「對不起，楚夫人，我現在才眞正的認識你了。我沒有甚麼好對你說，再見吧！」

他說着這話時，江雪勤全身祇是連連的顫抖着，等他說完話時，她的聲音可哭得更大了。

可是這憤怒的少年奇俠，早已如同是一隻巨鷹也似的，倏地拔身竄了起來，他拔身在一棵樹上，突然發現在一處遊人衆多的地方，不便施展輕功，這才又飄下身來，他懷着極度的憤怒，頭也不回的就走了。江雪勤這時，祇覺得熱淚如同滾流也似的，由目眶之內簌簌的淌了出來，她雙腿一陣發軟，再也是站不往了，噗通一聲，跌倒在地下。

在這沉沉的夜裏，陰凉的小風裏，這姑娘就是如此的痛哭着，誰也沒注意到她，也沒有去理她……忽然一條纖柔細身的影子，由對面的一棵大樹後面閃了出來，這影子在月光之下，顯得很苗條，她一步一步的走到了江雪勤身邊，微微伸出一隻穿着繡花鞋的脚，在雪勤肩上挑了一下，一面皺着眉毛道：「喂！喂！不要哭了，起來吧！」

江雪勤正在哭得傷心當兒，不由大吃了一驚，她猛然坐起了身子，看了這人一眼，驚道：「你……是誰？」

月光之下，她看清了，來人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高高的個子，頭上梳着抓髻，圓圓的，一邊一團，前額是劉海髮式，微風正輕輕的吹動着它，一雙大眼睛，又大又亮，正在盯視着自己，這對眼睛裏，找不到同情，它只是靈活的轉動着。

雪勤用手揉了一下流淚的眼睛，忙坐了起來，她看着這陌生的女孩道：「我不認識妳呀！妳找……誰？」

這小女孩皺了一下眉毛道：「妳不認識我，我可是知道妳的……妳是江雪勤不

是？」

江雪勤不由怔了一下——她由地上站了起來，仔細的又看了這女孩幾眼，抹了一下淚道：「妳！找我幹什麼？」

這小女孩用一種不屑的眼光，上下看了她幾眼，哼道：「妳不是一個女的麼？爲什麼打扮成這個不男不女的樣子？」

雪勤不由臉一陣紅，她本來巳是一肚子委屈，傷心欲裂，呼天不應的當兒，想不到這時却又來了一個毛燥的小女孩，自己既不認識她，她却說話這麼的難聽，當時不由的心中大怒，她把一雙秀眉，往兩邊上一挑，不悅道：「我不男不女，妳管得着嗎？我高興！」

小女孩冷笑了一聲道：「我管妳幹嘛？我只是看着妳可憐！」

她說完了這句話，又撇了一下嘴，江雪勤不由挺了一下腰道：「我可憐，也不用妳來管！再說……」

她冷笑了一下又接道：「我爲什麼……可憐？」

對女孩聳了一下肩膀道：「誰管妳的閑事，我只是來給妳談談，妳方才跟人家私會我都看見了。」

江雪勤不由杏目圓睜道：「妳看見什麼了？妳不要胡說！」

這小女孩也把眼一瞪道：「我亂說？告訴妳，我剛才就在這棵大樹後面，妳們說什麼，作什麼，我全都看見了，全聽見了！」

雪勤更不禁生氣，暗想着，方才自己的諸般醜態，都爲她看見了？

想着連羞帶怒，不由得玉面緋紅，她氣得全身發抖的道：「妳這小姑娘……妳到底是幹什麼的？妳爲什麼要偷看我們，偷聽我們說話幹什麼？」

小女孩轉着眸子，笑咪咪的道：「實在告訴妳吧！我和管照夕是好朋友，我們在一個地方學本事的，現在也是一齊來北京的……」

江雪勤不由一怔，她眼睛很快的，在這小姑娘身上轉了一轉，緊張的道：「妳是……亂說！」

小姑娘微微一笑，她輕輕的搖着身子，眨動着她那雙大眼睛，道：「妳愛信不信，不過今天我可是警告妳，從今以後，妳不能再去找他……」

說到這裏，她把小嘴一嘟，兩道秀眉往上一揚，哼了一聲道：「妳應該知道妳巳經是結了婚的人了！」

江雪勤微微冷笑了一下道：「這是我們的事，不要妳管！」

不想她一句話，却把這姑娘觸怒了，她猛然往前跨了一步，嬌叱道：「我們？哼！哼！誰是我們？」

江雪勤灰心失望之餘，本巳是萬念俱灰，想不到竟又會突然冒出了這麼一個冒失鬼，看她歲數雖不大，可是說出話來，却句句刺耳，令人難以忍受。

江雪勤本想動手給她一個厲害，可是轉念一想，何必與她一般見識，不理她就算了。

想着氣得臉一陣白，她猛然轉過了身子，正想自己走了就算了，不想這一個小女孩，竟是厲害得很，她又嬌叱了一聲：「喂！回來！」

江雪勤仍是不理她，她此刻內心，雖巳是傷心到家了，眞是不願再多惹事，雖然要依着她往常的心意，早就想打人，可是此刻她實在不願再這麼多事了，再說，對方又是一個不懂事的姑娘，雖然她自己也是一個女的，可是她却一向不願找女的打架對象的。

她裝作沒聽見的樣子，依然往前走着，却覺得身側一股疾風掃過，一條人影電也似的，由自己身邊掠過，江雪勤不由吃了一驚，心想：「莫非這小女孩，眞的也會功夫麼？」

一念未完，巳見那姑娘凜然站在了自己眼前，她兩隻手叉在了腰上，冷笑道：「妳的話還沒說淸楚，就想走可不行！」

江雪勤這時實在忍不住了，她退後了一步，蛾眉向兩下一挑，冷然道：「妳爲什麼一再的找麻煩，要知道我江雪勤可不是好惹的！」

小女孩冷笑道：「妳不好惹，我也不好惹。」

江雪勤勉强忍着怒火，苦笑了一下道：「妳叫什麼名字？是誰叫妳來的？我們並沒有什麼仇呀！」

這姑娘本來擺出一副想打架的樣子，却想不到人家又變客氣了，眼看這一個架又打不成了，她不禁十分氣惱，暗忖道：「今天我非要和妳鬥鬥不可，妳不想打也不行，我倒要看看管照夕憑什麼從前這麼迷你？」

想到這裏，這姑娘不禁一股酸氣，直衝腦門，她冷笑了一聲道：「說沒仇就沒仇，要說有仇嗎，也可以說有仇，江雪勤妳不是自認爲有本事麼，今天我們就比劃一下，妳要是贏了我，自然無話可說，要是我贏了妳，也放妳離開就是，妳看怎麼樣？」

江雪勤不由一怔，心說：「看起來，這丫頭是成心來找我打架的？」

她不由很不悅的道：「這麼說妳是專門來找我打架來的是不是？」

小女孩臉紅了一下，點了點頭道：「也可以這麼說吧！」

雪勤蛾眉一挑，冷笑道：「這爲什麼呢？我連妳名字也不知道？」

這姑娘點了點頭道：「好！我告訴妳，我名字叫丁裳！」

江雪勤輕輕唸了一下這兩個字，覺得很陌生，自己决不認識這個人，不由搖了搖頭，她這時心中煩透了，本想找個地方，好好痛哭一場，却來了這麼一個十三點也似的姑娘，在這裏跟自己瞎纏胡攪，這時她心中就不由的眞的動怒了。

偏巧這是一個較爲冷靜的地方，左面是一片湖沼，右面却是一片竹林，當中空出十丈許的一塊草地，倒是一個打架的好地方。

雪勤把眼前地勢打量淸楚了，心中也就定了，她後退了一步，仔細的瞪着丁裳，冷笑道：「好吧，既如此，妳就過來吧，我倒要看看，妳憑什麼要欺侮人？」

丁裳點了點頭道：「這就好了……」

江雪勤雙腕一分，玉掌下沉，同時左足分開半尺，丁裳却笑道：「行意掌是恆山派最拿手的功夫，妳就不必施展了。」

雪勤不由玉面一紅，忙把左足一勾，

右手領了一個訣式，這是一套厲害的功夫名喚作蝴蝶散手，她安着心要以這一套厲害的功夫，來教訓一下這個狂傲的姑娘。

果然丁裳沒見過，她皺了一下眉，身形向下一矮，左掌虛推半尺，江雪勤輕如鴻雁也似的巳撲到了跟前，玉指一駢，向前就點。

丁裳把那隻虛推出的掌，向一邊一分，却用「拿穴手」，照着雪勤腕上「腕動穴」就拿。

江雪勤本以爲這個冒失的姑娘同自己動手，還不是三招兩式就敗在自己手下，却想不到對方竟擅拿穴的手法，不由吃了一驚，當時連驚帶怒，輕視之心巳完全去了一個乾淨。

她微微哼了一聲道：「妳以爲會幾手拿穴的功夫，就可欺侮人麼？姑娘今天可要教訓妳。」

丁裳啐道：「什麼姑娘，婚都結了還什麼姑娘？」

她這句話，就像一根極爲尖銳的針尖，把江雪勤刺痛了，她不由臉一陣紅，暗中一咬銀牙，氣得冷哼了一聲，嬌軀再轉，玉臂飛掄，這一次却是以「平沙落雁」的手法，一雙玉掌霍地推出，直向丁裳後腰「志堂」及小腹側邊的「氣海」兩處大穴上猛擊了過去。

丁裳也是一時輕敵過甚，沒想到江雪勤巳是恆山派冷魂兒向枝梅的嫡傳弟子，一身絕技，巳得乃師眞傳，尤其對於拿穴認穴點穴打穴更有深湛的造詣，比之丁裳從師不久，確有過之而無不及。

丁裳見她雙掌勁風疾勁，暗中也自吃驚，對方內功不弱，自己可以騰挪之法取勝，當時不慌不忙，足尖一點騰身而起。

可是江雪勤這種「蝴蝶散手」施展開來，如影附形，確有鬼神不測之妙。

丁裳身形方自騰起，却覺得兩隻足踝上一陣奇痛，低頭看時，江雪勤一雙玉掌，巳自抓住了自己雙踝，她不由大吃了一驚。

當時就空一彎腰，自己豁出了與對方同歸於盡的決心，雙掌之上挾着一股的勁風，直向着雪勤頂門骨上猛擊了下去。

這一招名叫「油錘貫頂」，眞要容她雙掌打正了，就能馬上腦漿迸裂。

雪勤乃久經大敵之人，焉能不識得這一招的厲害，當時又驚又怒，她眞想不到這丫頭，竟存下與自己拚命之心，暗忖道：「好個丁裳，我與妳有什麼仇，你竟然敢下這種毒手？」

雪勤心中這麼的想着，把銀牙一咬，當時便嬌叱了一聲：「去吧。」

她猛然雙手用力往下一扯，倏地往左一摔一拋，丁裳整個身子，就如同足球也似的，被拋了出去，在這沉沉的午夜裏，又像是一隻展翼的大鳥，忽悠悠一出數丈，直向那側面的池中落去。

丁裳那想到雪勤竟會有這一手？滿以爲她自己施了辣手，定會撤了緊拉着自己雙踝的一雙手，自己也可從容落地，誰知道她竟安心要自己丟了個大人，竟把自己用力甩了出去，心正暗笑，這又豈能把我摔着？方正一提丹田之氣，想飄落下去。

氣方提起，身形便輕輕的飄下，只覺得落處似頗平坦，心方暗喜，誰知再一細視，却見波光瀲漾內有星月，竟是一波池水。

這一驚，丁裳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暗叫了聲糟糕，奈何身形巳墜落下去，離着池水不及一丈，驚慌之下，想施展「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尋踏水面上的任何浮物，却都來不及了。

只聽見「噗通」！一聲，整個身子都下了水了，隱隱聽見岸上雪勤冷笑道：「這種功夫，還敢如此橫行，眞差勁兒！」

丁裳聽在耳中又羞又怒，忙開口罵道：「「呸！不要……臉……」

不想不開口還好，這一張嘴，因她身形又是元寶的落勢，咕嚕！的一聲，灌了一口水！

丁裳被這口水嗆得連聲咳嗽，這才嚇了一跳，當時也顧不得再罵人了，所幸她還會游兩下，當時連羞帶氣，一面哭着，一面直向岸邊游去！

這麼游了十幾下，見離岸邊，還有三四丈遠，試着用腳一試地，還不算深，差不多浸到了頦子，想到了江雪勤實在可恨，就停住了腳，一面哭一面罵道：「死丫頭，妳等着好了……等我上岸我們再好好算賬……」

一面口中嗚嗚的哭着，氣得直用手拚命的劈水，大罵道：「死水！臭水……滾你的……嗚嗚……」

以這麼走幾步罵幾步，那水却也是深幾步淺幾步，淺還好，要是深，她就把小嘴閉得緊緊地，不讓水流到嘴裏，好容易走了十幾步，却又怕江雪勤走了，忙站定了，嬌叱道：「姓江的賤人，妳可不要走，怕妳……不是人。」

罵完了側耳聽了聽，却是沒有一點回音，她不由心中一動，暗忖：「不好！莫非她眞的走了麼？」

想着又扯着嗓子叫道：「嘿！我是給你說話呢，莫非沒有聽到麼？」

可是依然沒有一點回音，只有幾隻大鳥，由池邊水草裏拍打着水面，突地飛了起來，倒把丁裳嚇了一跳，她本是一個童心並未全褪的女孩，先前是仗着一時之勇，並未想到什麼害怕。

這一陣子，可就不同了，一來是吃了虧，弄了一身水，敵人更不知是到那去了，如此深夜，四顧連個人影兒都沒有，全是樹林子，再爲那幾隻野鳥衝出一叫，她可是有些害怕了。

當時嚇得也不敢哭，忙加快步，往岸上趕去，水中行步不比陸上，好容易快要到了岸邊上了，却見眼前伸着一根的細竹，她就一手往那根竹子上面抓去，却沒有想到手方一挨着了那一根細竹子，耳中却聽到了一陣叮！叮！的鈴聲！

原來那竹枝頂尖，竟繫着一個小鈴子，丁裳手一撫竹，自然那小鈴就搖晃了起來，事出無意，丁裳不由被嚇了一大跳，忙把手鬆了！

耳中却聽見「哦！」的一聲，一人啞嗓子道：「咦？你是幹什麼地……奇怪！奇怪！」

丁裳嚇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忙向發聲之處看時，却見蘆葦裏似坐着一個頭上戴着大斗笠的人，她胆子不由頓時大了。

（未完）

游俠英雄傳

獨臂尼技傳紅衣女

作者·編者
增刪·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納蘭明珠連夜趕到劍友樓，苦苦敦促尹青入京一行，免得在外惹出是非，尹青見納蘭明珠苦苦相勸，他暗念自己在外面已結識不少天下英雄，也該回京與年羹堯計劃一下行動，便離開劍友樓和納蘭明珠入京，尹青別後，甘鳳池便告訴司馬瀛，五龍金光劍並未失去，被刦的只是贋品而已，司馬瀛十分高興，並當即把五龍劍贈給甘鳳池，隨後甘鳳池別了司馬瀛回京，一路漫遊，一天來到八義集的官道上，和一隊官府人馬起衝突而把捕頭陸三抓起審問，從陸三口中得知司馬瀛惹了官非被捕，並已解往徐州，甘鳳池聽得不由爲司馬瀛担心起來。

甘鳳池聽陸三叙說司馬瀛被捕經過，眼淚禁不起點滴流下來，心想：「皇太子和胤禩八阿哥這一派人，爲要陷害尹青，估不到給納蘭明珠保護晉了京。

他們又怕尹青回到宮廷去，皇上眞的回心轉意，復回尹青的貝勒爺身份，那時便會把他們的陰謀揭露。所以他們又轉過計來，誣諂尹青和海寇閣六婆勾結，殺害官軍，企圖造反，這樣把事擴大了，又着山東江蘇兩省巡撫參奏，就算尹青有多鐸元帥替他掩護，也不能洗得乾淨的。所以皇太子一派人，這次要連司馬瀛也抓起來，逼他供出尹青當日曾逃到雲台山，是閣六婆那股海寇把他救出的。他們這樣做，是要取得司馬瀛的口供。看情形，司馬瀛這次會遭到他們的毒手，滅了生口，將來便可一口咬定尹青是勾結海寇來造反了。」甘鳳池這個想法是對的，當日清宮裏康熙皇帝御前皇子衆多，各豎勢力，爭承大統，眞說得上勾心鬥角，這次司馬瀛便是無辜受到殃及的一個！

甘鳳池吟呻了一會，想起這下子身旁沒個人可相助，孤掌難鳴。他又向陸三問過了司馬瀛被禁的地點和徐州城裏守衛的情形。然後對陸三說道：「我本想饒你的，但怕你將來會認得我。這一輩子你害的人也夠了，你想留下一命，要得依我擺佈。」陸三這時還未曉得甘鳳池是什麼人，以爲他還想自己說點消息罷了，忙下拜道：「爺爺怎樣擺佈，小的都依從。」甘鳳池嚷道：「陸三，那你不要怨我！」他挺出兩個指頭向陸三面門戳去，祇聽陸三一聲慘叫倒地，原來兩個眼珠兒已給鳳池攫出來，扔到地上。甘鳳池一聲慚愧便走，後來陸三沒死，却因失明了而得到善終。

日落西山，秋風拂面，那馬兒拴在林外，振鬣長嘶；甘鳳池忽忙上道，心急如箭，又慮官兵在驛道上搜索，祇得繞過山僻小徑，離開八義集，望徐州前去。

暮色四合，方走得幾十里，荒山野嶺，蓁莽叢生。甘鳳池希望找到一處山嶺人家，借宿一宵。這時他牽馬步行，沿山腰走去，翻過小嶺，谷底下隱約露出燈光，他喜的已有宿頭，看看臨近，方知道是一所厝屋，旁邊一間土屋，大概是料理香火住的。北方一帶，停靈柩的地方都叫厝屋。通常是附着野寺荒院而建，甘鳳池推開土屋的門，一看炕上坐着個像殭屍的瘦鬼，蓬髮垢面，動也不動。憑微弱的油燈光，看出那人是個五十上下的癆病鬼，面色枯黃，兩條籐蔓般的手臂伸在布衣外面。

鳳池微咳一聲說道：「朋友，小可荒山迷路，特求借宿一宵。」那瘦鬼睜開一綫眼皮，望着甘鳳池，一邊着一邊漸把眼睛睜大了。驀地裏指着鳳池背後問道：「閣下那口寶劍是從那裏得來的？」鳳池一愕，那瘦鬼躍下炕來，看他舉動，輕靈迅速，是個武技內行中人。甘鳳池只得應道：「不瞞老哥，這劍子是雲台司馬瀛送給我的。現在他遇到了危難，小可正要趕到徐州相救。」瘦鬼把鋒芒的眼光投在鳳池身上，打量一番，突然把土屋的門掩上，問道：「閣下是江南大俠甘鳳池？」這一問愈使鳳池錯愕，但他恃着一股的正氣，只得認道：「在下正是甘鳳池，未知老兄尊號。」那瘦鬼哈哈的笑出聲來，說道：「那麼眞是巧了，今天我的姪女兒正來過這裏，要找尹青，她打探出尹青已給京裏派來的鷹爪抓起了。我不信尹青會如此不濟的，正和她爭辯了半天。甘老兄，這番你也在雲台比劍，定然知道眞相的。」

月明之夜，她在湖畔獨臂舞劍。

鳳池見他說得沒頭沒腦地，更加納悶。瘦鬼倒出一碗山茶遞上，鳳池一骨碌倒進口裏，又不想把尹青的行踪說出。只有答道：「尹青現時已返回北京，不過司馬瀛因他的事被牽累了，關在徐州，未知令姪女是誰？如今去了那處？」

瘦鬼聽了便道：「你想把司馬瀛救出，要馬上趕到徐州城東五十里的東岸驛去，那驛站近着荊山湖，皇太子手下的鷹爪們暗把司馬瀛禁在那裏，守衛得十分嚴密。閣下從這處趕去，如果展起急行輕功，兩個更次便可到達。我的姪女兒日間打聽到這個秘密消息，還以爲尹青也已抓在一起，她剛才正離開這裏，你趕上去定會遇見她的。」

甘鳳池忙問瘦鬼的姪女叫甚麼名字，他沒有作答，只從身上摸出一塊東西遞給甘鳳池，說道：「你遇見她時把這東西拋出，自有奇遇。」甘鳳池拿在油燈下細看，是一塊鐵片，有手掌那麼大，很覺墜手。

瘦鬼又道：「你把馬匹留下來罷，這番用不着牠的。」鳳池謝過一聲，立刻循着那瘦鬼指的路徑，展開夜行本領，如飛趕去。

未够兩個更次，他遠遠望到面前一片水光，知道已走近荊山湖。不久他找到了官道，蛇行鼠伏地望着燈火之處前行，果然看見一所驛站，建築得像衙署一般，十分氣派。驛站後就是營房，刁斗傳來，守望密佈，不敢造次。

他仗着夜行本領，躲開幾重守衛，扳過高牆，看到閣上人影幌動，燈火射出。他伏在簷頭遙望；閣裏坐着一個官員，在處批閱公文，認得這個就是日間遇到的臨沂守備秦邦憲。他連忙一勢「鷂子歸巢」，身形向前急縱，雙脚掛在窗沿上，貼壁向室裏望去。

這時剛有個幕客進來，向秦邦憲稟道：「秦大人，剛才京裏來的密扎，請大人明天收到了刑部覆文，立刻將司馬瀛處決，再遲怕會生變呢。」秦邦憲伸出手來請幕客坐在身旁，說道：「邢西賓，我也曉得了，今天路上遇到的刺客，正是司馬瀛的同黨，適才我已吩咐過京裏派來的幾位侍衛爺，要是有人前來刦囚，立刻把鐵囚車的繩子斬斷，讓囚車沉到湖底，這樣就算他們派高手到來，也救不了司馬瀛的性命。」

那姓邢的幕客連聲應着「是是。」又稟告道：「秦大人，小的都顧慮得很週詳了，現在怕的只是道上有司馬瀛的同黨把刑部批文刦去，那時豈不難辦？」秦邦憲笑道：「邢西賓，你辦了多年案子，還沒曉得判決死囚文書，要是中途被搶毀了，地方官可以便宜行事，提前把死囚斬決嗎？」邢西賓回道：「大人說的是，小的無非過慮罷了。」秦邦憲撚着八字髭兒，得意地道：「邢西賓，皇太子這番密諭交辦的事，如果我們幹得妥，將來登位之後，我和你都不愁沒升遷的。我想明天酉刻之前，京裏快馬總來到了，那時你要吩咐行刑的準備着，多派兩營八旗兵守住各處路口，倘有什麼風吹草動，趁快把死囚了結，不可大意。」

西賓辭了出室，甘鳳池掛在窗沿上，室裏的說話全都聽到。心想：「這狗官防範得這樣週密，設若露出形跡，那時便會打草驚蛇。」正在思量，樓頭響了風聲，是夜行人急縱的衣帶風響。他一閃躲在暗處，眼前已看到一團紅光掠空而下，只一瞬便隱沒了。他已看出是個穿紅衣的少女，背上插着短劍，想起那個瘦鬼的話，這紅衣少女定是他所說的姪女兒了。甘鳳池竄起便追，才一點雙足，那團紅光又衝起，一起一落，電掣般直奔出驛館。甘鳳池看到她的輕功，暗暗驚奇，心念瘦鬼竟有這樣好本領的姪女兒，那麼，他本人怕也是個高手呢，只是舉動帶點神怪罷了。

這時兩點影子，一前一後，瞬已奔到湖邊，這處有很多馬廐，空地上堆着小山般的芻草。紅衣女子見鳳池苦苦追下來，倏的回身一劍飛出，夾着風剎到。鳳池正在起縱，連忙半空裏打一觔斗，滾在一旁。女子已悄悄的喝道：「你這厮苦苦追來，定是那狗官的鷹爪子，看姑娘的劍！」劍鋒倏地又捲出，鳳池綽劍急擋，五龍劍在黑暗裏吐出黃光。紅衣女子似乎吃了一驚，叱道：「原來你這厮是惡魔閻孟雄，盜了司馬瀛的劍子，姑娘今天定要取你狗命！」這番狠狠的運劍劈來，比剛才兩勢險辣。鳳池看她出手，是東海派的無極劍法，這路劍派難得有眞傳本領，是齊魯地而有名的劍技。鳳池一邊擋一邊分辯道：「姑娘，我不是閻孟雄，你把劍停下來讓我說個清楚。」

紅衣女子像充耳不聞，手裏劍連環出擊，如果甘鳳池沒有五龍劍在手，也會感到是個非常的勁敵。這時紅衣女子已殺得性起，又罵道：「你這狗東西，想來賺你

姑娘上當，我不會受你花言巧語騙的。」

她急劇地展開了「火鴉亂飛」的招兒，劍影鑽動，雪花般在甘鳳池面前點扎，甘鳳池見她的劍勢如雨箭般投出，也不敢大意，運出達摩劍法招擋了幾合。紅衣女子忽地轉變身形，「六月飛霜」，這一式的出手似「風前擺柳」，但劍鋒光芒飛點，從上撇落，招架的人便要把馬步放低。那知這當兒女子把手一揚，黑暗裏一簇東西向甘鳳池打來，還虧他夜視比別人高强，連忙滾到一邊去，但聽一種像飛虫掠過的微响，飛到身後去了。

這時甘鳳池才記起那瘦鬼曾給他一片廢鐵，吩咐他遇到姪女兒時便拿出來，急向腰裏一掏；紅衣女子見他滾開，搶前再扎一劍，鳳池把內勁運到劍端，一記「迎風掃塵」，把女子的劍盪開幾尺。她一竄退後，手裏又有東西放射出來，甘鳳池拿着廢鐵迎着幌動幾下，說也奇怪，女子打出來的東西紛紛被攝到廢鐵上去，一似飛蛾投火，鐵塊上當堂貼着十多枚飛針，每根二寸來長，幼似髮絲。

紅衣女子看到，一時瞪目望着甘鳳池，用劍指着他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拿了我家的東西？」鳳池這時生氣的應道：「姑娘，在下剛才要向你告訴，你却把我當作歹人，現在又來問我則甚！」女子重新打量他一番，才道：「你不要見怪，我怕你是鷹爪兒，不能不先下手。」

甘鳳池見她還不像先前的盛氣，便道：「姑娘，在下是甘鳳池，你丩叔教我來見姑娘的，這東西就是憑證。」紅衣女子道：「對了，這樣我們都是自己人，甘叔叔這番也要來救尹青大俠嗎？」

甘鳳池於是把一切經過告訴了紅衣女子，只是把尹青的身份隱過沒有道出。兩人在湖邊談着，甘鳳池才曉得紅衣女子就是江南女俠呂四娘。這是江南望族出身，揚州屠城時，先代都給清兵殺了。她的祖父搬到桐城居住，呂四娘小名叫飛紅，愛穿紅衣。他的叔叔呂景陽，少年出家學道，在山東嶗山上清宮修煉了二十年，精於無極劍法。這人行動古怪，他出家十幾年，一次突然返家來把呂飛紅帶出門，一直不知下落。過了十年，呂飛紅在江南地面以女俠身份出現，她家裏的人才知道四娘巳學得一身武技本領，這便是呂四娘出身的經過，稗史有些說她是呂晚村的孫女兒，後來手刃雍正報仇，這些傳聞，怕有些失實。因爲呂四娘和甘鳳池白泰官等人同時，稱江南八大俠，雍正做皇帝不過十一年，呂晚村（即呂留艮）的案子發生在雍正五六年之間，那時呂晚村巳死，死後戮屍，全家抄斬，留下呂留艮一個四歲的孫女兒也叫四娘，給族人收藏起來。後人便把呂四娘附會到這小女孩的身上，以一個幾歲大的女孩，就算後來長成了十多歲，那時候雍正巳死，又那裏能够報仇呢？雖然稗史野乘不必研究到事實，但本文所說的呂四娘是呂飛紅，不是稗史說的後來手刃雍正報仇的呂四娘，這點要在這裏解說一下。

且說甘鳳池和呂四娘相見之後，便一同窺探司馬瀛被囚在什麼地方。他們在營房裏蛇行鼠伏，不久便看到一重鐵網圍着一所地方，佈滿了守卒，雖在深夜，還來往逮巡着。鐵欄裏有一座水面築起的木樓，只得一條獨木橋通過。木樓裏燈光照耀，似有人在處守望着。

呂飛紅一指那邊有一株榆樹，兩人攀到樹上，俯看湖上的木樓，只見臨水一面，吊着一具鐵囚車，離水面約數尺，那鐵囚車吊在一根槓桿上面，四個帶刀的守衞站着看管。甘鳳池巳看到鐵囚車裏鎖着了司馬瀛，盤膝低頭，面目看不清楚，他的雙手雙足，像野獸一般給大鐵鍊繫着。甘鳳池不禁怒火如焚，拔劍要躍下。呂飛紅把他的手拉住，在他耳邊說道：「使不得！我們快離開另想辦法罷。」

話說明朝末年，李自成陷京師，崇禎帝在煤山自縊；亡國慘痛，讀歷史的人至今還爲之一嘆。傳說崇禎帝自縊之前，着太子易服出奔。他的大女兒長安公主，年紀還小，怕亂兵闖進時受辱。崇禎帝便對她說道：「女兒，你不該生長在帝王家，我何忍你受到亂兵的汚辱！」他拔出劍來要把公主殺了。那時王后和妃嬪等都巳自縊，投井的投井，當他掩面一劍向公主揮去，耳畔即聞女兒慘叫一聲；原來他竟是骨肉情深，手也顫了，這一劍只剁斷了公主的一臂，正痛得在地上打滾，崇禎帝看到這情景，眞是慘不忍覩，手也當塲軟了，沒法再把劍提起。只得連聲喝令那些沒有逃跑的近侍，把公主拖出去，生死由她的命運支配便了。

那時近侍當中，有一個忠心耿耿的御前校尉，名叫慕容盛，先世本是鮮卑族人，有一手騎射擊劍的本領。慕容盛看到宮裏一片混亂，當下把長安公主救起來，裹了創傷，星夜出京南逃。不久李自成部將牛金星巳佔了北京，慕容盛也奔維揚地面，正值史可法興兵勤王，長安公主便暫時在揚州養傷，慕容盛依然日夕侍候着。這時候，史可法麾下有一位幕客黃梅居士，是個文武全材，飽讀兵書，懂得天文地理的奇士。黃梅居士就是靜因老尼和凌空長老的師傅，說起來並不陌生的。他在史可法的幕裏運籌帷幄，精於大六壬算課，他預卜到大明氣運巳終，便暗中修了一封書給慕容盛，着他帶同長安公主渡海到台灣避亂，那封書是着慕容盛投交台灣高山族所居的日月潭那裏，找到隱居高山族裏的「千臂大士」衡山尼，把公主託她撫養。

原來衡山尼是鄭芝龍的庶母，出身湖南無極劍派的武術門第，丈夫死後才出家，後來鄭芝龍到了台灣。鄭芝龍就是鄭成功的父親，那時還沒露骨地抗清。千臂大士在日月潭日夕修煉，看到潭邊白鷺相撲，她本身巳有很高深的武術根底，不久便給她創出了一手劍路，配合絕頂輕功，施展起來渾身劍影，人家便把她起了一個混號叫「千臂大士」。衡山尼和黃梅居士少年時同在一處學技，大家有過一番不可磨滅的感情，但往日婚姻得不到自由，生長在舊禮教家門的女子腦子裏深印着廉恥兩字，不少青年男女因此斷送了一生幸福；黃梅居士和衡山尼便是在這環境之下抱憾終生。後來衡山尼遵從父命嫁了鄭芝龍的父親，雖然做了參將的如夫人，但年紀不登對，那有夫婦感情？只有把心情寄託在武技方面去。她的丈夫不久也去世了，家裏人要她殉葬，還幸她懷着一身絕頂武功，給她逃出舊禮教的墳墓，在衡山落髮。鄭芝龍並不是她的親生兒子，到他襲了父職時，才覺得昔日家裏人這樣對待他的庶母，是極不合人道的，因此在台灣日月潭築了一所庵堂，把衡山尼迎到台灣來靜修，算做彌補上一代的罪愆。

呂景陽搗毀囚車，背起司馬瀛便奔。

慕容盛帶着長安公主到台灣時，衡山尼巳是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可是沒有絲毫龍鍾老態，面皮不皺，雙鬢不斑，驟看還似個未過四十的尼姑；這是衡山尼平日練功養氣的表現。她收到了黃梅居士的信，又知道了長安公主的來歷，這女孩子雖生長富貴之家，却沒有嬌生慣養的習氣。衡山尼把長安公主留住些時，觀察到公主的體質和天賦聰明，還可以造就，便當作自己親女兒一般盡心教養。慕容盛住了幾個月，打聽到滿清攝政王兩番修書勸史可法歸降，都給回絕了，江南正在軍事緊急，他覺得長安公主有了寄託，便趕着回到揚州，隨史可法抵抗清兵去了。

瞬巳十幾年，長安公主在日月潭畔，隨着衡山尼練了一身上乘武技，承受了千臂大士的衣缽，她的輕身本領和劍術都巳登峯造極。那時滿清巳把天下抵定，衡山尼惦念着故土，見長安公主長大了，曾幾次返回衡山探望自己剃度的庵堂，重興香火。長安公主只是個帶髮修行的少女，法號慧根，她這十幾年來，在高山上和當地的高山族女子混得爛熟，閒常教她們刺繡、栽花；高山族婦女也教她跳土風舞——一種持杵桿的原始舞蹈。長安公主也和其他少女一般有着天眞爛漫的本性，每當月明之夜，她和附近的高山族少女，在日月潭畔載歌載舞，歌聲在山谷裏响着回聲，別有一種大自然的愉快生活。

長安公主法號慧根，以後也就這樣來稱她。慧根只得一條臂膀，在平常人是一種缺憾。但衡山尼特意要造就她獨臂運用的利便，教她種種特殊的武技。她少却一條臂也有一些好處，在普通人或者沒有什麼可以利用的，可是修練上乘武技的人，在輕功提縱時也要講風的阻力，身形怎樣前進才不擋風；在迎敵時，更要研究暴露的面積，面積愈小，暴露跟着也小。慧根只有一條臂，所以她專從獨臂上的優點去做功夫：比方使用單劍，如果運用得出神入化，那就比雙劍更出色，且無須配合着雙劍的路綫，減少身體的暴露；在竄縱滑行方面，也減少一條臂膀的風阻。慧根在這種苦練的日子裏，她可以在冬季裏日月潭浮起薄冰時，在湖上滑縱，像今日溜冰一般。她有絕頂的天聰，領唔到師傅授給她的劍法，創出「單手撲翼劍」，完全是平日觀察潭邊白鷺鷥用單翼撲鬥時的姿勢；她天天日出時便攀登嶺上，日久給她研究了高山上風力的對流，回來畫了很多風速的路綫，於是又創出一手「迴風劍」。連衡山尼也驚奇起來了，她說：「慧根，你這樣埋沒在高山之上，眞是可惜了你的身手，不如回到衡山上我原日的庵裏住下來，伺機幹一番事業罷。」

衡山尼果然把慧根帶返衡山，把松月庵給她主持，慧根仍是帶着髮，只把髮盤在頂上，效文殊、觀音的髮裝。她來到湖南不久，三湖七澤之間，從來就有不少武林名宿此伏彼起的。慧根先從空門中人結交，會過一些名手，後來便到湘鄂閩贛各地化緣，特地要一顯身手，武林高手聞名都求一看獨臂尼姑的單手劍式，也有給她挫敗的；名手當中，見她演出式來，便知道這是獨創的劍路，和當時南北各大劍派的有門路、有招數、碰上時還有多少解拆的完全不同，不容易接得上幾招的，也就沒人敢輕於一試。慧根遊遍了幾省，未曾受到挫敗，武林人從此知道衡山上出了劍派奇士，大家叫她作「獨臂尼」，也有人喚她「單手飛」。因那時武林裏稍有名氣的人，都有一個混號，用來表示本門武技的特點。

剛巧這時候，有個怪道呂景陽尋上門來，他也是研究神仙道術那一門的。說起這個行爲乖癖的方士，也有一些來歷。他的先代是明末將官，全家遇害，只有他的父親逃得性命，到安徽桐城住下來，誓願

子孫世世不事清室。呂景陽本來名叫呂忠，童年時在村裏私塾讀書，和老師的女兒沈雁是一對小寃家，放了學總在一處玩，那個女孩子非常淘氣，只有呂忠才哄得她歡喜。兩人年紀漸大，見面便少了，私下裏却不時約會，訂了終身。呂忠是個天生情種，他的師妹沈雁也誓過非他不嫁。這事給老師曉得了，鄉裏冬烘先生的腦子裏，印上的盡是功名富貴的念頭，他說如果呂忠要娶他的女兒，至少要中一名舉人，才够資格做他的女婿。可是呂家祖訓是不許兒孫考試的，就算呂忠才高八斗，除非違背家訓去考科學，否則決沒有功名可以取得。呂忠這時心中交戰着，最後還是不願意違背祖訓，把心事對沈雁說出來。這個女子也眞正難得，竟然願意跟呂忠逃出禮教的藩籬，雙雙遠走高飛，奔投別處。他兩人一逃就逃到了江蘇，草草結成夫婦，像這樣勇氣的青年，往日裏已算得上鳳毛麟角的。呂忠帶出來的錢漸漸用罄了，便在城隍廟前替人解籤語，寫家書，他的新夫人在家做點針線來補助家計，兩口子清茶淡飯，過得總算快活。

世事每每就是難得完滿了，俗語說恩愛夫妻不到頭，不够一年，沈夫人突然小產，往日醫學還未昌明，沈雁給穩婆藥石亂投，送了性命。臨終時握着呂忠的手說道：「我的郎君，你對我的眞情，雖然僅做了短短的一載夫妻，我已心滿意足了。我靈魂離開了軀殼，但永世都不會忘記了郎君。但願郎君也作如我永遠侍候在你的身旁……」她沒說完便含笑瞑目。本來她的意思，只是說希望呂忠不要過份地傷心，作如她時常在身邊一般罷了。

呂忠抱着沈氏遺體，哭了三晝三夜，如痴如狂，後來還是由隣舍到來把他分開了，給死者辦了棺殮各事，靈柩停在厝屋裏。怎知呂忠從此變成了瘋瘋癲癲的，長年衣不蔽體，頭髮飛蓬，在山野間隨處流蕩。

一天，他走過山東嶗山脚下，遇到了一個老道士；老道看見他年紀才上二十，眉宇間一股正氣，連忙在袖裏起了一課，不覺嘆道：「可惜可惜！」立刻把呂忠帶返上清宮來。原來老道士就是上清宮的主持滅法眞人，是武林裏鼎鼎大名的無極劍派宗師，有着高深的道術，參明易理，算得是道教裏的主教之一。

滅法眞人把呂忠收留在上清宮，給他服藥，三日之後，眞人持着戒尺向他頂上一敲，喝道：「居士醒來！」呂忠果然神智復清，想起往事，恍如隔世。眞人問過他的姓名經歷，知道他受到莫大的刺激，便教他每日唸誦道德經，等呂忠心情平靜下來，才每日在嶗山星斗之下，給他演釋莊子南華經的道理。呂忠是個讀書人出身，不久也就開悟了宇宙間的妙諦，作了上清宮道侶，眞人見他姓呂，因此替他改法號叫「景陽」，大概是要景仰呂純陽的意思罷。

滅法眞人把衣砵傳給呂景陽，還把齊魯地方盛行着的無極劍法授給他。呂景陽因為半途習技，氣勁和輕功本領，還沒能升堂入室。那時國內緇衣黃冠之流，多數崇信神學，這就是世傳的白日飛昇，煉氣換形的玄妙學術；修這一門功夫的，初步就是研究藥石，燒丹煉汞，和打坐功夫。做到了元神出竅，冥遊太空，然後把天下間吸收了日月精華的靈藥，練成長生丹，補助人體機能的缺憾。道理是有的，但靈驗與不靈驗就沒人知道了。所以一些大的道觀裏，總收藏有這一類的秘笈寶籍。這一派所持的和那些念咒焚符，專講禁咒術的道法又不同，而上清宮主持只屬於前一類的。呂景陽在上清宮幾年，耳濡目染，閒常偷看秘籍，給他一一記下來。他念到亡妻沈雁，便想能够和她的靈魂相見一面。他日夕遐想，夢魂顚倒，不久便懇求滅法眞人准他下山，回到江蘇去祭掃沈氏的靈寢。往日對於祭掃是一件大事，呂景陽來到上清宮已將近八載，眞人只得答應他離開嶗山。

呂景陽回到徐州，找着沈氏停柩的地方，那知看厝人見他多年沒有來過祭掃，已把靈柩移到山裏的厝房去，那處是城外荒嶺，人跡少到之處，野狗出沒，厝屋是石建的，專用來停放一些無人認領的靈柩，閒常永遠鎖着門，倘日久有人尋到，那城裏管厝的只給他一根鑰匙，由認領的人自行入山去營葬。呂景陽依着管厝人指示的地點前往，但見一片荒山，野草離離，未屆日暮，已是滿山陰沉，白楊搖曳，烏鴉亂叫，一種蕭索景色，令人毛骨悚然。他把厝屋的門打開，屋裏昏暗如暮，蛛絲滿佈，塵埃層積，屋角竄出幾頭巨鼠。呂景陽沒有半點駭怕，他注視屋裏擺放着的幾具靈柩，果然給他看到了一具棺木寫上「維揚呂府沈夫人靈柩」幾個字。有清一代，婦人死後多數寫上恭人宜人孺人等稱呼，不過呂家要表示不仕滿清，所以只稱夫人。

且說呂景陽抱棺哭了一回，便下山去，購了一批建房子的器材，找了幾家承建商，都沒人答應替他到山裏建房子。後來還是出重工資，雇了一些閒漢跟他到山裏動工，過午便要下山。這樣終給他在厝屋旁邊建了一所土屋，把沈氏的靈柩移過來放在屋角，他獨個兒留居山裏，也不怕荒山寂寞，狐鬼迷人。若在別人，在這樣的環境裏，就算胆子挺大的也怕住不上半天，但呂景陽為着紀念愛妻，早已置生死於度外，他並不是倚着有武技本領防身，而是憑他的一點精誠，狐鬼也要退避三舍。世間如果眞的有這樣眞情的人，雖然行為有點似屬愚昧，但金石不渝，生死不異，是值得敬重的。

他就是這樣一住數年，每月只下山一次購買些糧食燭火的東西，好在他已漸漸煉成辟穀，初時還要三幾天吃一些饅頭，過得年餘，每日只吃點蔬果和喝上冷水便活得了。

一天晚上，月明如晝，照得荒山裏一片白色，他到屋外去練了一回劍法，忽聞身後似有悉索的聲响，覺得人影一閃，回身看時又沒有什麼影跡。他心想：「難道沈氏的靈魂眞的回來見我嗎？」痴想一會，入屋照常向沈氏靈前默禱，打坐養神，他每夜裏都如此，當作睡眠。神智模糊當中，屋門掩開，他忙抓起劍子，待要喝問，一陣風吹了個白衣少婦進來，正是沈氏，舉動像她生前一般。呂景陽喜出望外，他起來拖住她的手，黯然的道：「雁妹，

我想得你好苦，以為今世都不會再見你了，誰想……」他說到這裏，沈氏雙眉低鎖，凄怨萬狀，突然把他的手摔開說道：「郎君元神太盛，使我走近來身體如同受到烈火灼着一般。」她邊說邊退後幾步，背着燭光坐下來。呂景陽只得隔着和她訴說別離，沈氏掩巾垂淚，說她無時不思念着他，這幾年來深感他到荒山來陪伴，使她的靈魂重新有着溫暖。呂景陽和她久別乍逢，心裏有無限要訴的話，但不知從何說起，便問她為什麼到現在才來相見。沈氏漸漸回復了笑容答道：「妾身長日都伴在郎君左右，只恨人鬼殊途，郎君又是個修道的人，神氣旺盛，令到妾身陰魂受到禁格，沒法顯靈。」呂景陽聽得心花怒放，問她能否每夜到來相陪，好慰解自己的寂寞。沈氏又道：「呂郎，妾身這番到來，就是要和郎君小別。」呂景陽吃了一驚，忙上前牽衣問道：「雁妹，我花了這麼多的日子才能見你一面，怎麼又說要和我分離？」沈氏答道：「呂郎有所不知，我自從給郎君一點精誠，沒有被遣到輪迴去，如今玉旨下來，派我到南嶽山麓的娘娘廟去，做個侍者，所以特地顯靈與郎君最後一面。」呂景陽這時又驚又喜，沈氏又道：「妾明日便要往南嶽去了，郎君目前道術還未深，將來練成元神出竅，便可時刻相會了。」

呂景陽記着她的說話，屋外夜風怒號，沈氏已牽裾欲行。呂景陽依依不捨，沈氏臨別把一枚玉環遞給他，微風吹送，燭光驟暗，瞬眼間已失沈氏所在。

呂景陽驚覺起來，神智復清，看到屋門仍然掩上，燭火未熄，分明不是做夢。他揉着雙目站起，眼前一聲微响有物墮地，拾起一看，正是剛才沈氏交給他那一枚玉環。他記得這物是沈氏殉葬的東西，當日自己親手放在棺裏，這樣看來，沈氏的靈魂的確來過了。他忙走到沈氏靈前，再三默禱。念到她臨行說過，明日便離開此地，往南嶽娘娘廟做法座前侍者。那麼，今後沈氏的靈魂也不會留在此間了，他打算摒擋下山，到衡山去看看。

過兩天，他把沈氏靈柩下葬，收拾劍囊下山，向南嶽前去。不日已來到湖南衡山，山麓果然有間娘娘廟，供奉的是金花娘娘，廟宇正粉飾一新，金花座前兩個侍者，都是新塑的，栩栩如生，其中一個有幾分像沈氏的相貌。呂景陽信步來到廟後，掌香火的原來是個老尼姑，她一見呂景陽，向他打量一番，便問道：「道長是呂景陽大法師嗎？」他當場一愣，心想：「我的外表只像個乞丐，鶉衣百結，蓬頭垢面，她怎會看出我是個修道的人，還曉得我的名字？」於是作禮問道：「師傅為什麼曉得貧道的姓名？」老尼姑答道：「道長，這裏半月之前，金花娘娘向老衲託夢，說天庭派多一個淨壇侍者到廟裏來，着老衲塑多一個金身。廟裏原來只得一個侍者的，所以一齊造過新的。這還沒算靈異，幾日前老衲又夢見一個女子，說她就是新來的侍者，生前姓沈，配夫呂景陽，現在是個道侶，不日會到廟來相訪，着老衲招待。」老尼說罷又指着左邊的泥像道：「這個便是沈夫人了。」說得呂景陽連連眨眼。自此他就在廟裏住下，閒常照舊做他的打坐功夫，老尼見了，告訴他說山上有間松月庵，主持慧根是個了不起的人，這年頭她已閉門封劍，也在處煉丹潛修，不過想見她一面，却是很難。呂景陽也曾聞說「單手飛」的本領，估不到如今同在山上，又想到自己也是修練脫胎換形大法的，怎能失諸交臂。他向老尼問清楚了一切，便上山要拜會「獨臂尼」慧根。

獨臂尼慧根在松月庵裏聽到外間有人叩門，她着掌門的老尼看來者是誰。老尼回報：是個衣衫襤褸的乞丐，背上一口劍子，說要拜見主持。慧根這年來已閉門封劍，任是什麼名手到來也不想會見了。吩咐老尼推說主持沒在庵裏不要放他進來。

這樣約過十日，最初的兩日裏還聽到敲門聲，後來便沒聲息，以為那漢子跑了。慧根早起，曉得夜來下過霜雪，便想到門外看看山景。她推開庵門一看，牆角處有一個人盤膝打坐着，雙目低垂，這人蓬髮垢面，樣子很難看。她正要縮身回去，猛然覺得那丐子身前幾尺草地上，霜雪都溶化了，旁的小樹，枝頭也不着雪花，曉得這人修的氣功有相當本領，和自己練吐納是一門；且看他枯坐了十天，也見得誠意而來。於是上前叫聲：「居士，請進來歇歇罷。」慧根因看不出呂景陽是個道侶，所以稱他作居士。

慧根把呂景陽招呼進庵裏，問過來歷，才知道他是上清宮滅法眞人的弟子。滅法眞人在武林和道教裏，都有很高的地位，慧根自然聽過他的名頭兒。呂景陽修練的道術，和慧根近年閉門研究的，同是一門道術。兩人談起燒丹練氣的功夫，一似伯牙遇到子期，難得大家是知音人。慧根便約他每日到庵裏來共同研究大法，合手燒丹。往日所謂燒丹，有點是研究物理化學的功夫，不過這一派要練成長生藥物，服了可以返老還童，這風氣從秦始皇時候便一直開始着，以後歷朝產生了很多有名的方士，像葛洪就是其中之一。

原來呂景陽在荒山厝屋所見到的沈氏靈魂，並非眞的；當初呂景陽離開嶗山上清宮，只說要回去祭掃，詎知一去就是六七年，滅法眞人有點急了。他經過一番心血才把衣砵眞傳留給呂景陽，自然不願意徒兒一去不返。

眞人來到呂景陽說過沈氏停柩的地方一查，什麼都明白了，但他曉得徒兒這樣獨處深山，為的是想一見亡妻的陰魂，所以也不去驚擾他；但一時也沒有想到什麼好的方法可以令呂景陽覺悟。

恰在這時，滅法眞人順道往鎭江拜訪紅槍會的新頭領燕于南，因他是黃梅的弟子，昔日在山東紅燈教時和眞人有點交情。剛巧衡山尼也來了，這個老師姑和黃梅很有關係，武林人多數景仰她的一手撲翼劍法。以往滅法眞人和她是方外之交，見了面問起近況來，眞人把出來找尋徒弟的經過說出。衡山尼也嘆道：「我們年紀都老了，只望把衣砵傳給下一代，那知我那徒兒近來也轉了性，要修什麼大法，這樣下去，將來我們這一輩子的功夫，怕要失傳了。」衡山尼一向想慧根像她一般，收幾個入室弟子，把本門武技發揚光大。當下她便和滅法眞人設了一個假局，把呂景陽騙出荒山，到衡山娘娘廟住上些時，令

他有機會見到獨臂尼慧根。紅槍會底下不少鷄鳴狗盜的人材，燕于南派了些有本領的人去扮假鬼，呂景陽果然相信了。

衡山尼不久也來到衡山，她看到慧根和呂景陽的心情已是舒快了，沒有先前的冷酷，便示意慧根收幾個門徒，以免跟前太過枯寂。慧根說道：「徒兒早就想帶個女孩子，但要年紀不大，而且要她不是官家出身。」呂景陽知道慧根有一手迴風劍，還有她師傅傳她的撲翼單手劍法，巴不得有機會學到多少。他離開家庭十多年，打算回去看看子姪當中有沒有聰明的孩子。後來看到他的哥哥生了一個女兒，年紀才五歲，生得眉目清秀，於是一聲不響把這個姪女帶給獨臂尼，從小授給武技功夫。這個便是呂飛紅，長大了在江湖上名頭兒很响，她的出身便有如許的關係。

呂飛紅到十九歲才下山，那時她的本領已是了不起，但從小足不下山，對人情世故甚至男女關係也懵然不識。她以爲男女都不過一樣是個人，不用什麼來避忌的。獨臂尼在她下山之前，只向她解釋了天下劍法派別，和江南有什麼出色人物，又吩咐她乘此次下山時順道訪幾個武林的新進人物。她離開了師傅之後，道上已鬧出了很多笑話，一些市井無賴以爲這個小姑娘可欺，可是到頭來便吃到了她的苦頭。

一天，她從湖北取道往江蘇，要遵師傅吩咐訪白泰官，在船上給幾個騙子看上了，這些歹徒對呂飛紅一味奉承認是鄉親，外表顯得溫文有禮。呂飛紅不知人心險詐，相信他們是好人，在船裏一道兒飲食。那些騙子知她武技了得，不敢造次。事有湊巧，尹青這時也離開白雲師傅，從九江下船，一路看在眼裏，知道這女孩子身懷絕技，但未懂得世情，便沿途留意着。

客船駛過安慶，順流向蕪湖進發，這處近着巢湖，水道分歧，往日是綠林人物出沒的地方。一般歹徒，利用這處官軍防守較疏，通常幹着綁票和誘拐的勾當。這次幾個騙子看到呂飛紅姿色不錯，認爲她天眞可欺，打算把她悶倒了，到安慶時就賣給風月場中的上乘勾欄院裏，可以得到一筆欵子，將來就算這妮子知道了鬧起來，但他們已是高飛遠走了。

錢塘驛四傑退緹騎

客船近到蕪湖，這處有一所小鎮頭，通常是黑路人物出沒的地方。這晚騙子們備了一些夜食，和呂飛紅一道吃喝，她不肯喝酒，他們便放了些蒙藥在粥裏，端到飛紅面前，她吃過後倒頭便呼呼睡着了。

那些歹徒們擠眉弄眼，草草收了食具，都躺在鋪上打着盹兒。他們估不到艙裏有人監視着，第二朝，天還沒有亮，船上一片鑼聲，原來船已到了小鎮，船夫通知這處碼頭的旅客上岸。呂飛紅還是熟睡未醒，匪徒便扶着她上岸，她只是閉着眼兒昏迷地任人擺佈。

碼頭上的燈光微弱得很，黑暗裏人來人往，一些來往慣了的旅客提着雀籠燈走過跳板，這種小燈往日用途很大，吸烟時不用打火石，又可取暖，作用和今日的手電筒一般。

跳板上突然人聲喧叫起來，只聽水裏叮咚聲響，有幾個人落水去了，同行一個女子迅速給人扶着走到岸上去，瞬就失了踪跡。船夫聽見有人落水，忙喊起來，有人拿燈籠一照，但見船旁水流湍急，船夫拿長鈎在水面攪了一會已看不到什麼影子，紛擾一番，旅客們都急於上岸，誰個多管閒事，船夫們也趕着要卸貨開船了。

呂飛紅醒來，見自己躺在客寓裏，身旁一個少年男子，好生奇怪。後來才知道在船上幾乎給騙子賺了，那男子自道叫作尹青，也問過呂飛紅來歷，知她是呂景陽的姪女兒，是獨臂尼慧根的門徒，學過了十多年武技，慧根和白雲宗師有點淵源，尹青也就把師門道出，並說白泰官是他的朋友，願意送呂飛紅到常州去找他。

原來尹青和白泰官結交，是由於年羹堯的關係，年羹堯年少時和白泰官是總角交，他下山比尹青略早，剛巧白泰官也從塞外回到江南來，這些少年俠士，早就互相訂交，在武林裏樹起新興的勢力。尹青看到呂飛紅的本領，有心要她加入他們的陣綫裏，將來多一派勢力相助，這是尹青深謀遠慮，城府過人之處，所以後來能成大業。

這下裏尹青對呂飛紅事事指點，把很多處世常識教給她，更把各地武林派別和江湖黑道人物的分佈告訴一遍。呂飛紅得到了很多知識，便作尹青是兄長一般相待，呼他四哥，異常親熱。他們找到了白泰官，獨臂尼有信給他請照料着呂飛紅。尹青這時初露頭角，也要憑藉白泰官在江南的名望，結識各派武林名手。他們三個人在江南地面同遊了一個長時期，交情打得很牢。所有江南俠士曹二虎、神拳李勇等人，都是這個時期結交的。

這次呂飛紅和白泰官知道尹青去了雲台，後來傳說皇太子已派遣了侍衞裏的高手把尹青逮捕回京，他們吃了一驚，分頭趕到雲台山。呂景陽那時在荊山上建了一所呂純陽廟，潛修道法，呂飛紅經過時央他一道兒來到徐州，他看到所建的土屋依然存在，便借此地藏身。不久已探得司馬瀛給秦邦憲抓起，但還未知道尹青的下落。正在心急，恰巧遇到甘鳳池單騎闖到山裏，呂景陽便指示他前往荊山湖和呂飛紅會合，這就是本文上期所敍到的地方。

且說甘鳳池和呂飛紅離開司馬瀛被囚的地點，兩人商量一番，想硬幹時，又怕把守衞驚起，那時司馬瀛會沉下湖裏淹死。甘鳳池只好央她趕去把呂景陽邀來，多一人相助；大家約過即午再到湖邊馬廐會齊呂飛紅立刻展起夜行本領回荒山去了。

甘鳳池向徐州大道前行，城門還沒有開，他心想：「司馬瀛還只有半天時間，剛才偷聽到秦守備說，明日酉刻以前，京裏文書一到，便要將他處決了。」昔日專制時代，斬決重犯要奉到京裏刑部批文，地方官不能隨便出主意，否則有被御史參奏的可能。

甘鳳池無計可施，他繞過徐州來到驛道上，只想迎着京裏投送緊急公文的快馬，設法拖延一刻。天色漸明，他來到一處驛站，整夜奔馳，有點困了。他到一間茶館裏泡上一盅香片，潤一下喉頭。半晌，門外忽忙走進兩個皂役打扮的人，坐下來把脚綁結好，其中一個穿了馬靴，腰畔帶了馬鞭子，鳳池心裏一觸。只聽另一人問

道：「二哥，怎麼出來得這樣忽忙，又有要緊的公幹嗎？」那穿馬靴的應道：「是呢，大人剛才把牌兒發下，着到站來接送十萬火急的文書，我到廐裏時馬兒還沒飼好呢。我怕前站的同伴快到了，因此趕着出來等候。」那人聽了便道：「原來要趕送加緊文書，那麼快點吃些東西果腹罷，留下我來會賬好了。」甘鳳池眉頭一皺，會賬出門，向着驛旁走去。遠遠看到有人牽馬走來，那馬鞍轡都配得齊整地，是匹高頭駿馬。他向懷裏一摸，夜來呂飛紅放出那一簇飛針，給他攝下來還放在一邊，他拿在掌裏，走近馬旁詐作躓倒，在馬蹄下打了一個滾。那馬倏的驚躍起來，他迅速閃過。趕馬的破口大罵：「你這不帶眼的王八，沒眼珠子的，你不要命時也累了你爺受責，驚壞了馬兒你還得吃上幾大板！」鳳池爬起來，說了幾句好話，那官廐飼養夫見馬沒有受傷，也就算了。那知適才鳳池在馬下滾了兩下，已把一束頭髮絲般的長針刺在馬鞍底下，一經有人坐上，針子便刺在馬背上，令牠沒法再奔馳了。

黃昏時候，荊山湖畔，秦守備行營外面，分佈着八旗官兵，守着鐵絲網的週圍，秦邦憲帶着四名京裏派來的皇太子府裏侍衞，還有臨沂守備府的武官、捕快人等，擁簇着向水面防衞禁區行來。這處築了一所木樓，臨湖一面，斜豎一根槓桿，像一具起重機，鐵囚車懸在桿頂，有轆轤牽放。水面也築起了水閘，日夜派人巡守。

他們在臨時設的刑場上等了又等，時間一刻一刻的過去，還沒見京裏快馬到來。秦邦憲傳令守在碉樓的人張望着，一見京裏來的侍衞把鐵囚車移到刑場上來，四個大內高手走進水閣，把囚車的繩子放下，他們一齊動手扛着渡過飛橋，來到秦邦憲面前。只見司馬瀛在囚車裏鎖着了手足，憔悴不堪，可是面上神色，仍是一派正氣，凜然不可侵犯地把眼光投在秦邦憲的身上，看得那出賣朋友的狗官心裏有點兒着慌。

這時秦邦憲看看日影，焦急地道：「酉刻也到了，照往常快馬早已抵達，怎麼還沒消息？」身旁一個武弁在安慰他道：「秦大人，想不久就要來了，昨夜來札已約過了時刻，決不會延誤的罷。」秦邦憲只點了點頭，他和幾個侍衞商量片刻，傳令把酒肉遞放到囚車裏，照例給司馬瀛吃「辭陽酒」。那知司馬瀛望也不望，神色自若，還似在劍友樓時一般的氣概，幾個大內高手，心裏也暗讚這人不愧是個英雄漢子，臨危不懼，正氣傲人。

湖面吹起微風，遠處飄流着的蘆草，隨風漸向水閣吹近，禁區裏面守衞兵卒，大家注視到臨時刑場上的動靜。那些飄浮在湖上的蘆根枯草等物，瞬就流近了水閘，可是誰也沒有注意。

秦邦憲正焦急得兩頭踱步，碉樓上突然傳出喊聲：「快馬來了！還是兩騎一起來。」秦邦憲把眼光向着四圍一瞥，看到守衞人等個個劍出鞘，箭上弦，想不會有什麼亂子了。跟着傳令移開鹿寨，讓快馬進來。果然一陣馬蹄聲响，駿馬上面坐着兩個馬快官弁，背了公文直衝進來。秦邦憲是行伍出身，正覺得他們沒半點勒馬的姿勢，心裏打了一忐。說時遲，人馬一瞬奔到，想阻也阻不及，前頭的一個就在馬上飛身縱出，半空裏一翻，落到秦邦憲身後，抓着他的衣領向後急竄。變生肘腋，那四個大內高手要搶救時，那二匹馬的人已跟着翻身躍下，武士一齊拔劍出鞘時，眼前光影一亮，颼颼的幾枚暗器襲來，顧得劍擋，秦邦憲已給先前躍下的人用劍架在頸子上，正在連聲喊着饒命。

差不多同一的時間，水閣裏不知那裏鑽出兩人來，一個是瘦得不像人的道士，另一個却是紅衣女郎，一縱便越過飛橋。那女子運劍如風，擋着她的官兵一時紛紛倒地。她幾步搶到囚車面前，殺退了幾個守衞，瘦鬼乘時把鐵囚車的門搗毀，挾起司馬瀛，加上兩掌，鎖鍊一齊折落。剛才從馬上躍下的漢子，拋開幾個王府侍衞，回身把司馬瀛背起便奔，侍衞們要追上時，紅衣女郎一口劍子擋着，刷刷一連幾劍，其中兩個侍衞縱身要追那背着司馬瀛的人，剛一轉身，耳畔微風掠過，腦後痛澈心脾，也不知中了什麼暗器，那還顧得再趕。秦邦憲受劍子威脅着，只得喊出命令來道：「各位同僚，請顧全下官一命要緊，都停下來罷。」他給身後的敵人，提着衣領向場外退走。一時所有侍衞人等，捕快守卒，迫得一齊放下兵器。那兩個奮戰當中的大內高手，見秦守備瀕了生死關頭，那紅衣女郎的一口劍又神出鬼沒地在眼前亂晃，料已無法取勝，便都一縱退後，先把兩個受傷的同伴扶起，眼看那闖進來的敵人把司馬瀛刦走了。

秦邦憲被架着來到馬廐面前，紅衣女郎一脚蹴開廐門，隨來的幾個人紛紛奪得馬匹，衝向官道便走。秦邦憲給馬上的人挾得透不過氣來，便央求道：「壯士把我放了罷，他們不會追上來的了。這次本官也不過是奉令行事，並非有心和司馬爺作對的。」馬上的人聽了，當場劍眉豎起，喝道：「你這狗官把司馬瀛出賣，還敢在我面前撒謊！」利劍一拖，立刻把秦邦憲的鼻子割下，血流披面，他殺豬似的叫起來。前行的那瘦鬼道人回過頭來說道：「甘賢姪，把他饒了罷，將來司馬兄還要返回雲台去的，我們不要和狗官們一般小心眼。」在馬上的漢子聽了，叫出一聲：「便宜你這狗官！」把秦邦憲順手一摔，滾下鞍去，已給摔得半死。那幾騎人馬風馳電掣般飛奔去了。

這番刦取司馬瀛的人，就是甘鳳池、呂飛紅、呂景陽，還有一個是白泰官。他們怎麼會合在一起？這要說到呂飛紅別過甘鳳池後回到她叔叔那裏，白泰官也到來了。幾個人見面商量，白泰官知道尹青隨納蘭明珠進京去了，心下始安。他們三人來到荊山湖，等候甘鳳池。這次是白泰官和甘鳳池初會，鳳池把他路上阻遲了驛馬的事說給各人知道，白泰官因此想出一個李代桃僵的計策來，看看還有兩個時辰才到酉刻。他便和甘鳳池趕進城去把各樣要用的東西準備好，又授意呂景陽帶着呂飛紅，到湖上找些蘆草，把身體隱蔽着，監視着鐵囚車。各事擺佈已定，大家約在酉刻過後一齊行事。

他們這時救出了司馬瀛，手足都給鐵鎖擦損了，衣服也殘破不堪，便對各人道：「司馬兄這個樣子，看來不能逃得遠，鷹

爪兒會分頭追踪搜索的。」呂景陽想了想，答道：「那麼，我們回到山裏土屋歇下再說罷，這處荒山窮谷，不會有人找到來的。」當下便一齊兜轉馬頭，轉入山徑，來到往日呂景陽住過的土屋。

司馬瀛向各人下拜，白泰官一把拖着說道：「司馬仁兄，小弟雖然未和兄長會過面，已是欽仰多時，兄長身體有事，不必過於客氣了。」甘鳳池上前抱着司馬瀛，兩人是結義手足，不禁喜至墮淚。呂景陽把一些乾糧取出來，大家草草果了腹。白泰官便道：「我看司馬仁兄一時還未能行動的，小弟要趕到京去，一看尹四哥，呂道長在這裏把司馬仁兄暫時照料着，待小弟見過尹四哥後，怎樣替司馬兄洗去罪名，恢復雲台家業，不日定有消息帶返來的。」甘鳳池、呂飛紅見白泰官要入京，都說願意一道前往，呂景陽祇得答應留下來照料司馬瀛，好在他只是皮外損傷，有他們兩人一起，就算官兵尋到山裏，也可應付得來。

甘鳳池、白泰官、呂飛紅這番不敢從陸路進京，他們三個人扮成商旅模樣，僱了一艘篷船，沿運河北上。呂飛紅見甘鳳池人品端正，行爲磊落，無怪受到武林人的崇敬，也就對他奉侍惟謹，大家在船裏談到本門武技上頭，交換着知識，很快便到了運河的終點楊柳青港，這處已近着天津，離京畿不遠了。

尹青跟納蘭明珠赴京時，曾把地點留下，甘鳳池也約過天壽山萬壽山莊作見面地點。他們三人一同到老俠陳四之處拜訪，甘鳳池叩見了丈人，又叫渾家陳美娘見過白泰官、呂飛紅。不一會馮小五、八極頭陀都趕來相見，大家早就聞名，這一趟各英雄敍會，正是萍水相逢，成爲莫逆。八極頭陀迎各人來到萬壽山莊住下，等候尹青的消息。

尹青這次返京，多日來都是躲在多鐸元帥府裏，不敢露面。納蘭明珠把閻孟雄金夢彪解返刑部去，奏告皇上。康熙是個好弄權威的一代英名天子，一聽便曉得是皇太子和八貝勒搗鬼。於是他把兩人召到面前嚴斥一番，又傳科隆多晉宮。科隆多這時總攬軍權，正在討平吳三桂，朝廷大部是他的黨羽。康熙把納蘭明珠從閻孟雄那緻來的令牌，擲到他的跟前，問道：「這是你發的令牌嗎？」科隆多跪下來，奏道：「老佛爺，這是皇太子殿下取去的，奴才不敢多問。」康熙一拍御座的扶手喝道：「胡說，你豈不知軍令傳到外臣，要經過大學士知道嗎？那可以委派皇太子府裏的一個侍衞去胡鬧！」科隆多啞口無言，叩頭認罪。康熙念他是國舅爺至親，也就不再追究，只是責斥道：「你曉得那逆子的下落嗎？聽說他近年已修心改過，練成了上乘武技。這番明珠回來，說今次海寇在臨洪滋擾，和逆子並沒關係，可恕那處的地方官，竟胡亂奏報一通，以後不准你和允礽這幾個畜生一起來往。就算那逆子在外有什麼不法，要懲治時也是我家裏的事，不許你們外人來管！」康熙說話裏的逆子，就是暗指十年前逃亡出外的四皇子。

康熙把科隆多責了一番，回宮見了納蘭明珠，問了關於尹青近來很多的事。納蘭明珠見皇上有點轉意，奏道：「四表兄跟白雲居士學功夫，六七年來沒有下過山，這番他見了我，朝着京畿叩頭，謝過老佛爺對他眷念，願老佛爺萬壽無疆。」康熙最喜歡滿洲人好學，他見大清入關數十年，滿洲子弟給富貴榮華移易了本性，往日好武之風大大不如。他知道白雲居士是個當今奇士，以往史雲程在他身邊時，曾奏請派兩湖總督厚禮聘白雲出山，給他一個三品官銜，結果却閉門不見，可見這是個清高的天下奇材。他微點下頷，沉吟着道：「是嗎？這逆畜性情轉變，想來也是受到白雲居士感化的。明珠，你有沒有着他返宮來？」納蘭明珠忙跪下稟道：「老佛爺，奴才沒有聖諭，不敢擅自出主意，但四表兄也有說，只求能够重見宮闕，他便死而無怨了。」康熙一時父子之情悠然復興，心想：「昔年御榻下搜出的木頭人，那西藏喇嘛一口咬定是那逆畜教唆他造的，後來喇嘛受刑不過死了。那逆畜給關起來，聽說曾給人下過毒在膳食裏，所以才逃出宮去。這樣看來，那下毒的自然想殺了他滅口，這又是誰幹的呢？想來內裏或有別的隱情未定，那麼當日下諭各地作他欽犯通緝，不無一些過份罷。」納蘭明珠見皇上俯首沉思，又跪下稟道：「老佛爺，四表兄這次有封書交給奴才呈遞多鐸大人的，老佛爺把多鐸大人召晉宮來，或者會知道更多的消息。」康熙平日對納蘭明珠最寵信，便道：「也好，明珠，你明日傳諭把多鐸召進宮來，待我問過他再說。」納蘭明珠心裏大喜，但面上不敢露出歡容，免啓康熙的疑竇。

多鐸得了消息，翌日便進宮來，康熙和他說了一些朝政，最後詐作順口提及尹青，問他信裏的內容。多鐸立刻稟道：「老佛爺，四阿哥來書裏，都是問及聖躬近日起居，其他的事却沒有談及。」康熙又問道：「前些時有人稟告，這逆子曾偸偸地回京，未知是否眞的？」多鐸慌忙回稟道：「老佛爺不要輕信外間流言，若果他眞的到過京來，我們舅甥之親，他定會先來見奴才一面的。」

康熙最後諭道：「元帥，你便中回書，作是你的主意，教逆畜洗心革面，回京來給他一所地方，靜處思過，如果他想在外面居住也得，不過要建給他一座房子，不許在外間再胡混了。」多鐸忙的替四皇子謝恩，回到元帥府。

尹青那時已和甘鳳池諸人暗地裏相見，他的身世只有甘鳳池、白泰官等清楚，呂飛紅只道他是多鐸元帥的外甥，也不多管。年羹堯是多鐸府中的侍衞領班，在刑部掛了一個四品官銜，這時也和各人交上朋友。多鐸從朝裏回來，消息傳到尹青耳裏，他又和年羹堯，白泰官三人聚商，要施出一趟下馬威，教允礽等一班人吃些苦頭。他們央求多鐸把司馬瀛受了誣陷的經過奏稟皇上，懇頒下諭旨蘇魯兩地取消通緝，發還司馬瀛被抄的家業。不久康熙果然下了諭旨，着江蘇巡撫查明具報，未經奉令，不許滋擾良民。消息傳到，甘鳳池即着呂飛紅趕回徐州去，通知司馬瀛回雲台接收被抄的家產，重振雲台劍派威風。

過了一月，多鐸入奏康熙，說四皇子已微服返京，住在他的府裏，懇求聖上許

他在天壽山暫住，俾得日夕朝着宮闕叩拜，懺悔前非。康熙立即下諭照辦，以後任何軍民人等，都不許到萬壽山莊滋擾，待四皇子閉門思過，將來如有悔改行爲，回復貝勒身份。多鐸把上諭收起，且不通知其他朝臣。外間皇太子一班爪牙，却早已探悉尹青來了多鐸府中，便日夕跟踪，不在話下。

這時天壽山的萬壽山莊，已修建一新，又築了幾幢樓閣。這處本是八極頭陀阿曼練功的地方，二十年來，有許多豪俠來往停留，在山莊裏作過嘉賓，附近山頭就是明十三陵的所在，松柏森森，風景頗爲幽美。

自從尹青的行踪給八皇子允礽等探悉後，他便召集幾個同母兄弟和平日黨羽聚在一起商量，這些人是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䄉，十二阿哥胤祹，都是皇太子的一黨，由八阿哥胤禩指揮；獨有十四阿哥允禔，統兵在外，沒有參加他們的行動。國舅科隆多自經過康熙斥責後，曉得皇上已漸回心轉意，他曉得四皇子是個非常人，雖然不是他的親外甥，也怕將來有機會承皇位，所以對皇太子一干人的行動，漸漸擺脫開來。

一晚冬寒時分，月黑風高，八皇子挑選了八個武技名手，由閻孟雄率領，前往萬壽山莊要把尹青刺殺。這八名侍衞裏有兩個是發暗器的好手，綽號「龍吐珠」、「沒絃箭」。另一個傜族飛刀手，昔日「鐵指禪陸虹」未喪命之前，從滇邊把他帶回宮裏的，這個傜人投擲飛刀，一發六柄，鋒口淬上一些自毒蛇牙齦取下來的液體，見血便沒法醫治。

這班鷹爪們全都塗了口面，穿上夜行衣，早就伏匿山麓，等待夜間行事。萬壽山莊後閣上還有燈光，閻孟雄記恨着龍王廟前的仇怨，他認爲鐵夜叉是尹青約來的，因此夾着一股怒氣，領着那名叫「佗耶」的傜族飛刀手，向後閣蛇行前進，又吩咐「龍吐珠」和「沒絃箭」兩人，繞到閣後伏着，只要看到有人竄出，便把暗器放射；餘外四名武士在山莊前後埋伏接應。

閻孟雄掛在隔院的簷角上，窺看後閣裏的人影，窗格現出的果然是尹青，燈光投在窗格上特別清楚。他還恐有詐，又伏了一會，看到影子搖動，手裏還持着一本書。閣外是一處小迴廊，他回身招手和佗耶一起縱下，那處恰是閣後的小門，他輕輕推一下，還沒下鍵，心想：「這廝合該命絕了。」於是再推開一綫，發覺這扇門裝上彈簧條的，應手便合，但已看到尹青坐處正背着他，桌上放了一口短劍，身旁火盆燃得烘烘地。

閻孟雄認爲機不可失，拉出劍來，向「佗耶」打個眼色，着把飛刀準備，輕輕推門一齊衝進，「佗耶」兩手挾着十二柄飛刀，疾投而出，閻孟雄也像「鷹攫雛兒」一般竄起一劍。這電光火石的一瞬間，閣裏燈光驟滅，尹青的影子頓失所在，身後那扇門砰然一響。閻孟雄心知不妙，運起夜目四顧，室裏已沒有人影，慌忙轉身，剛才走入的小門已推不動，急把外功掌運出，劈了兩下，應手毀落，那知門外已有一度鐵門擋着。他看到「佗耶」正在室裏亂鑽，正想推開窗子逃走。一剎間屋外火把高擧，所有窗門都打開，鐵戟如林，現出了無數披甲戰士，都是皇上御前神策營的禁衞軍官。眼前一個少年軍官，從窗外走進，喝道：「閻孟雄，快放下劍子！」閻孟雄瞠目結舌，翻眼一看，納蘭明珠身後，他帶來的兩個放暗器名手「龍吐珠」和「沒絃箭」，已給禁衞軍綁起。他只得把劍放下，便有四個禁衞軍上前把他綑起。

納蘭明珠這時把他帶到閣下，走到前堂，指着正中的金龍牌匾對他道：「閻孟雄，你看看這是什麼。」他擧頭一望，火光照出皇上的敕諭，這山莊不許任何軍民人等滋擾。閻孟雄垂頭喪氣，走到門外，跟他一道來的四個武士，他都被綑縛起來了，這才曉到尹青佈了陷阱，誘他前來蹈進的。

經過這次事件，康熙明白了各皇子間的傾軋，正是萁豆相煎，不禁大怒，後來就把皇太子允礽復廢了。

但對於尹青往事還未忘懷，便把多鐸、科隆多兩人召進宮來，吩咐管束着各皇子的行動。

多鐸奏請在西安驪山建一所九華台，給尹青到那裏靜養思過，免他在京裏受到各方暗算，以後召他回京，也指定在天壽山居住，這兩處地方都不許有人滋擾，康熙准了多鐸奏請，下了兩度諭旨，但對於尹青的貝勒爵號，始終未恢復。從此各皇子的結黨爭權，表面似乎寢息，惟暗裏仍是積極地各樹勢力。尹青趁這個時候，分請甘鳳池、白泰官、年羹堯等人，到江南西北各地聯絡各地武林名宿，深相結納，不久就是南北武林人大會在金陵聚集，尹青以隱名俠士，做了一次大會的當家，名兒傳到一般武林名手的耳裏，大家對於他的身世，都有點含糊，有些風聞他的出處，但也不便多管。

歲月流轉，瞬又兩年，尹青的出身，只有白泰官、甘鳳池等人知得多少；年羹堯已秘密出任斜谷牢營總督，這個文武雙全的少年將軍，是眞心輔佐尹青圖大事的，至於甘鳳池等江湖豪傑，却是給尹青的絕頂武技和儀表所折服了。他們都是守信義、重友情的英雄，又經過歃血結盟，及到明白尹青是個被逐出宮的皇子，那時也曾計較過一番，終覺得他目前的行爲，是南北武林人所崇拜的俠士，不特沒有滿洲人那種以漢族作家奴的本性，還處處仗義扶危，和江湖人站在一起，又明白他本身還且受到朝裏勢力的迫害，又何忍無故大家割席。

就算他將來有一天掌握朝政，也好趁這時機把漢滿兩族人的關係弄到平等，進一步把滿族同化起來，那又有什麼異族入主的可畏呢？

當時一班扶助四皇子的能人俠士，這個想法是否正確，只有等待後人去批評罷。不過除了這種說法外，就沒有更好的解釋來洗脫當時替他出生入死去奪取皇位的動機了。

如今且說甘鳳池和呂四娘一同回到杭州後，這處江南地面，人物俊秀，武林各派出色名手，和甘鳳池都有往還，他的妻子陳美娘，作呂飛紅是小姑一般看待，感情十分投契。

甘鳳池和呂飛紅都愛西湖景色，卜居錢塘江口的六和塔下。呂飛紅因天天到玉皇山上遊玩，認識了山上尼庵裏的一個尼姑，法號慧虹，年紀不過二十，生得粉面絳唇，十分清秀。這少年尼姑還是帶着髮的，來了水月庵不够兩年。呂飛紅和她來往多了，談笑中知她也懂得幾手武技，不過從未肯露出功夫；問起她的身世時，却是凝眸欲哭，像有無限心事似的，因此飛紅也不敢多問。

一晚，已交三鼓，門外刮着北風，通到官道上的土坡，有兩條黑影飛奔前來，一陣扣門聲響，鳳池的妻子美娘問過來客，覺得口音很生，忙通知丈夫出來看看。

甘鳳池在門裏問了一聲：「門外的是那一位好朋友？這麼深夜光臨寒舍？」

門外立刻打着江湖口語回答，鳳池開門迎入，來者是一老一少，頭上戴了風披，穿了羊毛外氅，兩人都背了腰刀、短劍，滿面征塵。

他們把風帽脫下來，鳳池吃了一驚，認得那年輕的是雲南李將軍的公子李源和，那老的額上還裏了創傷。他先把門關好，讓兩人來到後堂，才說道：「李公子從那裏到來？怎麼行色這樣怱促？」

那老的立即躺身下來，年輕的便對鳳池道：「大哥，請倒一盞茶給駱叔叔罷，我們都整天沒有過一點水沾唇了。」美娘在旁，急倒上兩碗山茶，兩人都一骨碌飲了。

那年輕的又道：「大哥，借府上暫躲一宵，你怕連累了嗎？」

甘鳳池向來就是個專爲朋友的，當下答道：「李公子！你當我甘鳳池是什麼人，難道是不講朋友的嗎？」

李源和展開了笑容道：「大哥，如果我不知道你够朋友，也不會奔到來了，讓我給你見見這新朋友。」那老的聽說已站起來，李源和給他兩人引見，這老的是當初代表桂王到雲南去的，和傅青主都是桂王在滇邊時的副帥，名叫駱承業，他們要聯合李源和父親李定國，却不料吳三桂要討好清室，率兵到緬甸邊境要消滅明朝遺裔朱由榔，這個就是歷史稱作桂王的偏安小朝廷。

桂王給三桂擒獲斬首，李定國，傅青主，駱承業幾人率殘部退到滇西深山，過着游擊生活。

不久吳三桂舉兵反清，連下幾省，前鋒已及湖南衡州，康熙派科隆多將軍和順承郡王勒爾錦率兵，十四皇子允禵監軍，分三路進兵，吳三桂兵敗身死，那十四皇允禵是個善於戰陣將才，他帳下有很多能人，知道李定國等還匿伏滇邊，便乘時進勦，官兵勢大，那些反清的志士盡是烏合之衆，所以到頭來也難免失敗，李定國吐血氣死，傅青主投奔天山，李源和跟着駱承業化裝出奔，得到土人掩護，總算逃出，却給十四皇子手下緹騎四出，務要斬草除根，他兩人乘了一艘民船，來到浙江，又給十四皇子幾個手下追到走投無路，那天正在路上突圍，把兩個宮廷武士刺倒後，駱承業額上也受了劍傷，乘夜投奔甘鳳池。

李源和昔日在他的父親李定國帳下，武功和當時一流的將校齊名的，甘鳳池年前到西北漫游，在川北一個英雄的家裏結交，那時李源和正有事來到秦隴地面，一些志士英雄，聞風都來相見，李源和懇請過甘鳳池入滇邊相助，不過鳳池技成未幾，還要找各派名手琢磨，所以也就約過有時機時再相見。

後來鳳池返到京畿，把這事向老俠陳四等人說出，京裏和滇邊迢迢萬里，消息隔絕，而且覺得李定國將軍麾下，多是天山派劍客，老俠陳四還存着派系的觀念，恐甘鳳池到那裏不得重用，也就教他探清楚滇邊信息，才好前往。

甘鳳池這次返到江南，一住兩年，只聽到李定國兵敗將亡，心中惦念着李源和，曾託一些滇帮鏢客帶個信息轉往，不料今晚突然投奔到來，心裏不免驚喜交集。

甘鳳池聽了駱承業將軍把出走的經過略述，便拿出金創藥替他敷傷。

駱承業又道：「甘兄，我們逃到鄂境，路上收到了信息，說朱一貴杜君英等已在台灣起義，改號永和，昔日李將軍的堂弟李勇，已間關到了台南，和朱一貴會合，把滿清水師殺得大敗，逃到澎湖去了！我們就此趕到錢塘來，想趁一些漁船前往的，却不料過蕪湖以後，取道宣城，沿途便有鷹爪追踪，在天目山時，隨從幾個衞士都犧牲了，只有我兩人逃出，今早在餘杭道上，早就有四騎跟來，其中有兩個武技不錯，看身上裝束似是十四皇子的手下，我們在林子裏一場惡鬥，把他們兩個刺傷，我額上也『掛了彩』，李公子一對流星軟索，把那兩個高手的兵器打脫了，才有機會衝出了包圍。」

駱承業說話時，呂飛紅已從閣上走下來，聽得清楚。甘鳳池忙引她上前相見，陳美娘又搬出了飲食，給他們壓驚。

呂飛紅手托香腮，突然說道：「大哥，我看鷹爪子終要尋上門來的，要作個打算才好。」她才說罷，遠處馬蹄聲响，衝破了黑夜的沉寂，鳳池走到窗前把簾子放下，向外一望，只見官道上十幾騎人馬，都是官兵裝束，亮着風燈，向錢塘口那邊走去了。

李公子聽了起來說道：「這些緹騎怕是追踪我兩人來的罷，我們雖然半路丟了坐騎，但這邊一條直路，鷹爪們定會分頭搜索到來的。」

甘鳳池把他安慰着，說道：「李公子，你們不必顧慮，我在這裏還站得住，官裏騾兒們未必就敢到來的，就算來了，後山還有地道可走，只是你們要趕往台灣，怕不能在此多留罷。」

駱承業插口過來道：「甘兄，我們明日打算走了，知道兄長在此定有相熟的船戶，就搭他們的船好了。」

甘鳳池想了一會，答道：「錢塘口那面怕走不得，明天一早就在這處渡江到蕭山去，三江城那邊沙灘我有相熟的朋友，這處正對着杭州灣頭，出海便安全了。」大家說好，時候已是不早，他們便躺下來歇一刻。

天還沒亮，甘鳳池打發呂飛紅先到外間準備，在家怱怱吃過早點，甘鳳池引路來到江邊，早有小船等候。

他們渡過錢塘江，在蕭山登岸，走了一程，林下已有幾匹馬拴着，呂飛紅閃身

出來，請各人上馬，李源和道：「甘兄和呂姑娘就此回去罷，爲了我們的事，要兩位費心，的是不安。」

駱承業也是這樣說。甘鳳池答道：「兩位爲了恢復明室，千里奔逃，這裏到三江城一段路，崎嶇不易走，我們送公子到那裏下了船，才覺安心。」

他們四匹馬一路奔馳，未够半個時辰，來到一處山頭，俯瞰三江城，一片沙灘，突然山石後躍出兩人，直奔馬前，李源和一眼看到，口裏叫出一聲「鷹爪！」呂飛紅走在前頭，寶劍出鞘，飛鳥衝前，那知山徑佈下了套索，她胯下的馬兒猝然倒下，剛才躍出的人提刀便戳。李源和見呂飛紅剛翻身挺起，怕她受傷，立刻飛身下馬，流星索像幾根蜘蛛爪一勢搭上，纏着敵人的刀一扯，左手流星索迎頭罩落，兩人急抽刀向後竄退，口裏喊出：「兄弟們，兔兒出窩。」

只見林裏簌簌的走出四個人，身上穿的是過天藍的束腰外褂，襟上繡了白菊花，他們兩個使的是梅花雙刀，兩個用劍，甘鳳池在京裏日久，知道這些人的服式是十四皇子允禵宮裏的武士，心裏暗自打忐。這時呂飛紅已趕上先前的兩人，劍光吐出，甘鳳池等一齊衝上，那兩個使劍的在前攔着喝道：「老甘，這個是從滇西逃出的叛逆重犯，你不要纏上來，這番不是龍王廟前，有納蘭公子給你們解圍了！」

鳳池定睛細看，認得其中一個很面善，似在昔日龍王廟血戰時跟金槍手白鵬一道兒的宮廷好手，當下應道：「朋友，各爲各的，你有本領時就把李公子抓起來好了。」

正在那時，外面慘叫一聲，呂飛紅已把一個敵人的手臂削去，滾落山下去了，剩下來的一個虛幌一招，回身想退到自己人那邊去，呂飛紅就地縱起，像天馬行空，順着鷹爪退走的去勢一脚打去，那廝在半空裏疾向侍衞等人跟前落下，一個武士躲避不及，給撞到滿天星斗，經過這急劇轉變後，雙方都一齊衝上，刀劍合在一起，甘鳳池等四人，分戰着四個宮廷武士，那個給呂飛紅踢翻的，早已爬起來飛奔下山，原來先前躍出正是錢塘縣衙的捕頭，此番是被派出來給幾個宮廷武士充獵犬，担任搜索的。

雙方酣戰當中，呂飛紅一手廻風劍最厲害，她刷刷幾劍逼得一個使梅花雙刀的連連後退，李源和一對流星索是獨門兵器，每邊是五根鋼索，索端繫着一枚豬胆大小的鐵蒺藜，外形似個栗子外皮，佈滿了釘子，他運用時似五隻利爪一般攫向敵人，這番奉命追踪李源和四個人，爲首的叫文廷珏，在十四皇子手下只是個二流角色，他敵着甘鳳池，勉強抵擋住五龍劍，面上顯出很焦躁的樣子，不時把眼睛向山上張望。

未够十合，眼前人影幌動，一股風直撲而來，甘鳳池臨陣經驗多，一聽知道有人突襲，五龍劍撒出一度虹影，護着面門，立刻覺得劍鋒貼上了很沉重的東西，原來背後一根虬龍杖飛到，人影落地，却是一個白鬚道人，剛才出現如風，身形奇特，甘鳳池正想運劍削斷他的虬龍杖，那知道士身子一擺又到了呂飛紅那邊去了，虬龍杖從脚步底掃去，鑽動成之字形，呂飛紅正逼得對手滿頭大汗，看看再幾下便可解決了，她一看到突然出現了一道人，也不知他從那裏來的，又見甘鳳池劍光一起，道人已風一般轉到自己身旁，曉得目標向她出手。

她是何等伶俐，就地一勢連翻跟斗，起在半空，不料道人一蹬便追上來，虬龍杖在腦後搶進，這時李源和看了，心裏着急起來，他把流星索抛在頂上，剛在道人脚下搭上，這一手快得驚人，老道忙把虬龍杖半途收回，向下撩擋，呂飛紅已落到駱承業眼前，順勢一劍下刺，把那個敵着駱承業的武士從腦後刺落，直貫心肺，這斷臨死，也想不到呂飛紅會來得這樣突然，當場抛劍倒下。

老道士虬龍杖接上李源和的獨門兵器，各展功夫，老道的身形忽左忽右，全沒招數可以捉摸，李源和只有把門戶封閉，免吃上了虧，甘鳳池在旁見到李公子形勢不利，急打出招呼，着呂飛紅過來抵擋着文廷珏，他轉身一劍向老道扎去，虬龍杖剛掃到跟前，鳳池運出內勁狠狠一削，嚓一聲剁斷了，半截鑌鐵杖飛到半空，端的好劍，鳳池胆子一壯，把三昧劍法展開，和李源和前後鎖着那老道士，眼看老道雖然仍是飄忽騰縱，但兵器給削了半截，漸處下風，只聽一聲喊道：「後會有期！」老道已起在半空，腰子連翻，瞬已下山去了。

剩下了三個宮廷武士，正想脫身，李源和飛出流星索，搶着搭去，說聲「起！」一個武士已給攫着摔到半空，呂飛紅趕上一劍指空，又刺倒了。文廷珏和其他一個沒命的奔了下山，鳳池一看三江口那處沙灘，已出現了兩隊官兵向山上趕來，便道：「我們先轉回去罷，看來前頭走不得了。」

幸而來時幾匹坐騎還在坡下吃草，他們四人怱忙趕回原路，轉過僻徑，找一處淺水地方，冬季水涸，人馬渡過錢塘小灘，呂飛紅一望，前面就是玉皇山，想那慧虹尼姑的庵裏，沒受人注意，可以到那裏暫歇一下。

他們把馬藏起，上到半山，便見一簇梅林，水月庵露出紅牆一角，呂飛紅即着人遠遠站着，她繞到庵後，看到慧虹在澗邊戲着水，她來到身後還沒察覺，似在想得出神，飛紅叫了一聲「慧虹師傅」，她才驚顧，忙起來問道：「呂姑娘，今日又上山來射雁嗎？」

飛紅看看庵後沒人，忙扯着慧虹，在她耳邊道出來意。

慧虹忙問道：「那幾位是什麼人呢？」飛紅答道：「不瞞少師傅，同來的就是小妹時常說到的義兄甘鳳池，還有兩位朋友是從滇西來的，要躲避一下……」

她沒說罷，少年尼姑睜大了眼睛問道：「姑娘，你說那滇西來的人是姓什麼的？」飛紅見她這樣注意，便道：「是姓李的，來頭可不小，只不知少師傅能否給他們一個方便？」她一面答話，已見慧虹飛步繞過竹籬，出到庵前去了，飛紅見她這幾下急縱功夫，輕功很有根底，忙跟上一看，那尼姑直向甘鳳池三人站處奔去，她看到李源和，便一把上前拉着，雙淚下垂



說不出話。

駱承業已上前扶着她說道：「公主請勿悲傷，目前找個地方說話要緊。」這稱呼使甘鳳池當場明白，尼姑正是桂王朱由榔的妹妹朱虹，當日吳三桂攻到緬甸邊境，兵荒馬亂當中失了朱虹公主的下落，誰也估不到她逃到暹甸住了些時，改了姓名，隨那裏的玉石商人乘船回到吳縣，輾轉流落江南，在尼庵裏混跡，朱虹跟着桂王在滇邊一帶流竄，多年來跟一班志士學得了上乘武藝，才能萬里出奔，逃出魔掌。

李公子和她原是一對戀人，只因國家多難，未曾成婚，如今異地相逢，也是執手相看，一時無語。

朱虹給駱承業提醒了，連忙應道：「庵裏剛巧祇留下了兩個老尼，主持昨宵進城去了，今天大概不會回來的，大家進來不妨事。」

這天大家在庵裏客堂歇下，甘鳳池惦念着家裏，要返六和塔下走一趟，那時天正飛起雪花，天色陰沉，呂飛紅見鳳池悶悶不樂，知他惦念着嫂子，但又怕路上遇到了偵騎，孤掌難鳴，便要替甘鳳池回去一看陳美娘，邀她一道兒前來，甘鳳池本來就不放心，可是爲着要在那裏保護李源和，又不便離去，忽見朱虹拿出一襲布衲，給飛紅披上，頭頂戴了雪帽，果然像個出家人，當下也放心由她回去，只吩咐快些歸來。

呂飛紅對這一帶的路途走慣了，一忽便返到六和塔下，扣門沒有應聲，繞到後門，只見虛掩，她一脚踹開搶進屋裏，叫了兩聲嫂嫂，都沒應聲，心裏吃驚非小，拔出短劍巡到廊外，兩個服侍她們的老媽子縛在一角，知道凶多吉少，她把老媽子救起來細問，才知道半個時辰前來了幾個人，說替甘大爺送信回來，陳美娘開了門，他們一齊動手，美娘空抵擋了幾下，屋頂又飛下一個老道士，袖裏捲出一根索子搭着美娘的脚下，給他纏着一拉便倒，那幾個人一齊按着，縛了美娘手足，放進一個大袋裏扛着出門去了，老媽子早就給隨來的人綁起喊不出聲，呂飛紅一聽，唬的魂飛天外。（未完）

隱術絕招

麥海雲

古人說的夜行人，渾身穿了黑色衣裳打扮，上高落低，如履平地，此外，又要帶備暗器，身上纏着一條繩子，還有短劍三叉之類的貼身武器，甚至背後插着一柄單刀，藏在刀囊之內，這種夜行人多數係舊日稱做殺手的傢伙，等於今日的特務，此外就係江湖上的知名人物，屬於劇盜那一類，總之，夜行人曾經有過一個時期十分出色，後來逐漸隱沒，原因是苦練這一類招式的人，起碼要經過十多年的時間，所付出的代價太大，收穫太少，武林中人認爲它有些邪氣，於是逐漸很少人學習，不過，兩三百年之前，日本方面都有許多武士苦練夜行人的各種招式，稱做「隱術」，實則係從中國流傳到那邊去的一些武功。

兩三百年之前，日本發生多次藩王決戰，雙方都有武藝高强的人，以隱術姿態出現，深夜潛入對方的王府中刺探軍情，故此他們對隱術係十分重視的，而且將中國的夜行人功夫加以改進，變得更加神出鬼沒。

當時日本隱術所用的繩子就係他們改良過的一種東西，並非中國的蔴繩，而係從許多頭髮互相糾纏結成的繩子，因爲頭髮比較柔軟，拉長了之後結成了繩子，仍然有繩子的功用，可以把自己吊上高處，不過，把它纏住腰間，却輕如無物，當然比較用細碎蔴繩更加高强。

日本的隱術十分重視上高落低，他們並非像中國功夫所說的輕功，一跳就是十尺八尺高，那是辦不到的，但是從牆角逐步升上高處，有三幾年苦練，就可以辦得到。

日本隱術可以在凸出的牆角或凹入的牆角向上扳登，就憑着一雙手的支持力，以及一雙脚的壓力，換句話說，每次向上，扳登一步，就用一雙脚壓緊牆上任何一處，又再雙手向上跳躍，有如青蛙似的跳上去，事實上只係跳躍上升，並非逐步扳登。爲了達到在牆上吸緊自己，以便扳登，練習隱術的人，他們所穿的鞋子係有黏性的，有如現時的膠鞋，再又經過他們苦練之後，脚心有輕微的吸力，那就更加有重大帮忙。

隱術所穿的衣裳有幾套，幾乎可以說必有三層，只要對方抓住他的外衣，立刻金蟬脫殼，使勁掙扎，便即離去，此外，他們身上有兩種武器，一種係用胡椒粉製成的粉末，將它放在黑色的手帕之內，打鬥之際，突然撒過去，對方的眼睛碰着它就會發生嚴重的傷害，因此打輸。

另外一種就係「化氣彈」，將它拋在地上，突然有一陣黑烟升起來，嗅吸了它，便即暈倒，至於拋擲這種化氣彈的人，却可以暫時閉氣，轉身飛奔。

這一類的隱術，現時在日本仍然有一個門派盛行，他們自視甚高，想找他們帮忙，起碼要付出相當大的數目，這種隱術等於超級殺手，他們只係奉命行事，絕不理會對方爲甚麼要這樣幹。

日本隱術訓練出來的武林高手，渴望一招致人於死，他們出手毒辣，往往在雙方距離十多尺之遙的一處滾過去，突然伸手，用跪下的姿勢施展神仙摘茄這一招，向對方下體撲攻，如果失手，另外一隻手，就用掌力，向對方咽喉斬落，那時他的身體不是跪下姿勢，而是飛躍出擊了，因爲他跪下的時候，對方看不清楚，飛躍的時候太過快速，對方也看不清楚，極有可能吃了一個掌刀，仰臉倒下來，夜行人走過去補加一脚，便即打贏。

「掌刀」在日本空手道佔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夜行人來說，更加重要，他們只是劈出了第一掌，便即連環劈出十多個掌刀，務求對方受擊重傷，故此隱術的攻勢特別凌厲，一旦撲攻，全部攻到盡，絕不留情。（完）


册 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
每盒 $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嵋葯廠出品